

●词话序

填词於文最为末艺，而染翰若有神工。盖以偷声减字，惟摭流景於目前，而换羽移宫，不留妙理於言外。虽极天分之殊优，加人工之雅缛，究非当行种草，所贵旨取花明，语能蝉脱，议论例入鬼趣，淹博终成骨董。在俪玉骈金者，向称笨伯。而矜斗鹤者，未免侏父。用写曲衷，亟参活句。有若国色天香，生机欲跃。如彼山光潭影，深造匪艰。务令味之者一唱三叹，聆之者动魄惊心。所云意致相诡，无理入妙者，代不数人，人不数句。其有造词过壮，则与情相戾。辩言过理，又与景相违。剽似者靡而短於思，臆创者俳而浅於法。剪裁杂而颀古者卑之，操作易而深研者病之。即工力悉敌，意态纷陈，要皆糠比，堕彼云雾。不知文馀妙谛，解出旁观。词话一书，似复以庄注郭，以疏钞经。然肇自李唐赵宋，迄於胜国熙朝。辨及九宫四声，断自连章只字。所赖集诸家而为大晟，规摹亦可尽变。综前说而出新编，穿贯即为知音也。岁在乙丑，余来金阊，偶僧沈子出示词话，丹崖江子，力为赞成。惟睹事类，顿入精采，上不牵累唐诗，上不牵累唐诗，下不滥侵元曲者，词之正位也。豪旷不冒苏辛，秣褻不落周柳者，词之大家也。间奉以玉律金科，识法者因之滋卜瞿。即过为标新领异，宏材者抑而就裁。庶倚声有托，会意靡涯矣。亦思舍筏固是良箴，效颦未免私议。彼放笔颓唐伸纸敏给者，俱不足当黄绢幼妇之称者也。况沈江二子人可模楷，书能苍藁。今特质之同人，公之举世。余以是为古今填词者庆。

鸳水年家弟曹溶撰

●词话上卷

◎唐词话（五代附）

○词滥觞於六代

曲洧旧闻曰：唐词起於唐人，而六代已滥觞矣。梁武帝有江南弄，陈後主有玉树後庭花，隋炀帝有夜饮朝眠曲。岂独五代之主，蜀这王衍、孟昶，南唐之李景、李煜，吴越之钱仁叔，以工小词为能文哉。如王衍之“月明如水浸宫殿，有酒不醉真痴人”，李玉箫爱赏之，元人用为传奇。孟昶之“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”，东坡复衍足其句。钱仁叔之“金凤欲飞遭掣搦，情脉脉、行即玉楼云雨隔”，为荫祖所叹赏，惜无全篇，而亦流递於後矣。

○教坊记载舞曲

教坊记曰：开元十一年，初制圣寿乐以歌舞之。所司先进曲名，以墨点者舞，舞有曲，教坊惟得舞伊州、五天重来叠，不虽此两曲，馀悉让内家也。内

家舞曲有二，垂手罗、回波乐、兰陵王、春莺啭、半社、渠借席、乌夜啼之属，谓之软舞。阿辽曲、柘枝、黄獐、拂林、大渭州、达摩之属，谓之健舞。此崔令钦所编曲名三百馀调始此。

○词调始生於隋炀帝李白

《艺苑卮言》曰：昔昔盐、阿滥堆、乌盐角、阿那朋之类，皆歌曲名也，起自羌胡。自昔昔盐排律外，馀多七言绝句，有其名而无其调，隋炀帝、李白，调始生矣。然望江南、忆秦娥，则以词起调者也，菩萨蛮则以词按调者也。

○水调河传所自始

古今乐录曰：乐府有鼓吹曲，後则有鼓吹、骑吹、云吹之别。建初录曰：列於殿庭者名鼓吹。列於行驾者名骑吹，又名鼓吹。陆则楼车，水则楼船，是名云吹。朱鹭、临高台诸篇，鼓吹曲也。谢眺诗：“鸣笳翼高盖，叠鼓送华舟。”言骑吹也。梁简文帝诗：“广水浮云吹，江风引夜衣。”言云吹也。此水调河传所自始。

○阿那回纥所自始

沈雄曰：词品所举昔昔盐，梁乐府夜夜曲名也。张祜诗“村俗犹吹阿滥堆”、贺铸词“塞管孤吹新阿滥”，又戴式之乌盐角行“笙歌聒耳乌盐角”，李郢诗“谢公留赏山公醉，知入笙歌阿那朋”，皆曲名也。刘禹锡词“今朝北客思归去，回入纥那披绿萝”，阿那、回纥，亦当时曲名。李郢言变梵呗为艳歌，刘禹锡言翻南调为北曲也，此阿那、回纥所自始。

○皇甫松竹枝之所祖

玉台新咏载乌夜啼，徐陵云：“绣帐罗帏灯影独，一夜千年犹不足。惟憎无赖汝南鸡，天河未落已争啼。”王建云：“章华宫人夜上楼，君王望月西山头。夜深宫殿门不锁，白露满山山叶堕。”一首转韵平仄各叶，此商调曲也，皇甫松竹枝多祖之。

○破阵乐何满子之所祖

杨慎曰：唐初风华情致，俱本六朝，长短句即调也。其婉丽者，陶弘景之寒夜怨、王筠之楚妃吟、长孙无忌之新曲也。若陆琼之饮酒乐、王褒之高句高曲，皆六言六句，唐人之破阵乐、何满子皆祖之。

○六朝丽语为词家所本

沈雄曰：杨用云，填词必溯六朝者，亦昔人探河穷源之意。长短句，如梁武帝江南弄云：“众花杂色满上林。舒芳耀彩垂轻阴。连手蹀舞春心。舞春心。临岁腴。中人望，独踟蹰。”梁僧法云三洲歌，一解云：“三洲。断江品。水从窈窕河旁流。啼将别共来，长相思。”二解云：“三洲。断江口。水从窈

窈河旁流。欢将乐共来，长相思。”梁臣徐勉迎客曲云：“丝管列，舞曲陈。含羞未奏待嘉宾。罗丝管，陈舞席。敛袖嘿唇迎上客。”送客曲云：“袖缤纷，声委咽。馀曲未终高驾别。爵无算，景已流。空纤长袖客不留。”隋炀帝夜饮朝眠曲云：“忆睡时，待来刚不来。卸妆仍索伴，解佩更相催。博山思结梦，沉水未成灰。”“忆起时，投签初报晓。被惹香黛残，枕隐金钗袅。笑动林中鸟，除却司晨鸟。”王迎神歌云：“{卅逋}草头花柳叶裙。蒲葵树下舞蛮云。引领望江遥滴泪，白风起水生纹。”送神歌云：“枳枳山响答琵琶。酒湿青莎肉饲鸦。树叶无声神去後，纸钱飞出木棉花。”此六朝风华靡丽之语，後来词家之所本也，略辑於此。

○唐曲三首

沈雄曰：唐词纪为郭茂倩所辑，杨、董御，多收伪词以广之，有以其名同而滥收之者。今取刘禹锡乞那曲云：“踏曲兴无穷。调同词不同。愿郎千万寿，长作主人翁。”按词品阿那、乞那，皆当时曲名。刘禹锡言变南调为北曲，盖随方音而转也。刘采春罗曲云：“莫作商人妇，金钗当卜钱。朝朝江口望，错认几人船。”按曲有三解，一名望夫歌，取其以存调，且申说之也。无名氏一片子云：“柳色青山映，梨花雪鸟藏。绿窗桃李下，闲坐叹春芳。”按教坊记有此名，乐府解题所不详者。更有琴曲名千金意，始分前後段，起俱三字一音，如音、音、音三字起句，後接心、心、心三字起句，而下俱指法未能格之也。

○别见之五言诗

今以五言之别见者汇较之，知何满子，已收六言六句矣。兹载薛逢之何满子云：“系马宫槐老，持杯店菊黄。故交今不见，流恨满山光。”按白词有一曲四词，歌八叠句，则此词先有是名者，故张祜诗有“一声何满子，双泪落君前”也。如三台令，已收六言四句矣。兹载李後主之三台令云：“不寐倦长更。披衣出户行。月寒秋竹冷，风切夜窗声。”如杨柳枝，已收七言四句矣。兹载李商隐之杨柳枝云：“画屏绣步障，物物自成双。如何湖上望，只是见鸳鸯。”如醉公子，已收无名氏之五言八句矣。兹载无名氏之醉公子云：“昨日春园饮，今朝倒接罗。谁人扶上马，不省下楼时。”如长命女，已收长短句矣。兹载无名氏之长命女云：“云送关西雨，风传渭北秋。孤灯然客梦，寒杵捣乡愁。”如乌夜啼，已收长短句矣。兹载聂夷中之乌夜啼云：“众鸟各归枝。乌乌尔不栖。还应知妾恨，故向绿窗啼。”知长相思，已收琴调之长短句矣。兹载张继之仄韵长相思云：“辽阳望河县。白首无由见。海上珊瑚枝，年年寄春燕。”又令狐楚之平韵长相思云：“君行登陇上，妾梦在关中。玉箸千行落，银床一夕空。”诸如此类，恐後之集谱者，多以诗句而乱词调也。

○别见之七言诗

今以七言之别见者略举之，如江南春，既列长短句之小令矣。兹载刘禹锡之平韵江南春云：“新妆宜面下朱楼。深锁春光一院愁。行到中庭数花朵，蜻蜓飞上玉搔头。”又後朝元之江南春云：“越王宫里如花人。越水溪头采白，白未尽秋风起，谁见江南春复春。”按刘梦得为答王仲初之作，仲初与乐天俱赋仄韵，而兹以平韵正之。後朝元又是一种感慨所系矣。如步虚词，已列长短句之双调矣。兹载陈羽之步虚词云：“楼阁层层阿母家。昆仑山顶驻红霞。笙歌往见穆天子，相引笑看琪树花。”如渔歌子，已列长短句之单调、双调矣。兹载李梦符之渔父词二首云：“村市钟声渡远滩。半轮残月落前山。徐徐拨棹却归去，浪叠朝霞碎锦翻。”“渔弟渔兄喜到来。婆官赛却坐江隈。椰榆榴子瘤杯酒，烂煮鲈鱼满盎堆。”如凤归云，已列林锺商之长调矣。兹载滕潜之风归云二首云：“金井阑边见羽仪。梧桐树上宿寒枝。五陵公子怜文采，画与佳人刺绣衣。”“饮啄蓬山最上头。和烟飞下禁城秋。曾将弄玉归云去，金斜翻十二楼。”他如离别难、金缕曲、水调歌、白苧、各有七绝，杂以虚声，亦有可歌者，总不欲以诗句而乱词调也。

○有衬字之采莲曲为词体

乐府解题曰：清商曲有采莲子，即江南弄中采莲曲。如李白“耶溪采莲女，见客棹歌回。笑入荷花里，佯羞不出来”。刘方平“落日晴江曲，荆歌艳楚腰。采莲从小惯十五即乘潮”。又王昌龄“乱入池中看不见，闻歌始觉有人来”。张朝“赖逢邻女曾相识，并著莲舟不畏风”。殊有风致，俱不入选。惟收皇甫松、孙光宪之排调有衬字者为词体。

○唐人咏六州歌

乐府衍义曰：岑参六州歌头云：“西去轮台万里馀。也知音信日应疏。陇山鹦鹉能言语，为报家人数寄书。”注云：“六州，伊、渭、梁、氏、凉也。一作伊、梁、甘、石、胡渭、氏州。王维伊州歌云：“秋风明月独离居。荡子从军十载馀。征人去日殷勤嘱，归雁来时好寄书。”张仲素胡渭州云：“亭亭孤月照行舟。寂寂长江万里流。乡国不知何处是，云山漫漫使人愁。”王之涣梁州歌云：“黄河远上白云间。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张祜氏州第一云：“十指纤纤玉笋红。雁行轻度翠弦中。分明自说长城苦，水阔云寒一夜风。”苻载甘州歌云：“月里嫦娥不画眉。只将云雾作罗衣。不知梦逐青鸾去，犹把花枝盖面归。”无名氏凉州歌云：“一去辽阳系梦魂。忽传征骑到中门。纱窗不肯施红粉，图遗萧郎问泪痕。”此皆商调曲也。乐府所收六州歌头，则一百四十三字长短句之三叠者。

○江南春与阿那曲

钱谦益曰：白乐天江南春词：“青门柳枝软无力。东风吹作黄金色。街前酒薄醉易醒，满眼春愁消不得。”王仲初江南春词：“良人早朝夜半起。樱桃如珠露如水。下堂把火送郎归，移枕重眠晓窗里。”未曾见有律作词者。两首毕竟是词而非诗，阿那曲本此。今录台城妓曲云：“宫前细草红香湿。宫内纤腰碧窗泣。惟有虹梁春燕雏，犹傍珠帘玉钩立。”崔公达女郎曲云：“晴天霜落寒风急。锦帐罗帏羞独入。秦筝不复续断弦，回身掩映挑灯立。”此阿那曲之入选体者。

○无名氏回纥曲

词品曰：无名氏回纥曲云：“阴山瀚海信难通。幽闺少妇罢裁缝。缅想边庭征战苦，谁能对镜冶愁容。久戍人将老，须臾变作白头翁。”长歌之哀，过於痛哭，必陈隋初唐之作也。沈雄曰：“冯正中别名抛球乐、莫思归，其所制见阳春集。”

○闲中好三首

沈雄曰：唐人闲中好三首，词品不载。前人斥为三首三体，难入词调，殊不知梓人之误。即古今词谱词隐亦登其二，以为二体。余於旧本按之，其郑梦复云：“闲中好，此趣人不知。尽日松为侣，轻风度僧扉。”觉前此倒置之者，反无旨趣。其段成式云：“闲中好，尘务不关心。坐对床前木，看移三面阴。”其张善继云：“闲中好，云外度钟迟。卷上论题肇，画中僧姓支。”仍然三首一词矣，登之。

○元稹樱桃歌

《才调集》曰：元稹歌云：“樱桃花，一枝两枝千万朵。花专曾立采花人，破罗裙红似火。”此亦长短句，比章台柳少叠三字，然不可列於古风也，录之为樱桃歌。

○大合禅滴滴泉曲

《太平乐府》曰：唐时羯鼓录无有能传其法者，开元帝最为绝妙，宋、李皋、裴冕，亦精其理。至宋元中，州一老犹能之，有大合禅、滴滴泉曲。

○李白清平调

松窗录曰：李白供奉翰林，禁中木芍药盛开。玄宗乘照夜白，贵妃以步辇从。选梨园子弟度曲，李龟年以歌擅名。玄宗曰：“赏名花，对妃子，焉用旧词。”命李白立进清平调三章，玄宗调玉笛倚曲，每遍将换，则迟其声以媚之。

○杜秋娘金缕曲

客座赘语曰：唐有杜秋娘歌行，相传是金陵女子，为浙西观察使李妾。有阴谋，秋娘时解勉之。尝为制小词云：“劝君莫惜金缕衣。劝君莫惜少年时。

有花堪折君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後叛，籍入宫。此盖名金缕曲，以词隐谏者，见於樊川集中，五十六韵长篇以赋之。唐词选为金缕曲，今尚存金缕巷名，则不独桃叶、桃根，专美於秦淮也。

○玄宗好时光

开元轶事曰：唐玄宗谙音律，善度曲。尝临轩纵击一曲，曰春光好，方奏时，桃李俱发。又制一曲，曰秋风高，奏之风雨飒然。玄宗曰，此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。词俱失传。惟好时光一阙云：“宝髻偏宜宫样，莲脸嫩体犹香。眉黛不须张敞画，天教入鬓长。莫倚倾城貌，嫁取个有情郎。彼此当年少，莫负好时光。”

○杨太真阿那曲

《词统》曰：杨太真亦有一曲，赠善舞张云客者。“罗袖动香香不已。红蕖袅袅秋烟里。轻云岭上乍摇风，嫩柳池边初拂水。”此阿那曲也。

○大曲

《太平乐府》曰：开元中，大於勤政楼，观者喧聚，莫得鱼龙百戏之音。高力士请命永新出歌，可以止喧。永新出奏曼声，至是广场寂寂，若无一人。大之曲名自此始矣。

○雨霖铃曲

杨妃外传曰：玄宗幸蜀，霖雨弥旬，栈道中闻铃声。玄宗悼念贵妃，为制雨霖铃曲。

○白居易柳枝词

唐诗纪事曰：白居易在洛，有妓樊素善歌，小蛮善舞。小蛮方丰艳，白已衰迈，乃作柳枝词云：“一树春风万万枝。嫩於金色软於丝。永丰东角荒园里，尽日无人属阿谁。”有人歌之，闻於宣宗，命移二枝植内庭。白复作词云：“一树衰残委泥土，双枝移植在天庭。定知此後天文里，柳宿光中添两星。”用以识宣宗之知遇也。

○温庭筠进菩萨蛮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唐宣宗爱唱菩萨蛮，令狐相公假温庭筠撰二十阙以进。令狐戒勿泄，而温言於人，由是疏之。

○周德华唱柳枝

耆旧续闻曰：周德华尝在崔刍言郎中席上唱柳枝，如刘禹锡之“春江一曲柳千条”，贺知章之“碧玉裁成一树高”，杨巨源之“江边杨柳鞠尘丝”，而不取温庭筠、裴珣所作，二人有愧色。

○李义山赠韩冬郎诗

全芳备祖曰：韩冬郎以诗送李义山，义山喜，赠之，有“十岁裁诗走马成

，雏凤清於老凤声”句，更留饮旬日。

○昭宗菩萨蛮

中朝故事，载乾宁三年，昭宗登城楼作菩萨蛮云：“登楼遥望秦宫殿。茫茫只见双飞燕。渭水一条流。千山与万丘。远烟笼碧树。陌上行人去。何处是英雄。迎依归故宫。”此李茂贞犯阙後迎归时作也。

○昭宗宫人作巫山一段云

樽前集曰：唐昭宗宫人作巫山一段云二首，非昭宗作也。其一云：“缥缈云间质，轻盈掌上身。袖罗斜举动埃尘。明艳不胜春。翠鬓晚妆烟重。寂寂阳台一梦。冰眸莲脸见谁新。巫峡更何人。”其二云：“蝶舞梨园雪，莺啼柳岸烟。小池残日艳阳天。苜蓿山又山。青鸟不来愁绝。忍看鸳鸯双结。春风一等少年心。闲情恨不禁。”二首各一体，比旧调用六字句换头，而第二调又换韵叶者。

○庄宗作一叶落阳台梦

北梦琐言曰：唐庄宗自传粉墨为优人之戏。一叶落、阳台梦，皆其所制词也。同光末兵护，登道旁冢上，野人献雉。询其地，曰此愁台也，乃罢饮。一叶落云：“一叶落。褰珠箔。此时景物正萧索。画楼月影寒，西风吹罗幕。吹罗幕。往事思量著。”阳台梦云：“薄罗衫子金泥凤。困纤腰怯铢衣重。笑迎移步小兰丛，金翘玉凤。娇多情脉脉，羞把同心弄。楚天云雨却相和，又入阳台梦。”旧本有改金泥凤字为缝字者。

○元宗山花子

老旧续闻曰：金陵妓王感化善词翰。元宗手写山花子二阙赐之云：“菡萏香消翠叶残。西风愁起绿波间。还与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多少泪珠何限恨，倚阑干。”“手卷真珠上玉钩。依前春恨锁重楼。风里落花谁是主，思悠悠。青鸟不传云外信，丁香空结雨中愁。回首绿波三峡暮，接天流。”

○元宗罢鼓吹

元宗一日乘醉，命奏水调。乐工惟歌“南朝天子爱风流”及“本为战争收拾得，却因歌舞破除休”，再四不易，因罢鼓吹。

○后主菩萨蛮

南唐书曰：後主菩萨蛮云：“铜簧韵脆锵寒竹。新声慢奏移纤玉。眼色暗相勾。秋波横欲流。雨云深绣户。来便谐衷素。宴罢又成空。梦迷春睡中。”“花明月暗飞轻雾。今宵好向郎边去。袜步香阶。手提金缕鞋。画堂南畔见。一晌偎人颤。奴为出来难。教君恣意怜。”按两词为继立周后作也。周后即昭惠后之妹，昭惠感疾，周后常留禁中，故有“来便谐衷素，教君恣意怜”之

语，声传外庭。至再纳后，成礼而已。韩熙载皆为诗讽焉。

○潘佑以词谏

鹤林玉露曰：南唐张泌、潘佑、徐鉉、汤悦，俱有才名。後主於宫中作红罗亭，四面栽红梅，欲以艳曲记之。佑应令云：“楼上春寒山四面。桃李不须夸烂熳。已失了东风一半。”时已失淮南，故佑以词谏云。

○昭惠后创新声

填词名解曰：邀醉舞破，南唐大周后，即昭惠后，尝雪夜酣咽举杯，属後主起舞。後主曰：“汝能创为新声则可。”后即命笺缀谱，喉无滞音，笔无停思。谱成，名邀醉舞破。又恨来迟破，亦昭惠后作。二词俱失，无有能传其音节者。

○後主作念家山破

填词名解曰：念家山破，後主煜所作，盖旧曲有念家山，後主亲演为破。昭惠后亦作邀醉舞破、恨来迟破，既久而忘之。後主追悼昭惠，询问旧曲，无复晓者。宫人流珠，独能记忆，故三曲复於名传。

○念家山之应

陈乐书曰：南唐後主乐曲有念家山破。我宋祖开宝八年，悉收其地，乃入朝，是念家山之应也。

○後主围城中赋词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後主於围城中，赋临江仙未终而城破。其词云：“樱桃落尽春归去，蝶翻金粉双飞。子规啼月小楼西。玉钩牵幕，惆怅卷金泥。门掩官寮人散後，望残烟草凄迷。”後主於此停笔。後有刘延仲补之云：“何时重听玉骢嘶。扑帘柳絮，依约梦回时。”花间集本载有“炉香闲袅凤皇儿。空持裙带，回首故依依”，备记之。

○後主附宋後赋词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後主附宋，与故宫人云：“此中日夕以眼泪洗面。”每怀故国，词调愈工。其赋浪淘沙有云：“梦里不知身似客，一晌贪欢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其赋虞美人有云：“问君能有几多愁。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旧臣闻之有泣下者。七夕在赐第作乐，太宗闻之怒，更得其词，故有赐牵机药之事。

○後主赐庆奴词

客座赘语曰：南唐宫人庆奴，後主以词赐之云：“风情渐老见春羞。到处芳魂感旧游。多见长条似相识，强垂烟穗拂人头。”书於黄罗扇上，流落人间，盖柳枝也。

○後主是一词手

江尚质曰：後主归宋，作乐，声闻於外，已犯兴王之忌，不应以词召祸。如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，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词则佳矣，其如势去何。曾记王州云：“归来休照烛花红。”“待踏马蹄清夜月。”致语也。“小楼昨夜又东风”，“问君还有许多愁”，情语也。後主是一词手。沈去矜曰：後主疏於治国，在词中犹不失南面王，觉张郎中、宋尚书，直衙官耳。

○王衍醉妆词

北梦琐言曰：蜀主衍裹小巾，其尖如锥。宫妓俱衣道衣，簪莲花冠，施脂夹粉，名曰醉妆。自制醉妆词云：“者边走。那边走。只是寻花柳。那边走。者边走。莫厌金杯酒。”又尝宴於怡神亭，妇女杂坐，自执板歌後庭花、思越人曲。

○李玉箫唱王衍宫词

五代轶事曰：蜀宫人李玉箫者，爱唱王衍宫词“月华如水浸宫殿，有酒不醉真痴人”，後有以诗纪之者。“云散江城玉漏遥。月华浮动可怜宵。停歌不饮将何待，试问当年李玉箫。”沈雄曰：王衍词惟甘州曲有“画罗裙，能结束，称腰身”三句为最。

○韩琮杨柳枝

梅墩词话曰：韩琮舍人事蜀主衍，为五鬼之一。杨柳枝二首，特见推於时，词云：“梁苑隋是事已空。万条犹舞旧春风。那堪更想千年後，惟见杨花入汉宫。”“枝斗纤腰叶斗眉。春来无处不如丝。灞陵原上多离别，少有长条拂地垂。”实以此讽谏其君也。

○乐工制曲祀康老子

杙记曰：蜀王衍十四年，俳优有唱康老子者。教坊记，又名得宝子，衍以问李昊等所自出。徐光溥曰：康老而无子，落拓不事生业，好与梨园乐工游。一旦家资荡尽而死。乐工哀之，为制曲而祀之云：“逢场作剧，对酒当歌。冠裳意衰，傀儡情多。人生头白，为欢几何。”

○孟昶相见欢

曾氏雅编曰：蜀主昶止有相见欢一首云：“无言独上西楼。月如钩。寂寞梧桐深院、锁清秋。剪不断。理还乱。是离愁。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”此蜀主之绝妙词也，落句人皆袭之，以为美谈。

○孟昶洞仙歌

温叟诗话曰：蜀主昶令罗城上尽种芙蓉，盛开四十里。语左右曰：“古以蜀为锦城，今观之，真锦城也。”尝夜同花蕊夫人避暑摩诃池上，作洞仙歌。

○花蕊夫人采桑子

太平清话曰：花蕊夫人制采桑子，题葭萌驿壁，才半阙而为军骑促行。後

有续成之者云：“三千宫女如花貌，妾最婵娟。此去朝天。只恐君王恩爱偏。”及至宋，尚有“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”之句。岂有随昶行而书此败节之语。####○两花蕊

铁围山丛话曰：孟蜀先後有两花蕊，一随衍归唐，半途遇害者，小徐妃也。一能为宫词百首，随昶归宋者，青城费氏也。一日照叶花蕊入宫，而昶遂死。

○嵇康曲舞词

客座赘语曰：薛九，江南富家子，得侍李後主宫中。善歌嵇康曲，曲为後主所制。江南平，零落江北，尝一歌之，坐人皆泣。後易为嵇康曲舞词云：“薛九三十侍中郎。兰香花媚生春堂。龙蟠王气变秋雾，淮声泗水浮秋霜。宜城酒烟生雾服。与君试舞当时曲。玉树遣词悔重听，黄尘染鬓无前绿。”

○无名氏扑蝴蝶

《词统》曰：无名氏有扑蝴蝶词云：“烟条雨叶，绿遍江南岸。思归倦客，寻春来较晚。岫边红日初斜，陌上花飞正满。凄凉数声羌管。怨春短。玉人应在月明中，画眉懒。蛮笺锦字，多少鱼雁断。恨随去水东流，事与行云共远。罗衾旧香犹暖。”一篇情景周挚，换头句逼真，为周、秦之先声也。

○石刻後庭宴

宋宣和中，掘得石刻，词本无名。後因名之曰後庭宴，词云：“千里故乡，十年华屋。乱魂飞过屏山簇。眼重眉褪不胜春，菱花知我销香玉。双双燕子归来，应解笑人幽独。断歌零舞，遗恨清江曲。万树绿凄迷，一庭红扑蔌。”唐人句也。

◎宋词话

○宋初宸翰无闻

沈雄曰：或问词盛於宋，而宸翰无闻何也。余谓钱仁叔之“金凤欲飞遭掣搦”，为艺祖所赏。李煜之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为太宗所忌。开创之主，非不知词，不以词见耳。嗣则有金珠乞诗之宫嫔，有提举大晟之官僚，按月律进词，承宣命珥笔，宠诸词人，良云盛事，而必宸翰之远播哉。

○徽宗高宗孝宗词

东皋杂录曰：徽宗探春令：“杏花笑吐香犹浅。又还是、春将半。记去年、对著东风、曾许不负莺花愿。”高宗渔父词：“游泳池不微雨湛虚明。小笠轻纒未要晴。”一深於情景，一善於意态，即操觚专家不过如是。孝宗亦有“珠箔乍开风正暖，雕阑斜倚燕交飞”，盖浣溪沙也。

○宗室能词者众

沈雄曰：元时，宗室能词者众，如嗣濮王赵仲御，瑶台第一层有云：“《

管声催。人报道，嫦娥步月来。风灯莺炬，寒轻珠箔，光泛楼台。欢陪。千官万骑，九霄人在五云堆。赭袍光里。星球宛转，花影徘徊。”又安定郡王赵令，尝夜过东坡家，饮梅花下，曾题会真记凤栖梧云：“锦额重帘深几许。只是低头，怕受他人顾。强出娇嗔无一语。绛绡频掩酥胸素。”见聊复集。又淳熙间，赵彦端字德庄者赋西湖，有“波底夕阳红湿”，为阜陵欣赏，曰：“我家里人，也会作此等语。”有介庵词四卷，此环卫中之能词表表者。

○四宗室工於词沈雄曰：岳倦翁云：“赵师侠，燕王德昭七世孙，举进士，有坦庵乐府。其为文如泉出不择地，词之摹写风景，体状物情，俱极精巧，初不知其得之之易。”黄玉林云：赵善扛，字文鼎，自称解林居士，词甚富，盖德庄之流也。汲古阁载南丰宗室赵长卿，一称仙源居士，惜香乐府多至十卷。词综载馀干王孙赵汝愚，字子直，举进士，累官右丞相，盛以词章鸣世。此四宗室之工於词者也。

○苏易简王禹你词

沈雄曰：宋初以词章早著名者，梓州苏易简作越江吟，载非明珠。蜀之大魁自此始。钜野王禹你作点绛唇，见小畜集。谓其文章重於当世。

○不以人废言

江尚质曰：贤如寇准、晏殊、范仲淹、赵鼎，熏名重臣，不少艳词。即丁谓、贾昌朝、夏竦，亦有绮语流传。以及蔡京、蔡攸，各有赏识，累辟大晟府职，当不以人废言也。

○范韩词

杨慎曰：范文正公、韩魏公，一时熏德震世。范词御街行“天澹银河垂地”，韩词点绛唇“人远波空翠”，皆佳。

○穷塞主之词

沈雄曰：仁宗朝，范希文守边，作渔家傲，欧阳永叔呼为穷塞主之词，每以“塞上秋来风景异”为起句，故云。余考无名氏水鼓子，後衍为渔家傲者，诗云：“雕弓白羽猎初回。薄夜牛羊复下来。青冢路边荒草合，黑山峰外阵云开。”穷塞主词自有来处。

○林逋咏草词

沈雄曰：大中祥符中，赐杭州隐士林逋粟帛，赠和靖先生。临终，有“茂陵他日求遗稿，犹喜曾无封禅书”。和靖识见如是，司马子长当作衙官也。若王旦不谏天书，为临终一事之失，即削发披缁，何以谢天下。和靖卒，张子野为诗以吊之，“湖山隐後家空在，烟雨词亡草自青”，其词只点绛唇咏草一首。有子林洪，著家山清供，亦未见有别词也。

○谢克家豆叶黄

东京轶事曰：谢克家，东京故老，年七十，以忤权相蔡元长下狱。久之得释。徽宗北狩，克家词云：“依依宫柳拂宫墙。台殿无人春昼长。燕子归来依旧忙。忆君王。月破黄昏人断肠。”即豆叶黄也。

○陈参政木兰花慢

宋词有陈参政失名者，词云：“北归人未老，喜依旧，著南冠。正雪暗溇沱，云迷碭，梦落邯郸。乡心促、日行万里，幸此身生入玉门关。多少秦烟陇雾，西湖净洗征衫。燕山。望不见吴山。回首一征鞍。慨故宫离黍，故家乔木，那忍重看。钧天紫薇何处，问瑶池、八骏几时还。谁在天津桥上，杜鹃声里阑干。”盖木兰花慢也。沈雄曰：此非宋季词，乃南渡以前人，北归时为二帝北狩作也。

○武穆作小重山

话腴曰：武穆收复河南罢兵表云：“莫守金石之约，难充壑之求。暂图安而解倒悬，犹之可也。欲远虑而尊中国，岂其然乎。”故作小重山云：“欲将心事付瑶琴。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。”指主和议者。又作满江红，忠愤可见，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，可以明其心事。

○韩蕲王能书能词

词品曰：韩蕲王以元枢就第，绝口不言兵事，时策蹇放浪西湖林壑间。苏仲虎尚书方宴客香林园，王径造焉。醉归之明日，王手书南乡子、临江仙二阕为谢。王生长兵间，未曾读书，至此亦能书能词，必妙悟一流人也。

○甘露圆禅师渔家傲

罗湖野录曰：甘露圆禅师，撰渔家傲二十阕，有云：“本是潇湘一钓客。自东自西自南北。只把孤舟为住宅。无宽窄。幕天席地人难测。顷闻四海停戈戟。金门懒去投书册。时向滩头歌月白。高标格。浮名浮利谁禁得。”此仲殊一流人也。

○开明光上座歌柳词示寂

琪园随录曰：开明光上座，得法於报本元。归里嗜酒，歌柳词以示寂曰：“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晓风残月。”

○方外能词

沈雄曰：词选中有方外语，芜累与空疏同病。要寓意言外，一如寻常，不别立门户，斯为入情，仲殊、觉范、祖可尚矣。若世所称白玉蟾、丘长春，皆仙家之有词名者。即羽衣连久道，十二岁亦能词也。

○向子词

向子词云：“脱落皮肤，故人南岳峰前过。只知闲坐。千圣难窥我。明月澄潭，谁唱谁来和。还知么。锦鳞无个。莫觞清光破。”此点绛唇也。又词云

：“进步须於百尺竿。二边休立莫中安。要知玄路没多般。花艳镜中拈不起，蟾光空里撮应难。道人无事要参看。”此小庭花也。

○陆放翁好事近

陆放翁词云：“混迹人间，夜夜画楼银烛。谁见五云丹灶，养黄芽初熟。罡风归从紫皇游，东海宴谷。进罢碧桃花赋，赐玉尘千斛。”此好事近也。

○无名氏巫山一段云

无名氏词云：“清旦朝金母，斜阳醉玉龟。天风摇曳六朱衣。鹤背觉孤危。萧氏贤夫妇，茅家好经兄。羽轮飙驾赴层城。高会集仙卿。”此巫山一段云也。

○欧苏丽语

州词评曰：永叔、长公，极不能作丽语，而亦有之。永叔如“当路游丝萦醉客，隔花啼鸟唤行人”，长公如“采索身轻常趁燕，红窗睡重不闻莺”，胜人百倍。

○秦柳微气格为病

苏东坡曰：山抹微云秦学士，露花倒影柳屯田，微以气格为病。

○欧苏词同一意致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欧阳公云：“把酒祝东风，且共从容。”与东坡虞美人云：“持怀邀劝天连月，愿月圆无缺。”同一意致。

○秦黄优劣

陈后山曰：今代词手，惟秦七、黄九耳，馀人不逮也。词家以秦黄并称。然秦能为曼声以合律，形容处，殊无刻肌入骨语。黄时出俚浅，可谓伧父。然黄有“春未透，花枝瘦，正是愁时候”，峭健亦非秦所能作。

○贺秦词丽句入妙

胡仲任曰：全篇好极难，如贺方回“澹黄杨柳带栖鸦”，秦处度“藕叶清香胜花气”，丽句入妙，而全篇不逮也。

○辛杨词意相同

卓珂月曰：辛稼轩有“而今何事最相宜，宜醉，宜游，宜睡。乃翁依久管些，管竹，管山，管水。”杨诚斋有“一道官衙清彻骨，别有监临主守。主守清风，监临明月，兼管栽花柳。”辛杨相值时，当为倾倒。

○宋人作词不愧唐人

杨慎曰：宋人作诗与唐远，作词不愧唐人。尝书寇准、杜衍、张耒、刘才邵数词，试诸人，人不能辨，皆阿那曲也。

○子野耆卿齐名

晁无咎曰：子野、耆卿齐名，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者。子野韵高，是耆卿

所乏处。

○少游情词相称

蔡伯世曰：子野词胜乎情，耆卿情胜乎词。情词相称者，少游一人而已。

○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

张世文曰：少游多婉约，子瞻多豪放，当以婉约为主。

○宣政间忌苏黄之学

艺苑雌黄曰：宣政间，忌苏黄之学，而又暗用之。王初寮阴用东坡，韩子苍阴学山谷。

○范陆唱酬

刘漫塘曰：范致能、陆务观，以东南文墨之彦，至为蜀帅。在幕府日，宾主唱酬，每和篇出，人以先睹为快。

○词至稼轩而变

《艺苑卮言》曰：词至稼轩而变，其源实自长公，至改之极矣。南宋如曾觌、张抡辈，应制之作，志在铺张，故多雄丽。稼轩抚时之作，故饶明爽，然於浓情致语，几於尽矣。

○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

陈子宏曰：近日词，惟周美成、姜尧章，而以东坡为词诗，稼轩为词论，此说固当。然词曲以委曲为体，徒狃於风情婉恋，则亦易厌。回视苏、辛所作，岂非万古一清风哉。

○陆辛时时掉书袋

刘潜夫曰：放翁、稼轩，一扫纤艳，不事斧凿。词则高矣，但时时掉书袋，固是一病。

○李易安魏夫人能词

朱晦庵曰：本朝妇人能词者，惟李易安、魏夫人二人而已。

○李魏与秦黄争雄

黄玉林曰：李易安、魏夫人，使在衣冠之列，当与秦七、当与秦七、黄九争雄，不徒擅名於闺阁也。

○梅圣俞禽言四章

辍耕录曰：梅圣俞禽言四章云：“泥滑滑，苦竹冈。雨潇潇，马上郎。马蹄凌兢雨又急，此鸟为君应断肠。”“婆饼焦，儿不食。尔父向何之，尔母山头化为石。山头化石可奈何，遂作微禽啼不息。”“提壶庐，沽美酒。风为宾，树为友。山花撩乱目前开，劝尔今朝千万寿。”“不如归去，春山云暮。万木兮参天，蜀道兮何处。人言有翼可高飞，安用空啼向春树。”沈雄曰：此与文与可题竹十字令，俱长短句，金元人皆有和词。而不可以被管弦者也，非词

也。

○梅圣俞莫打鸭

温叟诗话曰：吕士隆知宣州，好笞妓，适杭妓到，喜之。一日欲笞宣妓，妓曰不敢辞，恐杭妓不安。士隆宥之。梅圣俞为词云：“莫打鸭，打鸭惊鸳鸯。鸳鸯新向池中落，不比孤洲老鹅。”此亦长短句，若足一句，即谢秋娘也。

○王通叟莫恼翁

江尚质曰：冠柳集载王通叟所制莫恼翁一曲云：“垂乾穗豆垂角。雨足年登不胜乐。乌巾紫领银须长。白酒满盆翁自酌。翁醉不知秋色凉。捋翁须孙撼床。莫恼翁。翁年已高百事慵。”虽三转韵曲，仅可列於古风也。

○柳富醉高楼

志癸词谱，载有醉高楼一阙，传是宋东都柳富别王幼玉词云：“人间最苦，最苦是分离。伊爱我，我怜伊。青草岸头人独立，画船归去橹声迟。楚天低。回望处，两依依。後会也知。也知俱有愿，未知何日是佳期。心下事，乱如丝。好天良夜还虚过，辜负我，两心知。愿伊家，衷肠在，一双飞。”柳自歌劝酒，殊有盛宋风味。

○温公欧公遭谤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姜明叔云，宣和间耻温公独为君子，诬之以西江月云：“相见争如不见，有情还似无情。笙歌散後酒微醒，深夜月明人静。”蒋一葵曰：欧阳公试士时，钱穆父恨之，诬之以望江南云：“十四五，闲处觅知音。堂上簸钱堂下走，恁时相见已留心，何况到而今。”愚按两公遭谤，尽人知之。所谓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也。

○讥魏坛女真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词品云，临川守陈虚中，因魏坛女真鲜守戒者，为诗以讥之。有作西江月词，嫁名於觉范云：“最好洞天春晚，黄庭卷罢清幽。凡心无计耐闲愁。试花枝频嗅。”余以洪禅师为佛祖孙，岂得有此，而载於复斋漫录也。

○两张先

胡应麟曰：天圣间，一时有两张先者，皆字子野，俱进士，其能诗寿考悉同。一博山人，号三影者。一吴兴人，为都官郎中。见齐东野语。愚按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，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，将命之语，人或疑之，子野自谓，何不谓之张三影。如“娇柔赖起，帘压卷花影”，“柳径无人，坠飞絮无影”，并前句为三影，岂博山人为之乎。且吴兴近杭，子野至，多为官妓作词。常与东坡作六客词，而年最耄，载在癸辛杂识。不闻有两人同号张三影者也。

○两苏养直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苏养直字伯固，词品讹为名伯固，字养直。东坡有送伯固兄还吴诗。其“属玉双飞水满塘”句，东坡见而喜曰，吾家苏养直。如“醉眠小坞黄茅店，梦倚高城赤叶楼”，便有黄冠气象。传其入罗浮羽化。词综曰：丹阳人，苏庠，字养直，别号後湖，日放浪江湖间。後湖集见推於世。绍圣中，与徐俯同召。徐俯赴，苏庠辞，且与康伯可有溪堂之约。作采桑子云：“山阴此夜明如昼，月满前村。莫掩溪门。恐有扁舟乘兴人。”东坡既没，不闻羽化，世数遥遥，恐是两人也。

○两朱希真

沈雄曰：朱希真名敦儒，天资旷达，有神仙风致。居东都日，作鹧鸪天自述云：“曾批给雨支风券，屡上留云借月章。”有朋侪诣之，闻笛声自烟波起，顷之，棹小舟与客俱归。室中悬琴筑阮咸之属，篮缶贮果实脯醢，皆平日所留意者。南渡後，作鹧鸪天遗兴云：“道人还了鸳鸯债，纸帐梅花醉梦间。”是真素心之士。若名媛集之朱希真，适徐必用，徐商久不归，亦作警悟风情自解。别是一人，岂得同日而语。

○晏殊小词未尝作妇人语

诗眼曰：晏叔原见蒲传正曰，先君小词，未尝作妇人语。传正云：“绿杨芳草长亭路，年少抛人容易去。”岂非妇人语。叔原曰：公谓年少为所欢乎。因公言，遂晓乐天诗两句，“欲留所欢待富贵，富贵不来所欢去”。传正笑而悟其言之失。

○幕士论柳苏词

吹剑录曰：东坡在玉堂日，有幕士善歌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。对曰，郎中词，只好十七八女子，执红牙按歌杨柳岸晓风残月。学士词，须关西大汉铁绰板，唱大江东去。为之绝倒。

○柳词有来处

江尚质曰：东坡酹江月，为千古绝唱。耆卿雨霖铃，惟是“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晓风残月”，东坡喜而嘲之。沈天羽曰：求其来处，魏承班“帘外晓莺残月”，秦少游“酒醒处，残阳乱鸦”，岂尽是登溷语。余则为耆卿反唇曰，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”，死尸狼藉，臭秽何堪，不更甚於袁之一晒乎。

○东坡与少游论词

高斋话曰：少游自会稽入都，见东坡。东坡曰：“不意别後，却学柳七作词。”少游曰：“某虽无学，亦不至是。”东坡曰：“销魂当此际，非柳七词乎。”少游惭服。东坡又问别作何词。少游举“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

鞍骤”。东坡曰：“十三个字，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。”少游问公近著，东坡乃举“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锁楼中燕”。晁无咎曰：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。

○少游踏莎行不必改

词品曰：少游踏莎行，为郴州旅舍作也。黄山谷曰：“此词高绝，但斜阳暮为重出。”欲改斜阳为帘栊。范元实曰：只看‘孤馆闭春寒’，似无帘栊。山谷曰：“亭传虽未必有，有亦无碍。”范曰：词本摹写牢落之状，若曰帘栊，恐损初意。今郴州志，竟改作斜阳度。余以斜属日，暮属时，不为累，何必改也。东坡“回首斜阳暮”、美成“雁背斜阳红欲暮”，可法也。

○叔原独以词名

《太平乐府》曰：程正伯以词名，尤尚书谓正伯之文过於词，此乃识正伯之大者。昔晏叔原以大臣子为靡丽之词，其政事堂中旧客，尚欲其捐有馀之才，以免未至之德。盖叔原独以词名，他文不及也。少游、鲁直，则已兼之。故陈无己之作，自云不减秦七、黄九。夫亦推重其词耳，谓正伯为秦黄则可，为叔原则不可。

○林外洞仙歌

《古今词话》载有一词云：“飞梁欹水，虹影澄清晓。橘里渔乡半烟草。叹来今古往，物是人非，天地里，惟有江山不老。雨巾风帽。四海谁知道。一剑横空几番到。按玉龙，嘶未断，月冷波寒，归去也，琳宇洞天无锁。认云屏烟壁是吾庐，任满地苍苔，年年不扫。”相传林外作洞仙歌，书於垂虹桥上，道装饮酒而去，人以为仙也，传入禁中，孝宗笑曰：“琳宇洞天无锁，锁与老押，锁音扫，乃闽人也。”访之果然。

○岳珂改辛词

词钞曰：幼安每开宴，必命侍姬歌所作词。特好歌贺新郎，自诵其中警句：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不恨古人吾不见，恨古人不见我狂耳。”顾问坐客何如。既而作永遇乐“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孙仲谋处”，特置酒召客，使妓送歌，自击节，遍问客，必使摘其疵。客逊谢不可，或措一二语不契，又弗答。相台岳珂年少，率然对曰：“童子何知而敢议，必欲如范希文以千金求严陵祠 记一字之易，则晚进窃有议也。”幼安促膝，使毕其说。珂曰：“前篇豪视一世，独前後二警句差相似，新作微觉用事多耳。”於是大喜，谓坐客曰：“夫夫实中予痼。”乃味改其语，日数十易，累月未竟。

○文及翁贺新郎

尧山堂外纪曰：绵州文及翁，登第後游西湖。或戏之曰：“西蜀有此景否。”及翁即席赋贺新郎以解之，有云：“借问孤山林处士，但掉头笑指梅花蕊

。天下事，可知矣。”时贾相行推田之令，及翁作百字令咏雪以讥之。

○德太学生百字令

湖海新闻曰：德太学生百字令云：“半堤花雨。对芳辰，消遣无奈情绪。春色尚堪描画在，万紫千红尘土。鹃促归期，莺收佞舌，燕作留人语。绕阑红药，韶华留此孤主。真个恨杀东风，几番过了，不似今番苦。乐事赏心磨灭尽，忽见飞书传羽。湖水湖烟，峰南峰北，总是堪伤处。新塘杨柳，小蛮犹自歌舞。”三四谓众宫女行也，五谓朝士去，六谓台官默也，七指太学生上书，八九谓只陈宜中在，东风谓贾相，飞书传羽，北军至也，新塘杨柳谓贾妾。

○陈以庄水龙吟

尧山堂外纪曰：至正丙子，正月十八，元师至杭，谢、全两太后北行。陈以庄制水龙吟记钱唐之恨。时谢太后年已七十馀矣。故以庄有“金屋难成，阿娇已远，不堪春暮”之句。惜其不能死也。又以秋娘、泰娘比之，有愧於苻登之毛氏，窦建德之曹氏多矣。时有王昭仪清蕙者，题满江红於驿壁，传播中原。文文山读至卒章，“愿嫦娥相顾肯从容，随圆缺”，乃曰：“惜哉，夫人於此少商量矣。”为之代作二首，有云：“算妾身不愿似天家，金瓯缺。”

○宋季高节

松筠录曰：宋季高节，盖推庐陵、吉水、涂川，亦同一派，如邓剡字光荐，刘会孟号须溪，蒋捷号竹山，俱以词鸣一时者。更如危复之於至元中，累徵不仕，隐紫霞山，卒谥贞白。赵文自号青山，连辟不起，与刘将孙为友，结青山社。王学文号竹涧，与汪水云为友，不知所之。至若彭巽吾名元逊，罗壶秋名志仁，颜吟竹名子俞，吴山庭名元可，萧竹屋名允之，曾鸥江名允元，王山樵名从叔，萧吟所名汉杰，尹间民名济翁，刘云闲名天迪，周晴川名玉晨，皆忠节自苦，没齿无怨者。必欲屈抑之为元人，不过以词章阐扬之，则亦不幸甚矣。

○宋祁鹧鸪天

词林海错曰：宋祁为学士，一日遇内家车子数辆於繁台街，不及避。中有褰帘呼小宋者，祁惊讶不已，为作鹧鸪天云：“画毂雕轮狭路逢。一声肠断绣帘中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金作屋，玉为笼。车如流水马犹龙。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。”传唱达禁中，仁宗闻之，问第几车子，内人自陈。顷宣学士侍宴，召祁从容语之，祁惶惧。仁宗曰：“蓬山不远。”因以内家赐之。

○蔡挺喜迁莺

曹元宠曰：熙宁中，蔡挺帅平凉，作喜迁莺、霜天清晓云云。示子蒙，偶遗，为应门卒得之，特令笔吏辨之。适郡之娼魁素习之。会赐衣袄中使至，挺

开咽，娼尊前执板歌此。挺怒，送狱根治。娼祈哀於中使为援，中使得其本以归。宫女辈争相传授，歌声彻於宸听，乃知挺所制。裕陵即索纸批云：“玉关人老，朕甚念之，枢有缺，留以待汝。”即内召。

○韩缜凤箫吟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元丰中，韩缜出使契丹，分割地界。韩有姬与别，姬作蝶恋花云：“香作风光浓着露。正恁双栖，又遣分飞去。密诉东君应不许。泪波一洒奴衷素。”神宗知之，遣使送行。刘贡父赠以诗：“卷耳幸容留婉恋，皇华何啻有光辉。”莫测中旨何自而出，後知姬人别曲传入内庭也。韩作芳草词别云：“锁离愁，连绵无际，来时陌上初薰。绣帟人念远，暗垂珠露，泣送征轮。长行长在眼，更重重、流水孤云。但望极楼高，尽日日断王孙。消魂。消魂。池塘别後，曾行处、绿妒轻裙。恁时携素手，乱花飞絮里，缓步香茵。朱颜空自改，向年年、芳草长新，遍绿野，嬉游醉眼，莫负青春。”此凤箫吟咏芳草以留别，与兰陵王咏柳以叙别同意。後人竟以芳草为调名，则失凤箫吟原唱意矣。

○柳永以词遭贬

《太平乐府》曰：柳永曲调传播四方，尝候榜作鹤冲天词云：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”仁宗闻之曰：“此人风前月下，浅斟低唱，好填词去。”柳永下第，自此词名益振。後以登第冀进用，适奏老人星现。左右令永作醉蓬莱以献云：“渐亭皋叶下，陇首云飞，素秋新霁。华阙中天，锁葱佳气。嫩菊黄深，拒霜红浅，近宝阶香砌。玉宇无尘，金风有露，碧天如水。正值平，万机多暇，夜色澄鲜，漏声迢递。南极星中，有老人呈瑞。此际宸游，凤辇何处，度管弦声脆。太液波翻，披香帘卷，月明风细。”仁宗一看渐字便不怪，至“此际宸游凤辇何处”，却与挽真宗词意相合，为之怅然。再读“太液波翻”字，仁宗欲以澄字换翻字，投之於地。

○坡公为超超作卜算子

梅墩词话曰：惠州温氏女超超，年及笄，不肯字人。东坡至，喜曰：“吾婿也。”日徘徊窗外，听公吟咏，觉则亟去。东坡曰：“吾呼王郎与子为姻。”未几，坡公度海归。超超已卒，葬於沙际。因作卜算子。乃有阳居士错为之解曰：“东坡殊多寓意，缺月刺微明也。漏断暗时也，幽人不得志也。独往来无同类也，惊鸿贤人不安也，回头爱君不忘也，无人省君不察也，拣尽寒枝不肯栖，不偷安於高位也，寂寞沙洲冷，非所安也。”坡公岂为是哉。超超既鍾情於公，余哀其能具只眼，知公之为举世无双，知公之堪为吾婿，是以不得亲近，宁死不愿居人间世也。即呼王郎为姻，彼且必死，彼知有坡公也。

○贺方回柳色黄

能改斋漫录曰：贺方回眷一丽姝，久不相见。姝寄以诗云：“独倚危栏泪满襟。小园春色懒追寻。深恩纵似丁香结，难展芭蕉一片心。”方回即用其语为柳色黄云：“薄雨催寒，斜照弄晴，春意空阔。长亭柳色才黄，远客一枝先折。烟横水际，映带几点归鸦，东风消尽龙沙雪。还记出门时，恰而今时节。将发。画楼芳酒，红泪清歌，顿成轻别。已是经年，杳杳音尘都绝。欲知方寸，共有几许清愁，芭蕉不展丁香结。枉望断天涯，两恹恹风月。”

○鲁直赠盼盼词

艺苑雌黄曰：黄鲁直过泸，泸帅命宠妓盼盼侑觞。鲁直赠以浣溪沙云：“奴料有心怜宋玉，祇因无奈楚襄何。”而帅不知也。盼盼唱惜春容一曲云：“少日看花双鬓绿。走马章台弦管逐。而今老更惜花深，终日看花看不足。坐中美女颜如玉。为我一歌金缕曲。归时压倒帽檐欹，头上春风红簌簌。”或谓此词即涪翁旧作。

○晁无咎下水船

能改斋漫录曰：廖明略与晁无咎同为秘书正字，无咎向与丽姝田氏善，约明日早过之。及至，田氏遽起梳掠，匆匆以与客对。无咎以明略故，有意而未达也。为赋下水船云：“上客骊驹系。惊唤银瓶睡起。困倚妆台，盈盈正解罗髻。凤钗坠。缭绕金盘玉指。巫山一段云委。半窥镜、向我横秋水，斜颌花枝交镜里。淡拂铅华，匆匆自整罗绮。敛眉翠。虽有密意。空作江边解。”

○何赠惠柔词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何字文缜，政和间第一人，靖康中死难名臣也。会饮於贵戚家，侍儿惠柔，慕公丰标，密解手帕为赠，约牡丹时再集。何赋虞美人云：“分香帕子揉蓝膩。欲去殷勤惠。重来约在牡丹时。只恐花枝相妒，故开迟。别来看尽闲桃李。日日阑干倚。催花无计问东风。梦作一双蝴蝶，绕芳丛。”

○周美成赠李师师词

老旧续闻曰：周美成至汴京，主角妓李师师家，为作洛阳春，师师欲委身而未能也，与同起止。美成复作凤来朝云：“逗晓看娇面。小窗深，弄明未辨。爱残妆宿粉云鬟乱，畅好是，帐中见。说梦双娥微敛。锦衾温、兽香未断。待起难抛舍，任日炙，画楼暖。”一夕，徽宗幸师师家，美成仓卒不能出，匿复壁间，遂制少年游以纪其事。徽宗知而遣发之，师师钱送，美成作兰陵王云：“应折柔条过千尺。”至“斜阳冉冉春无极”，人尽以为咏柳，淡宕有情，不知为别师师而作，便觉离愁在目。徽宗又至，师师归迟，更诵兰陵王别曲，含泪以告，乃留为大晟府待制。

○美成瑞鹤仙

《挥麈录》曰：周美成晚归钱塘乡里，梦中得瑞鹤仙一阙：“悄郊原带郭。行路永，客去车尘漠漠。斜阳映山落。敛馀红，犹恋孤城栏角。凌波步弱。过短亭、何用素约。有流莺劝我，重解绣鞍，缓引春酌。不记归时蚤暮，上马谁扶，醒眠朱阁。惊飏动幕。扶残醉，绕红药。叹西园，已自花深无地，东风何事又恶。任流光过却，犹喜洞天自乐。”未几，方腊盗起，自桐庐入境。美成方会客，闻之，仓惶出奔，趋西湖之坟庵，次郊外。落日在山，忽见故人之妾徒步，亦为逃避计，约小饮於道旁旗亭，闻莺声於木杪。少焉，抵庵中，尚有馀曛，困卧小阁之上，恍如词中。逾月入城，则故居皆遭蹂践，继得提举洞霄宫以处焉，悉符前作，美成因自记之。

○美成风流子

《挥麈录》曰：周美成为溧水令，主簿之妾有色而慧，美成每款洽於樽俎间。世所传风流子盖寓意云。“新绿小池塘。风帘动，碎影舞斜阳。羨金屋去来，旧时巢燕，土花缭绕，前度莓墙。绣阁凤颠深几许，听得理丝簧。欲说又休，虑乖芳信，未歌先咽，愁近清觞。遥知新妆了，开朱户、应自待月西厢。最苦梦魂，今宵不到伊行。问甚时说与，佳音密耗，寄将秦镜，偷换韩香。天便教人，霎时相见何妨。”新绿、待月，主簿厅轩名。

○徐臣二郎神

《挥麈录》曰：徐臣，政和中以知音律为太常典乐，後出知常州。自制转调二郎神云：“闷来弹鹊，又搅碎，一帘花影。谩试着春衫，还思纤手，熏彻金虬烬冷。动是愁端知何向，更怪得，新来多病。嗟旧日沈腰，而今潘鬓，怎堪临镜。重省。别时泪渍罗襟犹凝。料为我恹恹，日高慵起，长托春醒未醒。雁足不来，马蹄难驻，门掩一庭芳景。空伫立，尽日画倚遍，昼长人静。”词成，会李孝寿来牧吴门。李以严治京兆，皆闻风股栗。道出郡下，臣大合乐燕劳之。喻群娼令讴此词，必待其问乃止。娼如戒，歌至再四。李果询之，臣蹙额云：“某顷有一侍婢，色艺冠绝，前岁以亡室不容逐去。今闻在苏州一兵官处，屡遣信欲复来，而主者靳之，感慨赋此。词中所叙多其书中语也。今幸公拥麾於彼，不审能为之地否。”李至苏受谒次，怒斥都监不守封疆，取其供牒待奏。待哀恳，李曰：“且还徐典乐之妾来理会。”兵官解其指，舍之。

○美奴小词

《苕溪渔隐》曰：陆敦礼侍儿美奴，善口占小词。每丐韵於座客，顷刻成章。按敦礼名藻，北宋人，令美奴掌文翰。作卜算子云：“送我出东门，乍别长安道。两岸垂杨锁暮烟，正是秋光老。一曲古阳关，莫惜金樽倒。君向潇湘我向秦，鱼雁终须到。”如梦令云：“日暮马嘶人去。船逐清波东注。後夜最高楼，还肯思量人否。无绪。无绪。生怕黄昏疏雨。”别有虞美人、玉楼春

，皆自赋闺情，曾闻之关子东云。

○飞红留春令

《娇红传》曰：王娇娘与申纯词章往来，私缔婚。父纳帅子之聘，两俱忧死。且王有妾飞红亦能词，“花底莺踏红英乱。春心重、顿成慵懒。杨花梦断楚云平，更惹起，情何限。伤心渐觉添萦绊。奈愁绪、雨心难绾。深诚计寄天涯，几欲问梁间燕。”乃留春令也，婉媚胜人多矣。

○戴石屏妻词

桂苑丛谈曰：天台诗人载式之，为江湖四灵之一，有石屏词。薄游江西，有翁妻以女。三年後留之不得，自言有妇。翁怒，女曲解之，并以奩贖行，而自投於江。仍有词饯行云：“揉碎花笺，忍写断肠句。道旁杨柳依依，千丝万缕。抵不住一分愁绪。”乃祝英台近也。

○左誉赠张稼词

王仲言曰：天台左誉字与言，成进士，与妙妓张稼善。如“盈盈秋水，淡淡春山”与“一段离愁堪画处，横风斜雨拖衰柳”，皆为稼作也。当时有“晓风残月柳三变，滴粉搓酥左与言”之称。稼後委身於大将家，相遇於西湖。一人褰帘低语曰：“如君若把菱花照，犹恐相逢似梦中。”左忽领悟为僧，有筠翁长短句。

○姜尧章作暗香疏影

姜尧章自叙曰：淳熙辛亥之冬，予载雪诣石湖上，匝月，授简索句，且徵新声，作仙吕宫二曲。石湖把玩不已，使工妓隶习之，音节谐婉。乃命之曰，暗香、疏影。小红者，青衣也，色艺俱妙。姜归，以小红赠焉。

○尧章百宜娇

耆旧续闻曰：尧章久寓吴兴张仲远家，仲远屡出外，尧章作百宜娇云：“看垂杨迷苑。杜若吹沙，愁损未归眼。信马青楼去，重帘下，娉婷人妙飞燕。翠樽共款。听艳歌郎意先感。便摧手，月地云阶里，爱良夜微暖。”相传张室人知书，必先窥来札，尧章以此遗之。仲远归时，竟莫能辨，则受其指扑数损其面，致不能出外云。

○张淑芳词

西湖志曰：宋元遗事，载张淑芳者，理宗选妃日，贾似道匿为己妾。即德太学生百字令内所指新塘杨柳。有题壁云：“山上楼台湖上船。平章高卧懒朝天。羽书莫报樊城急，新得蛾眉正少年。”淑芳亦知必败，营别业以 T 迹焉。木棉之役，自度为尼，鲜有知者。词数阙，今录其浣溪沙云：“散步山前春草香。朱栏绿水绕吟廊。花枝惊堕绣衣裳。或定或摇塘上柳，为鸾为凤月中篁。为谁掩抑锁芸窗。”更漏子云：“墨痕香，红蜡泪。点点愁人离思。桐叶落

，蓼花残。雁声天外寒。五云岭，九溪坞。待到秋来更苦。风淅淅，水淙淙。不教蓬径通。”至今五云山下九溪坞尚有尼庵。

●词话下卷

◎金词话

○海阅柳词图南侵

鹤林玉露曰：海陵阅柳永望海潮词，有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句。遂起立马吴山之志。淳熙中，谢处厚诗云：“谁把杭州曲子讴。荷花十里桂三秋。那知卉木无情物，牵动长江万里愁。”罗景伦曰：“此不足以咎柳永也。惟一时士大夫妆点湖山，流连歌舞，致亡中夏，为恨事耳。”

○金主亮咏雪词

艺苑雌黄曰：金主亮待月鹊桥仙“停杯不举”一阙，俚而实豪。其咏雪昭君怨云：“昨日樵村渔浦。今日琼川银渚。山色卷帘看。老峰峦。锦帐美人贪睡。不觉天孙剪水。惊问是杨花。是芦花。”是则诡而有致。

○金世宗与玄悟唱和

法苑春秋曰：金不赐玄悟玉禅师长短句云：“但能了净。万法因缘何足问。日月无为。十二时中更勿疑。常须自在。识取从来无碍。佛佛心心。佛若休心也是尘。”玄悟答云：“无为无作。认著无为还是缚，照用同时。电卷星流已太迟。非心非佛。唤作非心犹是佛。人境俱空。万象森罗一境中。”此减字木兰花也。世宗尝以手心，书非心非佛字示禅师，故及之。

○李妃梳妆台

如庵小集曰：章宗喜翰墨，与李妃登梳妆台，得句即自书之。李妃亦有梳妆台乐府，不传於世，亦闺中气所锤也。

○伯坚父子词

竹坡丛话曰：按金九主，凡百有一十八年，始宋政和五年丁酉，改元天辅，终宋端平元年。伯坚丞相乐府多入选者，即名吴蔡体者是也。独推其“银屏小语，私分麝月，春心一点”，乃尉迟杯也。其子，字正甫，即萧真卿所谓金源文派，断以蔡正甫为宗者，画眉曲盛传於世。其乐府仅见一江城子，附萧闲公集後，何文人之词阙如也。

○吴蔡体

金源文派曰：乐府推吴彦高、蔡伯坚为吴蔡体。萧真卿曰：“皆宋儒也，不当於金源文派列之。当断自蔡正甫为宗党，竹次之，赵闲闲又次之。余倡此论，一时无异议云。”

○明昌词人

元儒考略曰：金源文派，不过诗词家耳，赵周臣尝集党承旨，路司谏、赵

黄山、刘之昂、尹无忌、王逸宾、周德卿七人，目为明昌词人雅制，刻本以传。

○金人乐府不出苏黄之外

中州乐府曰：宇文太学虚中、蔡丞相伯坚、蔡太常、党承旨怀英、赵尚书秉文、王内翰廷筠，其所制乐府，大旨不出苏、黄之外。要之直於宋而伤浅，质於元而少情也。

○小齐之昂作上平南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宋开禧中，金将纥石烈子仁，驻兵濠梁，命小齐之昂赋上平南书壁，见齐东野语，怪其僭而不录。按子仁破宋兵，史书之矣。何以杨慎词品曰，元将纥石烈子仁也。胡应麟笔丛曰，当在张浚用兵符离时，杨何以指为元将也。又曰，纥石烈姓，金、元人无此姓。胡之说为有据乎否。蒋一葵外纪所载，韩胄欲伐金，金将驻兵濠梁，命小齐之昂作上平南词，非金将作也。且纥石烈即姓也。王世贞宛委馀编曰：金人姓氏，有纥石烈即姓也。王世贞宛委馀编曰：金人姓氏，有纥石烈曰高。胡之不详於稗史，亦等之杨耳。

○邓千江望海潮

词品曰：金人乐府，推邓千江为第一。其望海潮凯歌一曲，全步骤沈公述上王君贶一词，而繁缛雄丽又过之。

○王庭筠好赋梅花引

《词统》曰：王庭筠字子端，读书黄华山寺，好赋梅花引。高宪字仲常，庭筠之甥，有舅氏风。泰和三年举进士。亦好赋梅花引，後改名贫也乐。

○冯子骏词

中州乐府曰：正大末，冯子骏奉命北使，见留不屈，割须髯，羁管丰州二年乃还。天兴初，京城陷，投井死。有临江仙、玉楼春词入选。

○吴彦高春从天上来

燕谷剡闻曰：吴彦高在会宁府，遇老姬善琵琶者，自言故宋梨园旧籍。有感而赋春从天上来云：“海角飘零。叹汉苑秦宫，坠露飞萤。梦回天上，金屋银屏。歌吹竞举青冥。问当时遗谱，有绝艺鼓瑟湘灵。促胶弹，似林莺啁啾，山溜泠泠。梨园太平乐府，醉几度春风，鬓发星星。舞彻中原，尘飞沧海，风雪万里龙庭。写胡笳幽怨，人憔悴，不似丹青。酒微醒。一轩凉月，灯火青荧。”宁宗庆元间，三山郑中卿，从张贵谟出使北地，有歌之者，归而述之。元遗山闻之曰：曾见王防御公玉述之，句句用琵琶故实，引据甚明，惜不能记忆焉。

○李冶双蕖怨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大名民家，有男女以私情不遂赴水死。後三日，二尸相

抱出水滨。是年此陂荷花无不并蒂。李冶赋双蕖怨云：“为多情和天也老，不应情遽如许。请君试听双蕖怨，方知此情真处。谁点注。香潋潋，银塘对抹胭脂露。藕丝几许。伴玉骨春心，金沙晚泪，漠漠瑞红吐。连理树。一样骊山怀古。古今朝暮云雨。六郎夫妇三生梦，幽恨从来艰阻。须念取。共鸳鸯翡翠，照影长相聚。秋风不住。怅寂寞芳魂，轻烟北渚，凉月又南浦。”此即摸鱼儿，与雁丘词并脍炙人口。

◎元词话

○元宫老姬制词

兰雪轩序曰：元起沙漠，宫掖事无足采者。永乐元年，赐周宪王一穿宫老姬。姬为元后乳母之女，久居内庭，通书翰。王访之，具陈所以，有史氏不载，外人不得闻者，因制词百首。别有张昱辇下曲，来复燕京杂咏各百首，得补其阙略。昔人谓纪胜国之事迹者，迁、固最号博洽，後葛洪辈三辅皇图等书，又迁、固之所未及，何也。

○清平乐宫词

沈雄曰：余读宪王兰雪轩词，张昱辇下曲，来复燕京杂咏各百首，皆有注。余因节取一二故实，汇成清平乐宫词十首。今录其六阙，聊为述事云耳。词云：“部前争幸。手捧黄鹅进。象背驼峰幄殿近。纳钵归来交庆。迎銮曲奏南宫。贤王谏猎从容。双手来松腰带，黄呈共挂乌弓。”“合香殿下。优谏传声罢。蓦把明妃真又挂。学抱琵琶调马。静瓜约闹新年。和茶和乳张筵。重进关卿院本，男跪拜当前。”“文殊曲会。参佛声歌脆。昨进女真千户妹。可可十三入队。雷坛教舞天魔。背翻莲掌婆娑。国老传教抛纸，女官亲自提炉。”“球场身凑。又促安鹑斗。打马呼卢步辇後。旁赌牙筹两袖。就中喝采争窥。一声圣口无违。狼藉珠玑满地，红竿雉帚轻挥”。“盘龙衣敞。乍尚高丽样。一口钟衣争想像。好使身陪貂帐。粉脂分例尝匀。恩教暂假探亲。罍罍高冠新样，耍耍小姐声声。”“端门锁掣。叭名香。自打练椎光辮发。与只孙衣并列。宫名各派鲜花。何来教习巫家。会唱阿喇喇好，抠衣笑倒哈嘛。”

○马祖常宫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元有浚仪可温氏，名马雍古祖常者，制词云：“金炉宝熏流篆云。花间百舌啼早春。五方戏马赛争道，传宣催赐十流银。”又，“日边宝书开紫泥。内人珠帽步辇齐。君王视朝天未旦，铜龙漏转金鸡啼。”词统列於竹枝，而余辩为宫词也。元人小说中，称其乐府纤艳胜人，惜乎未见。

○元人竹枝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有阿鲁温掌机沙者，竹枝云：“南北峰头春色多。湖山堂下来棹歌。美人荡桨过湖去，小雨细生寒绿波。”其张掖人燕不花者，竹枝

云：“湖头水满藕花香。夜深何处有鸣榔。郎来打鱼三更里，零乱波光与月光。”其回回别里沙者，竹枝云：“凤凰岭下月色凉。无数竹枝官道旁。东家为爱青青竹，截作参差吹凤凰。”虽云中原文教之远，又皆象胥之所不载也。

○石刻风流子

《词品》曰：昔於临潼骊山之温汤，见石刻无名氏一词云：“三郎年少客，风流梦，绣岭盍瑶环。渐娇汗发香，海棠睡暖，笑波生媚，荔子浆寒。况此际，曲江人不见，偃月事无端，羯鼓三声，打开蜀道，霓裳一曲，舞破潼关。马嵬西去路，愁来无会处，泪满关山，空有罗囊遗恨，锦袜传看。叹玉笛声沉，楼头月下，金钗信杳，天上人间。几度秋风渭水，落叶长安。”语语为太真纪恨，按之为大石调风流子也。再过之，石已磨为别刻矣。

○古壁休洗红

《艺林学山》曰：於古壁无名氏号沼者，书乐府休洗红一首云：“休洗红，洗多红在水。新红裁作衣，旧红翻作里。回黄转绿无定期。世事反覆君所知。”今在蜀栈间，纪年则至正年号也。

○九张机

《乐府雅词》曰：元女子有咏九张机者，其词云：“四张机，鸳鸯织就欲双飞。可怜未老头先白，春波碧草，晓寒深处，相对浴红衣。”此与王秋涧之平湖乐，邵清溪之凭栏人，不便与词并传者也。而女子之黠慧可惜矣。〔（案乐府雅词不可能收元人词。）〕

○无名氏天净沙

《老学丛谈》曰：无名氏有作天净沙者，其一云：“枯藤老树昏鸦。小桥流水平沙。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。断阳人在天涯。”其二云：“平沙细草斑斑。曲溪流水潺潺。塞上清秋早寒。一声新雁。黄云红叶青山。”每见元人作金字经、迎仙客、乾荷叶、天净沙等曲，因其无一定之律，欲删去之。殊不知马字亦叶平声者，则何所不通也。

○吴中棹歌

《艺苑卮言》曰：宋之词、元之南北曲，凡几变而失其旨趣矣。唯吴中棹歌，虽俚语不能离欲，而得古风人遗意。如陆文量所记：“约郎约到月上时。只见月上东方不见渠。不知奴处山低月上早，又不知郎处山高月上迟。”即即使子建、太白降格为之，恐不能过。然是田女红作劳之歌，长年樵青，山泽相和，一入城市间，愧汗塞吻矣。

○周德清著中原音韵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周德清，字挺斋，著中原音韵。元人词曲势必本此，使作者通方，歌者协律，亦一代词曲功臣也。况德清有曰：“关马郑白，一新制

作，韵共守自然之音，字能通天下之语。”又曰：“诸公已矣，後学莫及，盖不悟声分平仄，字别阴阳故也。”此数言者，乃作词之膏肓，用字之骨髓，皆不传之妙也。

○南北曲之异

《艺苑卮言》曰：词之变者曰曲，金元入主中国，所用音乐，嘈杂凄紧，词不能按，更为新声以媚之，则有南北曲。北字多而调促，促处见筋。南字少而调缓，缓处见眼。北则词情多而声情少，南则词情少而声情多。北力在弦，南力在板。北宜和歌，南宜独奏。北气易粗，南气易弱。此吾论曲三昧语。然元人有曲而鲜词，虞、赵诸公不免以才情属曲，而以气概属词，词所以亡也。

○元曲情致不减於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余阅元曲，关汉卿商调集贤宾云：“裙染榴花，睡损胭脂皱。钮结丁香，掩过芙蓉扣。线脱珍珠，泪湿香罗袖。杨柳眉颦，人比黄花瘦。”郑德辉越调圣药王云：“近芦花。揽钓槎。有折柳衰蒲绿蒹葭。遥望见、烟笼寒水月笼沙，我只见茅舍两三家。”白仁甫题情阳春曲云：“笑将红袖遮银烛。不放才郎夜读书。氏不过迭应举。及第待何如。”王和甫别情尧民歌云：“自别後遥山隐隐。更那堪远水粼粼。见杨柳飞绵滚滚。对桃花醉眼醺醺。”其情致不减於词也。徐士俊曾叙余词曰：“上不类诗，下不类曲者，词之正位也。”余欲力崇词格，特究心於曲调如此。

○赵孟頫词得骚人之遗

尧山堂外纪曰：赵孟頫，字子昂，宋宗室秦王德芳之後。以程钜夫荐，仕元为翰林承旨。元主以其仪观非常，恐为众望所归，至馆阁，相其背曰，秀才官耳。後有虞堪题其所画苕溪图曰：“吴兴公子玉堂仙。写出苕溪似辋川。回首青山红树下，那无十亩种瓜田。”邵复斋曰：“公以承平王孙，而遭世变，黍离之悲，有不能忘情者，故长短句得骚人之遗。”

○詹天游赠粉词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故宋都尉杨震，招詹天游宴，出诸姬侑觞。天游属意名粉者，口占浣溪沙“不曾真个也消魂”，杨遂赠之，曰：“请天游真个消魂也。”时传天游以艳词得名，所游俱狭邪一径，有送童瓮天齐天乐一阕，正伯颜下江南之日。兵後归杭，全无黍离之感。元时士习，一至於此。

○张弘范词

《梅墩词话》曰：元史载张弘范，字仲畴，後封王。其围襄阳也，赋鹧鸪天，俱属夸语逸之。录其临江仙、点绛唇二阕，以见元之武臣有能词者。

○刘秉忠乾荷叶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胡应麟笔丛，驳辨杨慎词品极多，但不娴於词而言词，当必有误。如刘秉忠之乾荷叶，杨谓其自度曲，胡则不能悉其非词也。两首亦非一体，如第二首吊高宗词，杨固疑其助元凶宋，而肯吊之乎。秉忠为南渡後人，少为僧，随其师海云入见世祖留之耳。时人称为聪书记。其三奠子之俚浅不及遗山，而蒋一葵过誉之也。

○拜住词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元人小说，孛罗有杏园，春时诸女秋迁为戏，拜信立马墙头见之，求婚焉。令赋秋迁寄菩萨蛮，咏莺寄满江红，词意可喜，许之。按安童孙曰，拜住，延中少年平章也。

○鲜于伯机自书三辱

《词统》曰：鲜于伯机中年刻意读书，号困学翁。翁自书一幅以警策曰，登公卿之门，不见公卿之面，一辱也。见公卿之面，不知公卿之心，二辱也。知公卿之心，而公卿不知我之心，三辱也。丈夫宁受万死，不可三辱。有选其八咏楼一阕者。

○杨铁崖作老妇吟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元时完颜泽领修史事，诏修辽金元三史。杨维桢作正统辨，司徒欧阳玄义之。年未七十休官，驾春水宅，往来九峰三泖间。明兴，复辟修元史，杨铁崖作老妇吟以见意。竹枝盛于元季，铁崖集之，自制亦至五十馀首。作客日多，时又有一铁崖者，假其名折柬至止。相见次，饮酒赋诗，才思不减，绝无赧容，不受津愧而去，铁崖为叹息久之。

○王稚登题倪瓚墓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倪瓚人称倪迂。钱唐黄冠张伯雨与之游。倪尽弃家赀与之，两人俱得名，後终茅山。明王稚登题其墓云：“一 A 蝉蜕葬寒云。天上神仙地上坟。香骨化为辽海鹤，华阳洞口侍茅君。”其词有与班彦功、仇山村次答者。

○明本行香子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余经鸢尸湖殊胜寺，挂壁有中峰明本国师题词，後书至正年号，乃行香子也。“短短横墙。矮矮疏窗。一方儿、小小池塘。高低叠嶂，曲水边旁。也有些风，有些月，有些香。日用家常。竹几藤床。仅眼前、水色山光。客来无酒，清话何妨。但细烘茶，净洗盃滚烧汤。”“阆苑瀛洲。金谷琼楼。算不如、茅舍清幽。野花绣地，莫也风流。却也宜春，也宜夏，也宜秋。酒熟堪刍。客至须留。更无荣无辱无忧。退闲是好，著甚来由。但倦时眠，渴时饮，醉时讴。”若不经意出之者，所谓一一天真，一一明妙也。

○赵管唱和

尧山堂外纪曰：管夫人道，常和外赵子昂词。一日赵欲纳姬，以一曲调管夫人云：“我为学士，你做夫人。岂不闻，陶学士有桃叶桃根。苏学士有朝云暮云。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何过分。你年纪也过四旬，只管占住玉堂春。”管亦以一曲答赵学士云：“你侬我侬，忒煞情多。情多处热似火。把一块泥，捏一个你，塑一个我。将咱两个。一齐打破。用水调和。再捏一个你，再塑一个我。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。与你生同一个衾，死同一个椁。”调笑甚工。

○滕玉霄百字令

词品曰：滕玉霄赠宋六嫂百字公云：“柳颦花困。把人间恩爱，樽前倾尽。何处飞来双比翼，直是同声相应。寒玉嘶风，香云卷雪，一串骊珠引。元郎去後，有谁著意题品。谁料浊忌清商，繁弦急管，犹是馀风韵。莫是紫鸾天上曲，两两玉童肩并。白发梨园，青山老傅，试与流连听。可人何处，满庭霜月清冷。”六嫂小字同寿，元遗山有赠篋工张嘴词，即其父也。宋与其夫合乐，妙入神品。盖宋善讴，其夫能传其父之艺云。

○金德淑望江南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章丘李生至元都，对月歌曰：“万里倦行役，秋来瘦几分。因看河北月，忽忆海东云。”夜静闻邻妇有倚楼而泣者，明日访之，则宋宫人金德淑也。询李曰：“得非昨暮悲歌人乎。”李曰：“歌非己，有同舟人自杭来吟此，故记之耳。”金泣曰：“此亡宋昭仪王清惠所寄汪水云诗。”因自举其望江南云：“春睡起，积雪满燕山。万里长城横缟带，玉街灯火已阑珊。人立玉楼间。”後遂委身於生。

○卫芳华木兰花慢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延初，永嘉滕穆寓临安聚景园，月夜遇一丽人，自言宋理宗宫人卫芳华也。命侍女翘翘设茵席，陈酒果，制木兰花慢，有云：“繁华总随流水，叹一场春梦杳难圆。废港芙蓉滴露，断堤杨柳垂烟。”又“平生玉屏金屋，对漆灯无焰夜如年。落日牛羊冢上，西风燕雀林边”。留翘翘守宅而随生焉，三年告别。

○柳含春与竺月华

留青日札云：元季明州女子柳含春年十六，祷於神祠。一少年僧竺月华窥其姿而悦之，戏以其姓作咒诵云：“江南柳，嫩绿未成阴。攀折尚怜枝叶小，黄鹂飞上力难禁，留取待春深。”女怒，归告其父，讼於方国珍，捕僧至，欲投之江。竺月华诉曰：死分也，乞申一词。复吟云：“江南月，如镜亦如钩。如镜未临红粉面，如钩不展翠帏羞。空自照东流。”国珍知其以名为答，一笑释之。

○元词忌堆砌

范荀鹤曰：元词忌堆砌，亦不仅以纤艳为工。元人之妙，在於冷中藏谑，所以老优能制，少妇善讴。即当日院本，昔人以被之丝肉者，何等清新流丽。噫，昔律一道，无关理学，何苦复驱之为学究。

◎明词话

○明仁宗与周宪王词

兰皋集曰：盛明两祖列宗，好学不倦，染翰俱工，如仁宗凤栖醒赋九月海棠云：“烟抹霜林秋欲褪。吹破胭脂，犹觉西风嫩。翠袖怯寒愁一寸。谁传庭院黄昏信。明月羞容生还恨。施摘馀娇，簪满宫人鬓。醉倚小阑花影近。不应先有春风分。”如周宪王鹧鸪天赋绣鞋云：“花簇香钩浅不尘。轻风微露石榴裙。金莲自是慳三寸，难载盈盈一段春。仙已去，事犹存。阳台何处更为云。相思携手游春日，尚带年时草露痕。”

○宋金华竹枝

沈雄曰：宋金华文集，以大手笔开风气而犹有丽语。如“恋郎思郎非一朝。好似并州花剪刀。一股在南一股北，几时裁得合卺袍。”，“有郎金凤饰花容。无郎秋鬓若飞蓬。侬身要令千年白，不必来涂红守宫”，此鉴湖竹枝也，其小词不及见耳。

○刘文成与石末赠答词

沈雄曰：刘文成未遇时，便与石末元帅填词赠答。时石末方镇江浙，而文成每以满庭芳、满江红调寄之。若其次和石末沁园春一阙，感愤情词，有足述者。“万里封侯，八珍鼎食，何如故乡。奈狐狸夜啸，腥风满地，蛟螭昼舞，平陆沉江。中泽哀鸿，苞荆隼鸇，软尽平生铁石肠。赁阑看，但云霓明灭，烟草苍茫。不须踽踽凉凉。盖世功名百战场。笑扬雄寂寞，刘伶沉湎，嵇生纵诞，贺老清狂。江左夷吾，隆中诸葛，济弱扶危计甚长。桑榆外，有轻阴乍起，未是斜阳。”石末亦有次文成者，不及载也。文成集二百二十三首，堪采者多。

○青田词妙丽

江尚质曰：青田生杳子云：“蜘蛛网画檐，一日丝千转。红烬落寒缸，心死无由见。”谒金门云：“风弱弱。吹绿一庭春草。”转应曲云：“秋雨秋雨。窗外白杨自语。”青门引云：“相怜自有明月，照人肺腑清於水。”渔家傲云：“乱鸦啼破楼头鼓。”花犯云：“馀香怨绣被。”踏莎行云：“愁如溪水暂时平，雨声一夜依然满。”渡江云云：“定巢新燕子，睡起雕梁，对立整乌衣。”山鬼谣云：“离魂常在郊树，月深星暗苍醒远，化作杜鹃归去。”皆妙丽入神句。

○瞿宗吉鞋杯词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瞿宗吉父士衡与杨铁崖为友。铁崖至，父命宗吉以鞋杯行酒，铁崖遂以沁园春调赋鞋杯属其填词。宗吉词云：“一掬娇春，弓样新裁，莲步未移。笑书生量窄，爱渠尽小。主人情重，酌我休迟。酝酿朝云，斟量暮雨，能使曲生风味奇。何须去，向花尘留迹，月地偷期。风流到手偏宜。便豪吸雄吞不用辞。任凌波南浦，惟夸罗袜，赏花上苑，氏劝金卮。罗帕高擎，银屏低注，绝胜翠裙深掩时。华筵散，奈此心先醉，此恨谁知。”铁崖大喜，为之延誉。

○朝鲜苏世让 襄与西域锁懋坚词

《梅墩词话》曰：朝鲜苏世让与华使君倡和集，其忆王孙赋残春云：“无端花絮晓随风。送尽春归我又东。雨後岚光翠欲浓。寄征鸿。家在千山万柳中。”又西域锁懋坚於成弘间作乐府有声，其菩萨蛮赋残春云：“晓钟若到春偏过。一番日永伤迟暮。谁送断肠声。黄鹂知客情。山光娇靨湿。仍带伤春泣。绿酒泻杯心。卷帘空抱琴。”即此可以见盛明文教之远。

○明人自度曲

曹秋岳曰：乙丑夏日集澄晖堂，江子丹崖问，明词去取以何为则。余曰，自花间至元季调已盈千，安得再收自度。如王世贞之怨朱弦，小诺皋。杨慎之落灯风、灼灼花。屠隆之青江裂石、水漫声。丹崖平日留心古调，询及明词如此。至若滕克恭有谦斋稿，陈谟有海桑集，俱元人而入明者。小词仅一二见，故亦不收也。

○杨慎词富赡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成都杨慎所著书百馀种，号为博洽。金华胡应麟嫌其熟于稗史，不娴於正史，作笔丛以驳之。然杨所辑百明珠，词林万选，王州亦谓之词家功臣也。因辨礼谪戍永昌，暇时红粉傅面，作双丫髻插花，诸妓捧觞以行，了不为作。有以书规之者，答云：“文有仗景生情，诗或托物起兴。如崔廷相临阵，则召田僧拓为壮士歌。宋子京史，使丽竖耗椽烛。吴元中起草，令远山靡俞糜，是或一道也。走岂能执鞭古人，聊以耗壮心，遣馀年耳。知我者不可以不闻此言，不知我者不可以不闻此言。”诗有“罗衣香未歇，犹是汉官恩”句，故词亦富赡。

○夏桂洲严介溪陆俨山词

钱允治曰：词至夏桂洲、严介溪，俱以百字令、木兰花慢为赠答之什。如陆俨山、周白川，亦无不效之。但悉遵旧人之韵，千篇一律，了无旨趣。若桂洲闺艳小令脍炙人口，则又嫁名於无名氏。集中三百九十阕，应酬居多。介溪往来词调，纷纷於扇面画幅，相见辄用以媚之。其留心於和大僚以饰己过也如

此。至与陆俨山百字令半阙云：“氏今遥指江云，重吟海树，高兴依然发。四十年来同宦海，不觉飚驰星灭。槐省垂鱼，凤池鸣玉，相对俱华发。君恩报了，五湖重访烟月。”此正奸雄之语也，余岂以人废言耶。

○夏公谨工於长短句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余师钱宗伯云：“夏公谨工於长短句，草稿未削，已传播都下。歿未百年，花间、草堂而後，无有及公谨名氏者。求如前代号为曲了相公而不可得。”余对曰：“少曾读书於大姓家，曾见其书踏莎行四阙，後题桂洲字。旧刻又嫁名於无名氏，及检桂洲集有之。”

○伯温用修公谨词

《艺苑卮言》曰：我明以词起家者，伯温纤有致，去宋尚隔一尘。用修好入六朝丽字，似近而远。公谨最号雄爽，比之稼轩，觉少精思。

○衡山水龙吟

沈雄曰：衡山待诏性本方正，不与妓接。吴门六月廿四，荷花洲渚，画舫弦歌咸集。祝枝山、唐子畏，匿二妓人於舟尾邀之，衡山又面订不与寻席。唐祝私约酒阑，歌声相接，出以侑觞。衡山愤极欲投水，唐祝急呼小艇送之。其水龙吟题情亦是婉丽，但其声调错落，句读参差，稍为正之。词云：“依依落日从西下，池上晚凉初足。太湖石畔，丝丝疏雨，芭蕉簇簇。院落深沉，帘栊静悄，阑干幽曲。猛然间，何处玉箫声起，满地月明人独。风约轻纱透肉。掩酥胸，盈盈新浴。一段风情，满身娇怯，恍然寒玉。青团扇子，欲举还垂，几番虚扑。向夜阑独笑，红衫自解，灭银屏烛。”

○衡山端方亦咏闺情

曹尔堪曰：余性不喜艳词，亦惟笔性之所近而已。曾闻衡山先辈端方之至，不受污褻。而水龙吟、风入松、南乡子诸调，复咏吴阊丽人及闺情之作，想亦词用情景有必然者。乃知欧、晏虽有绮靡之语，而亦无关正色立朝之大节也。

○唐祝词不甚精警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唐子畏素性不羈，及坐废，益游于酒人以自娱。宸濠礼之，子畏见有异志，裸形箕踞以处，得遣归。又传其鬻身梁学士家以求美婢，见诸剧戏。祝枝山尝傅粉墨，从优伶入市度新声，多向挟邪游。所著有掷果、窥帘、醉红、金缕诸曲，皆言情之作。好负逋债，出则群萃而呼责之者踵相接也。两人同滥笔墨，每多谐谑，而人争重之。唐有踏莎行、行秋岁引，祝有凤栖梧、浪淘沙。不甚精警，故逸其词而叙其人。

○王世贞以诗文词名世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王世贞自称州山人。於帖括盛行之日，而独以诗古文鸣

世。词家亦皆不痛不痒篇什，而能以生动见长。以故汪道昆、李攀龙辈俱逊之。即州自谓意在笔先，笔随意往，法不累气，才不累法，有境必穷，有证必切。匪独诗文为然，填词末艺，敢於数子云有微长。晚年学道，王稚登以书讽之，州答曰：“仆晏坐澹然无营，子嘲我未焚砚，笔砚固当焚，但世无士衡，以此二物少延耳。”

○李边词不足存

梅墩词话曰：李于鳞怀宗子相诗云：“卧病山中生桂树，怀人江上落梅花。”边庭实怀李献吉诗云：“四海酒杯形影外，十年诗草梦魂馀。”时推作者。而李有八声甘州边有踏莎行，俱不足存，何也。

○一泉公三台令

柳塘沈雄曰：王父一泉公过姚山访白阳山人，白阳赠以诗云：“重重烟树鸟巢招提。野客来寻路不迷。才过石桥尘又隔，落花无数鸟争啼。”作擘窠书，并得咏松浣溪沙双为寿。一时好赋六言，王父作客至三台令以答之云：“酒在孤斟不醉，客来共憩晬。薄业垂杨江岸，一声横竹渔家。”今阅丧乱後，而得手迹於大觉僧家，幸也。

○何元朗小鬟唱时曲钱牧斋曰：孝坊李节箏歌，何元朗品为第一。金陵全盛时，顾东桥必用箏琶侑觞。相传武宗南巡，乐工顿仁随驾，学得金元杂剧，何元朗小鬟尽得其曲而用之。比时词调犹作引子过曲，今供筵所唱类其时曲，并无人问及词调。则倚声之被管弦者，歿未百年而竟成广陵散矣。

○词体明辨舛讹特甚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徐师曾鲁庵著词体明辨一书，悉从程明善啸馀谱，舛讹特甚。如南湖图谱，仅分黑白。庵明辨亦别平仄，但衬字未曾分析，句法未曾拈出。小令之隔韵换韵，中调之暗藏别韵，长调之有不用韵，亦未分明。较字数多寡，或以衬字为实字。分令慢短长，或以别名为一调。甚则上二字三字，可以聊下句。下五字七字，可以作对句。过变竟无聊络，结束更无照应，成谱岂可以如是。此我邑先辈著书最当，谅必为人所卜 吴也。

○沈天羽别集有流弊

词衷曰：沈天羽四集中有别集，自谓有捶肠镂肾之妙。吾最喜其意致相诡，言语妙天下数语，为诗馀开却生面。然亦有刻念纤巧，致离本旨，不无奇过得庸，深极反浅之病。岷源滥觞，不得不归咎别集二字。

○钱牧斋竹枝词

沈雄曰：“花信楼头风暗吹。红栏桥外雨如丝。一枝憔悴无人见，肯与人间绾别离。”“离别经春又隔年。摇青漾碧有谁怜。春来羞共东风语，背却桃花独自眠。”此钱牧斋宗伯竹枝词也。宗伯以大手笔，不趋佻儉而饶蕴藉，以

崇诗古文之格。其永遇乐三四阙，偶一游戏为之。

○词以艳冶为正则

孙执升曰：顾宋梅常言词以艳冶为正则，宁作大雅罪人，弗带经生气。词至施子野花影集，旖旎极矣，宋梅独痛删之。良以词之视曲，其道其远，词之去曲，其界甚微，又不能不为词家守壁耳。

○郑婉娥念奴娇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洪武中，吴江沈韶游九江，闻月下歌声，乃访琵琶亭。见一丽姝，二小姬前导，韶拜问之。曰汉主陈友谅之婕妤郑婉娥也，年少死，殓此亭旁。二侍女一名钿蝉，一名金雁，亦当时殉葬者。共饮亭中，歌念奴娇以自述云：“离离禾黍。叹江山依旧，英雄尘土。石马铜驼荆棘里，阅遍几番寒暑。刘戟灰飞，楼船鸟散，只今空说西楚。憔悴玉帐虞兮，灯前掩面，双泪飞红雨。凤辇羊车行不返，九曲愁肠漫苦。”且歌一诗云：“凤冒龙舟事已空。银屏金屋梦魂中。黄芦晚日烘残垒，碧草寒烟锁故宫。隧道鱼灯油欲尽，妆台惊镜匣为封。凭君莫话兴亡事，泪湿胭脂损旧容。”系伪宫词。

○林鸿与红桥赠答

闲情集曰：闽人林鸿子羽，洪武中为员外郎，题吴江垂虹亭诗“欲借仙家辽海鹤，月明吹笛水晶宫”是也。集中有“堤柳欲眠莺唤起，宫花乍落鸟卸来”句。夫人朱氏赠外之什，亦有“待漏衣沾仙掌露，朝天身惹御炉香”句。又闽中良家女张红桥，平日欲得才如李青莲者方字之。林鸿投诗，红桥称善，遂委身焉。林游金陵作念奴娇留别，红桥次韵答之，後段云：“还忆浴罢描眉，梦回携手，踏碎花间月。谩道胸前怀豆蔻，今日总成虚设。桃叶津头，莫愁湖畔，远树香云叠。寒灯旅底，荧荧与谁闲说。”胡颖瑗曰，念奴娇赠答二首，一则打算归来，一则商量去後，情事如见。

○王秋英潇湘逢故人慢

《词统》曰：相传嘉靖甲子，福清韩梦云过石湖山前，遇一丽人，自称王秋英，字淡容，因寇变，不辱身而死。感君家掩骨恩，顾谐伉俪。又明年上巳，梦云携鸡黍奠其墓而哭之，秋英出见，为制潇湘逢故人慢一阙，有“无主泉扃，也能得有情鸡黍”句。以志感焉，与梦云同归。

○林章孤鸾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林章溺情一妓，妓适以他事为人所累下狱。林日徘徊於狱外，计欲出之，为作孤鸾一阙云：“为谁抛撇，似海燕初分，林莺乍别。回首天涯，满目云山愁绝。东风不怜春色，把一枝杨花吹折。直恁粘烟带雨，更盈盈似雪。奈梦，相隔恨难说。想昨夜孤衾，今朝双颊。比这青衫上，有几重啼血。一声晚钟动了，又送人，断肠时节。莫把琵琶乱拨，正春江潮咽。”寻

为当事所释，欲委身於林，林度为女冠，人皆贤之。

○沈中翰最工香奁

沈雄曰：虞山牧斋师语余曰：沈中翰词数阙，最工香奁。其昆仲如君服善诗，君庸善曲，闻之周安期素矣。若其贞性劲节，固不可以柔情艳语测之耳。余应之曰：清平调起自太白，後遂绝响，至家闻华而始为抗衡。如“凤楼百尺绕垂杨。暗送莺声促晓妆。太液胭脂流不尽，人间来作杏花光”，“春日溶溶春夜阑。风流帝子惜春残。三千歌舞犹不足，令抱琵琶马上弹”，低徊无限，此非仅以宫词传之者。

○湘真集妙丽

梅墩词话曰：明季词家竞起，妙丽惟湘真一集。江离槛诸什，如咏斜阳，则云：“弄晴催薄暮。”咏黄昏则云：“青灯冷碧纱烟尽。半晌愁难定。”咏五更则云：“愁时如梦梦时愁。角声吹到小红楼。”咏杏花则云：“微寒着处不胜娇。一番弄雨梢。”咏落花则云：“玉轮碾平芳草，半面恼红妆。”咏春闺则云：“几度东风人意恼。深深院落芳心小。”咏艳情则云：“难去。难去。门外尺深花雨。”皆黄门意到之句。

○徐石麒与吴惕庵词

沈雄曰：兰皋集载徐石麒拂霓裳云：“望中原。故宫锦树障烽烟。惊坐起，凉宵梦断蒋陵前。金人倾宝篆，玉女绣苔钱。问当筵。谁能醉鼓渐离弦。西台哭罢，三户里、识遗贤。欹皂帽，吹箫乞食总堪怜。英雄身未死，屠钓技常兼。又何颜。许青门瓜种故侯田。”东湖集载吴惕庵满江红云：“斗大江山，经几度、兴亡事业。瞥眼处，英雄成败，底须重说。香水锦帆歌舞罢，虎丘鹤市精灵歇。尚翻来、吴越旧春秋，伤心切。伍胥耻，荆城雪。申胥恨，秦庭咽。羞比肩种蠡，一时人杰。花月烟横西子黛，鱼龙沫喷夷血。到而今、薪胆向谁论，冲冠发。”乙丑季春，予带有选稿，与曹秋岳司农登琴台默坐，同下湖山之泪。见此二阙，为亟登之，以留作正气歌也。

○魏学濂虞美人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柳洲诸公寄情於虞美人曲者，不下百家。而魏学濂为最，词云：“君王羞见江东死。何事侬来此。最悲亭长古人风。载得一船红泪过江东，江东父老深怜我。栽我千千朵。至今留取好容颜。为问重瞳却复得谁看。”其词悲，其心苦矣。

○存古烛影摇红

玉樊堂稿载一词云：“辜负天公，九重自有春如海。佳期一梦断人肠，静倚银缸待。隔浦红莲堪采。上扁舟伤心B1乃。梨花带雨，柳絮迎风，一番愁债。回首当年，绮楼画阁生光彩。朝弹瑶瑟夜银筝，歌舞人常在。一自变迁陵谷

，黯销魂难再。金钗十二，珠履三千，凄凉千载。”是存古烛影摇红也。遗珠零璧，诸选不收，偶列於此，爰其佳也。

○黄山词客行香子

诗馀五集者，顾庵学士所辑。贻我行香子一阕云：“俊翻无声。饥掠寒庭。满□枝，鸟雀皆惊。惜哉不中，徂击嬴秦。恨筑参差，椎孟浪，剑纵横。汝鹞来听。休耻无能。问何如，绣臂金铃。空拳未往，气已峥嵘。任破长空，没孤影，搅青冥。”云见一鹞击鸟不中，而旁为之叹惜者。系黄山词客所作，惜逸其名也。

○徐小淑霜天晓角

董遐周曰：徐小淑络纬吟，其为绝句也，盖贤乎其为近体也。其为乐府也，盖贤乎其为近体绝句也。乃其为表长句也，盖贤乎其为开元诸家也。如中调霜天晓角，为归舟之作，有云：“露芙蓉茜。翟涩枯棠瓣。傍疏柳，西风几点。行行尚缓。家在绿云天半，念归舟游子，一片乡心撩乱。对旅雁沙汀，盼杀白秋苑。”小淑善绘事，此为画中词，词中画，吾不能辨。

○王微如梦令

竹窗词选曰：王微初为青楼，後为黄冠。词集甚富，皆言情之作，多有俳调。今氏选其怀谭友夏如梦令云：“月到闲庭如昼。竹长廊依旧。对影黯无言，欲道别来清瘦。春骤。春骤。风底落红侬侬愁。”

○张璧娘舞春风

伊人思曰：神宗时，闽中孀女有张璧娘所作云：“黄销鹅子翠销鸦。簾拂层冰帐九华。裙缕褪来腰束素，钏松尽臂缠纱。床前弱带迷新柳，枕上回鬟压落花。不信登墙人似玉，断肠空盼宋东家。”舞春风词。

○张嫺倩子夜歌

伊人思曰：庐州少妇张嫺倩作子夜歌云：“落花风卷愁难歇。枝头燕剪裁桃叶。花气沁兰香。游丝挂绿窗。蕉青鸾翅影。草碧龙须冷。无语倚瑶琴。闲花在胆瓶。”虽绿窗自怨，不失贞静。

◎昭代词话

○尤侗苏幕遮

北游集曰：世祖语弘觉国师曰：“场屋中士子多有学寡而成名，才高而掩抑者。如状元徐元文业师尤侗善作文字，仅以乡贡选推官，又为按臣参黜，岂非时命大谬之故与。”弘觉云：“闻之君相造命，何难擢之高位。”世祖随读其文，有临去秋波那一转之作，重叹赏之。因思尤侗为司李於永平，曾制苏幕遮二阕云：“朔云寒，边塞苦。策西风，吹散黄沙舞。夜半雪深三尺许。毡帐驼峰，倒载琵琶女。打围来，圈地去。银管吹烟，茶煮乌羊乳。蛮府参军穷塞

主。匹马随他，看射南山虎。”“塞垣长，寒信早。画角呜呜，吹破霜天晓。一阵哀鸿残月小。梦绕南云，泪湿征衫老。拄青山，吟白草。燕雀排衙，公事弹琴了。又报黄旗前队到。手板匆匆，走马辽西道。”今以纂修简擢词垣，已免穷塞主之称，信乎其为君相造命之语也。

○吴祭酒金缕曲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闻吴祭酒於临终日，殊多悔恨。作金缕曲有云：“我病难将医药治，耿耿心中热血。待洒向西风残月。剖却心肝令置地，要华陀，解我肠千结。”又“故人慷慨多奇节。为当年沉吟不断，草间偷活。脱屣妻即非易事，竟一钱不值何须说。”嘱後人勿乞墓志，为自题诗人吴伟业之墓，犹夫许衡卒於至元时，语其子曰：“为生平虚名所累，死後勿请益，勿立原先，但书许衡之墓，使子孙识其处足矣。”此二祭酒者，死不自讳，朝野哀之。

○龚尚书暮山溪

王阮亭曰：龚尚书暮山溪词“重来门巷，尽日飞红雨”，不知其何以佳，但觉神驰心醉。

○偶僧歌头

钱光绣曰：芝麓尚书，自受弘觉记，仆与偶僧俱忝为法门兄弟。尚书退食之暇，闭户坐香，不复作绮语。有以柳塘词进者，尚书曰：“艳才如是，可称绮语一障。我可以谢过於山翁，并可以谢过於秀老矣。”因驰翰相讯，偶僧答以歌头有云：“不入泥犁狱底。便主芙蓉城里。抱槧也风流。莫借空中语，大雅定无尤。”尚书重为之首肯。

○陈素庵与李坦园词

曹秋岳曰：兴朝相国海昌陈素庵，有上阳词，其南楼令诸作，俱之出塞之曲。高阳李坦园有心远堂词，小令三字令，曼词绿头鸭，为清绮之句，人所不及也。

○丁朗中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朱近修称丁药园，雄视艺林。余见其虞美人曲云：“与郎一处誓同生。除是郎为柳絮妾为萍。依拚水面作杨花。只恐郎为飞絮又天涯。”与周勒山所定吴俞云：“约郎约在夜合开。夜合花开不见来。只道夜合花开夜夜合，那道夜合花开夜夜开。”更为真挚而稍觉透露。且丁郎中绝不似柳郎中，有秽褻语。若尤悔庵词云：“漫将薄倖幸比杨花，杨花犹解穿帘幕。”恐又成妒极情深一种矣。

○容斋学士贺新郎

聂先词钞曰：容斋学士见有优人新婚者，因作贺新郎赠之云：“夫子门楣异，却赢来，娇羞事业，风流经济。一向乔妆身作妾，此举差强人意。指山海

，香盟粉誓。笑杀逢场花烛假，喜今尝花烛真滋味。谁颠倒，恣尤。个依休作男儿戏。料无非，铅华伴侣，裙钗班辈。正自难分姑与嫂，漫道燕如兄弟。恐还是，赵家姊妹。女温存原自惯，愿卿卿，怜妇如怜胥。今何夕，三生会。”

○园次太守明月斜

蒋景祁曰：园次太守，为明月斜词，有“乳燕寻香未肯归，玉奴背面秋千下”语。较古山乐府之“女子开帘放燕飞，无多许、又是想他归”者，同一香。

○其年雪词

沈雄曰：其年词如潜夫别调，一开生面。不能多载，因检其一二录之，不嫌偏锋取胜也。今上宣凯值雪，其年为作金缕曲云：“紫陌春如绮。正巴陵征南，昨夜捷书飞至。顷刻凤楼抛钿屑，算今朝，玉做人间世。洗兵气，丰年瑞。临轩弥觉天颜喜。喜今朝九衢花满，千官珠缀。更向银刀都里望，小衬粉侯殊丽。想入蔡军容如是。咽罢不须宣翠烛，水晶球，万盏天边坠。长似昼，晃归骑。”

○其年拂水山庄感旧

陈其年词，如虞山拂水山庄感旧云：“悄壁哀湍泻。枕春山，此间原是裴家绿野。金粉楼台还幕历，已被苔侵绣瓦。苍鼠窜，邨侯签架。今日西州何限感，踏花枝，翻惹流莺骂。谁认是，羊昙也。西园畴昔高声价。剧相怜、香闺博士，彩毫题帕。人说向书身後好，红粉夜台同嫁。省多少，望陵闲话。公定还能赏此否，袅东风、蛮柳腰身亚。烟万缕，匹堪把。”

○其年烟雨楼感旧

陈其年怨湖烟雨楼感旧云：“水宿枫根罅。尽沾来、鹅黄老酿，银丝鲜。记得筝堂和会馆，尽是仪同仆射。园都在、水边林下。不闭春城因夜宴。望满湖、灯火金吾怕。十万盏，红球挂。重游陂泽偏潇洒。剩空潭，半楼烟雨，玲珑如画。人世繁华原易了，快比风樯阵马。消几度、城头钟打。惟有怨鸯湖畔月，是曾经、照过倾城者。波织簟，船堪藉。”余读感旧二词，与其年同一山丘华屋之感，词若为余作也，故述於此。

○羨门词家独步

今世说曰：羨门惊才绝艳，词家独步。阮亭称其吹气如兰，每当十郎，辄自愧侏父。故其词绰然有生趣，又诞甚，耐人长想。如“旧社酒徒零乱。添得红襟燕。落花一夜嫁东风，无情蜂蝶轻相许”，无理而入妙，非深於情者不办。

○去矜填词称最

沈雄曰：家去矜列名於西泠十子，填词称最。大意以薄仁幸一篇，语真挚

，情幽折以胜人。宋歇浦特以书规之。及贻我东江别业有云：“野桥南去不逢人，一片杨花雪。”此即小山“梦魂惯得无拘锁，又逐杨花过野桥”也。谁谓其仅仅言情者乎。

○吴龚梁三公词

汪蛟门曰：钱唐令君梁冶湄，欲合吴祭酒梅村稿、龚司马香严词，与其家司农棠村集，汇梓行世。夫祭酒殆宕，司马惊挺，司农起恒朔间，而有柳欹花之致。彼河北、河南，代为雄视，未若三公之旨之一也。

○广陵词家

吴园茨曰：词家旧推云间，次数兰陵，今则广陵亦称极盛。闻之程村曰，陈善百半豹吟，巧于言情。宗定九芙蓉集，精於取境，乃刻意避香奁语，岂畏北海无礼之诮耶。近如锦瑟、溉堂，亦足旗鼓中原也。

○蓉渡诸词

王阮亭曰：羨门於广陵旅舍，读蓉渡诸词，曰：“得不为秀老所呵耶，若此泥犁，安得有空日。”余应之曰“山谷迄今泥犁，尽如我辈，便无俗物败人意。”

○邹董颇滥笔墨

董文友曰：人称邹、董颇滥笔墨，意欲焚之，恐如王考功言，於两庀无分耳。程村应之曰，待欧公罢祀日，再作理会，六一词定是无传也。

○诸家艳词

黄九烟曰：兰陵邹祗谟、董以宁辈，分赋十六艳等词。云间宋徵舆、李雯，共拈春闺风雨诸什。T浦沈雄亦合爰丹生、汪枚、张赤共仿玉台杂体。余数往来吴淞间过之，欲作一法曲弁言而未竟，殊为欠事。

○词家以兄弟五人名者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词家以兄弟五人名者，南渡後，李氏花萼集，洪、漳、泳、彜全、彜制。他如杜伯高早登东莱之门，而仲高、叔高、季高、幼高，才名不肯相下。叶正则有杜子五兄弟之称。若今新城士禄、士祜真、士禧、士，亦世所仅见者矣。

○二王好香奁

金粟词话曰：汪琬说铃云，二王好香奁，倡和每至数十首。刘比部寓书问讯之，王六西樵，不致堕冬郎云雾否，是虽慧业不作可也。余戏语之，不解填词，日诵楞严，岂足了事。

○西樵阮亭诗词同工

丁景吕曰：尽谓填词能损诗骨，近代何、李诸大家，亦不肯降格为之。往日薛行屋侍郎曾语李昌垣学士，劝勿多作，以崇诗格，以今观西樵、阮亭异曲

同工若此，词之与诗，一耶二耶。

○董田之争

张砚铭曰：董苍水与田{彭弗}渊，为义樽义墨之会。酒国兴师，互相声讨，余最後赋一阙为排解之，江都相，孟尝君，从此相和睦。可想见高阳狂态。

○词人不拘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钱葆芬年方总角，即好倚声。酒肆粉墙倡家团扇，每因兴会，辄有斜行。丁药园自徙靖安，躬自饭牛。行游紫塞，而吟诵自若。词人所至，不可拘掇如此。

○云门一僧巫山一段云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选本多以衲子女郎为殿後，然女郎易见，衲子罕闻。康熙初，云门一大僧枉过柳塘，留巫山一段云词云：“竹杖穿花径，兰桡渡柳村。欹斜古寺白云屯。相对坐黄昏。香篆消残印，霜花冻晓痕。十年情事若为论。一笑月临轩。”则又韶秀绝伦之语。他如云汉、澹归，各有专刻，月函亦有禅乐府，皆石门文字一流人也。

○徐湘流子

曹秋岳曰：故相国陈素庵徐夫人名灿者，有湘词百首。今得记其风流子云：“只如昨日事，回头想，早已十经秋。向洗墨池边，装成书屋，蛮笺象，别样风流。残红院，几番春欲去，却为个人留。宿雨低花，轻风侧蝶，水晶帘卷，恰好梳头。西山依然在，知何意冯槛，怕举双眸。便把红萱酿酒，只劝人愁。谢前度桃花，休开碧沼，旧时燕子，莫过朱楼。悔杀双飞采翼，个吴到瀛州。”

○随草诗餘

沈雄曰：往日读文江倡和，余师牧斋叙之，雪堂跋之，所谓司马梅公，敛经济之业，养晦名园，远山夫人，以林下之风，联吟一室者是也。今得读其随草诗餘，登其一二唱和者，以备佳话。远山元日试笔云：“清烟正吐。玉漏频催五。数点梅花香绣户。犹带冬残嫩雨。相看醉饮屠苏。归来更尽欢娱。却喜新添采胜，炉烟漫进金凫。”此清平乐也。梅公赓韵云：“银缸焰吐。照彻梅妆五。夜半忽惊天欲语。做出风风雨雨。朝来品汇扶苏。韶光渐渐堪娱。乍溢平湖新水，相看待浴凫。”远山复次康小范内君木兰花云：“杏园春暮。艳夺朝霞新彩露。翠黛痕收。笑对桃花小槛幽。雕梁燕语。草长靡芜卸几处。彤管萧萧。和罢阳春柳絮飘。”词皆隽永有致，得一唱三叹之妙，而不为妍媚之笔。

○竿梦棠集

竿梦棠集，沈宜修字宛君，一女名纨纨，字昭齐，有愁言集。一女名小鸾

，字琼章，有返生香词。其宛君浣溪沙云：“淡薄轻阴拾翠天。细腰柔似柳飞绵。吹箫闲向画屏前。诗句半缘芳草断，鸟啼多为杏花残。夜寒红露湿秋千。”其纨纨浣溪沙云：“几日轻寒懒上楼。重帘低控小银钩、东风深处巢一窗幽。昼永半消春寂寂，梦残独语思悠悠。近来长自只知愁。”其小鸾南柯子秋思云：“门掩瑶琴静，窗消画卷闲。半庭香雾绕阑干。一带淡烟江树，隔楼看。云散青天瘦，风来翠袖宽。嫦娥眉又小檀弯。照得满阶花影，只难攀。”虞美人残灯云：“深深一点红光小。薄缕微烟袅。锦屏斜背汉宫中。曾照阿娇金屋，泪痕浓。朦胧穗落轻烟散。顾影浑无伴。怆然午夜漫凝思。恰似去年秋夜，雨窗时。”填词俱富，尽称令晖、道蕴，萃於一门，惜乎天靳，惜乎天靳之以年也。

○龚静照醉花阴

吴园茨曰：梁溪龚静照有醉花阴云：“粉窖眠香红串泪。两眼凝秋水。被冷叠鸳鸯，有梦何曾，熨贴心头去。碧云冉冉黄花地。半晌披帷起。担受峭寒生，不奈虫吟，况续廉纤雨。”馀词如是，余於鹃红草为弁言其首。

○吴文青如梦令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梁溪吴文青者，善绘牡丹鹦鹉，日以易米为举案之供。久客寄吴门，有题鹦鹉如梦令云：“本是乌衣伴侣。不学文沙渚。偶尔寄寒庑，消受酸风苦雨。无语。无语。犹自解怜毛羽。”其咏红豆壶天晓云：“艳比鲛人泪颗，光交帝网珠丝。根苗何处种相思。不道相思是此。鹦鹉啄残何有，珊瑚碾就无疑。随人抛掷本如斯。但少记歌娘子。”

○沈树荣与庞蕙攘词

周铭词选曰：沈树荣素嘉者，同邑叶氏蕙稠之女，叶子舒颖之室也。其为临江仙病起云：“草草妆台梳裹了，曲阑干外凝眸。年光荏苒又深秋。一番风似剪，两度月如钩。病起高堂频嘱道，而今莫更多愁。愁时检点也应休。青山来眼底，新柳上眉头。”淡雅胜人百倍。庞蕙攘者，同里吴鏊室人也。其赋惜花春起早寄画堂春云：“九十春光一瞬间。惜花早向花看。昨宵丝雨淡云边。红紫嫣然。领取晓风残月，莫教莺燕争先。困人无奈晚春天。不忍贪眠。”翩翩林下之选，其金闺赋赠，彤管分题，所谓清丽相须者也。

○无名氏菩萨蛮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往年余参军幕，不省幕庭景象，有邮寄菩萨蛮两阙者。今为记之云：“画弓横掩纤腰底。盘雕捧鹞娇何许。雪作落梅妆。蝉纱罩眼忙。马驮空小胆。毳帐和天晚。才倚胥为个。归牵百宝鞍。”“衿长袖窄盘金领。一围膩玉搓圆。银管早分烟。含情逗舌尖。左贤骄作伴。斜堕乌丝辮。不羨汉红裙。琵琶马上闻”。此无名氏无题，不忍遗之也。

●词品上卷

○原起

张炎曰：粤自隋唐以来，声诗间出为长短句。至於尊前、花间，迄於崇宁，立大晟府，命周邦彦诸人，讨论古昔，由此八十四调之声始传。其後万俟雅言辈增衍慢、曲、引、近，或移宫换羽，为三犯、四犯，按充为之，其曲遂繁。

黄曰：长短句始於唐，盛於宋。唐词具载花间集，宋词多见於曾端伯所编复雅一集，兼采唐宋，迄於宣和之季，凡四千三百馀首，吁，亦备矣。况中兴以来，作者继出，及乎近世，人各有词，词各有体。知之而未见，见之而未尽者，不胜算也。

俞彦曰：词何以名诗馀，诗亡然後词作，故曰馀。非诗亡，所以歌咏诗者亡也。周东迁，三百篇音节始废。至汉而乐府出，乐府不能以代民风而歌谣出。六朝至唐，乐府又不胜诘曲而近体出。五代至宋，近体又不胜方板而诗馀出。唐之诗、宋之词，甫脱颖而已传遍歌工之口，元世犹然，今则绝响。即诗馀中有采入南戏引子，率皆小令，其慢词不知为何物。此诗馀之亡，所以歌咏诗馀者亡也。

王岱曰：诗至於馀而诗亡，馀至於极妙而诗复存。是薄诗之气者馀也，救诗之腐者亦馀也。诗以温厚含蓄，怨不怒，哀不伤，乐不淫为旨。词则欲其极怒、极伤、极淫而後已，元气於此尽矣。观唐以後诗之芜涩，反不如词之清新，使人怡然适性，不惟不欲少留元气，若以不留元气为妙者。是时代升降，学力短长各殊，气运至此，不容不变动，人心之巧，不容不剖露，即作者当亦不自知其何故。是诗之不至於尽亡，则实馀有以存之也。徐师曾曰：自乐府亡而声律乖，李白始作清平调、忆秦娥、菩萨蛮，时因效之。厥後行卫尉少卿赵崇祚，辑花间词五百阙，为近代填词之祖。陆放翁云：诗至晚唐五季，气格卑陋，千家一律，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，後世莫及。此事之不可晓，盖伤之也。然谓之填词，则调有定格，字有定数，韵有定声，间有长短句，或可损益，亦必凛遵於所自也。

陈大樽曰：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，其为诗也，言理而不言情，终宋之世无诗。然宋人卜愉愁怨之致，动於中而不能抑者，类发於诗馀，故其所造独工。盖以沉挚之思而出之必浅近，使读之者骤遇之，如在耳目之表，久诵之，而得隽永之趣，则用意难也。以狷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炼，使篇无累句，句无累字，图润明密，言如贯珠，则铸词难也。其为体也纤弱，明珠翠羽，尚嫌其重。何况龙鸾，必有鲜妍之姿，而不藉粉泽，则设色难也。其为境也婉媚，虽以惊露取妍，实贵含蕴不尽，时在低徊唱叹之际，则命篇难也。宋人专事之，篇什

既富，触景皆会，虽高谈大雅，而亦觉其不可废也。

○疏名

都穆曰：满庭芳，取柳柳州“满庭芳草积”。玉楼春，取白香山“玉楼宴罢醉馀春”。霜叶飞，取杜子美“清霜洞庭叶，故欲别时飞”。宴清都，取沈隐侯“朝上闾阖宫，夜宴清都阙”。又云：风流子，出刘良文选注，言其风美之声，流於天下，子者，男子通称。荔枝香，出唐书，贵妃生日，命小部奏新曲未有名，适进荔枝，故以名曲。解语花，出天宝遗事，亦明皇称贵妃语。解连环，出庄子，连环可解。华胥引，出列子，梦游华胥之国。塞垣春，出後汉鲜卑传。玉烛新，出尔雅。此载南濠诗话者。

杨慎曰：词句多取诗句，如蝶恋花，取梁元帝“翻阶蛱蝶恋花情”。满庭芳，取吴融“满庭芳草易黄昏”。点绛唇，取江淹诗“白雪凝琼貌，明珠点绛唇”。鹧鸪天，取郑诗“春游鸡鹿塞，家在鹧鸪天”。惜馀春，取太白赋语。浣溪沙，取杜少陵诗。青玉案，取四愁诗语。西江月，取卫万诗“只今惟有西江月，曾照吴王宫里人”。踏莎行，取韩“踏莎行草过春溪”。潇湘逢故人，柳恹诗也。粉蝶，毛滂词与花同活句也。菩萨蛮，西域妇人髻也。苏幕遮，高昌女子所戴油帽。尉迟杯，尉迟敬德饮酒必用大杯也。兰陵王，王入阵必先，言其勇也。生查子，查即古槎字，张骞事也。多丽，张均妓名，善琵琶者也。念奴娇，玄宗宫人念奴也。见词品。

胡应麟曰：点绛唇、青玉案等名，杨说或协。馀皆偶合，未必出自诗中。“满庭芳草易黄昏”，形容凄寂，词名仅满庭芳三字，岂应出此，岂应出此。生查子，谓古槎字，合之博望意亦不贯。菩萨蛮，谓南国人危髻金冠故名，非专指妇人髻也。尉迟大杯，正史无考，乃引南剧为据。鹧鸪天，谓郑诗，则春游鸡鹿塞，鸡鹿塞当入何调。愚按用、元敬，俱号博综，过於求新，遂多琐漏。如一满庭芳也，元敬谓谓本柳州，用谓本吴融，果何自欤，说载笔丛。

沈际飞曰：按南北剧与调同名者颇多，小令之捣练子、点绛唇、卜算子、谒金门、忆秦娥、浪淘沙、鹧鸪天、步蟾宫、鹊桥仙、夜行船、梅花引等。中调之一剪梅、唐多令、十拍子、青玉案、行香子、天仙子、风入松、剔银灯、祝英台近、满路花、意难忘等。长调之满江红、尾犯、满庭芳、烛影摇红、念奴娇、绛都春、高阳台、喜迁莺、东风第一枝、二郎神、花心动等，皆南剧引子。小令之柳梢青、贺圣朝，中调之醉春风、蓦山溪，长调之声声慢，八声甘州、桂枝香、永遇乐、沁园春、贺新郎，皆南剧慢词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唐宋诸词、花闲、草堂，习久传多，僻调异名，每置不问。近来异体怪目，渺不可极，故词选须用旧名。如本草志药，一种数名。必好称新目，徒惑视听，无裨方理，犹必辨以宫律，溯之原起，乃为有当。若後

人自度，或前後湊合，更立新名，則吾豈敢定哉。

○按律

楊萬里曰：作詞有五要，第一按律，其次擇腔。如十一月須用正宮，元宵詞須用仙呂宮。當遇事以別之，月令以准之。宋之大祀、大恤，則用六州歌頭。可以例定，而不可以名拘者也。黃曰：按周美成瑞龍吟，自章台路至歸來舊處，是第一段。自黯凝伫至盈盈笑語，是第二段。謂之雙拽頭，屬正平調。屬正平調。自前度劉郎以下，即犯大石調，是第三段。到發騎晚以下，再歸正平調。諸本於吟箋賦筆下分段者，非體也。

古今樂錄曰：姜堯章詞，花庵備載無遺。若湘月、翠樓吟、惜紅衣諸腔，不得其調，難入管弦也。

楊萬里曰：作詞能依句者少，詞若歌韻不協，奚取哉。或謂善歌者能融化其字，殊不詳制作轉摺，用或不當，正旁偏側，凌犯他宮，非復本調，所以宮律之重也。如塞翁吟之衰瘋，帝台春之不順，隔浦蓮之奇煞，斗百花之無味，是擇腔又在按律之後，不可不較量耳。

錢謙益曰：張南湖少從王西樓刻意填詞，必求合某宮，合某調，某調第幾聲，其聲出入第幾犯，抗墜圓美，以期合作，謂之當行。余對之曰，南湖圖譜，俱系習見諸體，一按字數多寡，句讀平仄，至宮律之學，尚隔一塵。試覽樂章集中，有同一體而分載石大、歇指，較之多寡平仄，更大有別，此理亦近人未解。

沈際飛曰：所謂宮調者，黃鐘宮、南呂宮、無射宮、中呂宮、正宮、仙呂宮、歇指調、高平調、大石調、小石調、正平調、越調、商調，此十三條曲律也。以南北劇引用詩餘較之，尚有林鐘宮、雙調、般涉調、道宮、散水調、琴調，共一十九條。然詩餘有名同而所入之宮調則異，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。亦有字數多寡則異，而所入之宮調則同者。

雍熙樂府曰：黃鐘宮，宜富貴纏綿。正宮，宜惆悵雄壯。大石調，宜風流蘊藉。小石調，宜旖旎妖媚。仙呂宮，宜清新綿遠。中呂宮，宜高下閃爍，南呂宮，宜感嘆傷惋。雙調，宜健捷激泉。越調，宜陶寫冷笑。商調，宜淒愴怨慕。林鐘商調，宜悲傷宛轉。般涉羽調，宜拾綴坑塹。歇指調，宜急并虛揭。高平調，宜滌蕩瀾。道宮，宜飄逸清幽。角調，宜典雅沉重。此以詩餘之約法，而為歌曲之元聲也。

沈雄曰：前人既用宮律，豈古者可被管弦，今則不詳譜例哉。家詞隱先生，作古今詞譜，分十九調，一黃鐘、二正宮、三大石、四小石、五仙呂、六中呂、七南呂、八雙調、九越調、十商調、十一林鐘、十二般涉、十三高平、十四歇指、十五道宮、十六散水、十七正平、十八平調、十九琴調，一按舊律所

辑，俱唐宋元音。然有以黄钟之喜迁莺而为正宫之喜迁莺、南吕之喜迁莺者，别宫参互亦可也。即以小令夏竦之喜迁莺，与长调吴礼之之喜迁莺同一黄钟者，字数多寡无论也。又以皇甫松之平韵天仙子，与张先之仄韵双调天仙子，同一黄钟者，声韵平仄无论也。有以徐昌图之临江仙为仙吕，而牛希济之临江仙为南吕者，其宫调自别亦可也。此即沈天羽云，南剧越调过曲小桃红，与正宫过曲小桃红异者。盖以一二证之，世有解人，幸以教我。

陈乐书曰：五行之声，所司为正，所欹为旁，所斜为偏，所下为侧。正宫之调，正犯黄钟宫，旁犯越调，偏犯中吕宫，侧犯越角之类。乐府诸曲，自昔不用犯声。唐自天后末年，剑器入浑脱，始为犯声。以剑器宫调，浑脱角调，以臣犯君也。明皇时乐人孙处秀善吹笛，好作犯声，亦郑卫之变也。

柴绍炳曰：论古词而由其腔，则音节柔缓，无驰骤之法。论古词而由其调，则诸调各有所属。後人但以长短分之，不复总是某调在九宫，某调在十三调。竞制新犯名目，不知有可犯者，有必不可犯者。如黄钟不可先商调，商调不可与仙吕相出入，是必须审音律也。

沈雄曰：宣政间诸公，自制乐章，有侧犯，若尾声犯一名碧芙蓉，张子野所制词也。凄凉犯、花犯念奴，姜尧章所制词也。别有史邦卿玲珑四犯，仇山村八犯玉交枝，又有花犯咏梅。倒犯一名吉了犯，南方鸟有秦吉了。按啸馀、萃编、明辨诸书，谓倒犯之即花犯。殊不知花犯为小石调，倒犯为仙吕宫，同於一百二十字，是又不可不按律也。

○详韵

宛委馀编曰：沈休文始为四声，梁高祖雅不好之，问於周舍，舍对天子圣哲四字。於今声调既自有别，诸家取舍，亦复不同。吴楚则时伤轻浅，燕赵则多为重浊，秦陇则去声为入，梁益则平声似去，又支、脂、鱼、虞、共为一韵，先、仙、尤、侯俱论是切。因取韵略、音谱等书参伍之。当时遂有法言撰本，长孙讷言笺注，各各增加焉。即唐人小令，务遵为金科玉律，汪少宽假，至宋成广韵，共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，始有颁韵应制诸词。

宛委馀编曰：沈韵之兴也，元周德清以中土台音胜之，又以三声而夺四声。其所举平声，如靴在戈韵。单、邪、遮、嗟却在麻韵。靴不押车，车却协麻。元、暄、鸳、言、蹇、焉俱不协先。烦、翻、不协寒、山，却与魂、痕同押。其音何以相着。灰不协挥，杯不协裨，杯不协裨，梅不协糜，雷不协羸。必押梅为埋，雷为来，方与台协。如此呼转，亦非舌而何。然据宋词应制体，则德清之所持未必是，而其所攻未必非也。

雅韵序曰：卓氏中州之韵，中州者，中山赵地。北音惟中山为正，南不过定远，北不过彭城，东不过江浦，西不过睢阳，四境千里，过其境则土音生矣

。惟北方无乡谈，其音谓之台，台从上声言也。其言无入声，以入声为三声之用。谓北人有台辅之像，其声出乎丹田，发乎胸臆，黄钟、宫商之音也，故厚重而沈雄。其中山之音，重之清者也，故为音律之用。若南方之音多入声，出乎唇齿舌腭之间，角徵羽之音也，故轻浮而雌浅。谓之南音曰蛮，其吴、越、闽、广、荆、湖、溪、洞之地，皆有乡谈，谓之彝语，谓之舌，非译不通，故不入五音之内。今以三声内收入声为北音之用，而无音切者何。以入声之变为三声，故无切。宋应制词赋，类遵颁韵，如此者，庶使有所持循後不渐失之通韵耳。明正统辛酉瞿仟叙。

陶宗仪韵记曰：本朝应制颁韵，仅十之二三，而人争习之。户录一编以粘壁，故无定本。後见东都朱希真，复为似韵，亦仅十有六条。其闭口侵寻、监咸、廉纤三韵，不便混入，未遑校讎也。鄱阳张辑始，始为衍义以释之。洎冯取洽重为缮录增补，而韵学稍为明备通行矣。值流离日，载於掌大薄蹄，藏於树根盎中，湿朽虫蚀，字无全行，笔无明画，又以杂叶细书如半菽许。愿一有心斯道者详而补之。然见所书十六条与周德清所辑，小异大同，要以中原之音，而列以入声四韵为准，南村老人记。

词品曰：沈韵不合声律，今人守之如金科玉律。无他，今诗学李、杜，李、杜本六朝，相袭而不敢革也。填词自可通变，如朋字与蒸字同押，打字与等字同押，挂字、画字与怪字、坏字同押，是舌之病。周德清著中原音韵矣，乃宋填词已有开先者，盖真见在人心目，而约而同耳。试举苏东坡一斛珠云：“洛城春晚。垂杨乱掩红楼半。小池轻浪纹如篆。烛下花前，曾醉离歌宴。自昔风流云雨散。关山有限情无限。待君重见寻芳伴。为说相思，目断西楼燕。”篆字据沈韵在上韵，本属舌，苏特正之也。蒋竹山女冠子云：“蕙花香也。雪晴池馆如画。春风飞到，宝钗楼上，一片笙歌，琉璃光射。而今灯漫挂。不是暗尘明月，那时元夜。况年来、心懒意怯，羞与闹蛾争耍。江城人悄初更打。问繁华谁解，再向天公借。剔残灯，但梦里隐隐，细车罗帕。吴笺银粉砑。待把旧家风景，写成闲话。笑绿鬟邻女，倚窗犹唱，夕阳西下。”是驳正沈韵画及挂话及打字之谬也。吕圣求感皇恩云：“寒食不多时，牡丹初卖。小院重帘燕飞碍。昨宵风雨，尚有一分春在。今朝犹自得，阴晴快。熟睡起来，宿醒微带。不惜罗襟眉黛。日长梳洗，看花阴移改。笑拈双杏子，连枝戴。”此连拈数韵以见酌古斟今之妙。

《词统》曰：从来有韵无书，自五七言近体出而有诗韵，至元人乐府出而有曲韵。唐小令原遵沈韵，宋慢词类因颁韵。沈际飞所谓诗韵严而不凡，在词当并其独用为通用者綦多，曲韵近矣。然以上支、纸、分作支、思韵，下支、纸、分作齐、微韵，上麻、马、分作家、麻韵，下麻、马、分作车、遮韵，而

入声隶之平上去三声，则曲韵不可以为词韵明矣。近代不审，词韵迭出，将词韵不亡於无而亡於有，可深叹也。邹程村曰：词韵本无萧画，作者遽难曹随，分合之间，辨极铢黍。宋词有通用至数韵者，有忽然出一韵者。有数人如一辙者，有一首而仅见者。後人不察，利为轻便，一韵偶侵，遂及他部，数字相引，竟及全文。此毛氏一人通谱全族通谱之喻为相类也。学者切戒夫通病恪遵为成式，并举习见者为绳尺，自免驳议於後人，然无遽以鲁男子之不可，学柳下惠之可也。

赵千门曰：诗韵中平声十灰、十三元，上声十贿、十三阮，去声十卦、十一队、十四愿，皆令人之割半分用者也。今考宋词，凡此等类，一概不分，悉依诗韵原本。如稼轩沁园春用灰韵，少游千秋岁用队韵，俱全用不分。将以宋人为全遵沈韵耶，其不遵者乃十之八九。考白乐天长相思词用支、微韵，已与灰半通用。唐人守沈韵如山，而作词已透宋人之韵。况各韵分半，洪武正韵亦然。作者当遵有宋辛、秦诸公多仍唐韵，然亦不必相沿也。

赵千门曰：入声最难牵合，颁韵分为四韵，今人亦别立五韵，亦就宋词中较其大略以为区别耳。今检者词如去矜者十之七，彼此牵混者亦什之三，即如物、部等字押於昔词绝少，其仅见者，东坡念奴娇，物与雪、灭、发、杰等同押。介甫雨淋铃，物与吃、窟、没、渤同押，似物部当通用月、曷等部矣。而念奴娇不免杂用壁字，雨淋铃不免杂用出字，何为两俱入於质、陌韵乎。至于稼轩满江红，物部全与质、陌部同押，是又与质、陌通矣。再考洪武正韵，物部亦并入质、陌部者，及历考唐宋物部有时单通用月、曷。有时与质、陌、月、曷等共通者。前辈既以游移，今日仍无畛域，此道将流於漫漶无极矣。故守韵宜严也，今当以去矜所分者分之。

毛驰黄曰：词韵大约平声独押，上去声通押。然间有三声通押者，如西江月、少年心、换巢鸾凤之类。故去矜於每部韵俱总统三声，如东、董、江、讲，以平声贯上去，而弁之名曰三声，而止列二声，而中又分平仄凡十四部。至于於入声无与平上去三声通押之法，故後又别列为五部。

毛驰黄曰：沈谱取证古词，惟以名手雅篇，灼然无弊者为准。乃有秦观秋闺，慢、暗累押。仲淹怀旧，外、泪莫辨。邦彦美人，心、云并陈。少隐禁烟，南、天杂叶。稼轩诸作，歌、麻通用。李景春恨，本支、纸韵，而中阑入来字。其他固未易细数，当时便已从逸。世鲜通人，传讹至今，莫能弹射。而翦才劣手，苦於按谱，似更利其疏漏，难矣。至於稼轩南柯子新开河词，本佳、蟹韵，而起韵则用时字。欧阳修踏莎行离别词，本支、纸韵，而末用外字。姜夔疏影咏梅词，本屋、沃韵，而中用北字。柳永送征衣词，本江、讲韵，而末用遥字。当是古人误处，未宜因以为例，所以不能概责之後來也。

陆尽恩曰：今以古词参之音律，以正当世词用曲韵之病者。曲韵宗中原音韵，四声通用，而入声不列。考之唐宋词家，概无是例。至於肱、轰、崩、烹、盲、弘、鹏等字，词韵收入庚、梗韵者，而曲韵收入东、钟韵。浮字收入尤、有韵者，而曲韵收入鱼、模韵。则曲韵之不通於词韵昭然矣。或曰，德清曲韵不可遵，洪武正韵所必遵也。夫正韵作词，不无格，且晚近为词韵者，利於易押，苟且傅会所臻，将古诗风雅而亦以词韵例之乎。

○本意

胡应麟曰：菩萨蛮、忆秦娥，为诸调之祖，後无与调名相符者，犹乐府然。题即词曲之名也，调即词曲之声也。宋人填词绝唱，如流水孤村，晓风残月等编，皆与调名了不相合，而王晋卿人月圆，谢无逸渔家傲，殊碌碌无闻，则乐府所重在调不在题明矣。十

沈际飞曰：唐词多述本意，有调无题，如临江仙赋水媛江妃也。天仙子，赋天台仙子也。河渚神，赋祠庙也。小重山，赋宫词也。思越人，赋西子也。有谓此亦词之末端者。唐人因调而制词，命名多属本意，後人填词以从调，故赋咏可离原唱也。

○虚声

胡仔曰：七言八句，与七言四句，见诸歌曲者，今止瑞鹧鸪、小秦王耳。瑞鹧鸪犹依字易歌，若小秦王必杂以虚声，乃可歌也。

杨慎曰：唐人曲调，皆有词有声，而大曲又有艳，有趋，有乱，词者其歌诗也。声者若羊吾夷、伊那何之类。艳在曲之前，趋与乱在曲之後，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，後有送也。

沈雄曰：词品以艳在曲之前，与吴声之和，若今之引子，趋与乱在曲之後，与吴声之送，若今之尾声，则是羊吾夷、伊那何，皆声之余音联贯者。且有声而无字，即借字而无义。然则虚声者，字即有而难泥以方音，义本无而安得有定谱哉。夫唐词以一章为一解，侗歌以一句为一解，古今乐录曾述之矣。余以近代吴歌犹有乐府遗意，腔调如是，而词义之变轻重流递，反复联合，且有迟其声以媚之，如那何二字之类，俱化作数字，亦大有方音在焉。

○小令

张炎曰：词难於小令，如诗难於绝句。一阙不过十数句，一句着闲字不得，更末句最当留意，惟有有馀不尽乃佳。

倚声集曰：小令不学花间，当效欧、晏、秦、黄。夫花间之绮琢处，於诗为靡，於词如古锦，ㄤ然异色。若欧、晏，则饶蕴藉，秦、黄，则最生动，更有一唱三叹之致。

王士禛真曰：南宋长调，如姜、史、蒋、吴，有秦、柳所不能及者。北宋

小令，如晚唐绝句，以刘宾客、杜紫薇为绝诣，时出供奉、龙标一头地。

○中调

沈际飞曰：唐人长短句，小令耳，後衍为中调、长调，其故以换头双调联合之者，中调也。复系之以近，以犯以慢分别之，如院本之名犯、名赚、名破之类。且顾从敬编辑草堂，以臆见分之，後遂相沿耳。沈雄曰：唐宋作者，止有小令曼词。至宋中叶而有中调、长调之分，字句原无定数，大致比小令为舒徐，而长调比中调尤为婉转也。今小令以五十九字止，中调以六十字起，八十九字止，遵旧本也。

○长调

张炎曰：作慢词须看题目，先择曲名，然後命意。思其头何如起，尾声何如结，然後选韵，然後述曲，最要过变，不可断了曲意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唐人率多小令，尊前集载唐庄宗歌头一阙，不分过变，计一百三十六字，为长调之祖，苦不甚佳。按歌头系大石调，别有六州歌头，不调歌头，皆宜音节悲壮，以古兴亡事实之，良不与艳词同科者。

梅墩词话曰：词贵柔情曼声，弟宜於小令。若长调而亦喁喁细语，失之约矣，惟沈雄悲壮，情致，方为合作。其多有不转韵者，以调长势散，恐其气不贯也。如俞彦所云，意窘於侈，字贫於复，气竭於鼓，鲜不纳败。

○换头

张炎曰：要知换头不可断了曲意，如白石云：“曲曲屏山，夜深独自甚情绪。”於过变则云：“西窗又吹暗雨。”此则曲意不断矣。

刘体仁曰：换头处不欲全脱，不欲明粘。能如画家开阖之法，一气而成，则神味自足，有意求之不得也。宋人多於过变处言情，然其气忆全於上段矣。另作头绪，便不成章。至如东坡贺新郎“乳燕飞华屋”，其换头“石榴半吐”，皆咏石榴。卜算子“缺月挂疏桐”，其换头“缥缈孤鸿影”，皆咏鸿，又一变也。

沈雄曰：法曲之起，多用绝句，或皆单调，教坊记所载是也。乐府所制，有用叠者。今按词则云换头，或云过变，犹夫曲调之为过宫也。宋人三换头者，美成之西河、瑞龙吟，耆卿之十二时，戚氏、稼轩之六州歌头、丑奴儿近，伯可之宝鼎现也。四换头者，梦窗之莺啼序也。

○起句

张炎曰：司之语句，太宽则率易，太工则苦涩。如起头八字相对，须着一字眼，如诗眼同。若八字既工，下句例可少宽，庶不窒塞，约莫太宽易，又着一句工致者，便精粹，此词之关键也。

沈雄曰：起句言景者多，言情者少，叙事者更少。大约质实则苦生涩，有

清空则流宽易。换头起句更难，又断断不可犯此。所以从头起句，照管全章及下文，换头起句，联合上文及下段也。

○结句

刘体仁曰：词之起最难，而结更难於起，不欲转入别调也。“呼翠袖为君舞”，“倩盈盈翠袖英雄泪”，便是一法。须结得“不愁明月尽，自有夜珠来”之妙。若美成“任舞休歌罢”，则何以称焉。

沈雄曰：结句如水龙吟之“作霜天晓”，“系斜阳缆”，亦是一法。如忆少年之“况桃花颜色，好事近之”放真珠帘隔，紧要处前结，如奔马收缰，须勒得住，又似住而未住。後结如众流归海，要收得尽，又似尽而不尽者。

○辨句

词衷曰：近人多据图谱，啸馀谱二书，平仄差，而又半黑半白以分别之。其中虚实句读，每置不论，且载词太略。如字数稍有起结相类，遂认为为一调矣。明辨一书，多遵啸馀谱，舛错更甚，或逸本名，或列数调，或分认为字，甚则以衬字为实字，则有增添字数之认为。以上二字可联在下句，以下三字可截在上句，则又错乱句读之认为。成谱岂可如是，是不可不辨句也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俞彦云，词全以调为主，调全以字之音为主。音有平仄，大有必不可移者，间有可移者。仄有上去入，大有可移者，间有必不可移者。任意出入，失其由来，有棘喉涩舌之病。余则先整其词句平仄之粘，务遵彼宫调阴阳之律。纵奇才博洽，僻字尖新，有不得称为当行者。此余从音律家学之传。虽曲更严於词，词或宽於诗，有不能任意为之者。柳塘词话曰：五字句起结自有定法，如木兰花慢首句，“拆桐花烂熳”，三奠字首句，“怅韶华流转”，第一字必用虚字，一如衬字，谓之空头句，不是一句五言诗可填也。如醉太平结句，“写春风数声”，好事近结句，“悟身非凡客”，可类推矣。如七字句在中句，亦有定法。如风中柳中句，“怕伤郎，又还休道”，春从天上来中句，“人憔悴，不似丹青。”句中上三字须用读断，谓之折腰句，不是一句七言诗可填也。若据图谱，仅以黑白分之，啸馀谱以平仄协之，而不辨句法，愈见舛错矣。

○叠句

沈雄曰：两句一样为叠句，一促拍，一曼声。潇湘神、法驾导引，一气流注者，促拍也。东坡引，“雄心消一半，雄心消一半”，不为申明上意，而两意全该者，曼声也。体如是也。若吕居仁之“恨君不似江楼月，南北东西。南北东西。只有相随无别离”，是承上接下，偶然戏为之耳。

○对句

周德清曰：作词十法，始即对耦，有扇面对，重叠对，救尾声对。赵元镇

满江红云：“欲往乡关何处是，正水云浩荡连南北。”又，“欲待忘忧须是酒，奈酒行欲尽愁无极”，此即扇面对也。俞彦曰：词中对句，须是难处，莫认为衬句。正惟五言对句、七言对句，使读者不作对疑尤妙，此即重叠对也。

沈雄曰：对句易於言景，难於言情。且开放则中多迂滥，收整则结无意绪，对句要非死句也。牛峤之望江南，“不是鸟中偏爱尔，为缘交颈睡南塘”，其下可直接“全胜薄情郎”，此即救尾对也。

周雪客曰：稼轩对句，如“对郑子真岩石卧，赴陶元亮菊花期”，生硬不可按歌。固不若丁飞涛之“懒对虱嫌嵇叔拙，贪来鬼笑伯龙痴”，用事用意为有情致。####○复字

卓人月曰：诗中一句连三字者，“夜夜夜深闻子规”，“日日日斜空醉归”，此非叠字也。如醉春风、钗头凤、摘红英、惜分钗等曲，方有复字，尤更难於落句者，以全在气足韵足耳。刘体仁曰：复字亦良不易，错错与忡忡之类，须是另出，不是上文又不离上段句意乃善。

○衬字

张炎曰：词之语句，若惟叠以实字，读之且不贯通，况付雪儿乎，合用虚字呼唤。一字如正、但、任、况之类，两字如莫是、又还之类，三字如更能消、最无端之类，要用之得其所。

沈雄曰：调即有数名，词则有定格，其字数多寡，句读平仄，韵脚叶否较然，少有参差，委之衬字，缘文义偶不联缀，或不谐畅，始用一二字衬之。究其音节之虚实，寻其正文自在，如沈天羽所引南北剧中，这字、那字、正字、个字、却字，不得认为别宫别调。

○转韵

沈雄曰：转韵须有水穷云起之势，若重叠金、虞美人、醉公子、减字木兰花，谓之四换头，以其四转韵也。他如荷叶杯、酒泉子、河传等曲，如不转韵，岂不谓之好语零碎也乎。

○藏韵

周谷曰：换头二字用韵者，长调颇多，中间更有藏韵，木兰花慢，惟屯田得音调之正。盖倾城、盈盈、欢情，於第二字中有韵。且如定风波、南乡子、隔浦莲，岂可冒昧为之。

沈雄曰：水调歌头，间有藏韵者。东坡明月词，“我欲乘风归去，惟恐琼楼玉宇”，後段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”，谓之偶然暗合则可，若以多者证之，则问之笺体家，未曾立法於严也。

○排调

沈雄曰：唐人歌词，皆七言而异其名。渭城曲为阳关三叠，杨柳枝复为添

声，若采莲、竹枝，当日遂有排调。如竹枝女，年少举棹，同声附和，用韵接拍之类，不仅杂以虚声也。

○衍词

沈雄曰：衍词有三种，贺方回衍“秋尽江南叶未凋”，陈子高衍“李夫人病已经秋”，傅和旧时而为添声也。花非花，张子野衍之为御街行。水鼓子，范希文衍之为渔家傲，此以短句而衍为长言也。至温飞卿诗云：“合欢桃核真堪恨，里许原来别有人。”山谷衍为词云：“似合欢桃核，真堪人恨，心里有两个人人。”古诗云：“夜阑如秉烛，相对如梦寐。”叔原衍为词云：“今宵剩把银缸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”以此见为诗之余也。

○集句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徐士俊谓集句有六难，属对一也，协韵二也，不失粘三也，切题意四也，情思联续五也，句句精美六也。贺裳曰：集之佳者亦仅一斑斓衣也，否则百补破衲矣。介甫虽工，亦未生动。沈雄曰：余更增其一难，曰打成一片，稼轩俱集经语，尤为不易。

沈雄曰：苏长公南乡子云：“怅望送金杯。〔杜牧〕渐老逢春能几回。

〔杜甫〕花满楚城愁远别。〔许浑〕情怀。何况青丝急管催。〔刘禹锡〕吟断望乡台。〔李商隐〕万里归心独上来。〔许浑〕景物登三闲始见。〔杜牧〕徘徊。一寸相思一寸灰。〔李商隐〕”近代番锦集中，朱竹点绛唇咏风云：“洒露飘烟。〔包佶〕无情有恨何人见。〔皮日休〕罗帏舒卷。〔李白〕算待花如霰。〔王维〕听不闻声。〔韩愈〕紫陌传香远。〔陈翥〕阳春半。〔崔〕柳长如线。〔李贺〕舞态愁将断。〔郑〕”词则佳矣，但取其义之吻合，不求其句之割切也。律陶集杜，自昔已然，止用七言五言也。即调中对句、结句之工巧，或出人意表，若内用二字、三字、四字，当割切之於何人，而注为某某句乎。

○回文

邹氏谟曰：回文之就句回者，自东坡、晦庵始也。其通体回者，自义仍始也。近代张乡延以一首律诗，而回作一首填词。董以甯、毛重倬，有一首而回作两调者。文人慧业，曲生狡狴。

张乡延律诗一首，向作舞春风，昔有此体，近复回作虞美人调者：“是边柳色春将半。枝上莺声唤。客游晓日绮罗稠。紫陌东风弦管，咽朱楼。少年抚景慚虚过。终日看花坐。独愁不见玉人留。洞府空教燕子，占风流。”沈雄曰：东坡菩萨蛮四时词，是名倒句。即晦庵之春恨，词义亦隐，如“晚红飞尽春寒浅，浅寒春尽飞红晚”，卒章云：“长恨送年芳。芳年送恨长。”犹不失体，若丘琼山之秋思，卒章云：“寒光月影斜。横透碧窗纱。”平粘已失，句意

又倒，此只可用倒句，而不可作回文者也。

○隐字

词综曰：踏青游一词为赠妓崔念四之作，政和间士人所制，隐念四字。词云：“识个人人，恰止二年欢会。以赌赛、六只浑四。向巫山重重去，如鱼水。两情美。同倚画楼十二。倚了叠学重倚。两日不来，时时在人心里。拟问卜、尝占归计。拚三八清斋，望永同鸳被。到梦里。蓦然被人惊觉，梦也有头无尾。”沈雄曰：秦少游水龙吟“小楼连苑横空”，隐娄东玉字。南柯子“一钩斜月挂三星”，隐陶心字。何文缜虞美人“分香帕子柔蓝腻，欲去殷勤惠”，隐惠柔字。兴会所至，自不能已，大雅之作，政不必然。若黄山谷两同心云：“你共人女边着子，争知我们里担心。”隐好闷两字。总因“黄绢幼妇，外孙齏臼”八字作俑，而下流於“秋在人心上，心在门里”，便开俚浅蹊径。

○隐括词

贺裳曰：东坡隐括归去来词，山谷隐括醉翁亭记，两人固是好手，终堕恶趣。

沈雄曰：东京士人隐括东坡洞仙歌为玉楼春，以记摩诃池上之事，见张仲素本事记。鲁直隐括子同渔父词为鹧鸪天，以记西塞山前之胜，见山谷词。是真简而文矣。

○福唐体

《艺苑卮言》曰：陶渊明止酒用二十止字，梁元帝春日用二十二春字，一时游戏不足多尚。然如宋词，东坡之皂罗特髻，连用七采菱拾翠字，书舟之四代好，连用八好字，亦有不可解者，何独福唐体而疑之。

蓉城集曰：欧阳炯清平乐，通首十春字。初在句首，既入句中，始则单行，旋而双见。安顿变化，究不若高宾王卜算子，全用春字，亦复警切，复生动。

沈雄曰：山谷阮郎归，全用山字为韵。稼轩柳梢青，全用难字为韵。注云，福唐体，即独不木桥体也。竹山如效醉翁也字，楚辞些字、兮字，一云骚体即福唐也，究同嚼蜡。

○和韵

张之曰：词不可强和人韵，若曲韵宽平，庶可赓和。倘险韵为人所先，牵强塞责，句意何以融贯乎。和词如东坡杨花起句，质夫合让一头地，後段愈出愈奇，压倒今古。

沈际飞曰：张杞和花间集，凡四百八十七首。篇篇押韵，未免拘牵，字字求新，变饶生凿，惟甘州遍“鸿影又被战尘迷”一句差胜。

沈雄曰：古者歌必有和，所以继声也。倡予和汝，诗咏箴兮。调高和寡，曲推白雪。至一韵而为之数回往复，长庆之元、白，松陵之皮、陆，实滥觞焉。属和工而格愈降矣。苏、黄间一为之，辛、刘复为迭出，顾其才力优为之，此犹夫绝尘远馭之才技，不驰逐於康庄大堤，而骤於崖峭壁，若不藉此无以擅长者。余作周勒山闲情集序云然。

江尚质曰：乱仙鹊桥仙七夕词，以八煞字为韵，“尤云寸正欢浓，但只怕来朝初八。年年此际一相逢，未审是甚时结煞。”张于湖醉罗歌闺情词，以毒蹴字为韵，“多情早是眉峰蹙。一点秋波，闲里觑人毒。归来想见樱桃熟，不道秋千，谁伴那人蹴。”此限韵之险者。张枢言席上，刘巨济、僧仲殊在焉。命作西湖词，巨济口占云：“凭谁好笔。横扫素缣三百尺，天下应无。此是钱塘湖上图。”仲殊应声云：“一般奇绝。云澹天高秋夜月。费尽丹青。只这些画不成。”又命赋梅花词，仲殊先吟云：“江南二月。犹有枝头千点雪。邀上芳樽。却占东君一半春。”巨济续和云：“尊前眼底。南国风光都在此。移过江来。从此江南不复开。”盖减字木兰花也，和句又是一法耳。

○节序

张炎曰：昔人咏节序，付之歌喉者，不过为应时纳祐之作。所谓清明“拆桐花烂漫”，端午“梅霖乍歇”，七夕“炎光谢”，若律以词家风度，则俱未然。岂如周美成解语花咏元夕，史邦卿东风第一枝咏立春，不独措语精粹，且见时序风物之感。若易安永遇乐咏元夕云：“不如向帘下，听人笑语。”亦自不恶，如以俚词，歌於坐花醉月之下，为真可惜。

杨慎曰：冯双溪之评胡浩然词，立春喜迁莺，先纪节序，次述宴会，末归应时纳祐，要有感慨思致。

○咏物

贺裳曰：曾见姜尧章论双双燕咏燕词，不称其“软语商量”，而赏其“柳昏花暝”。正姚铉所谓赋水不当言水，而言水之左右前後也。尚未若张功父满庭芳，月洗 醒桐一阕，不惟曼声胜其高调，而形容细如毫发，又皆姜词所未发者。

沈雄曰：咏物入妙之句，如杜衍咏荷，“真珠零落难收拾”。刘才邵咏夜度娘，“一抹微云淡秋月”。若贺方回“淡黄杨柳带栖鸦”，秦处度，“藕叶清香胜花气”，王阮亭、程村辈所云，取形不如取神也。

沈雄曰：紫薇词，“罗帕分柑霜落齿，冰盘剥苺珠盈掬”。安陆词“晴鸽试瓴风力软，雏莺弄舌春寒薄”，杨慎特举之为咏物之工。今弹指词中，有“清脆铃声檐鸽夜，悠扬灯影纸鸢风”，清新亦未有人道。沈雄曰：即贺黄公咏燕词，“斜日拖花，微风扑絮”，如读柳塘花坞时，便觉春光骀宕。王阮亭

赠雁词，“水碧沙明，参横月落，还向潇湘去”，又绝似箏声玉指，俱在行间也。

张炎曰：词之赋梅，惟白石暗香、疏影二曲，自立新意，诚为绝唱。李白云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令作梅词者，不能为怀。

张炎曰：诗固难於咏物，词为尤难。体认稍真，则拘而不畅。摹情差远，则晦而不明。要须收纵联密，用事切合，一段意思，全在结尾声。如史邦卿双双燕咏燕，姜尧章齐天乐咏促织，全章精粹，了然在目，且不留滞於物。

○曲调

沈雄曰：前人有以词而作曲者，断不可以曲而作词。如念奴娇、百了令，同体也，俱隶北曲大石调。起句云：“惊飞幽鸟荡残红，扑蕪脂胭零落。门掩苍苔书院悄，润破纸窗偷瞧。一操瑶琴，一番相见，曾道闲期约。多情多绪，等闲肌骨如削。”又起句云：“太平时节，正山河一统，皇家全盛。宫殿风微仪凤舞，翠靄红云相映。四海文明，八方刑措，田传歌咏。风淳俗美，庶民咸仰仁政。”此等调则词，而语而曲也，不可以不辨。竟有词名而曲调者，如竹枝亦有北曲，词云：“胸背裁绒宫锦袍。续断丝麻杂采绦。红梅风韵海棠娇，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。清高。兰蕙性，不蓬蒿。”如浣溪沙亦有南吕过曲，词云：“才貌撑衣不整。对良宵转觉凄清。似王维雪里芭蕉景。掷果车边粉黛情。灯月彩，少甚麽闹蛾，引神仙，隘香车，坠瑟遗琼。”如减字木兰花亦有北曲，词云：“愁怀百倍伤。那更怯秋光。逐朝倚定门望。枝昏黄，塞角韵悠扬。”如醉太平亦有北曲，词云：“黄庭小楷。白苎新裁。一篇闲赋写秋怀。上越王古台。半天虹寸残云载。几家渔网斜阳晒。孤村酒市野花开。长吟去来。”毕竟是曲而非词，恐後之集谱者，或以曲调而乱词体也。

●词品下卷

○品词

宋徵璧曰：情景者，文章之辅车也。故情以景幽，单情则露。景以情妍，独景则滞。今人景少情多，当是写及月露，虑鲜真意。然善述情者，多寓诸景，梨花榆火，金井玉钩，一经染翰，使人百思。哀乐移神，不在歌恻也。

沈雄曰：词有写景入神者。尹鹗云：“尽日醉寻春，归来月满身。”後主云：“酒恶时拈花蕊嗅。”亦有言情得妙者，韦庄云：“妾拟将身嫁与，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，不能羞。”牛峤云：“朝暮几般心。为他情谩真。”抑亦其次，尽人谓言情不如言景，然赵秋官妻所作武林春则云：“人道有情还有梦，无梦岂无情。夜夜思量直到明。有梦怎教成。”纯乎情矣，亦甚脱化而不落俳调。张炎曰：词要清空，不宜质实。清空则古雅峭拔，质实则凝滞晦涩。看白石如野云孤飞，去留无迹。梦窗如七宝楼台，眩人眼目，拆碎下来，不成片

段。此清空质实之论。声声慢云：“檀栾金碧，婀娜蓬莱，浮云不蘸芳洲。”前八字恐太涩滞。唐多令云：“何处合成愁，离人心上秋，纵芭蕉不雨也飕飕。”此三句恐亦空疏。

宋徵璧曰：词家之旨，妙在离合，语不离则调不变宕。情不合则绪不联贯。每见柳永，句句联合，意过久许，笔犹未休，此是其病。

毛癸曰：词家惟刻意，後语，浓色，俱赖作者神明。然虽有浅淡处，寻常处，忽着一二乃佳。所以词贵离合。如行乐词，微着愁思，方不痴肥。怨别词，怨别词，忽尔展拓，不为本调所缚，方不为一意所苦，始有生动。

沈雄曰：词至离合处，有不为浅人索解者。“时复见残灯，和烟坠金穗”，“人不见，春在绿芜中”，“梦断采云无觅处，夜凉明月生南浦”，诸语耐人遐想，又岂独开宕者所能参耶。

沈雄曰：山谷谓好词，惟取陡健圆转。屯田意过久许，笔犹未休。待制滔滔潏潏，不能尽变。如赵德麟云：“新酒又添残酒病，今春不减前春恨。”陆放翁云：“只有梦魂能再遇，堪嗟梦不由人做。”又黄山谷云：“春未透。花枝瘦。正是愁时候。”梁贡父云：“才弃一醉留春，留春不住，‘醉里春归’”。此则陡健圆转之榜样也。

杨万里曰：填词要立新意，须作不经人道语，或翻前人意，便觉出奇。若氏能炼字，才诵数过，便无精神

张炎曰：词须要出新意，能如东坡清丽舒徐，出人意表，不求新而自新，为周、秦诸人所不能到。辛、刘徒作壮语，於文章政事之暇，游戏笔墨为之。实为长短句诗，以语於新意，则亦勉强云尔也。

毛癸曰：词家意欲层深，语欲浑成。大抵意层深者，语便刻画，语浑成者，意便肤浅，两难兼也。永叔词云：“泪眼问花花不语。乱红飞过秋千云。”此可谓层深而浑成者，又绝无费力之迹。

贺裳曰：词家用意极浅淡，然愈翻则愈妙，周清真满路花云：“愁如春後絮，来相接。知他那里，争信人心切。”甚无聊赖。至陆放翁一丛花云：“从今拚了十分憔悴，图遣个人知。”情滋戚矣。至孙夫人风中柳云：“怕伤郎又还休道。”正如剥蕉，转入转深也。

王阮亭曰：有词翻来极浅，反为入情者。孙葆光云：“双桨不知消息，远汀时起。”洪叔云：“醉来扶上木兰舟，醒来忘却桃源路。”无如查¹云：“斜阳影里，寒烟明处，双桨去悠悠。”翻令人不能为怀。贺裳曰：词虽以险丽为宗，实不及本色语之妙，如李清照云：“眼波才动被人猜。”萧淑兰云：“去也不教知，怕人留恋伊。”魏夫人云：“为报归期须及早，休误妾，一春闲。”吴淑姬云：“一春不忍上高楼，为怕见分携处。”觉红杏枝头，费许

大气力，安排得一闹字。

王世贞曰：谢勉仲“染云为幌”，周美成“晕酥砌玉”，秦少游“莺嘴啄花红溜”，蒋竹山“灯摇缥晕茸窗冷”，的是险丽矣，觉斧痕犹在。未若王通叟踏青游诸什，真犹石尉香尘，汉皇掌上也。

沈雄曰：李易安“被冷香消清梦觉，不许愁人不起”，又“於今憔悴，风鬟霜鬓，怕见夜间出去”，杨用以其寻常言语，度入音律，殊为自然。但“守著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”，又“醒桐更兼细寸，到黄昏点点滴滴”，正词家所谓以易为险，以故为新者，易安先得之矣。

彭孙曰：词以自然为宗，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，则亦率易无味。如所云绚烂极臻仍归平淡。若使语意淡远者，稍加刻划，镂金错采者，渐近天然，则乎绝唱矣。若无住词之“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”，石林词之“美人不用敛蛾眉，我亦多情无奈酒阑时”，自然而然者也。

杨慎曰：吴梦窗玉楼春云：“茸茸狸帽遮梅额。金蝉罗剪胡衫窄。肩舆争看小腰身，倦态强随闲鼓笛。问称家在城东陌。欲买千金应不惜。归来困顿春眠，犹梦婆婆斜趁拍。”此则深於意态者也。

江尚质曰：花间词状物描情，每多意态，直如身履其地，眼见其人。和凝之“几度试香纤手暖，几回尝酒绛唇光”，孙光宪之“翠袂半将遮粉臆，宝钗长欲坠香肩”是也。

孙琮曰：“感郎不羞赧，回身向郎抱”，六朝乐府便有此等艳情，莫诃词人轻薄。按牛峤词“须作一生才弃，尽君今日欢”。李後主词“奴为出来难，教君恣意怜”。正见词家本色，但嫌意态之不文矣。

张炎曰：词贵雅正，为物所役，则失雅正之音。耆卿、伯可不必论，美成有所不免。如“最苦今宵，梦魂不到伊行”，如“天便教人，霎时相见何妨”，如“许多烦恼，只为当时一晌留情”，所谓变淳朴为浇漓矣。宋徵璧曰：词称绮语，必清丽相须，但避痴肥，无妨金粉，譬则肌理之与衣裳，钿翘之与环髻，互相映发，百媚斯生。何必裸露，翻称独立。且闺好语，吐属易尽，率露之多，秽褻随之矣。

张渊懿曰：刘云闲云：“烧罢夜香愁万叠，穿花暗避阶前月。”犹自含蕴。如无名氏云：“照人无奈月华明，潜身却恨花阴浅。”则又渐为率露矣。

金粟词话曰：柳耆卿“却傍金笼教鹦鹉，念粉郎言语”，花间之丽句也。辛稼轩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，周、秦之妙境也。两公生平无此等词，直是竿头进步，若近似俳体，则流为秽褻矣。

○用语

铁围山丛话云：“寒鸦飞数点，流水绕孤村”，隋炀帝语也。少游满庭芳

引用之，“斜阳外，寒鸦数点，流水绕孤村”。

潘子真云：“杜鹃啼处血成花，梅子黄时雨如雾”，此寇莱公诗也。人但知“梅子黄时雨”为贺方回句。苕溪渔隐曰：汉老念奴娇咏月有“满天霜晓，叫云吹断横玉”，用崔鲁华清宫诗“横玉叫云清似水，满空霜逐一声飞”是也。

徐士俊曰：张仲宗踏莎行云：“醉来扶上木兰舟，将愁不去将人去。”引用李端诗“青枫绿草将愁去，远入吴云暝不还”，此反用之为胜。

沈雄曰：後村清平乐云：“除是无身方了，有身定有闲愁。”特用楞严“因我有身，所以有患”句也。疑是妙悟一流人语。稼轩踏莎行云：“长沮桀溺耦而耕，某何为是栖栖者。”龙洲西江月云：“天时地利与人和，燕可伐与曰可。”用经书语入词，毕竟非第一义。

杨慎曰：词於文章为末艺，非自选诗乐府来，必不能入妙。东坡之“照野不满了，横空暖暖微霄”，用陶潜“山涤馀霭，宇暖微霄”语也。易安之“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”，全用世说。若在稼轩，诸子百家，行问笔下，驱斥如意矣。如“天气殊未佳，汝定成行否，得且住为佳耳”，此晋贴中无名氏语也。语本入妙，而稼轩引用之。

胡应麟曰：辛词“泛菊杯深，吹梅笛怨”，盖用易安“染柳烟轻，吹梅笛怨”也。两人南渡名流，岂得谓之辛剽李窃乎。

沈雄曰：“断送一生惟有酒，破除万事无过酒”，韩昌黎句。山谷仅去其一字，为西江月云：“断送一生惟有，破除万事无过。”此并用之，袭而愈工也。“拂水双飞来去燕，曲槛小屏山六扇”，和鲁公语也。陈子高衍为谒金门长短句云：“花满院。飞去飞来双燕。红雨入帘寒不卷。晓屏山六扇。”此以词填词，长短而有致也。

○用事

张炎曰：词中用事最难，要紧着题，融化不涩。如姜尧章疏影云：“犹记深宫旧事，那人正睡里，飞近蛾绿。”用寿阳事。又云：“昭君不惯风沙远，但暗忆江南江北。想环月下归来，化作此花幽独。”此皆用事不为所使。

倚声集曰：刘叔安立春怀内水龙吟云：“画栏倚遍东风，闲负却桃花咒。”此用樊夫人事，与己姓相合也。

艺苑雌黄曰：稼轩永遇乐云：“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、孙仲谋处。寻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可堪回首，佛祠下，一片神鸦社鼓。凭谁问，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。”稼轩以示座客，客无对者。岳珂曰新篇微觉用事多耳。

徐士俊曰：稼轩六么令，送玉山令陆德隆还吴中，第四句陆云饮羊酪语，第六句陆龟居甫里事，第八句陆绩，第十句陆贾，第十二句陆逊，末句陆羽

。先辈特以捃拾见长，而情致则短矣。

沈雄曰：稼轩贺新郎，绿树听啼一首，尽集许怨事，却与太白拟恨赋相似。吴彦高春从天上来一首，全彤琵琶故实。即如沈伯时评梦窗词，用事下语，太晦处人不易知，亦是一病。

○用字

张炎曰：词中有生硬字面，用不得，须是深加锻炼，敲打得响，方得诵歌妥溜，始称本色语。如方回、梦窗，皆善於用字者，多於李长吉、温飞卿中来。然则字面亦词中之起眼处也。

盐，关中谓好为盐。隋曲有疏勒盐，唐曲有突厥盐，庾肩吾“妩媚吴娘笑是盐”，杨慎“懒唱新翻阿鹊盐”，正韵收在去声，与艳字通。古今乐录曰，大曲有艳、有趋、有乱，盐在曲前，趋与乱在曲後。

那，音怒。後汉书曰：“公是韩伯休那。”杜甫“杖藜不睡谁能那”，陈与义“愁世那”。

夕，心所欲也。山谷“心事几曾夕”，孙夫人“半帐春寒起未夕”，李玉“云乱未夕整”。

管，作虚字。刘梦得“惟有垂杨管别离”，宋谦父“自有天公管”，王月小“任老却芦花，西风不管”，张蜕“恼人春不管”。

耍，嬉也。周美成“贪耍不成妆”，蒋竹山“羞与闹蛾争耍。”

紫，弃系也。张南湖“一线碧烟紫藻井”，王阮亭“残篆初紫斗帐垂”。

惹，五摩诘“杨花惹暮春”，孙葆光“六宫眉黛惹春愁”。

嚏，古诗“愿言则嚏”，萧东父“绿窗还嚏否”。

，与同，音溃，洗面也。刘辰翁“绿杨悄”。

舀，音拗。秦观“半缺椰瓢共舀”，元词“轻纨舀断风”。

翠，陆放翁谓高似孙曰：彩帛铺有翠色真红，殊不晓所谓红而曰翠。高曰，嵇康琴赋“新衣翠灿”，班婕妤赋“纷翠灿兮纨素声”，言鲜明也。苏东坡牡丹诗，“一朵妖红翠欲流”。

锁，音所，不与老字同押。齐己“重城不锁梦，每夜自归山”，通叟“重门不销赃相思梦，随意绕天涯”。

否，宋词多以否字为府，与主字，舞字同叶。张仲宗“短梦今宵还到否”。曹元宠谓闽音而通用者。个，宋词“我共影两个”，“竹外锦鸠啼一个”，用珂和韵。

可，宋词“煮笋园林，尝梅台榭，有何不可”，“最怜人可可”，“梦依依，可意湖山留我住”，亦是珂和，非嘉华韵。

蘸，毛文锡“倒影蘸轻罗，鞠尘波”，黄山谷“远山横黛蘸秋波”，吴梦

窗“游云不蘸芳洲”，可类推也。

费，周美成“衣润费炉烟”，谢勉仲“心情费消遣”，晏小山“莫向花笺费泪行”，本於学书费纸之费。

欠，希真“四望烟波无尽，欠青山”，龙洲“只欠云帆，欠沙鸟，欠渔船”。

做，秦少游“神仙须是闲人做”，刘青田“添黄入柳，点红归杏，都是东风做”。

弄，曹组“风弄一庭花影”，俞克成“花里莺声时一弄”，王士禛“银筝断续连珠弄”。

碾，谢无逸“拢鬓步摇青玉碾”，叶少蕴“雕车南陌碾芳尘”，陈湘真“玉轮碾平芳草，半面恼红妆”。

凝，乐天“落絮无风凝不飞”，臣“泪渍罗衫犹凝”，宾王“想莼汀水云愁凝”。

粘，山谷“远水粘天吞钓舟”，次山“粘云江影伤千古”，太虚“天粘衰草”，白石“朱户粘鸡”，俱本避暑录。

侧，唐诗“春寒侧侧掩重门”，宋词“玉楼十二春寒侧”，大意峭寒也。

尖，永叔“曲终新恨到眉尖”，叔“应响妆台，低照画眉尖”。

泥，与一音。柳永“泥欢邀宠最难禁”，邓文原“银灯影里泥人娇”，俱本元微之“泥他沽酒拔金钗”来，非止云柔情不断也。

，与泥小别。“漫道愁须酒，酒未醒愁已先回”，“梦魂拟逐杨花去，人休下帘栊”，似有牵带意。

靛，靛饰，起自韦固妻，为盗刃刺眉，以翠掩之也。一音叶，一音琰。即以温词别之，“绣衫遮笑靛。烟草粘飞蝶”。此音叶。“粉心黄蕊花靛，黛眉山两点”，此音琰。

檀，为浅赭所合，妇女晕眉色也。“浅眉微敛注檀轻”、“斜分八字浅檀蛾”、“歌声慢发开檀点”、“翠钿檀注助容光”、“甸昏檀粉泪纵横”，又“粉檀珠泪和伊”，不“语檀心一点”、“何处恼佳人，檀痕衣上新”，词家多用之，见词品。

黄，後周宫人黄眉黑妆，亦有借取檀画意。温庭筠“扑蕊添黄子”，牛峤“额黄侵腻发”，於花间集，见数则语。

黑，易安词“守着窗，独自怎生得黑”，幼安词“马上琵琶关塞黑。”张端义贵耳集曰，此黑字不许第二人押。

瘦，“坐尽宝炉香瘦”，“天还知道，和天也瘦”。

嫩，方千里“嫩水带山愁不断”，赵鼎“梦回鸳帐馀香嫩。”

暮，不觉意，南史王诗“日暮当归去，鱼鸟见流连”，牛峤词“日暮天空波浪急”，正用语。俗改作暮，浅矣。

𠄎字，本佛经胸前吉祥相也，又发右旋而结此形。王建词“太平𠄎字舞当中”，冯延巳词“𠄎字回栏旋着月”，李词“刁女松𠄎字螺”。

银字，制笙以银作字，饰其音节。“银字笙调”，蒋捷句也。“银字吹笙”，毛滂句也。

心字，以屑香为心字篆篆烧之。又制衣领屈曲如心字，故云“心字香烧”，蒋捷句。“两重心字罗衣”，晏几道句。

亚字，汪钝翁曰：“吴作罗城如亚字。”王阮亭云：“记得相逢亚字城。”

阑干，横斜貌。又韵会云，眼眶谓之阑干。薛令之诗“苜蓿长阑干”，王元景曰“别後泪阑干”，陈参政词“杜鹃声里阑干”。

侵寻，白石词“空叹时序侵寻”，竹屋词“故园归计，休更侵寻”。

横陈，簟也。王阮亭“帘衣如映横陈”。

浮渲，画家以淡墨笼染其发，谓之渲，浮渲，充大其光泽也。刘禹锡“浮渲梳头宫样妆”。

乐句，按拍板也。皮日休“铁板都教乐句传”，元宫词“不教软舞珊珊立，玉趾回旋乐句中”。

义甲，刘言史“迸却琉璃义甲声”，弹箏所以护甲者。如假髻曰义髻，{遂}有义嘴，衣有义衽，阑，皆外也。项羽目楚王曰义帝。又东坡集众会曰义樽，义墨，或是共尊之名。

檐花，美成词“浮萍破处，檐花帘影颠倒”，无逸词“檐花细雨照芳塘”。以檐间画花为是，非雨花也。

风刀，萧东父“恨结愁萦，风刀难剪几千缕”。本庾肩吾诗“三更风作切梦刀”。

兰膏，见岩栖幽事，兰露一滴在花蕊间，用以润发。临江仙词“玉梳云发润，不喜上兰膏”。又油名兰膏，花间集中“兰膏光里两情深”，皆通。

地，言快便也。辛词“绿窗地调红妆”，“划地西风欺客梦”。

𠄎𠄎愁，山谷词“镇把你来𠄎𠄎愁”。

阿那，法曲解云：“谢公留赏山公醉，知入笙歌阿那朋。”阿那云此等，朋云类也。

南云，晏殊词“雁过南云，行人回泪眼”。或问晏词何出，杨慎举陆机思亲赋“指南云以寄钦”，陆云九愍词“眷南云以兴悲”为据。

双螺，小山词“双螺未学同心结，已占歌名”。安陆词“垂螺近额。走上

红筵初趁拍”。当时歌女，未破瓜时妆饰。

瑟瑟，宝石名，与同。鲁郊诗“碧如瑟瑟红合。”又王周诗“天女瑟瑟衣，风楼晚来织”。

金铺，屈戌为金铺、铜铺，枢钮之属。李贺“屈戌铜铺锁阿甄”。顾“金铺向晚扃”。

意钱，即摊钱，见梁冀传。西樵云：“白袷春来学意钱”。羨门云：“意钱人在小窗西”。近代词人用之。金斗，秦观词“睡起熨沉香，玉腕不胜金斗”，本李义山诗“轻寒不省夜，金斗熨沉香”也。

，古肃慎国所产宝石，华言谓之。文与可朱樱歌云：“上幸离宫促荐新，翡翠一盘红”。葛鲁卿西江月云：“斜红带柳，琉璃涨绿平桥。”

闹装，带名。始於白乐天诗“贵主冠浮动，亲王带闹装”。薛田诗“九苞缩就佳人髻，三闹装成子弟鞞”。盖子弟腰带所垂，以系△等具者。

坊曲，唐制，妓所居曰坊曲。周美成词“坊曲人家”。陈敬叟词“窈窕青门紫曲”。北里之南曲、北曲是也。么凤，州梅花上珍禽，名倒挂子。似绿毛凤而小，其矢亦香，俗人蓄之帐中。东坡西江月云“倒挂绿毛么凤”是也。

方响，苏东坡有浣溪沙词，专咏方响者，“犀槌玉版奏凉州。一声敲彻绛河秋”是也。按梁始为方响，以代磬，用铁为之。廉郊弹琵琶，池内跃出方响一片，物类相感如此。

轮台，古迁谪地。岑参诗“西去轮台万里馀”。杨基诗“圣明宽逐客，不遣过轮台”。牛峤词“星渐稀，漏频转，何处轮台声怨”。中吕宫，柳永有轮台子。

一孤舟，人以为重复字，然孤舟正妙在一字。如唐人之“青山万里一孤舟”，“日夜一孤舟”，见诗话总龟。

斜阳暮，秦词“杜鹃声里斜阳暮”，人议之，人改之。词品曰，毕竟不如暮字，即周美成“山木苍苍落日曛”可辨。

密云龙，苏门四学士到必用之，茶名也。

双鱼洗，盥手之器，张仲宗夜游宫词用之。

海棠香，海棠无香，杨太真每取昌州名本，故昌州海棠独香，见开元轶事。

海棠颠，放翁诗“走马碧鸡坊里去，被人唤作海棠颠”。

梨花云，本王昌龄“梦中唤作梨花云”，词家多用之。

藉丝风，旧词有“浅黄衫耐藕丝风”，州用之。

芳草歇，王丽真“燕拆莺离芳草歇”，苏长公“春事阑珊芳草歇”，俱本康乐诗“芳草亦未歇”来。

卵色天，见葛鲁卿天穿节词中“卵色天如水”。又花间词“一方卵色水南天”。东坡词“相逢卵色五湖天”。

旧雨来，杜少陵卧病长安，旅多次雨，寻常车马之客，旧雨来，今雨不来。东坡诗“新巢语燕还窥砚，旧雨来人不到门”。稼轩词“旧雨常来，今雨不来，佳人偃蹇谁留”本此。

玉版禅，东坡约刘器之往帘泉寺参禅，及至氏烧笋而食，刘异之。东坡指笋曰：“此玉版僧最善说法。”索春饶，山谷“杨柳索春饶”，小山“一汀烟柳索春饶”。涌幢小品谓有馀裕，天之锺情独厚也。余谓其有厚望意，观於毛东泽所用“一春嫉妒索人饶”，便知之。

秋千旗，李元膺词“寂寞秋千两绣旗”，陆放翁词“千秋旗下一春忙”，永叔词“隔墙遥见秋千侣。绿索红旗双彩柱”。

澹花瘦玉，孙光宪咏女冠云：“澹花瘦玉。依约神仙妆束。”

粉瘦酥寒，毛滂咏梅花云：“粉瘦酥寒，一段真好。”

宠柳骄花，黄玉林曰：人以“绿肥红瘦”为易安佳句，予以“宠柳骄花寒食近，种种恼人天气”，“宠柳骄花”四字，更为奇俊。

蝶粉蜂黄，美成词“蝶粉蜂黄都褪了”，宋祁词“泪落胭脂，界破蜂黄浅”，则知宫中时妆，有时褪尽也。

明珠溅雨，少游词“纹锦制帆，明珠溅雨”。皆隋炀帝事，帝令宫女洒明珠於船头，以拟雨雹之声。

暖香箫局，熏笼也。

“锦■云挨”，蒋竹山风莲句。

卧红堆碧，东坡春暮词“隐隐遍长林高阜，卧红霍碧”。

“系斜阳缆”，辛稼轩水龙吟结句。

醉玉艳雪，史邦卿“羞醉玉，少年丰度。怀艳雪，旧家伴侣”。醉玉见兰畹词，艳雪出韦诗。

“去去，何处”，李河传二句。

“团扇，团扇”，王建转应曲句。

○句法

张炎曰：词中句法，须要平妥精粹。一曲之中，安能句句高妙，只要相搭衬付得去，於好发挥笔力处极要用工，不轻放过，读之使人系节，所以时多警句。

沈雄曰：高耻庵所列两句，原系天壤间有限之语。然古今人必以此为矜新显异者，自一字至四字为字，自五字至十五字为句。凑合不同，工力各别，特拈之不嫌其复也。至十六字则成小令矣。

“丝雨湿流光。”周晋仙谓花间集只有“丝寸湿流光”五字。

“风色偃貂裘。”王子可射虎句。

“半湿斜阳暮。”宗元鼎点绛唇句。

“红影笑春酣。”吴绮满庭芳句。

“人远波空翠。”宋初大僚，如韩魏公、范文正公，俱能词。如韩之点绛髻，有“人远波空翠”句。

“放珍珠帘隔。”向伯恭好事近句。

“嫉妒索人饶。”魏承班诉衷情句。

“向吹箫吴市。”沈雄三奠子句。

“明月清风我。”苏东坡句。

“心素。与谁语。”秦观古调笑句。

“朝雨，湿愁红。”温庭筠荷叶杯句。

“檐牙。枝最佳。”蒋捷霜天晓角断句。

“溪水西。柳堤。”温庭筠河传断句。

“波底夕阳红湿。”赵德庄西湖词。阜见之喜曰，我家里人会作此等语。

“杜宇一声春晓。”东坡西江月句，及觉，乱山葱笼，不谓人世也。

“天澹银河垂地。”范希文守边作词，有穷塞主之称。其御街行“天澹银河垂地”一句自佳。

“双鸾衾悔展。”晏殊关河令句。

“春浅千花似束。”文天祥齐天乐句。

“桃花浅醉春风。”王士禄何满子句。

“花影乱莺声碎。”秦少游千秋岁句，後人因其语建莺花亭。

“花非花，雾非雾。”白居易词。黄玉林曰：虽高唐、洛神不及也。

“倾绿蚁，泛红螺。”李南乡子句。

“东风外，几丝碧。”高观国霜天晓角句。

“红杏。交枝相映。”张泌河传断句。

“柳浓花淡莺稀。”顾临江仙句。

“云破月来花弄影。”宋子京过张子野家，将命者曰：“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。”内应之曰：“莫是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。”

“红杏枝头春意闹。”宋子京玉楼春句，见前说。

“露浓香小庭花。”阎选袭之为“小庭花露泣浓春”，因改浣溪沙为小庭花。

“红绡香润入梅天。”王琪望江南句。

“笑呼银汉入金鲸。”冯取洽句，临邛高耻庵列为丽句图。

“玉船风动酒鳞红。”何大圭小重山句。高耻庵列为丽句图，曰此等句在天壤间有限，如云锦月钩，造化之巧，非人力所能。然又本於山谷“酒面红鳞恰细吹”也。

“碧波池皱鸳鸯浴。”冯延巳蝶恋花语也。唐元宗极爱此一句，可当“细雨梦回”两句。

“花触金丸红雨少。”王阮亭评沈雄词曰，花触金丸固是丽句，竹窗笈体，当不下花间、尊前也。

“妒春良夜爱春朝。”李容斋豆叶黄句。

“好花天气旧游时。”龚贤浣溪沙句。

“藕叶清香胜花气。”莲词共推永叔诸作，後见处度此句，清新自无人道。

“不曾真个也销魂。”詹天游为席上粉咏此。杨都尉遂赠之曰：“请天游真个销魂也。”

“瓣竹几蒲团茗碗。”宋谦甫蓦山溪句。

“花花，满枝红似霞。”温庭筠思帝乡断句。

“何处按歌声，轻轻。”韦庄一丝风句。

“恶滋味最是黄昏。”晏小山两同心句。

“怕伤郎又还休道。”孙夫人风中柳句。

“玉刻双璋，锦挑对裕。”李易安赠李生句。

“染云为幌，借月为钩。”谢勉仲七夕词，称为险丽语。

“灯花负夜，月色欺廊。”徐士俊望海潮句。

“故将灯灭，仅把衣牵。”沈雄忆秦娥句。

“秋，夜静飞点玉钩。”张渊懿十六字令句。

“尽登高只进新亭泪。”吴惕庵贺新郎句。

“罗衣湿，新旧啼痕。”韦庄小重山句。

“一支又乖期。信春尽。”温庭筠葆叶杯句。

“海棠花谢也，雨霏霏。”温庭筠遐方怨句。

“惊问是杨花。是芦花。”韩驹昭君怨句。

“鸳鸯影何必画双身。”赵而忭小重山句。

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李後主虞美人曲。宋太宗闻之，赐牵机药致祸。

“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。”韦庄思帝乡句。

“幸是古来如此，且开颜。”朱敦儒忆真娘句。

“偏我相思，人倒合欢床。”朱彝尊江城梅花引句。

“眉尖。淡画春山不喜添。”孙夫人南乡子句。

“回顾。笑指芭蕉林里住。”欧阳炯南乡子句。

“风乍起。吹皱一池春水。”冯延巳作谒金门句。唐元宗曰：“干卿何事。”延巳曰，未若陛下细雨梦回云云。

“空相忆。无计得传消息。”韦庄寓蜀，蜀主夺其姬之善词翰者入宫，故作谒金门起句。

“旧时衣袂。犹有东风泪。”周美成与妓楚云相善，後於蔡峦太守席上，见楚云之妹，作点绛唇句以忆之，楚云感泣。

“重来门巷，尽日飞红雨。”王阮亭曰，龚尚书蓦山溪词“重来门巷，尽日飞红雨。”不知其何以佳，但觉魂摇心醉。

“误则今生，情则何生了。”沈柳塘陡健之笔，尽推其直接山谷来，盖蝶恋花也。

“只有凄凉月，来照鸦栖。”朱竹潇洒雨落叶句。

“却无语回眸，眼波一线。”彭羡门白苧句。

“宝帐欲开慵起，恋情深。”毛文锡以调名结句。

“细草平沙，蕃马小屏风。”薛昭蕴昭君怨句。

“卷尽残花风未定。休恨。”辛弃疾定风波句。

“画堂前，人不语。弦解语。”半峤西溪子句。

“有谁知，为萧娘，书一纸。”周邦彦夜游宫句。

“人不到，见归鸦、掩窗纱。”李坦园三字令句。

“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。”陈与义临江仙句，真正自然而然，语意超绝，可摩坡公之垒。

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後。”朱淑真元夕词也。有云，词则佳矣，岂良人妇所宜为邪。

“灯前才一笑，偷解砑罗裙。”吴伟业临江仙句。吴祭酒多有外好，时复遇之，有谓此词直道其事，即美成少年游意。

“鸳衾空一半。鸳衾空一半。”沈偶僧东坡引叠句。

“衰柳数声蝉。魂消似去年。”顾醉公子句。花间集曰，陈声伯爱之，拟衍一绝句云：“拥被忽听门外雨，山中又作去年秋。”两俱脱化。

“折芦花赠远，零乱一身秋。”张炎句。

“早安排送春，小会樱桃宴。”彭羡门白苧句。

“眉共春山争秀。可怜长皱。”周美成一络索句。

“繁红一夜惊风雨，是空枝。”皇甫松摘得新句。

“东风急。惜别花时手重执。”牛峤望江怨句。

“倚危楼，但镇日绣帘高卷。”刘彦冲句。

“如梦。如梦。残月落花烟重。”唐庄宗於宫中掘得石刻有此词，中有如梦字，为如梦令。

“人静。人静。风弄一枝花影。”曹元宠如梦令句，因有宠於徽宗。

“去影来香。棋局换，酒杯凉。”孙武经意难忘句。

“自惺忪，佯酩酊，檀心暗切。”龚介眉秋夜月句。

“喜冬宜雪，秋宜月，夏宜云。”梁棠村行香子句。

“睡起熨沉香，玉腕不胜金斗。”少游句，见前金斗注。

“雁来人不来，羌笛一声愁绝。”温庭筠句。

“小窗甲子初晴，报梅花早春。”颜吟竹句。

“汉水落花归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李後主归宋，作此浪淘沙语，感怀故国。

“纵使人间春自好，悔我参差。”董元恺句。

“朱衾画幔紧围定，梦憨心软。”龚鼎孳句。

“莫和秦筝。要听香喉第一声。”曹溶句。

“愁肠已断，好去续缁云丝雨。”蕙兰芳引句，此青城词中刺绣语也，却为女红填就此婉丽之笔。

“问开皇将相复何人，亡陈者。”吴伟业句。

“莺嘴啄花红溜。燕尾点波绿皱。”秦少游如梦令句。吹剑录曰：咏物形似而少生动，与红杏枝头费如许气力。

“娇痴不怕人猜。和衣倒在人怀。”朱希真句。

“报道先生先生归也，杏花春雨江南。”虞伯生作风入松句，以寄柯敬仲。

“何物便称情种，败人学道根苗。”梅墩曰，此偶僧去妾寄调清平乐句也，学道人亦复未免有情邪。

“自起卷帘看夜色，天青星欲滴。”无名氏句。

“三分春色愁中度，一半在梨花。”梁棠村句。

“眼底分明暗着人，且逐旁人语。”毛大可句。

“当初错处也相宜。何况总宜时。”吴绮句。

“竹外一枝斜，想佳人天寒日莫。”曹组赋梅句，用东坡“竹外一枝斜更好。”

“迟日正喧妍，游丝钗头轻骨。”彭孙白苎句。

“银屏小语，私分麝月，春心一点。”蔡松年尉迟杯句。

“一片青铜，半边绿枕，卜吴我从头。”沈雄柳梢青句。“骚见浓云堆下

，梨花月，一轮白。”高观国霜天晓角句。

“微传粉，拢梳头，隐映画帘开处。”风流子句。

“溪痕浅，雪痕冻，月痕淡，粉痕微。”上平西句。

“当初偁并，而今独自，提起从头。”单莼僧句。

“要迷踪困影，山尖海角填情满。”曹溶句。

“珠贝横空冷不收，半湿秋河影。”赵周臣句。

“霜风凄紧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。”柳永句，见前说。

“鸳鸯拂破花影，低低趁凉飞去。”史达祖句。

“帘前归燕看人立。却趁落花飞入。”毛滂句。

“捧觞含笑拨箜篌。留磨留。留磨留。”曹溶句。

“门外重重叠叠山，遮不断，愁来路。”徐府句。

“甘心署锦队钳奴，五湖编管风月。”龚鼎孳句。

“雁飞吹裂云痕，小楼一缕斜阳影。”吴文英句。

“尽取头厅重印，肯换却，纤纤罗袜。”龚鼎孳句。

“香风吹欲散，都应是憨态玉难支。”陈世祥句。

“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锁楼中燕。”苏东坡永遇乐词。晁无咎曰，三句说尽张建封事。

“要东君着意催温送暖，试他心性。”曹溶句。

“鬓如蝉。寒玉簪秋水，轻纱卷碧烟。”牛峤句。

“春波性。朝霞命。雨桃风絮前生镜。”魏句。

“金炉次第添香兽。红锦地衣随步皱。”李後主句。

“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”苏东坡蝶恋花句。在可解不可解之间，姬人朝云日夕歌之，竟以病终。

“落花一夜嫁东风，无情蜂蝶轻相许。”彭羡门踏莎行，为春尽日作也。

“愿把东风权做我，向漪帘影里轻软。”王阮亭读龚介眉合欢带句，谓其曲折艳思，得有仙骨。

“采索身轻常趁燕，红窗睡重不闻莺。”人谓东坡惟唱大江东去，至如采索身轻等语，使十七八女郎歌之，又岂在晓风残月之下。

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。晏殊谓王琪曰，假如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久未有对。琪即应声云：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何如。晏为之大喜，辟置馆职。

“一丈红檣迷玉杵，十年青鸟断银钩。”严荪友句。

“燕已能言冲社雨，蝶因多梦醉春风。”江尚质句。

“梦和花落莺憎蝶，泪傍灯枯雨迸霜。”沈雄句。

“最爱学宫样梳妆，偏能效文人心性。”柳耆卿句。

“欲归时司空笑问，微近处丞相嗔狂。”陆放翁句。

“梦魂淡笔供酒债，风日好棋破花悭。”李坦园句。

“恼脂销守宫袖里，羞玉减暗麝香中。”沈永令句。

“恨西风不庇寒蝉，便扫尽一林残叶。”张玉田句。

“挑琴擘阮太多能，自写影养花风下。”龚芝麓句。

“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李易安醉花阴中卒章三句。赵明诚作五十阕杂之以问人，人亦只指此三句为妙绝。

“杜宇莫频啼，不唤人归，只唤三更梦。”曹顾庵句。

“画里移舟，诗边就枕，叶叶碧云分雨。”史邦卿句。

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亦如是。”辛稼轩句。

“愁不分明方是病，奈将愁比病谁深浅。”徐萍村句。

“君同春去秋来燕，奈妾是朝开暮落花。送入我门来，倩郎双袖窄。梳春纤。频呵冻笔画眉尖。”小重山句。

“迟留春笋缓飞觞。南堂静，人已候虚廊。”小重山句。

“须信鸾弦易断。奈云和再鼓，曲终人远。”念奴娇句。

“红牙双捧旋排行。将歌处，相向更匀妆。”小重山句。

“别馆寒砧，孤城画角。一片秋声入寥廓。”千秋岁引句。

“风透纸窗蛩语咽。只今宵勾把愁肠绝。”贺新郎句。

○割裂

沈雄曰：後人以集句为割裂，近代以袭句为割裂。情语未圆，割强先露，是第一病。甚有单调小令，而故加以换头双调者。更有双调原词，而截半为单调者。如一剪梅截取半阕，改名半剪。如烛影摇红截取半阕，收为小令。若以西江月加於小重山，为江月晃重山。以踏莎行加於虞美人，为踏莎美人。割裂已极，何不为四犯八犯之调，不几於南曲之配合乎。

○禁忌

周永年曰：词与诗曲，界限甚分，惟上不摹香奁，下不落元曲，方称作手。譬如拟六朝文，落唐音固卑，上侵汉制，亦复伧父。

爰园词话曰：遇事命意，意忌庸，忌陋，忌袭。立意命句，句忌腐，忌涩，忌晦。意卓矣而束以音，屈意以就音，而意能自振者鲜矣。句奇矣而摄以调，屈句以就调，而句能自然者鲜矣。

词筌曰：词须风流蕴藉，作者当知三忌，一不可入渔鼓中语言，一不可涉演义家腔调，一不可象优伶人叙述。其最丑者为酸腐，为怪诞，为粗莽，是不可不禁也。然则险丽者重矣，须泯其刻划之迹。创获者贵矣，尤忌为突兀之辞

金粟词话曰：大约用古人之事，则取其新僻，而去其陈因。用古人之语，则取其清俊，而去其平实。用古人之字，则取其妍媚，而去其浅俗。观方虚谷之讥石屏，杨升庵之论元宠，昔人且然，何况今日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词之粗莽者，李似之咏桂“胜如茉莉，赛若荼コ”，仲殊之咏桂“花则一名，种分三色”。更若五子文之“今日事，何人弄得如此”。王实之之“台省好官，都做几回”。笔墨何辜，伧父之甚。

徐士俊曰：曹西士为红窗迥，自慰其足云：“扶持我去，博得官归。恁时赏对朝靴，安排你在鞦韆里。更选对宫样鞋，夜间伴你。”殊欠典雅。

蒋一葵曰：康伯可从驾时，重阳遇雨，口占望江南有云：“戏马台前泥拍肚，龙山会上水平脐。直浸到东篱。落帽孟嘉寻箬笠，拂衣陶令觅蓑衣。两个一身泥。”高宗大笑，问之，伯可对云，此蒜酪体也。

沈雄曰：粗鄙之流为调笑，调笑之变为谀媚，是也。如唐多令之贺半闲堂也，“算来闲不到人间，一半神仙先占取，留一半与君闲”。如木兰花慢之续福华编也，贾似道喜而语人曰：“词则佳矣，失之太俚，安有著绯衣周公乎。”“篆刻鼎钟将遍整顿乾坤方了”，是何言欤，谀媚之极，变为秽褻，秦少游“怎得香香深处，作个蜂抱”。柳耆卿“愿得你你兰心蕙性，枕前言下，表余深意。”所以“消魂当此际”。来苏长公之诮也。

花庵词客曰：耆卿昼夜乐云：“层波细剪明眸，腻玉润搓圆颈。至无限狂心乘酒兴，这欢娱渐入佳境。犹自怨邻鸡，道秋宵不永。”此词丽以淫，为妓作也。

《词统》曰：无名氏点绛唇云：“雨尤云，靠人紧把腰贴。颤声不撤，肯放郎教歇。檀口微微，笑吐丁香舌。赍龙麝，被郎轻啮，却更嗔人劣。”余谓汉之秘辛，未必及此。

沈雄曰：词贵运动自然，若叶元礼用王氏故事，作沁园春云：“濯濯丰姿，春柳秋桐，仿佛超群。羡乌衣紫燕，画堂如旧，碧鸡金马，采笔方新。座讲毗睨，手持团扇，可是风流珉与。耽情甚，爱长干持楫，载取桃根。莲花幕里相亲。看旁若无人扞虱频。叹谈言绝倒，我非卫，平生意好，君是王筠。对酒长歌，唾壶莫缺，家宝犹来即国珍。难忘处，记滕王高阁，赋就惊人。”犹以搬数家珍，终为触眼也。蒋一葵曰：王特起贺生第三子，叠用三字，作喜迁莺云：“古今三绝，惟郑国三良，汉家三杰。三俊才名，三儒文学，更有三君清节。争似一门三秀，三子三孙奇崛。人总道，赛蜀郡三苏，河东三薛。欢愜。况正是三月风光，好倾杯三百。子并三贤，孙齐三少，俱笃三馀事业。文既三冬足用，名即三元高揭。亲朋庆，看宠加三锡，礼膺三接。”如此语意，亦即

福唐恶习也。〔（案翰墨全书收目此词不著名氏。）〕

○语病

艺苑雌黄曰：欧阳公“平山栏槛俯晴空。山色有无中”。东坡赋水调歌头记其事，“长记平山堂上，欹枕江南烟雨”。盖以山色有无，非烟雨不能然也。然以“平山栏槛俯晴空”为起句，已成语病，恐苏公不能为之讳也。则是以欧阳公为短视者近是。俯一作倚。

渔隐丛话曰：聂长孺赋绿头鸭“露洗华桐，烟霏细柳”，此是仲春天气。其下乃云“绿阴摇曳，荡春一色”，亦语病也。

沈雄曰：山谷西江月云：“断送一生惟有，破除万事无过。”似歇後句。“远山横黛蘸秋波”，不甚联属。“不饮旁人笑我”，亦未全该。南宋人谓其突兀之句，翻成语病。

○改词

张炎曰：词成恐前後不相应，或有重叠句意，又恐字面粗疏，即为修改。少顷再观，必有未稳处，改之又改，方为完璧。急於脱稿，岂能无过。

贺裳曰：王次回疑雨诸集，见者沁入肝脾。或云，次回词不多作，善改旧词，有加毫颊上之技。然旧词本有自然而然之妙，反失之透露，失之猥鄙，不如不改之为愈也。

温叟诗话曰：李景“手捧真珠上玉钩”，或改真珠为珠帘。舒“十年马上春如梦”，或改为如春梦，皆非知音者。

渔隐丛话曰：温飞卿玉楼春：“衰桃一树近前池，似惜容颜镜中老。”欲改近字为近字，映字，便觉一分颓露。词品曰：东坡词“玉如纤手嗅梅花”，俗刻改为玉奴。孙夫人词“日边消息空沉沉”，俗刻改为耳边，败人佳思。或云讹於亥豕，所以书贵旧本。

○戏作

丘石常曰：词中每多戏赠，曲中谓之诨语。周德清谓庄重之余，出以诙谐，顾用之者何如。独恨今之以风格笑人者，如陈仲子笑齐人，庄谐皆优，然不如谐者之神明，足以解颐。

陈子宏曰：稼轩沁园春止酒词，如答宾戏，解嘲等作，以游戏文章，寓意填词，词所不禁也。

沈雄曰：苏长公为游戏之圣，邢俊臣亦滑稽之雄。苏赠舞鬟云：“春入腰支金缕细，轻柔。种柳应须柳州。”盖柳州用吕温嘲宗元诗“柳州柳刺史，种柳柳江边”也。邢作花石纲应制云：“巍峨万丈与天高。物轻人意重，千里送鹅毛。”末用成句，以讽徽宗也。若稼轩之重叠金云：“人言头上发。总向愁中白。拍手笑沙鸥。满身都是愁。”便不成词意。

○感遇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王琪受知於元献，辟置馆职。毛滂受知於东坡，留款法曹。王辅之赏识汉老，汉宫春感旧得名。双溪之标榜玉林，金缕曲尖新特著。虽则一时之胜事，良为不世之奇逢。只如蔡元长之荐晁氏，赵闲闲之党元子，以至游次公有参幕之用，刘改之有求田之资。先辈之在高位，多有为之延誉而成名者。乃若微行觴忤，流落方城，飞卿之数奇也。重扶残醉，一朝释褐，国宝之盛遇也。否亦风前月下，自称奉旨填词。琼海金闺，能识风流学士。雄也薄命谁怜，困学自学，纵不作铁崖之老妇吟，尚能如升庵之熟稗史。无奈仅免公卿三辱，欲续文章九命。三十年来，落落穷途，萧萧白发。谅可期於减字偷声，庶有补於按宫变徵。乃若疏影暗香，小红得以长价。乡 吕云棱玉，粉真个消魂。当亦自斥为狂悖云。

○词讖

《太平广记》曰：韩置柳氏都下，寄以章台柳词：“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亦应攀折他人手。”後果为沙吒利所劫，人皆以为词讖。

《侍儿小名录》曰：钱思公撰木兰花“绿杨芳草几时休，泪眼愁肠先已断”，歌之必泣下，舞鬟惊鸿闻之曰：“相公其将危乎。”果卒於随州。

《冷斋夜话》曰：少游既谪方归，尝於梦中作好事近，卒章云：“醉卧古藤阴下，杳不知南北，”果至藤州卒。徐士俊曰：徐渭作鹧鸪天“越溪多少莲舟女，老却朱颜不嫁郎”，为终身下第之讖。

○读词

徐渭曰：读词如冷水浇背，陡然一惊，便是兴观群怨，应是为 庸言借貌一流人说法。夫温柔敦厚，诗教也。陡然一惊，固是词中佳境。

曹秋岳曰：周雪客云：文章不遇赏鉴家，宁落咸阳一劫，甚为士人之恨。余每读古今填词，非能自振拔，无为呵护者，必不流传。三复斯语，因读无名氏诸杰作，亦思设一法以公之举世也。

○传词

沈雄曰：昔人词多散逸，而又委巷沿习，宫禁流传者，细心微诣，其精彩有不可磨灭故也。或有暗用刺讥，及太近秽褻者，统曰无名氏。余亦听其托 扈仙，冒鬼吟，题壁上，记梦中而已。且和成绩嫁名於他人，夏公谨讳言其姓氏，必欲指为某某手笔也，迂甚。

朱彝尊曰：言词必称北宋，至南宋始极其工，至宋季始极其变。姜白石最为杰出，惜乎乐府五卷，仅存二十馀阙。张东泽绮语债，传亦寥寥。至施乘之、孙季藩，盛以词鸣，沈伯时乐府指迷亦为矜誉，今求其集，不可复睹。周公谨、陈君衡、五圣与，集虽抄传，公谨赋西湖十景，当日属和者众，而今集无

之。花草粹编载有君衡二词，陆辅之词旨载有王圣与霜天晓角等调中语。张炎玉田集，汪晋贤所购，合之周雪客所抄，暨虞山吴氏所藏，尚云未尽，可见词之传不传，亦有幸有不幸也。

○选词

周长卿曰：选词如昭明文选，但一入选，面目相似。不入选者，非无佳词，觉有侘气。选草堂者，小令中调，吾无间然，长调则有出入。非惟作者难，选者亦难也。

词综曰：填词风雅，无过石帚一集，草堂之选不登其只字。胡浩然吉席之作，僧中殊咏桂之章，亟载卷中。甚而易静兵要，寓声於望江南。悟真篇什，按调为西江月。选者於此不幸极矣。

朱竹垞曰：选家书法不一，先系爵，後书名者，花间集、中州乐府体也。书字於官爵下者，绝妙词选体也。书名者，全芳备祖体也。书字者，草堂体也。冠别字於姓名之前者，凤林书院体也。杨氏词林万选，陈氏花草粹编，或书名，或书字，或书官，或书集，或书地名，或书别字，览者茫茫然於世次人物之间。所以近选宜直书其名，无足怪也，况欲垂之不朽者乎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，选一家词而以小令始，以长调终者，非通论也。花间、尊前，绝少长调。草堂、花庵，方有慢词。务必拘执字数，分定後先，或赋材尔殊，或托感不一。况当场寄咏，长短皆可悬殊，一调寻思，汗漫亦自无极。大可偏师取胜，何必具体为工哉。近若梅柳争春，百篇两体，春秋分部，终卷一生。是以赠答由兴会所合，势必几处拆开。寄情为种类所分，语亦终成零碎。既不得各人面目，复不合选家旨趣，一成变体，殊为恨事。

梅墩词话曰：文人选词，与诗人选词，总难言当行者。文人选词，为文人之词。诗人选词，为诗人之词。等而下之，莽卤者胜，更恐失村夫子面目也。

江尚质曰：人文蔚起，名制若林。近披朱竹词综、毛驰黄词谱、邹程村倚声集、蒋京少瑶华集，家玃人璧，评者纷如。得与柳塘沈子，稽古证今，赞成是书。再愿考定谱，公之天下，惟冀名篇典论之惠教耳。

●词辨上卷

○十六字令苍梧谣 絳州春

按词统，以十六字令始於周邦彦，片玉集中不载，见天机馀锦。句法多讹，读不一体。词综曰：曾见宋人作苍梧谣，张安国集中三首，蔡伸道集中一首。乃知刻本讹眠字为明字，遂聊下文三字作句起，五字作句叶。或以五字作句起，三字作句叶。今读晴川集，以一字作句起，七字作句叶，如云：“眠。月影穿窗白玉钱。无人弄，移过枕函边。”为是。因考周玉晨为邦彦从子，号晴川，有晴川词，此乃周玉晨所作。元初程钜夫曰：予於近代诸家乐府，惟清

真集犁然当於心目，晴川殊有宗风。雨坐空山，试阅一解，便如轻衫俊骑，上下五陵，花发莺啼，垂杨拂面时也。〔案周玉晨并非邦彦从子。〕

○明月斜落日斜

唐词纪云：吕仙所制。竹坡诗话云：一名落日斜。

《词统》曰：柳永闻妇人歌此曲云：“明月斜，秋风冷。今夜故人来不来，教人立尽梧桐影。”传是女鬼作。後好事者李玉衍为金缕曲云：“月落西楼凭栏久，依旧归期未定。又只恐瓶沉金井。嘶骑不来银烛暗，枉教人立尽梧桐影。”杨慎曰：藉此觉有身分。

○南歌子碧窗梦 水晶帘

古今词谱曰：南吕宫曲，温庭筠多作单调二十三字，“手里金鸂鶒，胸前绣凤凰。偷眼暗形相，不如从嫁与，作鸳鸯。”张泌调多三字。“岸柳拖金线，庭花映日红。数声蜀魄入帘栊。惊断碧窗残梦，画屏空。”温与裴珙有五七言体，裴云：“不识厨中味，安知炙里心。井边银钏落，展转恨还深。”温云：“井底点灯深烛伊。共郎长行莫围棋。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。”苏东坡“莲子擘开须见蕙，楸枰着尽更无期。”注曰：“此效风人体南歌子也。今体收长短句，有双调南歌子，乃南柯子，亦名双蝶令。”

○北邙月

洞微志载，郑继超遇田参军，赠妓曰妙香，留数年告别，歌北邙月送酒。明日偕过北邙，妓化狐而去。太平广记载，妖女王丽贞赋别词云：“五原分袂真胡越。燕拆莺离芳草歇。年少莺花处处春，北邙空恨清秋月。”义本此。

○三台令翠华引

三台舞曲，自汉有之，唐王建、刘禹锡、韦应物诸人，有宫中、上皇、江南、突厥之别。教坊记亦载五七言体，如“不寐倦长更。披衣出户行。月寒秋竹冷，风切夜窗声”。传是李後主三台词。“雁门关上雁初飞。马邑阌中马正肥。陌上朝来逢驿使，殷勤南北送征衣。”传是盛小丛三台词。今词不收五七言，而收六言四句。王建词云：“鱼藻池边射鸭，芙蓉苑里看花。日色赭黄相似，不着红鸾扇遮。”故一名翠华引。

○花非花

杨慎《词品》曰：予爱白乐天花非花一首，虽高唐、洛神不及也。後张子野衍之为御街行。沈雄曰：近刻有作古风者，唐诗揽香集中收此。

○捣练子章台柳 解红歌 柱殿秋 潇湘神 赤枣子 深院月

太平广记曰：韩字君平，有友人每将妙妓柳氏至其居。窥韩所与往还皆名人，必不久贫贱，许配之。未几，韩从辟临淄，置柳都下。三岁寄以词：“章台柳。章台柳。昔日青青犹在否。纵使长条以旧垂，亦应攀折他人手。”柳答

以词：“杨柳枝，芳菲节。可恨年年赠离别。一夜随风忽报秋，纵使君来岂堪折。”後为番将沙吒利所劫，会入中书，有虞候许俊诈取得之，诏归韩。

物外清音曰：曲名解红，相传为吕仙作。余考解红为和鲁公歌童，其词：“百戏罢，五音清。解红一曲新教成。两个瑶池小仙子，此时夺却柘枝名。”鲁公自制曲也。按解红，舞衣紫绯，绣襦银带，戴花凤冠，五代时饰。焉有吕仙在唐季预为此腔耶。唐词载李德裕步虚词，即双调捣练子。捣练子本无双调，词综列为李白桂殿秋二首。李集之考者多矣，不闻菩萨蛮、忆秦娥而下，别有桂殿秋也。吴虎臣得於石刻而无其腔，刘无言倚其声歌之，惟未足信。刘禹锡作潇湘神，起即叠三字一句便是，亦即捣练子，但为迎神送神之词。

古今乐录曰：乐府捣衣，清商曲也，分平仄二韵。李後主即咏本意。俞彦曰：“调名不一，宜细辨之。”

○望江南谢秋娘 春去也

海山记曰，隋炀帝开西苑，中凿五胡北海，相通泛舟，令人歌望江南：“湖上花，天水浸灵芽。浅蕊水边匀玉粉，浓苞天外剪明霞。清赏思何赊。”“湖上月，偏照列仙家。水浸寒光铺玉簟，浪摇晴影走金蛇。恰称灵槎。”“湖上柳，阴覆画桥低。宿雾洗开明媚眼，东风调弄好腰支。烟雨更相宜。”“湖上酒，终日助清欢。檀板轻声银甲暖，醅浮香米玉蛆寒。醉眼暗相看。”本无换头，後强添之，终非六朝人语。古今词谱曰：大石调曲，朱崖李太尉为亡妓谢秋娘作望江南。白居易思吴宫、钱塘之胜，作江南忆。刘禹锡作春去也。李後主作望江梅。冯延巳作忆江南。

《词统》载贾人女裴玉娥善箏，与黄损有婚姻约。後为吕用之劫归第，赖胡僧神术，寻复归损。损作望江南曲云：“无所愿，愿作乐中箏。得近佳人纤手子，研罗裙上发娇声。便死也为荣。”损，僖宗时人。

○竹枝（巴渝曲）

竹枝本出巴渝，故亦名巴渝词。刘禹锡序曰：岁正月，里中联歌竹枝，吹笛击鼓以应节。歌者扬袂睢舞，以曲多为贵。聆其音声，中黄钟之羽，卒章讪激如吴俞。虽伧伧不可分，而含思宛转，有淇澳之艳。

《太平乐府》曰：白居易竹枝云：“瞿唐峡口冷烟低。白帝城头月欲西。唱到竹枝声咽处，寒猿晴鸟一时啼。”刘禹锡竹枝云：“杨柳青青江水平。闻郎江上唱歌声。东边日出西连雨，道是无情也有情。”沈雄曰：作者须不似子夜、欢闻体，亦不得全脱本意，又不可竟作七言绝句，如“盘江门外是侬家”，为不可及。

《词统》载：“阿娘拘束好心痴。白玉阑干护竹枝。春色到来抽乱笋，石头缝里迸芽。”“若个郎来讨竹秧。雌雄须得要成双。明年此日春雷发，管取

婴脱锦腔”。此田艺衡竹枝，大意不脱本旨，如折杨柳、采莲曲之类。

○柳枝寿杯词

乐府作折杨柳，为汉饶歌横吹曲，“上马不捉鞭，反拗杨柳枝。蹀坐吹长笛，怨杀行客。”盖边词别曲也。旧词如刘禹锡云：“清江一曲柳千条。二十年前旧板桥。曾与美人桥上别，更无消息到今朝。”一曰寿杯词，如：“千门万户喧歌吹，富贵人间只此声。年年织作平字，高映南山献寿觞。”语意自别。唐无名氏柳枝云：“万里长江一带开。岸边杨柳是谁栽。锦帆落尽西风起，惆怅龙舟更不回。”尽推此曲为第一。然不若薛能杨柳枝云：“汴水高悬百万条。风清两岸一时摇。隋家力尽虚栽得，无限春风属圣朝。”更得大体。

蛛敦儒别有一调云：“江南岸，柳枝。江北岸，柳枝。折送行人无尽时。恨分离。柳枝。酒一杯。柳枝。泪双垂。柳枝。君到长安心事违。几时归。柳枝。”绝似长相思琴调曲，而以添声为排调者。

○阿那曲（鸡叫子）

古今词谱曰：唐人为阿那曲，宋人为鸡叫子，仄韵绝句。唐女郎姚月华歌二曲，即“手拂银瓶秋水冷，烟柳鹊飞去”也。其夫北游，有感於诗而归。

“春草萋萋春水绿。野棠开尽飘香玉。绣岭宫前白发生，犹唱开元太平曲。”相传玉川叟所吟，甘露变中，王涯、贾𣆮、舒元舆、李训、郑注辈鬼为之，一下第孝廉闻之於喷玉泉，词意近是。

朱淑真曾为阿那曲云：“梦回酒醒春愁怯。宝鸭烟销香未歇。薄衾无奈五更寒，杜鹃叫落西楼月。”时有作西楼月调者，宋人有双调鸡叫子。

○字字双（宛转曲）

《才鬼录》曰：唐中涓宿宫妓馆，见童子捧酒核导三人至，皆古衣冠。相谓曰：“崔常侍来何迟。”俄一人至，有离别意，共联四句为字字双曲：“床头锦衾斑复斑。架上朱衣殷复殷。空庭明月闲复闲。夜长路远山复山。”似非王丽真一人词也，词品竟作王丽真。诸选又以王建词为字字双云：“宛宛转转胜上纱。红红绿绿苑中花。纷纷泊泊夜飞鸦。寂寂寞寞离人家。”意亦近似，而又见一集中为宛转曲，宜从之。

○小秦王（丘家箏）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唐人绝句作乐府歌曲，皆七言而异其名，如无名氏之小秦王，一名丘家箏者。杨慎曰：予爱无名氏三阙，其一：“柳条金嫩不胜鸦。红粉墙头道韞家。燕子不来春寂寞，小窗和雨梦梨花。”其二“雁门关外雁初飞”，为盛小丛三台词。其三“十指纤纤玉笋红”，为张祜氏州第一，乃所举之讹者。

《苕溪渔隐》曰：唐人调俱失传，今可歌者，小秦王、瑞鹧鸪耳。瑞鹧鸪

依字易歌，若小秦王，必杂以虚声乃可歌也。

○清平调（阳关曲 缓缓歌）

楚曲有清调、平调、清平相和曲。李供奉乃作清平调三章云：“云想衣裳花想容。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”“名花倾国两相欢。长得君王带笑看。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”“一枝秣艳露凝香。云雨巫山枉断肠。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。”教坊记作阳关曲，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“渭城朝雨轻尘”也。冠莱公、苏东坡俱有是曲，又作缓缓歌。

屏山集曰：清平调之始也，玄宗曰：“赏名花，对妃子，焉用旧词。”命李白进清平调三章，其一“云想衣裳”，半为赋语，半为公布语。其二“名花倾国”，以人喻物，以物喻人。其三“一枝浓艳”，公布寓於规、美形於刺。於是学士之才情，不啻宠妃之恚恨矣。

吴越王妃每岁归临安，王以书遗之云：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。”吴人用其语为缓缓歌。苏东坡为易其词歌之，“陌上山花无数开。路人争看翠来。”即名阳关曲，是古清平调也。

○ㄩ乃曲（下泷船）

元结於大历中为道州刺史，以军事诣都。还洛日，春水涨溢不得前。作ㄩ乃曲四首，使舟子歌之，以取适於道路云：“湘江二月春水平。满月和风宜夜行。唱桡欲过平阳戍，守吏相呼问姓名。”

词纪云：“下泷船似入深渊。上泷船似欲升天。泷南始到九嶷郡，应绝高人乘兴船。”亦名下泷船。ㄩ乃，邪许声，注作棹船相应声，即吴中棹歌相和声。

○踏歌词抛球乐附

词品曰：崔液踏歌词云：“采女迎金屋，仙姬出画堂。鸳鸯裁锦袖，悲悴帖花黄。歌响舞分行，艳色动流光。”体裁藻思俱新，五言四句之後，末以七字作句，三字句叶。近不得其句读，律以五言，又何以别於刘禹锡之抛球乐乎。抛球乐五言六句云：“春早见花枝。朝朝恨发迟。及看化落後，却忆未开时。幸有抛球乐，一杯君莫辞。”

○法驾导引

古今词谱曰：词氏比望江南多叠一句云：“朝元路，朝元路，同驾玉华君。千乘载花红一色，人间遥指是祥云。回望海光新。”传自绍兴都下，有道人携乌衣女子饮於酒肆，女子歌以侑觞，皆非人世语。或记之以问一道士，道士惊讶曰：此赤城韩夫人所制法驾导引，尘世安得有人歌之。乌衣女子，盖一龙云。

○如梦令忆仙姿 古记 比梅 宴桃源

古今词谱曰：小石调曲，有传自吕仙者，有传自庄宗者。庄宗於宫中掘得石刻，名曰古记。复取调中二字为名，曰如梦令，所谓“如梦如梦，残月落花烟重”是也。不知先曾有一阙云：“尝记溪亭日暮。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欲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注色。争注色。惊起一行鸥鹭。”传是吕仙之曲。别刻又云无名氏，此非吕仙之词。张宗瑞寓以新词，曰比梅。近选以庄宗曾宴桃源深洞，又名曰宴桃源。

○後庭花

陈氏乐书曰：本清商曲赋後庭花，孙光宪、毛熙震都赋之，双调四十四字。又有後庭花破子，李後主、冯延巳相率为之，则是“玉树後庭前。瑶草妆镜边。去年花不老，今年月又圆。莫教偏。和月和花，天教长少年”。是单调三十二字，俱与古体玉树後庭花异。非“璧月夜夜满，琼树朝朝新”，为商女所歌也。杨慎云：“无限江南新乐府，君王独赏後庭花。”

○天仙子万斯年曲

乐府解题曰：龟兹乐也，教坊记有是名。词谱为黄钟宫曲。朱崖李太尉为应制体，花间集多赋天台仙子，单调也，有平仄二体。韦庄词：“金似衣裳玉似身。眼如秋水鬓如云。霞裾玉帔一群群。来洞口，望烟分。刘阮不归春日曛。”和凝词：“洞口春红飞蔌蔌。仙子含愁眉黛绿。阮郎何事不归来，赖烧金，慵篆玉。流水桃花空断续。”又韦庄词：“深夜归来长酩酊。扶入流苏犹未醒。醺醺酒气麝兰和。惊梦觉，笑呵呵。长道人生能几何。”三词俱不一体。其张先所赋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，则又仄韵双调不在此选者。

○何满子断肠词

杜阳杂编云：文宗宫人沈阿翘，为舞何满子，则一舞曲也。误刻河字，一名断肠词。人传文宗疾亟，目孟才人。孟请歌毕，指笙囊就缢。爰歌何满子，一声肠断而殒。张祜为诗以吊之云：“一声何满子，双泪落君前。”白居易曰：何满子，沧州歌者，开元中进此曲以赎死。因作七言云：“世传满子是人名，临就刑时曲始成。一曲四词歌八叠，从头便是断肠声。”今用长短句，有单调、双调。

和凝词：“正是破瓜年纪，含情惯得人饶。桃李精神鹦鹉舌，可堪虚度良宵。却爱蓝罗裙子，羡他长束纤腰。”第二首结句：“却爱薰香小鸭，羡他长在屏帏。”谓却爱下又是羡他，为重叠语病。殊不知羡出於爱，更申明一层语意。

○风光好

周使陶奉使江南，傲睨特甚。韩熙载为饰妓秦弱兰，以充邮亭卒女，前酒

扫。悦之，遂私焉。赠以风光好曲云：“好姻缘。恶姻缘。氏得邮亭一夜眠。别神仙。琵琶拨尽相思调，知音少。待取鸾胶续断弦。是何年。”云巢编又谓，陶惑於任社娘，故有此词。再阅天机馀锦曲云：“柳阴阴。水沉沉。风约双鳧立不禁。碧波心。”後有换头，则此曲当以“琵琶拨尽相思调，知音少”，为下段。抑又犯於虞美人影之过变也，似不必为此。

○伊川令

“西风昨夜穿帘幕。闺院添萧索。最是梧桐零落。迢迢秋光过却。人情音信难托。教奴独自守空房，泪珠与灯花共落。”此伊川令范仲胤妻寄外词也。范为相州录事，久不归，其妻制此词寄之。伊字旁朱写人字，范戏语有“料想伊家不要人”句。妻复答云：“闲将小楷作尹字，情人不解其中意。共伊间别几多年，身边少个人睡。”见词统，毕竟是北宋人语。

○长相思（山渐青 双红豆 忆多娇 青山相送迎）

乐府解题曰：长相思，古怨思二十五曲之一。本古诗“上言长相思，下言久离别”。又“着以长相思，缘以结不解”。以致缠绵之意。玉台新咏载徐陵、萧淳各有长短句，而非词也。唐词纪载令狐楚五言：“君行登陇上，妾梦在闺中。玉箸千行落，银床一夕空。”张继五言：“辽阳望河县。白首无由见。海上珊瑚枝，年年寄春燕。”皆非词也。止收双调三十六字，如：“深画眉。浅画眉。蝉鬓篷松云满衣。阳台行雨回。巫山高、巫山低。暮雨潇潇郎不归。空房独守时。”此白居易作。花庵词客，称为世人莫及。

○醉太平（凌波曲 醉思凡 四字令）

按起调以两字藏韵作句，张炎论之最严。龙州词，当改作“情真意真。眉清鬓青。小楼明月调箏。写春风数声。思君忆君。魂凭梦萦。翠绡香爰云屏。更那堪酒醒。”旧见“张颠米颠。书船画船。夫仙妇仙。鸾弦凤弦”等语。辛词只作仄韵云：“态浓意远。眉颦笑浅。剪罗衣窄絮风软。欺鬓云翠卷。南园花树春光暖。红香径里榆钱软。欲上秋迁又惊懒。且归休怕晚。”换头俱异，别是一体。

海昌查容《片翁集》，有贺江右人纳双姬者云：“章江贡江。蜂狂蝶忙。桃根桃叶相当。弄明珠一双。深妆浅妆。莺商燕量。巫山巫峡中央。锁芙蓉一双。”但卒章合用一韵为嫌耳。

○薄命女（长命女）

乐府解题曰：长命西河女羽调曲，唐五言体云：“云送关西雨，风传渭北秋。狐灯然客梦，寒杵捣乡愁。”和凝集中云：“天欲晓。宫漏穿花声缭绕。窗里星光少。冷霞寒侵帐额，残月光沉树杪。梦断锦闱空悄悄。强起愁眉小。”力崇词格者，当不取诗体也。

冯延巳别有长命女词：“春日宴。绿酒一杯歌一遍。再拜陈三愿。一愿郎君千岁，再愿妾身长健。三愿如同梁上燕。岁岁长相见。”留为章法，词则俚鄙。

○昭君怨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调本两韵，如苏轼、韩驹、万俟雅言、辛弃疾、郑域、张，俱得体。而明之陈继儒，强为一韵曰：“水上奏琵琶。一痕沙。”遂名之为一痕沙。此老未为知词。换头亦系两韵六字者，万俟雅言春到南楼雪尽一首，换头云：“莫把阑干倚。”前人谓倚字上落一频字，及查蔡伸道、程观过、吴幼清俱有此体。

○太平时柳柳枝 贺圣朝

贺方回衍杜牧之“秋尽江南叶未凋”诗，陈子高衍王之涣“李夫人病已经秋”诗，以七字现成句而和以三字为调。花间集，起於张泌、顾，换头句仍押仄韵。六一词犹押平韵，一名添声杨柳枝。

○生查子（赖卸头）

查谓古槎字，未见有咏博望事者。诸选载牛希济换头云：“语已多，情未了。”咸以己字为衬，及阅“绣工夫，牵心绪”，孙光宪又作三字句。至“谁家绣毂动香尘”，多谁家二字，又岂以谁家二字为衬，列之三体宜也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尊前集中，刘侍读生查子一阙云：“深秋更漏长，滴尽银台烛。独步出幽闺，月晃波澄绿。芰荷风乍触。一对鸳鸯宿。虚掉玉钗惊，惊起还相续。”尧山堂外纪中，欧阳彬生查子一阙云：“竟日画堂欢，入夜重开宴。剪烛蜡烟香，促坐花光颤。待得月华来，满院如铺练。门外簇骅骝，直待闻鸡散。”因思韩生查子词“空楼雁一声，远屏山半灭”，足色悲凉，不言愁而愁自见，何必又赘“眉山正愁绝”耶。觉首篇“时复见残灯，和烟坠金穗”，如此结构，方为含情无限。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陆放翁见题驿壁云：“玉阶蟋蟀闹清夜，金井梧桐辞故枝。一枕凄凉眠不得，呼灯起作感秋诗。”询知驿女之作，爰纳为妾。後妻妒又出之，遂赋生查子云：“只知眉上愁，不识愁来路。窗外有芭蕉，阵阵黄昏雨。晓起理残妆，整顿教愁去。不合画春山，依旧留愁住。”

朱淑真赋元夕生查子，有云：“月到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後。”词品曰：词则佳矣，岂良人妇所宜道耶。但其元夕诗：“但愿暂成人缱绻，不妨长任月朦胧。”与词相合，其行可知。

○醉公子（四换头）

双调醉公子，一名四换头，平仄互叶，词意四换。如虞美人、菩萨蛮、减字木兰花之类。五言体云：“昨日春园饮，今朝倒接。谁人扶上马，不省下楼

时。”词选氏以顾、尹鹖之所著为正。

怀古录曰：“门外一吠，知是萧郎至。划袜下香阶，冤家今夜醉。扶得入罗帏，不肯脱罗衣。醉则从他醉，还胜独睡时。”此唐人词也。前辈谓读此可悟诗法。或以问韩子苍，子苍曰：只是转折多耳。且如喜其至，划袜下阶，是一转矣。而苦其今夜醉，又是一转。喜其入罗帏，又是一转。不肯脱罗衣，又是一转。後两句是自为开释，又是一转。虽与诸家不同，直是赋醉公子也。柳塘词话曰：体是四换韵者，顾、薛昭蕴可法也。无名氏词为两韵，半平半仄体。尚有尹鹖词，只用两韵者，“暮烟笼薜砌。戟门犹未闭。尽日贪。不管人独。刚到促呼茶。豪憨谁耐他。拥被宁孤睡。醒眼难禁醉。待得酒醒时。天街唱晓鸡。”此为申明无名氏词意，而不嫌其透露。

○点绛唇（沙头雨 南浦月 十八香）

古今词谱曰：本仙吕宫，又入高平调。张仲宗结语云：“遥隔沙头雨。”名沙头雨。又“邀月过南浦”，为南浦月。

词品曰：苏叔党，东坡少子。草堂所录“新月娟娟”，“高柳蝉嘶”两首是也。时禁苏文，故隐其名。若以为汪彦章作则谬矣，汪自有“永夜恹恹，画帘低月山卸斗”，见於浮溪文藻。

诗话总龟曰：林和靖不特工於诗，且工於词。如咏草一首：“金谷年年，乱生春色谁为主。”终篇不露一草字。如觉范咏梅一首：“风吹平野，一点香随马。”终篇不露一梅字，同一雅洁。

○浣溪沙（小庭花 满院春 广寒秋 霜菊黄 踏花天）

古今词谱曰：黄钟宫曲。张泌词有“露浓香泛小庭花”，又名小庭花。

李後主用仄韵，“红日已高三丈透。金炉次第添香兽。红锦地衣随步皱。佳人舞点金钗溜，酒恶时拈花蕊嗅。别殿遥闻箫鼓奏。”固是独唱。

薛昭蕴首句不用韵，“红蓼渡头秋正雨，印沙鸥迹自成行。整鬟飘袖野风香。不语含深浦里，几回愁杀棹船郎。燕归帆尽水茫茫。”亦仅见也。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张侍郎爱姬早逝，犹子曙代为浣溪沙云：“天上人间何处去，旧欢新梦觉来时。黄昏微雨画帘垂。”写置几上，朝回见之，一恸曰，此必阿灰所作也。阿灰，曙小字。

竹坡丛话曰：苏东坡云：鲁直作浣溪沙，自以水光山色，替却玉肌花貌，此真得渔父之风者。鲁直过泸，泸帅有宠妓盼盼，命之侑酒。鲁直赠以浣溪沙，有云：“见人无语但回波，奴料有心留宋玉，氏缘无奈楚襄何。”盼盼唱惜春容而帅不知也。

○卜算子（百尺楼）

古今词谱曰：歇指调曲，平韵即巫山一段云也。秦湛词：“极目烟中百尺

楼，人在楼中否。”又名百尺楼，有八十九字中调。

女红馀志曰：惠州温氏女超超，年及笄不肯字人。东坡至，喜曰：“吾婿也。”日徘徊窗外，听公吟咏，觉则亟去。东坡知之，乃曰：“吾呼王郎与子为姻。”未几，东坡渡海归，超超已卒，葬於沙际。因作词云：“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时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”

僧皎然送春词：“有意送春归，无计留春住。毕竟年年用着来，何似休归去。”高宾王全用之：“屈指数春来，弹指惊春去。檐外蛛丝网落花，也要留春住。几日喜春晴，几夜愁春雨。十二阑干六曲屏，题遍伤春句。”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紫竹卜算子云：“绣阁锁重门，携手终非易。墙外凭他花影摇，那得疑郎至。合眼想郎君，别久难相似。昨夜如何绣枕边，梦见分明是。”是有缱绻意而非秽褻语，携手梦见，方乔可谓不孤。

青楼雅述曰：唐仲友守台，命营妓严蕊作红白桃花如梦令，赏以双缣。後朱晦庵为节使，欲摭仲友罪，置蕊於狱。蕊曰：“身为贱妓，不敢妄言以污士大夫也。”岳霖为宪，怜蕊无辜，猝命作词。蕊口占卜算子云：“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卜。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。去也还须去。住也如何住。若得山花插满头，便是侬归处。”立命出之。

○巫山一段云

乐府解题曰：汉铙歌巫山高为思妇词，一曰状巫峡。按太平广记，王母第二十三女名瑶姬，号云华夫人，居巫山，诗家所谓神女也。峡下有神女祠，过此为无我滩矣。词盛於花间，李、毛文锡诸人。又唐昭宗宫人题於宝鸡驿壁者，换头用六字句，叶仄韵，与柳郎中之咏游仙相类。昭宗宫人云：“青鸟不来愁绝，忍看鸳鸯双结。春风一等少年心，闲情恨不禁。”柳郎中云：“一曲云谣为寿，倒尽玉壶春酒。微醺争撼白榆花，踏研讨会九光霞。”笺体中应备之。

○采桑子（罗敷令 丑奴令）

教坊记曰：采桑子，即古相和歌中采桑曲。

古今词谱曰：大石调曲。

词品曰：花蕊夫人因蜀亡制采桑子，题葭萌驿壁云：“初离蜀道心将碎，离恨绵绵，度日如年。马上时时闻杜鹃。”才半阙而为军骑促行。有戏续之云：“三各宫女如花貌，妾最婵娟。此去朝天。只恐君王恩爱偏。”此必後人侮之者，岂有随昶行而书此败节之语。

○菩萨蛮（重叠金 子夜歌 女王曲 花间意）

古今词谱曰：调属正平，又中吕四换头曲也。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温庭筠善属词，唐宣宗好歌菩萨蛮，令狐相公假温手修撰以进，有“小山重叠金明灭”句，为重叠金。

杜阳杂编曰：唐大中初，女蛮国贡双龙犀，明霞锦。其人危髻金冠，璎珞被体，当时号为菩萨蛮。优者作女王曲，文士亦往往声其词。

丹铅录曰：开元时南诏入贡，危髻金冠，璎珞被体，号菩萨蛮，因以制曲。杨慎改蛮为，以戒经华被首为据。胡元瑞驳之，非真正妇女入贡，盖皆妇女髻也。

中朝故事曰：乾宁三年，帝次华州，登城楼歌一词，有曰：“何处是英雄。迎依归故宫。”又曰：明年秋制此词。既为韩建迎归矣，何又作此词，且改为“安得有英雄，迎归大内中”，绝非昭宗声口。

旧曲有衍古诗而作者，如“牡丹带露真珠颗。佳人折向庭前过。含笑问檀郎。花强妾貌强。檀郎故相恼。只道花枝好。一晌发娇嗔。碎花打人”。宣宗尝爱唱之，戏语左右，似妇人支解其夫者。词品以为远在花间之先也。

张表臣过吴江词云：“垂虹亭下扁舟住。秋风烟雨长桥暮。白蒙听吴歌。佳人双脸波。劝倾金凿落。莫作思家恶。绿鸭与鲈鱼。如何可寄书。”或曰，不闻鸭可寄书。表臣不答。信乎柳州云，作之难，知之又难，雌霓之赏为少也。

南唐卢绛，衡山人，为蜀主昶刺史，夜梦白衣妇人歌菩萨蛮词以侑酒，即“玉京人去秋萧索。画檐鹊起醒桐落。欹枕悄无言。月和清梦圆”也。绛默记之，询之，曰：“妾乃玉真也，他日富贵，相见於固子坡头。”後入宋临刑，有白衣妇人同事。问其名则耿玉真，其地则固子坡也。

○谒金门（花自落 垂杨碧 空相忆 春早湖山）

古今词谱曰：双调曲，教坊记有儒士谒金门。

花庵词客曰：张宗瑞词：“睡起愁怀无处着。无风花自落。”为花自落。又“楼外垂杨如此碧。问春来几日”，为垂杨碧。皆以篇末之语而立新名者。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李嗣主谓冯延巳曰：“风乍起。吹皱一池春水。干卿何事。”延巳曰：“未若陛下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也。”

韦庄以才名寓蜀，蜀主建夺其姬之善词翰者入宫。庄作谒金门云：“空相忆。无计得传消息。天上嫦娥人不识。寄书何处觅。春睡觉来无力。不忍把伊书迹。满院落花春寂寂。断肠芳草碧。”

○清平乐（忆萝月）

词品曰：李白应制清平乐见吕鹏越云集，共四首。自禁庭春昼，禁闱秋夜之词，脍炙人口。黄玉林以後二首无清逸气，贗作也，逸之。杨慎补作二首，人以为远不忘谏，填词中风雅也。胡元瑞又混以清平调驳之，良误。

古今词谱曰：李白换头一句仄粘，一句平粘，下句称是，两首一体。惟孙光宪“等闲无语，愁肠欲断”效之。温庭筠俱用仄粘，韦庄之“春愁南陌全”，效之。要知换头第一、第二、第四俱用平粘，而第三用仄粘，大概如是。

○忆秦娥（秦楼月 双荷叶 碧云深）

唐词纪曰：商调曲也，凤楼春即其遗意。李白之箫声咽，用仄韵。孙夫人之花深深，用平韵。张宗瑞为立新名曰碧云深，至谢逸止二十三字作调。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相传文宗宫妓沈翘翘舞何满子词。文宗曰：“浮云蔽白日，此文选中，念君臣值奸邪所蔽，正是今日。”乃赐金玉环。翘翘泣曰：“妾本吴元济女，投入掖庭。”本艺方响，因奏梁州，音节殊妙。文宗选金吾秦诚之出宫，诚後使日本。翘翘制曲曰忆秦郎，即忆秦娥也。

○荆州亭江亭怨

乐府杂录曰：荆州亭四十六字，花庵收为清平乐令。因检山谷词，鲁直登荆州亭柱间，见词云：“帘卷曲阑独倚。江展暮天无际。泪眼不曾晴，家在吴头楚尾。数点雪花乱委。扑洒沙鸥惊起。诗句欲成时，没入苍烟丛里。”鲁直凄然曰：“以为余发也。”夜有女子见梦曰：“我家豫章，附客舟堕水死，有感而作，不意公能识之。”鲁直觉而叹曰：“此必吴城小龙女也。”

○喜迁莺（鹤冲天 万年枝）

古今乐录曰：黄钟宫曲，多赋登第，赋宫词。

古今词谱曰：正宫曲，韦庄词：“家家楼上簇神仙。争看鹤冲天。”和凝词：“严妆拢罢啭黄鹂。飞上万年枝。”故名鹤冲天、万年枝。前後和凝、薛昭蕴为一韵者，韦庄、欧阳修为两韵者，至毛文锡换头，一概和仄韵。

薛昭蕴词云：“清明节，雨晴天。得意正当年。马骄泥软锦连乾。香袖半笼鞭。花色融，人竞赏，尽是绣鞍朱鞅。日斜无计更流连。归路草和烟。”

毛文锡词云：“芳春景，暖晴烟。乔木见莺迁。传枝俚叶语关关。飞过绮丛间。锦翼鲜，金毳软。百啭千娇相唤。碧纱窗晓怕闻声，惊破鸳鸯暖。”

欧阳修词云：“梅谢粉，柳拖金。香满旧园林。养花天气半晴阴。花好却愁深。花无数。愁无数。花好却愁春去。戴花持酒祝东风。千万莫匆匆。”

花庵词客曰：夏竦於庆历朝为一不肖，然喜迁莺词必以之为冠冕。如“三千珠翠拥宸游。水殿按梁州”，此景德中水殿按舞时应制之作。

○阮郎归（醉桃源 碧桃春）

花庵词客曰：宋仁宗见新燕掠水，曾覲应制作阮郎归词云：“柳阴庭馆占风光。呢喃清昼长。碧波新涨小池塘。双双蹴水忙。萍散漫，絮飘扬。轻盈体态狂。为怜流去落红香。卸将归画梁。”仁宗极赏叹其末二句。

古今词谱曰：大石调曲也。黄山谷多作独木桥体，咏茶一首，全用山字。

李後主阮郎归云：“东风吹水日衔山。春来长是闲。”苏东坡“绿槐高柳咽新蝉。薰风初入弦”，此定体也。独王山樵阮郎归第二句便失平粘，云：“风中柳絮水中萍。聚散两无情。”不知何意。且眼媚起句：“霏霏疏影转征鸿。人语暗香中。”朝中措起句：“平册栏槛倚晴空。山色有无中。”太常引起句：“君王着意履声间。合押紫宸班。”少年游起句：“霁霞散晓月犹明。疏木挂残星。”月宫春起句：“水晶宫里桂花开。神仙探几回。”是皆犯之矣。

○眼儿媚（秋波媚）

花庵词客曰：宋齐愈为固陵如对，曰：卿文章新奇，可作梅词进呈。词云：“霏霏疏影转征鸿。人语暗香中。小桥斜渡，曲屏深院，水月。人间不是藏春处，玉笛晓霜空。江南处处，黄垂密雨，绿涨薰风。”盖眼媚也。立进此。天语称喜，又谕近臣曰：齐愈词非惟不经人道，自花开至结子黄熟，并天色言之尽矣。

王荆公子多病，因令其妻楼居而独处。荆公别嫁之。念之，为作秋波媚词云：“杨柳丝丝弄轻柔。烟缕织成愁。海棠未雨，梨花先雪，一半春休。而今往事难重省，归梦绕秦楼。相思只在，丁香枝上，豆蔻梢头。”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起是平粘仄粘俱通，故阮阅一首“楼上黄昏杏花寒，斜月小阑干”是也。又卓田一首平粘起者，“丈夫只手把吴钩。欲断万人头。因何铁石，打成心性，却为花柔。君看项籍并刘季，一怒使人愁。只因撞着，虞姬戚氏，豪杰都休。”

○山花子（南唐浣溪沙 摊破浣溪沙）

雪浪斋日记曰：王荆公问黄山谷曰，李後主词何处最佳。山谷以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对。荆公曰：“未若山花子“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”也。按“手卷真珠”、“菡萏香消”二首皆元宗作，荆公误属後主。

古今词谱曰：黄钟宫曲，曾钟宫曲，曾几南唐轶事，元宗手写此二词，以赐金陵妓人王感化。

明林章词云：“燕子楼中觅梦魂。杜鹃枝底认啼痕。惟有远山江上出，翠氤氲。风送杨花三月雪，水莲芳草一天云。又是去年时候也。尽黄昏。”近代王士禛真寄京口程昆仑云：“黄鹤山前黄鹤鸣。杜鹃楼上杜鹃声。记得戴招隐地，共经行。北固云山春望远，南徐风雨暮潮生。一片澄江如练影，接芜城。”同一情致。

○柳梢青（早春怨 云淡秋空）

古今词谱曰：中吕宫曲，有平仄二调，谢逸、贺铸俱仄韵。

词品无名氏词云：“晓星明灭。白露点、秋风落叶。故址颓垣，冷烟荒草

，前朝宫阙。长安道上行客。依旧是、名深利切。改变容颜，销磨今古，陇头残月。”此五代新说载鬼仙词，非太白、长吉之流不能及此。按之以柳梢青曲，第二句皆遗失一字耳。

谢逸词云：“香肩轻拍，尊前忍听，一声将息。昨夜浓欢，今朝别酒，明朝行客。後回来则须来，便去也如何去得。无限离情，无穷江水，无连山色。”此以仄韵证之也。

淳熙中，张材甫应制词云：“柳色初浓，馀寒寒如水，秋雨如尘。”复命曾海野和词云：“桃靛红匀，梨腮粉薄，鸳径无尘。”词品曰：句句叶而起句不叶，则亦未知词者矣。夫柳梢青起句，不用韵者间有。既在应制联赓之作，是亦可通融者，极言其未知词也，过矣。

○周峰碧

宋无名氏眉峰碧词云：“蹙损眉峰碧。纤手还重执。镇日相看未足时，便忍使鸳鸯只。薄暮投村驿。风雨愁通夕。窗外芭蕉窗里声，分明叶上心头滴。”宋徽宗手书此词以问曹组，组亦未详。徽宗曰，朕粘於屏以悟作法。真州柳永少读书时，遂以此词题壁，後悟作词章法。一妓向人道之，永曰：某亦愿变化多方也。然遂成屯田蹊径。

○贺圣朝

旧本叶清臣落句，俱作四字三句云：“三分春色，二分愁闷，一分风雨。知他来岁，牡丹时候，相逢何处。”虽犯旁宫，如秋波媚、洞天春、柳梢青、诉衷情等曲，未尝不稳贴清圆也。以原调考之，应改作两句云：“三分春色二分愁，间一分风雨。知他来岁牡丹时候，相逢何处。”是上作七字句，下作五字句，又五字句作空头句，更妙在间字、候字。若间字改更字，候字改再字，便属粗浅。今证以马庄父春游词云：“游人拾翠不知远，被子规呼转。红楼倒影背斜阳，坠几声弦管。荼コ香透，海棠红浅，恰平分春半。花前一笑不须慳，待花飞休怨。”

○朝中措

艺苑雌黄曰：欧阳公送刘贡父守扬州，为朝中措词云：“平山阑槛倚晴空。山色有无中。手种堂前杨柳，别来几度春风。文章太守，挥毫万字，一饮千钟。行乐直须年少，尊前看取衰翁。”平山堂望江左诸山甚近，或以公短视故云。东坡笑之，因赋快哉亭水调歌头以道其事，有云：“尝记平山堂上，欹枕江南烟雨。杳杳没孤鸿。认取醉翁语，山色有无中。”盖指烟雨而然也。

○人月圆青衫湿

宋王诜词云：“年年此夜，华灯盛照，人月圆时。”名之曰人月圆。古今词谱曰：大石调曲，北剧多收为引子。

金源乐府曰：吴激赴金人张总家集，出侍侑觞，故宋宫姬也。时宇文叔通赋念奴娇将成，见激作人月圆云：“南朝千古伤心事，还唱後庭花。旧时王谢，堂前燕子，飞向谁家。恍然一梦，仙肌胜雪，宫鬓堆鸦。江州司马，青衫泪湿，同是天涯。”叔通遂阁笔，退而语人曰：“吴郎近以乐府高天下。”

○醉乡春醉乡广

醉乡春者，秦少游谪岭南时所作也。藤州地志云，秦少游醉饮於海棠桥野老家，度一曲以题于柱间云：“唤起一声人悄。衾冷梦寒窗晓。瘴雨过，海棠开，春色又添多少。社瓮酿成微笑。半缺椰酌共舀。觉颠倒。急投床，醉乡广大人间小。”闻修志者不识舀字，改之，怪甚。

○惜分飞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东坡守杭，毛滂为法曹掾，与一妓善。秩满当辞，流连惜别。明日，东坡宴客，妓即歌惜分飞以侑酒云：“泪湿阑干花着露。愁到眉峰碧聚。此恨平分取。更无言语空相觑。断云残雨无意绪。寂寞朝朝暮暮。今夜山深处。断魂分付潮回去。”东坡问是谁作，妓愀然以毛法曹对。东坡语坐客曰：“郡寮有词人而不及知，某之罪也。”折柬追还，为之延誉，滂以此得名。

○西江月壶天晓 白香 醉高歌

古今词谱曰：调始於欧阳炯中吕宫曲，以隔韵叶者。後则渐滥而无纪极矣，惟东坡重阳词近之。欧阳词云“月映长江秋水。分明冷浸星河。浅沙汀上白云多。雪散几丛芦苇。扁舟倒影寒潭里。烟光远罩轻波。笛声何处响渔歌。两岸香暗起。”此又以七字句为换头者。东坡词云：“点点楼前细雨，重重江外平湖。当年戏马会东徐。今日凄凉南浦。莫恨黄花未喷嚏一，且教红粉相扶。酒阑不必看茱萸。俯仰人间今古。”恐又是平仄一韵，然已合调耳。

花庵词客曰：“照野依依浅浪，横空暖暖微霄”，东坡用陶语“山涤馀霏，宇暖微霄”也。公以春夜行蕲水中，过酒家醉饮，乘月一至溪桥，曲肱少寐。及觉已晓，乱山葱茏，不谓人世也。黄九疑公有突兀之句，故小叙及之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宋赵与仁西江月，又作一体云：“夜半河痕依约，雨馀天气冥。起行微月遍池东。水影浮花，花影动帘栊。量减难辞醉白，恨长莫尽题红。雁声能到画楼中。也要玉人，知道有秋风。”见草窗词选。

○杜华明

梁溪轶事曰：关注子东，避地梁溪。梦至广寒宫，夹两池，水无纤尘，地无纤草，门钥不启。或告之曰，呼月姊则开矣。子东如其言，见二仙子，霞彩焕发，非复人间。引者曰，月姊也。子东再拜。因问往日梁溪之会，令歌太平乐犹记及否。子东歌之，复作桂华明云：“缥缈神仙开洞府。遇广寒宫女。问

我双鬟梁溪舞。犹记得，当时否。碧玉词章教仙女。为按歌宫羽。皓月满窗人何处。声永断，瑶池路。”

○少年游

古今词谱曰：黄钟宫曲，林君复、苏东坡俱有之，亦不一体，其更变俱在换头也。东坡词换头云：“卷帘对酒邀明月。”非对酒卷帘也，刻误。落句云：“恰似娥怜双燕，分明照、画梁斜。”异矣。耆卿换头云：“薄情慢有归消息，鸳鸯被，半香消。”异矣。小山换头云：“可怜人意，薄于云水，佳会更难重。”则又异矣。馀则俱同，当以美成词为正。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美成在汴日，主角妓李师师家。道君幸之，美成避匿其左右。遂赋少年游云：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，纤手破新橙。锦幄初温，兽烟不断，相对坐调笙。低声问向谁行宿，城上已三更。马滑霜浓，不如归去，直自少人行。”直写其事，流传於外。道君怒，以课吏谪之。

○瑶池宴

古今乐录曰：黄鲁直与季常书曰：琴曲有瑶池宴，无名氏所制，词不稳帖，而声如怨咽。或改之别作闺怨，殊为奇妙，勿妄以与人也。为按拍歌之云：“飞花成阵春心困。寸寸。别肠多少愁闷。无人问。偷期自残妆粉。抱瑶琴，寻出新韵。玉纤趁。南风未解幽愠。低云鬓。眉峰敛晕娇和恨。”一如王实甫之游艺中原曲云。按以仙吕点绛唇可歌也。

○忆余杭（忆西湖）

潘阆字肖遥，太宗朝人，狂逸不羁，坐事系狱，往往有出尘之语。词品曰：有忆西湖虞美人一阙，於时盛传，东坡爱之，书於玉堂屏风。词综曰：潘痕有酒泉子二阙，石曼卿见此词，使画工绘之作图。柳塘沈雄起而辩之，非虞美人，亦非酒泉子，乃自制忆余杭也。旧刻词曰：“长忆西湖湖水上。尽日凭阑楼上望。三三两两钓鱼舟。岛屿正清秋。笛声依约芦花里。白鸟成行忽飞起。到来闲想整纶竿。思入水云寒。”复见词综共刻三首，其二首首句俱失三字，今为正之。其一：“长忆孤山山影独。山在湖心如黛簇。”其二：“长忆西湖添碧溜。灵隐寺前天竺後。”如失山影独三字，添碧溜三字便不成词矣。

[（按今肖遥词有十首，皆酒泉子，起句亦皆四字。）]

○鹊桥仙（广寒秋 呈红）

古今词谱曰：仙吕宫曲，又入高平调，与步蟾宫稍异。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张宗瑞有“天风吹送广寒秋”句，为广寒秋。

词综载：“一竿风雪，一穰烟雨，家在钓台西住。卖鱼生怕近城门，岂向红尘深处。潮来解缆，朝平举棹，潮落放歌归去。旁人错比做严光，自是无名渔父。”梅苑所载宋无名氏词。疑放翁所作，而集中不载，细味卒章，真是高

隐之笔。

天机馀锦有无名氏呈红一曲云：“粉香犹嫩、霜寒可惯。争奈向、春心已转。玉容别是，一般闲婉。悄不管、桃深杏浅。月影帘栊，金波是面。渐细细、香风满院。一枝折寄，故人虽远。莫辄使、江南信断。”前後第四句，各添一字，仍是鹊桥仙咏梅也。按呈红者，服带之饰，天子用黄呈，王侯用红呈，卿士用墨呈，见艺苑。

○浪淘沙（卖花声 过龙门）

古今词谱曰：歇指调曲。尧山堂外纪曰：幼卿女史过龙门有词，仍立名曰过龙门，又曰卖花声。别有中调卖花声六十六字。

浪淘沙亦有诗体而入选列前单调者，亦即歇指调也。唐词纪名为水鼓子，作者如白居易、刘禹锡辈。惟司空图一首为得大体，词云：“不必长漂玉洞花。曲中止爱浪淘沙。黄河却胜天河水，万里萦纡入汉家。”

柳耆卿作歇指调云：“有个人人。飞燕精神。急将环佩上华胥。促拍尽随红袖举，风柳腰身。款款轻裙。妙尽纤新。曲终独立敛香尘。应是四肢娇困也，眉黛双颦。”起句少原调一字。

宋子京别作浪淘沙以别刘原父云：“少年不管。流光如箭。因循不觉韶华换。到如今，始惜月满花满酒满。扁舟欲解垂杨岸。尚同欢宴。日斜歌阕将分散。倚兰桡，望水远天远人远。”

○河传

旧记河传为隋炀帝开汴河所制劳歌也，其声犯角，词多失传。海山记曰：炀帝宫中障壁有广陵图，帝视之“移时不能举步。谓萧后曰：“朕不爱此画，为思旧游处。”爰指图中山水，及入村落寺院，历历皆在目前。昔年征陈主日游此。及幸江都，作泛龙舟词，歌龙女曲，创柳是迷楼，设锦帆殿脚，此河传乃後人所造劳歌也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河传水调，本秦皇南幸之曲。如汴渠、是柳、迷楼、锦帆、乌铜屏、四宝帐、殿脚女、女相如诸阙，各有故实。维扬宗元鼎即以大业遗事咏之，更用花间限体复仿艳情，千载而下，殊为香也。余集有河传共十四体，久为笺出，以求未尽。

○摘红英（撷芳词）

《太平乐府》曰：政和中，京师有姥入内教歌，传得禁中撷芳词，唐人作也。张尚书帅成都日，入竞歌之。却於前段“记得年时，共伊曾摘”，其下添“忆忆忆”三字。换头落句“燕来也，又无消息”，於下添“得得得”三字。撷芳，擅芳，禁中园名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今以张仲举词按之云：“莺声寂。鸠声急。柳阴一片梨

云湿。惊人困。教人恨。待到平明，海棠应尽。青无力。红无迹。残香粉那禁得。天难准。晴难称。晚风又起，倚阑争忍。”卒章原无三叠字，若有三叠字，此即陆放翁之钗头凤，毫不异也。

○鹧鸪天（思佳客 於中好 离歌）

庆历中，开封府与棘寺同日狱空。仁宗宫中宴集，宴晏几道作鹧鸪天以歌之，得旨受赏。大意行上平之盛，又见祥瑞之徵，而末句略近之，极为得体。词有云“朝来又奏圜扉静，十样宫眉捧寿觞”是也。亦以志一时之治化云。

宋子京过繁台街逢内家车子，有塞帘者，呼曰小宋。子京乃作鹧鸪天“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”句。闻之仁宗，内家自陈。因宣学士侍宴，遂以内家赐之。仁宗曰，蓬山不远矣。

芦浦笔记，有述宣政一时之事者，仅记其词云：“宣德楼前雪未融。贺正人见彩山红。九衢照影纷纷月，万井吹香细细风。复道远，暗相通。平阳主第五王宫。凤箫声里春寒浅，不到珠帘第二重。”为无名氏之作。刘兴伯曰，此备述宣政之盛，非想像者所能道。

○瑞鹧鸪（太平乐 舞春风 桃花落 五拍）

古今词谱曰：南吕宫曲，又入平调，即平韵七言律，邓玉楼春也。词品曰：可以按调而歌者，瑞鹧鸪耳。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宣和间，关注寓梁溪古柏院中，梦美须髯者揖坐，使两女子以铜盆酌酒。谓注曰，自来歌曲，先奏天庭，後落人间，他日休兵，有乐府曰太平乐。两女子舞，主人击节。犹记其五拍云：“玄衣仙子从双鬟。缓节长歌一解颜。满饮铜盆效鲸吸，低回舞袖作弓弯。舞留月殿春风冷，乐奏钧天晓梦还。行听新声太平乐，犹留五拍到人间。”此即舞春风也。

冯延巳词云：“严妆才罢怨春风。粉墙画壁宋家东。蕙兰有恨枝犹绿，桃李无言花自红。燕燕巢帘幕卷，莺莺啼处曲房空。少年薄倖幸知何处，每夜归来春梦中。”在五代时已有瑞鹧鸪者，一名桃花落。

○玉楼春（惜春容 木兰花令）

古今词谱曰：大石调曲，词统又作林钟商调。词中不失玉楼春三字者，顾也。通首一韵者，徐昌图、温庭筠、欧阳修、宋祁也。前後两韵者，牛峤、韦庄也。

温庭筠词云：“家临长信住来道。乳燕双双拂烟草。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帐暖春鸡早。笼中娇鸟晓犹睡，帘外落花闲不扫。衰桃一树近前池，似惜容颜镜中老。”诗家收为春晓曲，讵为矣。何以赵弘基花间集，竟失之也。欢娱少。肯爱千金轻一笑。为君持酒劝斜阳，且向花间留晚照。”人谓闹字甚重，我觉全篇俱轻，所以成为“红杏尚书”。

无名氏闻笛词云：“红楼十二春寒侧。楼角何人吹玉笛。天津桥上旧曾听，三十六宫秋草碧。昭华人去无消息。江上青山空晚色。一声落尽短亭花，无数行人归未得。”词品曰：此词悲感凄怆，在简斋忆昔午桥之上而不知名，或以为张子野作，非也。子野卒於南渡以前，何得云三十六宫秋草碧乎。

明初开国如刘文成春感云：“春来触处花成绮。春去可怜花委地。催耕布强知时，去国杜鹃空有泪。双鱼不见人千里。落絮牵愁和梦起。芭蕉多事惹西风，故作雨声惊客耳。”明季中翰如沈闻华秋怨云：“盼尽玉郎离别处。空剩紫骝芳草路。年年同嫁与东风，只有小楼红杏树。愁病恹恹魂欲去。一霎芭蕉寒响聚。空嗟薄命玉容人，值得数声秋夜雨。”情词凄感更为胜之。自听秋雨後，不敢种芭蕉。信然。

○步蟾宫

沈雄曰：步蟾宫系平调，不知原起是何人，但见蒋竹山咏桂一首。词统有传一士人访妓，妓在开府侍宴，候之以寄閨者，误达开府。开府见词清丽，呼士人以妓与之。词云：“东风捏就腰肢细。系六幅裙不起。看来只惯掌中行，怎教在烛花影里。更阑应是铅华褪，暗蹙损、眉峰双翠。夜深著纈两小鞋，斜靠著、屏风立地。”

黄山谷词云：“虫真个恶伶俐。恼乱得、道人眠起。醉归来、恰似出桃源，但目断、落花流水。不如随我归云际。共作个、住山活计。照清溪，匀粉面，插山花，算做胜、风尘滋味。”调异录之。

○虞美人

古今词谱曰：“正宫曲，又入仙吕，四换头曲也。唐词落句七字句，以三字句叶。宋词落句只九字一句叶耳。不得误以四字句，五字句混之者。

贾氏谈录曰：褒斜谷中有虞美人草。益州记曰，雅州出虞美人草，唱虞美人曲，则随风而舞，且应拍者。又高邮桑景舒，旧传有虞美人曲，歌之则枝叶皆动。景舒曰，此吴音也。因取琴试操吴音，枝叶亦动，谓之虞美人操，全非词家所谓宫音也。唐词有乌骓欲上，专咏西楚事。

李後主词：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。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阑玉砌应犹在。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还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当以此阙为最。

关注曰：叶右丞词，能於简澹处，时出雄杰，合处不减靖节、东坡，岂近世乐府之比哉。而尤以虞美人为绝唱，如“美人不用敛歌眉。我亦多情无奈酒阑时”是时。“帐中草草军情变，月下旌旗乱。揽衣推枕怆离情。远风吹下楚歌声。正三更。乌骓欲上重相顾。艳态花无主。手中莲锏凛秋霜。九重归去是仙乡。恨茫茫。”此唐无名氏虞美人原曲，以三字句作结者。

○一斛珠斗黑麻 醉落魄 醉罗歌

梅妃传曰：江采九岁诵二南诗，期以此见志。开元中，选侍明皇见宠，所居悉植梅花，故号梅妃。时太真迁上阳，明皇於花萼楼念之。会夷使贡珠，命封一斛赐妃。妃谢以诗云：“柳叶双眉久不描。残妆和泪污红绡。长门尽日无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。”明皇以新声度曲曰一斛珠。

无名氏词：“醉醒醒醉。凭君会取真滋味。浓斟琥珀香浮蚁。一入愁肠，便有阳春意。须将幕席为天地。歌前起舞花前睡。从他兀兀陶陶里。犹胜惺惺，惹得闲憔悴。”黄山谷曰，此或传是东坡语，非也，与蜗角虚名，解下痴条之曲相似，疑是王仲父作。

○踏莎行

古今词曰：春旅词云：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。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。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湘江去。”少游踏莎行也。东坡独爱其尾两句，及闻其死，东坡曰：“少游已矣，虽万人何赎。”黄山谷曰：“绝似刘宾客楚蜀间语。”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唐子畏春闺，若不经意出之者，词云：“可怪春光，今年偏早。闺中冷落如何好。因他一去不归来，愁时只是吟芳草。奈尔双姑，随行随到，其间况味余知道。寻花趁蝶好光阴，何须步步回头笑。”此与巨源、简斋同一真趣，而有妙理。余恐其流於渔樵问答也，特拈一词云：“双燕相依，深闺奇语。钩帘未放衔泥去。央伊趁晓向天涯，探郎昨夜和谁住。桃叶轻风，杏花微雨。芹香不啄来何遽。喃喃恼逐絮颠狭发明薄幸人如许。”稍为明破，亦以云救也。

王阮亭曰：彭羨门善於言情，春暮之什，亦自矜胜。词云：“莺掷金梭，柳抛翠缕。盈盈娇眼慵难举。落花一夜嫁东风，无情蜂蝶轻相许。尺五楼台，秋千笑语。青鞋湿透胭脂雨。流波千里送春归，棠梨开尽愁无主。”此即张子野“不如桃杏犹解嫁春风”也。贺黄公谓其无理而入妙，羨门“落花一夜嫁东风，无情蜂蝶轻相许”句，愈无理则愈入妙，便与解人参之，亦不易易。

○小重山（朝玉阶附）

尧山堂外纪曰：韦庄留蜀，蜀主夺其姬之善词翰者入宫。韦庄念之，因作小重山宫词，流传入宫，姬闻之不食死。词云：“一闭昭阳春又春。夜寒宫漏永，梦君恩。卧思前事暗消魂。罗衣湿，新旧啼痕。歌吹隔重阁。绕庭芳草绿，倚长门。万般惆怅向谁论。凝情立，宫殿欲黄昏。”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汪藻词亦美贍，一时不为流传者，曾为张邦昌雪罪表故也。乃其小重山秋闺云：“月下潮生红蓼汀。残霞都敛尽，四山青。柳梢风急

堕流萤。随波去，点点乱寒星。”却从庾信“秋风驱乱萤”不及寒星句来，而景自胜。过变云：“别语记叮咛。如今能间隔、几长亭。夜来秋气入银屏。梧桐雨，还恨不同听。”又从小杜“银烛秋光冷画屏”不及夜长句来，而情自胜。严次山曰：吴淑姬小重山一阙，如怨如诉，自起自倒，诵之有难以为情者，匪直深於意态也。

选声集曰：杜安世有朝玉阶，与小重山落句稍异者，词云：“帘卷春寒小雨天。牡丹花落尽，悄庭轩。高空双燕舞翩翩。无风轻絮坠，暗苔钱。拟将幽怨写香笺。中心多少事，语难传。思量真个恶姻缘。那堪长梦见，在伊边。”上作五字句，下作二字叶，有黄蓬雍仄韵。

○临江仙（庭院深深 雁後归）

《唐词纪》曰：临江仙，多赋水媛江妃，南唐人多效为之。

《古今词谱》曰：仙吕宫曲。尧山堂外纪曰：乐曲有念家山，後主倚其声为念家山破，在围城中，赋临江仙未终而城破。词云：“樱桃落尽春归去，蝶翻轻粉双飞。子规啼月小楼西。曲阑朱箔，惆怅卷金泥。门掩寂寥人散後，望残烟草凄迷。”後刘延伸足成之云：“烬香闲袅凤皇。空持双带，回首故依依。”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鲁直守当涂，贺方回过之。人日席上，取薛道衡诗句作词，名雁後归，即临江仙也。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李清照每爱欧阳公蝶恋花词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，作庭院深深曲，即临江仙也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花间集起句，不拘平仄粘，有用韵有不用韵者，有作七字句起，有作六字句起者，韦庄为减字词，晏几道为添字词，共有九体。

●词辨下卷

○一剪梅

周永年曰：一剪梅，惟易安作为善。刘後村换头亦用平字，於调未叶。若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，与“此情无计可消除”，来字、除字不必用韵，似俱出韵。但“雁字回时，月满楼”，楼字上失一西字。刘青田“雁短人遥可奈何”，楼上似不必增西字。今南曲止以前段作引子，词家复就单高别名剪半，将法曲之被管弦者，渐不可诘矣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一剪梅为南剧引子，起句仄仄平平仄仄平是也，诸阙如刘克庄、蒋捷尽然。有用福唐体者，州效山谷为之，其旨趣尚逊前人。何况今日，偶一游戏为之可也。但第二字全用平粘则误，王州道场山词：“小篮舆踏道场山。坐里青山。望里青山。渐看红日欲衔山。湖上青山。湖底青山。一湾斜抹是何山。道是何山。又问何山。姓何高士住何山。除却何山。更有何山。”

”近代吴惕东湖杂感云：“红染青枫白露霏。江上鸿栖。城上乌栖。扁舟野客倒金卮。霜下花稀。月下星稀。旧事兴亡叹弈棋。颦也西施。笑也西施。英雄心事总成痴。俊杀鸱夷。恼杀鸱夷。”以此证之。

○钗头凤（折红英）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陆放翁初娶唐氏，伉俪相得，弗获於姑。陆出之，未忍绝，为别馆住焉。姑知而掩之，遂绝。後改适赵士程，春游相遇於禹迹寺之沈园。唐语其夫为致酒，放翁怅怅，赋此钗头凤云：“红酥手。黄藤酒。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。欢情薄。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错错。春如旧。人空瘦。泪痕红鲛绡透。桃花落。闲池阁。山盟犹在，锦书难托。莫莫莫。”

古今词谱曰：比摘红英多三叠字句。

○蝶恋花（凤栖梧 鹊踏枝 黄金缕 卷珠帘 一箩金）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司马在落下，梦一美姝，拏帷歌云：“妾本钱塘江上住。花落花开，不管流年度。燕子衔将春色去。纱窗几阵黄梅雨。”其曲曰黄金缕，苏小小作也。为秦少章道其事，续其後段。一林钟商调曲也。

冷斋夜话，东坡词云：“花褪残红青杏小。燕子飞时，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。天涯何处无芳草。墙里秋千墙外道。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。笑渐不闻声渐悄。多情却被无情恼。”东坡过海南，诸姬惟朝云随行，日咏枝上柳绵二句，每到流泪。及病亟，犹不释口也，东坡为作西江月悼之。

○苏幕遮（鬢云松）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苏幕遮，古曲名。古今词谱曰：般涉调曲。张说诗云：“摩遮本出海西胡。琉璃宝眼紫须胡。”杨慎曰：考之即舞回回也，宋人作苏幕遮。注云，胡服，一云高昌女子所戴油帽。余见岭南竹枝云：“碧油油衣苏摩遮。盘旋岭南不采花。红豆乱糝去打鼓。少时聚头来抟虎。”教坊记，有醉浑脱之称，唐吕元济上书，比见方邑，相率为浑脱队，骏马胡服，名曰苏幕遮，曲名取此。李白云：“公孙大娘浑脱舞”，即此意，则一舞曲也。

沈雄曰：苏幕遮，一名鬢云松，范仲淹、周邦彦有此词。今以陈黄门之鬢云松证之：“冷风尖，清梦杳。柳荡花飞，总为愁颠倒。钩绞断肠无一了。细雨连天，排演黄昏早。绣原长，青冢小。重问幽泉，可照红裳晓。地下伤春应不老。香魂依旧娇芳草。”此三月十九日作，几许悲凉，盖咏清明也。

○渔家傲（水鼓子）

东轩笔录曰：“希文守边日，作渔家傲数首，皆以“塞上秋来风景异”为首句。

古今词谱曰：黄钟宫曲，欧阳永叔在李端愿席上，作十二月水鼓子词。王荆公记其三句云：“五采新丝缠角粽。金盘送，生绡画扇双描凤。”每问人索

其全稿。

沈雄曰：按绝句衍义乐府水鼓子，即“千年一遇圣明君”也，後衍为渔家傲。永莲词，希文塞上词无异。独杜安世作，声调少异，独杜安世作，声调少异，其词曰：“疏雨才收澹伫天。微云绽处月婵娟。寒雁一声人正远。添幽怨。那堪往事思量遍。谁道绸缪两意坚。水萍风絮不相缘。舞鉴鸾肠虚寸断。芳容变。好将憔悴教伊见。”杜词以平仄韵参半耳。瞿宗吉曰：杨复初筑室南山，凌彦和其新句云：“喜来不涉邯郸道。愁来不窜沙门岛。”旧谱皆以仄仄平平仄仄为起句。杨复初更为平平仄仄平平仄也。王荆公“平岸小桥千嶂抱”，周美成“几日春阴寒恻恻”，谢无逸“秋水无痕清见底”，率皆从旧，二公以平粘易之耳。

○定风波

《古今词谱》曰：商调曲也，始於欧阳炯为之。

《苕溪渔隐》曰：东坡云：余昔与张子野作六客词，其卒章云：“尽道贤人聚吴分。试问。也应旁有老人星。”此定风波也。凡十五年，再过吴兴，五人皆已亡矣时张仲谋与曹子方、刘景文、苏伯固、张秉道为座客。仲谋作後六客词云：“月满苕溪照野堂。五星一老斗光芒。十五年间真梦里。何事。长庚对月独凄凉。绿发苍颜同一醉。还是，六人吟啸水云乡。宾主谈锋谁得似。看取。曹刘今对两苏张。”东皋杂录曰：“王定国自岭南归，出歌者柔奴，劝东坡酒。东坡问以广南风土应是不好。柔奴曰：此心安处便为乡。东坡亦作定风波词，其卒章云：“试问岭南应不好，为道，此心安处便为乡。”然最难凑泊者此调也，亦不过记事云尔。

○喝火令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张泌江城子，原是单调两首，故押两情字。有谓不妨用重字者，遂引庄宗阳台梦两凤字，山谷喝火令两寻字为据。数年欲辨其讹，钞本不足证，因於藏书家，检得旧本，乃知阳台梦起句“薄罗衫子金泥凤”，凤字应作缝字。喝火令换头“便愁云雨又难寻”，寻字政无舛著。得见宋本词云：“见晚情如旧，交疏分已深。舞时歌处动人心。烟水数年魂梦，无处可追寻。昨夜灯前见，重提汉上襟。便愁云雨又难禁。晓也星稀，晓也月西沉。晓也雁行低度，不令寄芳音。”便知後寻字应作禁字，良觉称贴，录此以见余无改易之病。

○行香子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世以张子野行香子三句，为足挂齿颊，谓之“张三中”，即心中事、眼中泪、意中人也。却不知石次仲有三些字，如等些时、说些子、做些，言情之作，不涂脂粉。更不知刘改之有三欠字，如欠桃花、欠沙鸟

、欠渔船，布景之什，无限风烟，只存乎其人耳。

按东坡以二韵事见行香子，秦、黄、张、晁，为苏门四学士，必命取密云龙供茶，家人以此记之。廖明略晚登东坡之门，亦呼密云龙，视之则一廖明略也。东坡为赋行香子。又东坡约刘器之参玉版和尚，至帘泉寺，烧笋而食。刘问之，东坡指笋曰，此玉版僧最善说法。使人得禅悦味，遂有“曲生禅，玉版局，一时参”之句，亦行香子也。

按东坡行香子三首，在淮南云龙山上，记崇观年号。其换头四字句，两句俱不用韵。如张子野“江空无畔，凌波何处”。石次仲“良辰美景，赏心乐事”。盖法此也。至稼轩云：“拄杖弯环。过眼嵌岩。”改之云：“无限风烟。景趣天然。”则换头四字两句抑又用韵者矣，留此参之。

○青玉案

古今词谱曰：中吕宫曲，按过变第二句七字句之第六字，用平声乃叶。六一词“争似家山见桃李”，方回词“彩笔空题断肠句”，稼轩词“笑靥盈盈暗香云”。以多者证之也。若梅溪之“被芳草，将愁去”，又是一法。

江尚质曰：余阅青玉案多矣，独不能释手於无名氏之社日也。如“今日江城春已半。一身犹在，乱山深处，寂寞溪桥畔”，後则云：“落日解鞍芳草岸。花无人戴，酒无人劝。醉也无人管。”遂为绝唱。

○天仙子

《词统》曰：天仙子止以张子野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为妙句，又谓其心与景会，落笔即是，著意即非者，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间。子野曾对人曰：“云破月来花弄影。”“娇柔赖起，帘压卷花影。”“柳径无人，坠飞絮无影。”人称“三影”，此余所惬意者。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刘改之天仙子，游戏词耳，惟“雪迷村店酒旗斜”为佳句。艳异编曰：淳熙甲午，改之赴试，赋天仙子，过麻姑山下，使小僮歌以侑酒。夜有美媛，执拍来唱一词，即赓前调者，有云：“别酒未斟心已醉。忍听阳关辞故里。”又云：“蔡邕博识爨桐声，君抱负却如是，酒满金杯来劝你。”改之与偕东，擢第後过临江。道士熊若水密谓随车女子非人也。改之具以告，道士作法使改之紧抱焉，则一琴也。为赵知军前葬麻姑山下，令焚之。

○锦缠绊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建中靖国时，士人江衍，过慧应庙下，阍者拒曰，公与夫人方坐白云障下按歌，客子无唐突也。寻呼衍问之，汝闻此歌否。衍曰，世间那得闻此。公曰，此黄锺宫锦缠绊也。词曰：“屈曲新是，占断满林佳气。画檐两行连云际。乱山叠翠水回环，岸边楼阁，金碧遥相倚。柳阴低映，稼艳花光洵美。好平、为谁初起。大都风物不由人，旧时荒垒，今日香烟地。”词

极寻常，留以记调，与锦缠道小异。

○连理枝

江尚质曰：按尊前集，李白连理枝十二首，黄锺宫曲也。词家止收二首云：“雪盖宫楼闭。罗幕昏金翠。斗鸭阑干，香心澹薄，梅梢轻倚。喷宝猊香烬，红绡翠被。”“浅画云垂帔。点滴昭阳泪。咫尺宸居，君恩断绝，似遥千里。望水晶帘外，竹枝寒，守羊车未至。”唐词最初都无换头，今以太白两首，叠作双调者何故。後晏殊亦为此调，始有换头。然在刘过为小桃红，尚亦稍异。刘词结句“画行人愁外两青山，与尊前离恨”，为添三字，餘则皆同。

○三奠子

曹秋岳曰：唐宋未有是曲，元遗山锦机集中有二阙，传是汉酒、奠、奠璧也。崔令钦教坊记，有奠璧子。元词云：“怅韶华流转，无计流连。行乐地，一凄然。笙歌寒食後，桃李恶风前。连环玉，回文锦，两缠绵。芳尘未远，幽意谁传。千古恨，再生缘。闲衾香易冷，孤枕梦难圆。西窗雨，南楼月，夜如年。”

黄九烟曰：康熙甲寅元旦，有孪生男女堕地时，尚有联合作欢状，弃置冰雪中。沈雄词以哀之。“趁春光迁变，一会颠连。生堕地，不天。并头开雪里，比翼落风前。合欢锦，联环玉，短姻缘。笑人薄幸，怅尔缠绵。空靚面，共偎肩。已辞香案远，难续镜台圆。愿同衾，长交颈，白头年”。聊为纪事，以见未免有情，亦复谁能遣此也。

○千秋岁

词品曰：少游谪虔州日作千秋岁云：“柳边花外。城郭轻寒退。花影乱，莺声碎。飘零疏酒盏，离别宽衣带。人不见，碧云暮合空相对。”後人摹其“花影乱，莺声碎”句，建莺花亭。觉范诵之，谓少游奇丽歌咏之想，见其神情在绛阙、蓬壶之间。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山谷尝叹美少游末句“春去也，落红万点愁如海”，意欲和之，以海字难叶而止。觉范为和其千秋岁以题崔徽真子云：“半身屏外。睡觉唇红退。春思乱，芳心碎。空馀簪髻玉，不见流苏带。试与问，今人秀韵谁宜对。湘浦曾同会。手引青罗盖。疑是梦，今犹在。十分春易尽，一点情难改。多少事，却随恨远连云海。”按崔徽河中府娼也，裴敬中与徽相从累月而归。後徽写真奉书，寄裴之友曰：“为妾谢敬中，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，且为君死矣。”元稹为之作歌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贺方回卒章，全应玉软花欹意态，竟不知为俚鄙作俑，如“奴奴睡，奴奴睡也奴奴睡”，此倒入睡乡，无语自语时光景也。家词隐先生，采入红蕖记。

○隔浦莲

强焕序曰：美成为溧水令，民到於今称之。强焕八十年後踵公旧治，既喜且愧。适观隔浦之莲，抑又思美成之词，抚写物态，曲尽其妙。暇日式燕佳宾，果以公词为冠云。“新篁摇动翠葆。曲径通深窈。夏果收新脆，金丸落，惊飞鸟。浓霭迷岸草。蛙声闹。骤雨鸣池沼。水亭小。浮萍破处，檐花帘影颠倒。纶巾羽扇，醉卧北窗清晓。屏里吴山梦自到。惊觉。依然身在江表。”

乐府解题曰：“大石调曲，一作有近拍二字，方千里、陆放翁俱有和词，结用二字藏韵，如放翁云：“人静，吹箫同过缙岭”意。

○师师令

沈雄曰：张子野赠妓李师师云：“香钿宝珥。拂菱花如水。学妆皆道称时宜，粉色有、天然春意。蜀采衣裳胜未起。纵乱霞垂地。都城池苑夸桃李。问东风何似。不须回扇障清歌，唇一点、小於朱蕊。正值残英和月坠。寄此情千里。”按东都遗事，李师师汴京角妓，道君微行幸之。秦观赠以生查子，周美成赠以兰陵王，是也。子野晚年多为官妓作词以此。

○碧牡丹

蒋一葵曰：晏元献为京兆日，辟张子野为通判。元献属意一侍，每子野来，必令歌子野词以侑觞。王夫人出之，子野戏作碧牡丹一曲，自歌之，元献为之怏然，支俸钱赎之。一时碧牡丹曲盛传焉。其词云：“步障摇红绮。晓月堕，沉烟砌。缓板香檀，唱彻伊家新制。怨入眉头，敛黛峰横翠。芭蕉寒，雨声碎。镜华翳。闲照孤鸾戏。思量去时容易。钿盒瑶钿，至今冷落轻弃。望极蓝桥，但暮云千里。几重山，几重水。”

○风入松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于国宝於淳熙年，题一词於断桥酒家屏风上云：“一春常费买花钱。日日醉湖边。玉骢惯识西湖路，骄嘶过、沽酒楼前。红杏香中歌舞，绿杨影里秋千。暖风十里丽人天。花压鬓云偏。画船载得春归去，馀情付、湖不湖烟。明日重扶残醉，来寻陌上花钿。”光尧见之称赏，读至“明日重携残醉”，笑曰，此句不免酸寒。改携字为扶字，即日予释褐。

陈仲醇曰：柯九思博士，退居吴下，虞集以风入松寄之，如云：“报道先生归也，杏花春雨江南。”一时传诵，机坊以此织成锦帕云。

古今词谱曰：双调曲也。于太学第二句“日日醉湖边”，用率然阵法，首尾声相应。康伯可第二句“绿暗红稀”，只四字句，其细情密致，胜人十倍。古乐府有风入松琴调，僧皎然有风入松歌行，惟此为词调耳。

○红林擒近

洽闻记曰：唐永徽中，王方言於河滩拾得小树栽之，及长，乃林檎也。进

於高宗，以为朱柰，又名五色林檎。俗云婆，此云相思，教坊有此曲名，隶双调。

古今词谱曰：调始於周美成云：“风雪惊初霁，水乡增暮寒。树杪堕毛羽，檐牙挂琅。”四句起似古风。方千里和之，结句则云：“岁华休作容易看。”句法当以结句之第六字为仄字。

诗余图谱载词：“高柳春才软，冻梅寒更香。暮云助清峭，玉尘散林塘。那堪飘风递冷，故遣度幕穿窗。似欲料理新妆。呵手弄丝簧。冷落词赋客，萧索水云乡。援毫授简，风流犹忆东梁。望虚檐徐转，回廊未扫，夜长莫惜空酒觞。”此美成词也，未知孰是。

○暮山溪

词品曰：葛鲁卿一曲，咏天穿节郊社也。宋以前以正月二十日为天穿节，相传是日女娲氏补天，俗皆以煎饼置屋上。葛词故有“春风野外，卯色天如水”句。

沈雄曰：此调第四句作七字折腰句，而平仄或异。如张于湖“暖红炉、笑翻灰烬。占前头。一番花信”。宋谦父“办竹几、蒲团茗碗。更薄酒、三杯两盏”。前此第三字俱平，而後此第三字俱仄也。杜伯高“早绿遍、江南千树，有佳人、天高日暮”。只一调之前仄而後平也。黄山谷、程书舟、陆放翁、易彦祥皆然，当不必拘此。此调落句上有三字句两句，有全用押者，有第二句用押者，有全然可平可仄不用押者。如方千里“阑倦倚。帘半起。魂动斜阳里。歌舞地。尊酒底。不羨东邻美”。易彦祥“梨花雪，桃花雨。毕竟春谁主。吴姬唱，秦娥舞。才弃醉青楼暮”。此全用押，与第二句用押之式也。余人或上平而下仄，或上仄而下平，竟取陡健耳，全与清真律不相似。

○洞仙歌

苏东坡曰：仆七岁时，见眉州老尼，自言尝随其师某入蜀主昶宫中。一夕主与花蕊夫人，避暑摩诃池上作词，尼具能道之，今死久矣。仅得二句，暇日为足成之，乃洞仙歌也。“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。水殿风来暗香满。绣帘开、一点明月窥人。人未寝、欹枕钗横鬓乱。起来携素手，庭户无声，时见疏星渡河汉。试问夜如何，夜已三更，金波澹、玉绳低转。但屈指、西风几时来，又不道、流年暗中偷换”。

徐萍村曰：按温叟诗话，杨元素作本事曲记，东坡洞仙歌成，而後为士人寄调玉楼春，以诵全篇也。或传玉楼春为蜀主昶自制曲，若然，则东坡为衍词也，何以云足成之。

沈雄曰：第二句是空头五字句，李元膺云：“放晓晴庭院”。陈亮云：“梦高唐人困。”辛弃疾云：“算其间能几。”蒋捷云：“受东风调弄。”

”是一法也。但第四句体异，东坡云：“绣帘开，一点明月窥人。”晁无咎云：“露凉时，零乱多少寒づ”。陈亮云：“又檐花落处，滴碎空阶。”已见一斑。而李邴词则云：“自长亭人去後，烟草凄迷。”谢懋词则云：“酿轻寒，和暝色，花柳难胜。”依稀分作三句，又是一法。若李元膺句则云：“更风流多处，一点梅心相映远。约略颦轻笑浅。”又“向楚宫一梦，多少悲凉无处问，愁到而今未尽”。似添一韵而直接落句，在此调之要详於辨者。又，换头三句，自无蛮动。东坡云：“试问夜如何，夜已三更，金波澹玉绳低转”。少游云：“别夜欲重来，杳杳银河，空怅望，不胜凄断。”亦自作七字折腰句。李邴则云：“记那回深院静，帘幕低垂，花阴下，霎时留住。”谢懋则云：“念阳台当日事，好伴云来，因个甚，不入襄王梦里。”似作三字两句。李元膺则云：“到清明时候，百紫千红，花正乱，已失春风一半。”不入字，已失字，俱衬字也。东坡卒章前一句云：“但屈指西风几时来。”晁无咎云：“更携取胡床上南楼。”李邴云：“又只恐伊家忒疏狂。”李元膺云：“早占取韶光共追游。”尽作八字句，而结自易易耳。

○离别难

乐府解题曰：武后时，士人陷冤狱，其家配入掖庭，撰离别难，一名大郎神，一名悲切子，俱见教坊记。其词即五言近体，唐词纪中“此别难重陈，花飞复恋人”是也。白乐天七言近体云：“绿杨陌上送行人。马去车回一望尘。不觉别时红泪尽，归来无可更 r 巾。”乃离别难曲也。惟薛昭蕴一首为长短句，词家用之。

古今词谱曰：中吕宫曲，多隔韵叶者，且长调过变，亦作两韵。况又有平仄韵，随作，随转，随叶，当警切而出之以响亮可也。离别难词：“宝马晓鞴雕鞍。罗帏乍别情难。那堪春景媚。送君千万里。半妆珠翠落，露华寒。红蜡烛，青丝曲，偏能勾引泪阑干。良夜促。香尘绿。魂欲迷。檀痕半敛愁低。未别心先咽，欲语情难说。出芳草，路东西。摇袖立。春风急。樱花杨柳雨凄凄。”

○鱼游春水

唐词纪曰：东都防河卒於汴日，得一石刻，有词无调。摭词中四字名之曰鱼游春水。教坊倚声歌之。“秦楼东风里。燕子还来寻旧垒。馀寒犹峭，红日薄侵罗绮。嫩草方抽碧玉簪，媚柳轻拂黄金缕。莺啭上林，鱼游春水。几曲阑干遍倚。又是一番新桃李。佳人应怪归迟，梅妆泪洗。凤箫声绝无归雁，望断清波无双鲤。云山万重，寸心千里。”凡八十九字，而风花莺燕动植之物曲尽，此唐人语也。

○满江红

古今词谱曰：仙吕宫曲，教坊记有此名。唐人冥音录曰上江虹，即江江红，彭芳远有平声词。

《苕溪渔隐》曰：一丘一壑，予将老焉。吕居仁所作满江红，能具道阿堵中事，每一歌之，未尝不击节也。词品曰：于湖玩鞭亭，焉明帝觐王敦营垒处，自温飞卿赋诗，张文潜赋于湖曲，张安国赋满江红，虽间杂温张语，而词气不在其下。尝见安国大书其後，有乾道元年年号。

王清昭仪，随谢全两太后北行，题满江红於驿壁，传播中原。文信国改其卒章，邓中斋亦为和之。有云：“空有琵琶传出塞，更无环鸣归月。又争知有客夜悲歌，壶敲缺。”

周谷曰：小令中调前後两韵者颇有，独辛稼轩满江红，亦用两韵间杂，不可以训後。今拈出其词云：“浪蕊浮花，当不住，晚风吹了。微雨过，池塘飞絮，一帘晴昼。寂寂山光春似梦，依依草色薰如酒。近新来，怕上小红楼。凭栏眺。心事阻，诗情少。东皇去，良辰杳。想故园闲趣，水村烟柳。此日鹃声天不管，当年燕子人何有。叹江南、离别酒初醒，频回首。”

○六么令

沈雄曰：杨慎云：古之六博，即今骰子也。晋谢艾传，梟者邀也，六博得么者胜。即骰子之么也。曲名六么序，义取六博之采。胡应麟曰：六朝盛用樗蒲，以五木为之，其采曰卢、曰雉，曰捷、曰梟，其制如银杏仁，仅二面。春秋演繁露考甚详，俨然遗制在目。初无么二三四五六等称，以梟为么者。且晋书谢艾无传，附张重华传中。碧鸡漫志曰：六么名绿么。吐蕃传曰：奏凉州、胡渭、绿腰杂曲。琵琶录曰：绿腰，本录要也，乐工进曲，令录其要者。王仲初宫词：“琵琶先采六么头。”元微之琵琶歌：“逡巡弹得六么彻。”白乐天竹枝：“六么水调家家唱。”永叔词：“六么催拍盏频传，贪看六么花十八。”於义何取乎。青箱记曰：曲有六么，即霓裳羽衣曲。沈雄曰：按霓裳羽衣，黄钟宫音，而六么令为仙吕宫曲。清真集中“快风收雨”是也。晏小山“绿阴春尽”，辛稼轩“酒群花队”，实与霓裳羽衣殊绝，然则并非六博之义可知。词有与六么调名无干者，如晏小山六么令词：“绿阴春尽，飞絮绕香阁。晚来翠眉宫样，巧把远山学。一寸狂心未说。已向横波觉。画帘遮匝。新翻曲妙，暗许闲人带偷掐。前度书多隐语，意浅愁难答。昨夜诗有回文，韵险还慵押。都待笙歌散了，记取留时霎。不消红蜡。间云归後，月在庭花旧阑角。”

○水调歌头（花犯念奴）

古今词谱曰：此不与艳词同科者，仄韵即花犯念奴。琵琶词东坡所制，公旧序云：欧阳公常问予琵琶诗，答以退之作。公曰：此最奇丽，然非听琴，乃听琵琶也。予深然之。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，乞为歌调，特取退之词，稍加隐

括，使就声律以遗之。

《词统》曰：明月几时有一词，画家大斧皴，书家劈窠体也。後有海子一词，“一叶飞何处，天地起西风”为起句。“铁笛一声，唤起五湖龙”为卒章。此岂胸中有烟火，笔下有纤尘者，所能仿佛其一二耶。且读此老■翁赋冰纨火布，错列交陈，直令馋眼为醉。

沈雄曰：东坡中秋词，前段第三句作六字句，後段“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”，又似四字七字句，词品所谓语意参差也。稼轩席上作“何人为我楚舞，听我楚歌声”与“人间万事，毫发常重泰山轻”类是。馀俱整肃，能使神宗读至“惟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，叹曰：苏轼终是爱君也。但前後六字句，“我欲乘风归去”二句，“人有悲欢离合”二句，似有暗韵相叶，馀人失之。然每阅张于湖观雨，辛稼轩观雪，杨止济登楼，无名氏望月，固不如东坡之作，陈西麓所以品其为万古一清风也。〔（按杨炎正字济翁）〕

○铁围山丛谈云：“寒鸦飞数点，流水绕孤村”，隋炀帝语也，少游满庭芳引用之云：“斜阳外，寒鸦数点，流水绕孤村。”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秦少游婿范元实时在席，妓问曰：“公解词否？”范曰：“吾乃山抹微云女婿也。”可见当时盛传太虚此词为绝唱。

沈雄曰：满庭芳，尽推少游之作。少游又有咏茶一首，传者多讹，今为正之云：“北苑龙团，江南鹰爪，万里名动京关。碾轻罗细，琼蕊暖生烟。一种风流臭味，如甘露，不染尘凡。纤纤捧，冰瓷莹玉，金缕鹧鸪斑。”旧词“北苑春风，方圭圆璧”，虽用故实而多庸腐。即苦心作“碎身粉骨，功名合上凌烟”，亦是小家气象。惟“尊俎风流战胜，降春睡，开拓愁边”一语差当。而“煞波溅乳”，实不及“冰瓷莹玉”，更为落句地也。况後段又用“搜搅胸中万卷，还倾动、三峡词源”乎。更为纪之云：“相如方病酒，银瓶蟹眼，波怒涛翻。为扶起，尊前醉玉颓山。饮罢风生两腋，醒魂到，明月轮边。归来晚，文君未寝，相对小庄残。”周勒山曰：相传王娇娘词前有“临风泪，抛成暮雨，犹向楚江头”句。後有“须相忆，重寻旧约，休忘杜家秋”句。喁喁女语，不堪多读。更阅徐君宝妻词：“一旦刀兵齐举，歌楼舞榭，风卷落花愁。”又“破镜徐郎何在，断魂千里，夜夜岳阳楼。”情死情生，天日为之晦螟也。

○小圣乐

江丹崖曰：锦机集载，都城外万柳堂，廉野云置酒，招卢疏斋、赵松雪同饮。时歌妓解语花者，左手折荷花，右手执杯行酒，歌小圣乐，词云：“绿叶阴浓，遍池亭水阁，偏趁凉多。海榴初绽，朵朵蹙红罗。乳燕雏莺弄语，对高柳、鸣蝉相和。骤雨过，似琼珠乱撒，打遍新荷。人生百年有几，念良辰美景

，休放虚过。富贵前定，何用苦张罗。命友邀宾燕赏，饮芳醕、浅斟低歌。且酩酊，从教二轮，来往如梭。”此元遗山预为制曲以教歌者也。

○汉宫春

《苕溪渔隐》曰：晁叔用汉宫春咏梅“问玉堂何似，茅舍疏篱”，谓引用薛维翰“白玉堂前一树梅”事。或云，玉堂琼榭之玉堂非也。端伯雅编、玉林词选，俱以为李邕作，讹矣。政和年间，晁叔用以此曲献蔡攸，攸呈父京，京善之曰：我於乐府得一人焉。即日除大晟府丞。词云：“潇洒江梅，向竹梢深处，横两三枝。东君也不爱惜，雪压霜欺。无情燕子怕春寒，轻失花期。惟是有、南来归雁，年年长见开时。清浅小溪如练，问玉堂何似，茅舍疏篱。伤心人去後，冷落新诗。微云淡地孤芳，分付他谁。空自倚、清香未减，风流不在人知。”

○烛影摇红（忆故人）

能改斋漫录曰：王诜都尉，忆故人作，本名忆故人。徽宗喜其词，犹以不丰容宛转为憾，遂令大晟府职，别撰腔调。周邦彦增益其词，以首句名之，为烛影摇红云。古今词谱曰大石调曲。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明州舒信道中丞第中，灯下见一女子，举手代拍而歌者。询之为丘氏，每歌烛影摇红曲，有云：“绿静波光，浅寒先到芙蓉岛。谢池幽梦属才郎，几度生春草。恨锁横波，远山浅黛无人扫。”句亦婉丽，家人以其为崇，延法士治之，则一池中物也。

梅墩词话曰：近代芝麓龚宗伯有催妆词云：“一揖芙蓉，闲情乱似春云发。凌波背立笑无声，学见生人法。此夕欢娱几许，唤新妆佯羞浅答。算来好梦，总为今番，被他猜杀。”则已极此调之工艳矣。

○帝台春

尧山堂外纪曰：唐元宗赋春恨帝台春，为长调之佳者。如“飞絮乱红，也似知人无气力。谩倚遍危栏，尽黄昏，也只是暮云凝碧。才弃则而今已才弃了，忘则怎生例忘得”。按元宗时，尚无此等姿极妍之语。及词综辩之，为华亭李甲作，非元宗作也。李甲字景元，即讹为中主李景之作，一如李重元忆王孙四首，便推为後主词矣。

○声声慢

贵耳集曰：李易安词，首下十四个叠字，乃公孙大娘舞剑法。本朝非乏能词之士，未有下此十四个叠字者。盖用文选诸赋格也，後“到黄昏点点滴滴”，又叠四字，而无斧凿痕，妇人中有此，殆间气也。词云：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晚来风急。雁过也，正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满地黄花堆积。憔悴损，如今有谁

堪摘。守着窗，独自怎生得黑。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。这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。”

○醉蓬莱

《太平乐府》曰：仁宗秋霁日宴禁中，太史奏老人星现，命词臣各进乐章。柳永冀进用，作此词。仁宗见首有渐字，似若不怪。读至“宸游风辇何处”，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，仁宗惨然。又至“太液波翻”，曰，何不言“太液波澄”。投之於地。

《古今词谱》曰：林钟商调曲，吕圣求醉蓬莱词佳处不减少游。

○醉翁操

古今词谱曰：琴调曲也。东坡序曰：琅琊山川奇丽，泉鸣空涧，若中音会。醉翁喜之，欣然忘归。既去十馀年，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，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。节奏疏宕，而音韵和畅，知琴者以为绝伦。然有其声而无其词，翁虽为之作歌，与琴声不合，又依楚辞作醉翁引。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，粗合均度，而琴声为词所绳缚，非大成也。後三十馀年，翁既捐馆舍，遵亦歿久矣。有庐山玉涧道人，特妙於琴，恨此曲之无词，乃谱其声而请于东坡以补之。东坡遂援笔作此醉翁操琴曲云：“琅然。清圆。谁弹。响空山。无言。惟翁醉中知其天，月明风露娟娟，人未眠。荷蕢过山前。曰有心哉此贤。醉翁啸咏，声和流泉。醉翁去後，空有朝吟夜怨。山有时而童颠。水有时而回川。思翁无岁年。翁今为仙。此意在人间。试听徽外两三弦。”沈雄曰：按前解卒章曰“有心哉此贤”，作泛音怨字叶平声。汪水云谓，不若朝禽夜猿也，曾改之。但辛稼轩送范先之琴曲，抑又不同耳。

○并蒂芙蓉

《东京轶事》曰：政和中，大晟乐府告成。蔡京以晁次膺荐於徽宗，乘驿赴阙。会禁中莲生，异苞含跖，次膺属词以进，名并蒂芙蓉，徽宗览之称善。词云：“太液波澄，向镜中照影，芙蓉同蒂。千柄绿荷深，并丹脸争媚。天心眷临圣日，殿宇分明献嘉瑞，弄香嗅蕊。愿君王，寿与南山齐比。池边屡回翠辇，拥群仙醉赏，凭栏凝思。萼绿揽飞琼，共波上游戏。西风又看露下，更结双双新莲子。斗妆竞美。问鸳鸯，向谁留意。”凡九十八字，大约一时应制，以浅俗取妍如此。

○念奴娇百字令 壶中天 大江东 酹江月 无俗念 淮甸春 赤壁谣 湘月

《乐府解题》曰：苏长公以“大江东去”为首句，名大江东。啸馀谱中，有讹为大江乘者。以“一尊还酹江月”为卒章，名酹江月。中有公瑾小乔事，名赤壁谣。张辑访高沙事迹云“柳花淮甸春冷”，名淮甸春。词品载，丘长

春无俗念咏梨花，凌彦无俗念咏月。金人高夔又改为大江西上曲，皆念奴娇也。姜白石集中湘月注云：即念奴娇之鬲指声也。词品曰：“中流容与，画桡不点清镜”，从柳子厚“绿净不可唾”之语翻出。至“暗柳萧萧，飞星冉冉，夜久知秋信”，写之得其神矣。

《古今词谱》曰：大石调曲，又列双调。叶石林中秋一阙，独用平韵，“万顷波光云阵卷，长笛吹破层阴。缥缈高城风露爽，独倚危槛重临”，亦即大石调也。

《太平乐府》曰：淳熙三年，孝宗起居上皇赏月，命小刘妃取白玉笙，吹霓裳中序第一。曾觌进壶中天卒章云：“金瓯千古无缺。”上皇喜曰：从来月词，不曾用金瓯事。赐赉无算。六年三月，又请西宫游聚景园，内官进泛兰舟曲，张抡进壶中天，有“一尘不动，四境无鸣柝”句，赐祛锦数事。一日，车驾观浙江潮，命从官各赋酹江月，以吴琚词为第一。壶中天、酹江月，即念奴娇。念奴，唐玄宗宫人名。

沈雄曰：调中语意参差，尽人各倚以为法。曾觌词：“素飏澜碧，看天衢，稳送一轮秋月。”吴琚词：“玉虹遥挂，望青山，隐隐有如一抹。”刘似词：“西风何事，为行人，扫荡类襟如洗。”此第二句以三字呼起，第三句遂接以六字句，是一法也。朱希真词：“别离情绪，奈一番好景，一番悲戚。”仲殊词：“水枫叶下，乍胡光清浅，凉生商素。”黄词：“玉林何有，有一湾莲沼，数间茅宇。”此第一句以四字句起，下遂似一衬字接去，作四字句两句者，亦一法也。姚孝甯词：“素娥睡起贺冰轮，碾破一天秋绿。”白玉蟾词：“汉江北泻下长淮，洗尽胸中今古。”刘克庄词：“老夫白首尚嬉，废圃一番料理。”此以七字句起，随作六字叶者，又一法也。若如下文以七字句承去，即以六字句照应，不几为双拽头之病乎，审之，审之。按调中第三句作七字句，第四句作六字句，如“桂魄飞来光射处，冷浸一天秋碧”，“划地东风欺客梦，一枕银屏寒怯”，“流水飘香人去远，难托春心脉脉”。若“木落山高，真个是一雨秋容新沐”，“绿水芙蓉，元帅与宾从风流济济”，即是“故垒西边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”句，此语意参差，以上三字，可续下作九字句者。

按换头亦有语意参差者，辛幼安云：“闻道绮陌东头，行人长见，帘底纤纤月。”陈同甫云：“因笑王谢诸人，登高怀远，也学英雄涕。”王子端云：“有梦不到长安，此心安称，只有归耕去。”第二作四字句，第三作五字句，过变直捷，亦一法也。黄山谷云：“年少从我追游，晚城幽径，绕张园森木。”赵长卿云：“憔悴素脸朱唇，天寒日暮，倚阑干无力。”姜白石云：“谁解唤起湘灵，烟鬟雾袖，理哀弦鸿阵。”此以五字句作空头句，亦一法也。杜

伯高云：“当日万驷云屯，潮生潮落去，石头孤峙。”赵鼎臣云：“惆怅送子南游，南楼依旧否，朱栏谁倚。”李汉老云：“谁念鹤发仙翁，当年曾共赏，紫岩飞瀑。”第二作五字句，第三作四字句，亦一法也。若姚孝甯词：“尊前须快泻山头鸣瀑。”刘後村云：“梅花差可伯仲之间耳。”似联似断，此即东坡“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”意，此了字，与下“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”之我字同参。

○换巢鸾凤

沈雄曰：史梅溪春情一阙，通首是箫韶韵，但前半是箫韶之平声，而落句是箫韶之仄声，後遂相沿，尽为仄声，则曲韵亦不可不知也。中句“花外语香，时透郎怀抱。暗握萸苗，乍尝樱颗，犹恨侵阶芳草”。词统谓醉心苏魄之语，恐非生人所安也。

○木兰花慢

词品曰：此调惟柳永得音调之正，盖倾城，盈盈，欢情，二字句中有韵。近见吴激中秋词，蒋捷咏冰词，文英饯别词，亦不失体。刘克庄、戴复古俱不尽然。锦机集中九首内二首两处用韵，亦未为全知者。柳永清明词：“拆桐花烂漫乍疏雨、洗清明。正艳杏烧林，绀桃绣野，芳景如屏。倾城。尽寻胜去，骤雕鞍，绀出郊坰。风暖繁丝脆管，万家齐奏新声。盈盈。斗草踏青。人艳冶、递逢迎。向路傍，往往遗簪堕珥，珠翠纵横。欢情。对佳丽地，任金罍玉山倾，拚却明朝永日，画堂一枕春醒。”

沈雄曰：陈参政词，亦自慨切，与德太学生相似，第六六字句，改作“乡心促日行万里，幸此身生入玉门关”，多一日字。王士禄全步其韵而稍改正之，读其“向风尘决计”，见其高致，但藏韵二字句，则又为时例之所忽矣，奈何。

○桂枝香（疏帘淡月）

《古今词谱》曰：仙吕宫曲，张辑乃集秋思章云：“疏帘淡月，照人无寐。”又名为疏帘淡月。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金陵怀古诸公，寄调于桂枝香者，凡三十馀家，独介甫词为绝唱。东坡见之曰，此老乃野狐精也。“登临送目。正故国晚秋，天气初肃。千里澄江似练、翠峰如簇。征帆去棹斜阳里，背西风，酒旗斜矗。采舟云淡，星河鹭起，画图难足。念往昔、豪华竞逐。叹门外楼头，悲恨相续。千古凭高对景，谩评荣辱。六朝旧事随流水，但寒烟衰草凝绿。至今商女，时时犹唱，後庭遗曲。”

○水龙吟小楼连苑 海天阔处

《曲洧旧闻》曰：章质夫杨花词，命意用事，潇洒可喜。东坡和之，若豪

放不入律吕，徐而视之，声韵谐婉，反觉章词有织秀工夫。东坡词如毛嫱西子，净洗却面，与天下妇人斗好，余人讵可比哉。

鹤林玉露曰：闾丘太守，致仁居苏，东坡过之，必流连信宿。常自言，不游虎丘，不谒闾丘，乃二欠事。一日，出後房善吹笛者，名懿卿，佐酒，东坡作水龙吟，咏笛材以遗之。沈雄曰：诸选骚体仅见二首，如东坡，稼轩之醉翁琴调者。蒋竹山效之，为招落梅魂云：“醉兮琼瀣浮觞些，招兮遣巫阳些。”又“月满兮方塘些，叫云兮笛凄凉些。归来为我重骑蛟背，寒鳞蛟背，寒鳞苍些”。词品谓其古艳，迥出纤之外。余谓奇矣，未见当行也。

按张世文水龙吟，起句本是六字，第二句本是七字。若放翁“摩诃池上追游路，红绿参差较晚”，上七字，下六字，世文以此疑之。余阅章质夫“燕忙莺懒芳残”，与少游“小楼连苑横空”不异。但质夫下句“正堤上柳花飞坠”，东坡下句“也无人惜从教坠”及“下窥绣毂雕鞍骤”，则又语意参差。又前段歇拍，三字句作两句，翁之“争先占，新亭馆”不异少游。而质夫之“依前被风扶起”，则又语意参差。即据词品之误，皎月照，作一拍，人依旧，作一拍，尚有情致，似乎无碍。要必如叹春来只有，四字为句，杨花和恨，四字为句，向东风满，四字为结，方为合调。然末句如作霜天晓，系斜阳缆，枕秋蟾醉，与烟霞会，则又四字之空头句也，今拈出正之。按词品谓断句皆有定数，语意所至，时有参差。如少游前段歇拍句云：“红成阵，飞鸳。”换头落句云：“念多情，但有当时皎月，照人依旧。”以词意言，“念多情但有当时，皎月照人依旧”，作二句为顺。以词调拍眼，“念多情但有当时”作一拍，“皎月照”作一拍，“人依旧”作一拍为是。余窃怪之，如东坡杨花词旧本於“细看来不是杨花”为句，“点点是离人泪”为句，颇觉其顺。後阅诸作，如章质夫、陆放翁等词，应作三句。乃知“细看来不是”为句，“杨花点点”为句，“是离人泪”为句。今取以证之，大似上句不了，接在下句者，下句或分别作二句者。而词品所定少游词，“皎月照”作一拍，“人依旧”作一拍，又大讹甚。余驳正之，当以“念多情但有”五字为句，“当时皎月”四字为句，“照人依旧”为句，是则合调耳。

按张纡延卒章：“望王孙，甚日归来，除是车轮生角。”未为知调者。只看东坡之“作霜天晓”，轩之“系斜阳缆”，秋涧之“枕秋蟾醉”，玉林之“与烟霞会”，以多者证之如是。若刘後村之“做先生处士，一生一世，不论资考”，毛开之“念素心空在，徂年易失，泪如铅水”，则知六字句之两句与三字句之两句，不可破其断句，而四字末句之空头体，则又可严可不严也。

○瑞鹤仙

沈雄曰：瑞鹤仙一调，六一、清真、伯可俱擅作手，而三家之长短句，各

各不同，平仄声亦不合。惟海子一词，与六一无异。若将捷之寿东轩，全仿骚体俱用也字，但高平调之曲律，渐不可问矣。

梅墩词话曰：康伯可上元应制词：“风柔夜暖。花影乱。笑声喧，闹蛾成团打块，簇著冠斗转。喜皇都旧日风光，太平再见。”寿皇喜此数句，甚念东京故事，赐赆无算。此正州所评，以进奉故，未免浅俗取妍也，然惟顺斋老人能赋之。

○喜迁莺

花庵词客曰：元丰中，蔡挺自西掖出镇平阳，经数岁，作喜迁莺词播中都。上语吕丞相曰，蔡挺欲归。遂以西掖召还。若康与之作，是媚灶之语，不足存也。吴礼之闰元夕一首，入草堂选本。

《词统》曰：史邦卿喜迁莺，细心苦思，不幸有改之者。如“芳草渐侵裙幄”，则改为“双燕渐窥帘幕”。又“莺啭绿窗，也似来相约。粉壁题诗，香阶走马，争奈鬓丝轮却”，又改为“无奈绿窗，孤负敲棋约。锦瑟调弦，银瓶索酒，年少也曾迷著”，不亦大损风韵也哉。此不可以我面为子面者，终必为识法者惧也。

○永遇乐

古今词谱曰：歇指调曲，东坡词“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，空巢楼中燕”。晁无咎曰，三句说尽张建封事，即此调也。

贵耳集曰：易安南渡後，怀京洛旧事，作元宵词“落日金，暮云合璧”，已自工致。至“染柳烟轻，吹梅笛怨，春意知几许”，气象更好。後云：“於念憔悴，风鬟雾鬓，怕见夜间出去。”皆以寻常语言，度入音律，炼句精巧者易，平淡入妙者难。山谷谓以故为新，以俗为雅者，易安先得之矣。

○春霁秋霁

《苕溪渔隐》曰：秋霁一词，即是春霁，俨然胡浩然声口，“孤鹜高飞，晚霞相映”，昔人已辨之。草堂刻本，尚添陈後主名，结句一样有谁知得，固无论陈後主岂能逆知王勃文而倒用之，但互抄末句，有谁知得，是甚情思。

○摸鱼子山鬼谣 双蕖怨 陂塘柳

鹤林玉露曰：辛幼安摸鱼子，词意殊怨，“斜阳烟柳”之句，其与“未须愁日暮，天际乍轻盈”者异矣。使在汉唐时，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。闻寿皇见之不怪，然终不加罪也。

元遗山自记曰：元好问遗山过并州，道逢捕雁者，一死一脱网去。其脱网者，盘空哀鸣，亦堕地死。好问以金赎得二雁，葬汾水旁，垒石为识曰“雁丘”，好问作摸鱼子以记之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宋季高节，多有作摸鱼子、买陂塘，旋栽杨柳。为起句者。元时程钜夫、卢挚，亦多和之，故又名陂塘柳。

○贺新郎（金缕曲 乳燕飞 貂裘换酒）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东坡守钱塘，湖中宴会，官奴秀兰後至，东坡已怒之，坐中へ恚恨未已。时榴花盛开，秀兰以一枝告へ，东坡作贺新凉以解之。後人误为贺新郎，盖为不得东坡意也。渔隐丛话曰：东坡“乳燕飞华屋”词，托意高远，冠绝古今，宁为一妓而发。“帘外谁来推绣户，枉教人，梦断瑶台曲。又却是，风敲竹”。用古诗“卷帘风动竹，疑是故人来”之意。“艳一枝细看，千重似束”，初夏榴花盛开，因写闺情，调本贺新郎。偶缘晚凉新浴云然，而反言其误，词话之可笑者若此，不可以无辨。

词品曰：稼轩“绿树听啼”一首，尽集许多怨事，全与太白拟恨赋相似。而玉林咏梅一首，用文句入音律而不酸，亦宋词之体也。

张功甫有送陈退翁分教衡湘贺新郎词。杨慎曰：此词首尾声变化，送教官而及阴山狂口，非善转换不及此。末句“呼翠袖，为君舞”，又能换回结煞，真有千钧笔力。稼轩有“凭谁唤取，盈盈翠袖，英雄泪”。似之。

○多丽（绿头鸭）

《词统》曰：多丽有平仄二韵，柳屯田赋之，词调少异。卓人月曰，多丽张均妓名，善琵琶者也。

胡元任曰：中秋词自水调歌头一出，馀词尽废。其後岂无佳词，如晁次膺绿头鸭殊为清婉，尊俎间以其篇长惮唱，故无闻焉。

黄玉林曰：惟聂长孺於李良定席上，赋多丽词，才情富赡矣。其“露洗华桐，烟霏细柳，绿阴摇曳，荡春一色”，则又玉中之拱璧，珠中之夜光也。每一诵之，抚玩无斁。

杨用修曰：石次仲金谷遗音，有西湖晚一词。按次仲於宋未著名，而清奇宕逸如此。此宋之填词：犹晋之字，唐之诗，不必名家而皆可传也。

○哨遍

卓人月曰：般涉调曲，龟兹部语，於华言为五声。五声羽声也，羽於五音之次为五。东坡、稼轩为三叠词。

东坡序曰：予於雪堂之上，同张毅夫语及哨遍，为般涉羽音，居慢词之最。毅夫喜拈是曲。予乃隐括归去来辞，使就於声律以遗之，毅夫为之阁笔。

○兰陵王（高冠军）

南濠诗话曰：兰陵王入阵必先，言其勇也。按北齐史，高长恭破周师，勇冠三军，封兰陵王，一名高冠军，见本传。清真之作“应折柔条过千尺”，尽人以为咏柳也，殊不知别李师师而作，更觉离愁在目。师师为道君皇帝述之

，遂传遍都下。

辛稼轩兰陵王纪梦自序云：己未八月，夜梦有人以石砚见饷，光润如玉，中有一牛摩角作斗状。云湘潭里张难敌者，多力善斗，与人搏偶败，忿赴河死。三日浮水上，则牛耳。自後并水之山，往往有此石，或得之里中，辄不利。梦中为作诗数言，皆取古之怨愤变化异物等事，觉而忘其诗，赋词以识，亦此调也。

○六州歌头

古今词谱曰：歌头本大石调，六州歌头，又鼓吹曲也。六州者：伊州、梁州、甘州、石州、胡渭州、氐州也。宋之大祀、大恤用此，良不与艳词同科者。乐府多以兴亡事实之，别有绝句体，不入教坊记。

词律曰：宋李冠、刘仲芳词，俱作二叠，辛稼轩词作二叠，亦不甚异。

江尚质曰：张翥咏梅云：“孤山岁晚，石老树嵯峨。逋仙去。谁为主。自疏花。破冰芽。乌帽骑驴处。近修竹，侵荒藓，知几度。踏残雪，趁晴霞。空谷佳人，独耐朝寒峭，翠袖笼纱。甚江南江北，相忆梦魂赊。水绕云遮。思无涯。又苔枝上，香痕沁，么凤语，冻蜂衙。瀛屿月，偏来照，影横斜。瘦争些，好约寻芳客，问前度，那人家。重呼酒，摘琼葩。插鬓鸦。唤起春娇扶醉，休辜负，锦瑟年华。怕流芳不待，回首易风沙。吹断城笳。”卓蕊渊谓其有飞鸿戏海，舞鹤游天之势，信然。

●词评上卷

◎唐 五代 宋

○李白

郑樵通志曰：李白草堂集，白蜀人，草堂在蜀，怀故国也。菩萨蛮、忆秦娥二首为百代词曲之祖。

尊前集曰：李白有连理枝，黄锺宫曲。

遏云集曰：李白清平乐令应制四首，如禁庭春昼，禁闱秋夜，脍炙人口。杨慎曰：後二首无清逸气，逸之。

○张志和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张志和，自称烟波钓徒，尝谒颜真卿於湖州，愿为浮家泛宅，往来苕间，撰渔歌子词。

竹坡丛话曰：唐肃宗赐张志和奴名渔童，使捧钓收纶，芦中鼓。婢名樵青，使苏兰薪桂，竹里煎茶。赐号玄真子，属和渔歌子者无算。

罗湖野录曰：张志和，字子同，金华人，放浪江湖。其兄张松龄即以渔歌子招之云：“乐在风波钓是闲。草堂松桂已胜攀。太湖水，洞庭山。风狂浪急且须还。”後家鸞尸湖旁仙去。吴人为建望仙亭犹存。

○韦应物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韦官左司郎中，历苏州刺史，晓音律。夜泊灵壁舟中，闻笛声，谓酷似天宝梨园法曲，李所吹者。询之为李外甥许云封也。韦授以李笛吹之，遂吹六州遍，一叠而裂。

唐诗纪事曰：韦苏州性高洁，所在焚香扫地，惟愿况、皎然辈，得与唱酬。其小词不多见。沈雄曰，今惟三台令、转应曲流传耳。

○刘禹锡

耆旧续闻曰：刘禹锡字梦得，太子宾客，累官苏州刺史。李司空罢镇日，慕其名招至之，出妓佐觞。刘赋“春风一曲杜韦娘，恼乱苏州刺史肠”，司空呼妓归之。竹枝最著。

竹枝叙曰：刘禹锡，中山人，贞元进士。在沅湘日，以里歌俚鄙，乃依骚人九歌，作竹枝九章，教里中，由是盛於贞元、元和之间。

○白居易长庆集

唐诗纪事曰：白字乐天，自号香山居士。作诗每询一老妪，解则录之。以所业谒顾著作郎，因为延誉，名大振。贞元中进士，出知杭州，以尚书致仕，有长庆集。

花庵词客曰：白乐天长相思，望江南，缛丽可爱，非後世作者可及。花非花一首，又缠绵无尽。

○王建

花庵词客曰：王建字仲初，颍州人，大历进士。以宫词百首著名，三台令、转应曲，其馀技也。

○徐昌图

词品曰：徐昌图，唐人，木兰花一词，缛丽可爱。今人草堂之选，然莫知其为唐人也。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尊前集有徐昌图临江仙、河传二首，俱唐音也。按徐昌图为肃宗时进士，至宋太宗时，世次遥遥，而必欲屈之为博士，以列於宋人，不可解也。或曰是两人。

○韩香奁集

唐诗纪事曰：韩字致尧，小字冬郎。父瞻，李义山同门也。常即席为诗相送，义山喜赠之，有“十岁裁诗走马成”及“雏凤清於老凤声”句。生香子二首，风致过人。

全芳备祖曰：韩冬郎浣溪沙，绝非和鲁公之嫁名者，亦以香奁名词。

○温庭筠金荃集

北梦不凡言曰：温字飞卿，旧名岐。“以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句知

名。才思敏捷，入试日，凡八叉手而八韵成，多为邻铺假手。沈询知贡举，别施一席试之。或曰，潜救八人矣。有金荃集，盖取其香而软也。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唐宣宗爱唱菩萨蛮，令狐相公假温手撰二十阕以进。戒勿泄，而遽言於人。且曰，中书内坐将军，以讥其无学也，由是疏之。宣宗一日微行，遇於逆旅，温不识而故为傲语，谪为方城尉，流落死。

○和凝红叶稿

花间集曰：和凝少时，好为曲子，布於汴洛。洎入相，契丹号为“曲子相公”。有集百卷，自镂板以行世。识者非之曰，此颜之推所谓讠令痴符也。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和成绩每嫁名於韩，因在政府讳之也。又欲使人知之，乃作游艺集，叙曰：予有香奁、羸金，不传於世。

○孙光宪橘斋词

花间集曰：孙字葆光，蜀之资州人。为荆南高从诲记室，後官秘书。兵戈之际，以金帛购书数万卷，著北梦琐言。词见橘斋、蓉湖诸集。

孙巨源曰：小词有绝无含蓄，自尔入妙者，孙葆光之浣溪沙也。

花庵词客曰：孙葆光“一庭花雨湿春愁”，佳句也。

○韦庄浣花集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韦庄字端己，著秦妇吟，称为“秦妇吟秀才”。举乾宁进士，以才名寓蜀。蜀主建羁縻之，夺其姬之善词翰者入宫。因作谒金门“空相忆，无计得传消息”云。後相蜀，有浣花集。

尧山堂外纪曰：韦端己思旧姬，复作荷叶杯、小重山二阕。流传入宫，姬闻之，不食死。

○牛峤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牛峤字松卿，乾符中进士，事蜀为给事中。其杨柳枝词“不忿钱塘苏小小，引郎松下结同心”，见推於时。

姜尧章曰：牛峤望江南，一咏燕，一咏鸳鸯，是咏物而不滞於物者也，词家当法此。

陆放翁曰：牛峤定西番为塞下曲，望江怨为闺中曲，是盛唐遗音。及读其“翠娥愁，不抬头”，“莫信彩笺书里，赚人肠断字”，则又刻细似晚唐矣。

○顾

尧山堂外纪曰：蜀通正初，为内直小臣。命作亡命山泽赋，有“到处生草”句，一时笑传。後官太尉，小词特工。

蓉城集曰：顾太尉诉衷情曲：“换我心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。”虽为透骨情语，已开柳七一派。

○欧阳炯

尧山堂外纪曰：炯事孟蜀後主，时号五鬼之一。曾约同僚纳凉於寺，寺僧可朋作耘田鼓歌以刺之，遂撤饮。炯始作三字令。欧阳彬作生查子者，其弟也。

蓉城集曰：欧阳炯首叙花间集者，每言愁苦之音易好，欢愉之语难工。其词大抵婉约轻和，不欲强作愁思者也。

○冯延巳阳春集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冯延巳字正中，广陵人。唐元宗以优待藩邸旧僚，自记室至中书侍郎入相。词最富，有阳春集。

蓉城集曰：“宫瓦数行晓日，龙百尺春风”，殊有元和气象。阳春词尚饶蕴藉，堪与李氏齐驱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陈世修云：冯公乐府思深语凡，韵逸调新，有杂入六一集中者。余谓其多至百首，黄山谷、陈後山犹以庸滥目之。然诸家骈金俪玉，而阳春词为言情之作。

○张泌

《才调集》曰：江南张泌字子澄，为李後主内史。以江城子二阙得名。国亡仕宋，与钱仁叔谥议，泌每奏驳其人。少与邻女浣衣善，经年不见，夜必梦之。女别字，泌寄以诗云：“多情只有春庭月，犹为情人照落花。”浣衣流泪而已。

花间集曰：子澄时有幽艳语，“露浓香泛小庭花”是也。时遂有以浣溪沙为小庭花者。

○皇甫松

花庵词客曰：皇甫松为牛僧孺甥。以天仙子著名，终不若摘得新二首，为有达观之见。

元遗山曰：皇甫以竹枝、采莲排调擅长，而才名远逊诸人。花间集亦止小令短歌耳。

○牛希济

尧山堂外纪曰：希济，峤兄子，仕蜀王衍为中丞。同光三年降唐，唐主令蜀旧臣王锺等赋诗。希济作一律云：“满朝文武欲朝天。不觉邻师犯塞烟。唐主再悬新日月，国王还却旧山川。非关将相扶持拙，自是君臣数尽年。古往今来亦如此，几曾欢笑几潸然。”唐主曰：希济不忘忠孝也，赐缎百。词亦富赡，载花间集。

伊山村曰：牛公临江仙，芊绵温丽极矣，自有凭吊凄怆之意，得咏史体裁。

○尹鹗

张玉田曰：後唐尹鹖，官参卿，其词以明浅动人，以简净成句者也。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尹鹖秋夜月，颇觉遵古，而非正赏之音。杏园芳，更多颓唐之句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尹鹖杏园芳第二句“教人见了关情”，末句“何时休遣梦相萦”，遂开柳屯田俳调。再检临江仙云：“西窗乡梦等闲成。逡巡觉後，特地恨难平。”又“昔年於此伴萧娘。相偎伫立，牵惹叙衷肠”流递於後，令作者不能为怀，岂必曰花间、尊前句皆婉丽也。

○魏承班

元遗山曰：魏承班俱为言情之作，大旨明净，不更苦心刻意，以竞胜者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魏承班词，较南唐诸公，更淡而近，更宽而尽，尽人喜效为之。愚按，“相见绮筵时，深情黯共知。难话此时心，梁燕双来去”，亦为弄姿无限，只是一腔摹出。至“好天凉月尽伤心”，“为是玉郎长不见，少年何事负初心”，“泪滴镂金双衽”，有故意求尽之病。

○毛熙震 齐东野语曰：蜀人毛熙震，官秘书监，其集止二十馀调，中多新警而不为猥薄者也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毛熙震词：“象梳欹鬓月生云，玉纤时急绣裙腰。晓花微敛轻呵展，袅钗金燕软。”不止以浓艳见长也，卒章情致尤为可爱。其後庭花云：“伤心一片如月，闲锁宫阙。”清平乐云：“正是销魂时候，东风满院花飞。”南歌子云：“娇羞爱问曲中名，杨柳杏花时节几多情。”试问今人弄笔，能出一头地否。

○毛文锡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文锡词大致匀净，不及熙震。其所撰纱窗恨可歌也。

叶石林曰：毛词以质直为情致，殊不知流於率露，致令诸人之评庸陋词者，必曰，此乃仿毛文锡之赞成功不及者乎。逮览其全集，而咏其巫山一段云，其细心微诣，真造蓬莱顶上。

○李琼瑶集

茅亭客话曰：梓州李，其先波斯人，事蜀主衍。妹为衍昭仪，亦能词，有“鸳鸯瓦下忽然声”句。有诗名，秀才预宾贡，国亡不仕，有感慨之音。

周草窗曰：李辈俱蜀人，各制南乡子数首以志风土，竹枝体也。

○鹿虔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鹿为永泰军节度使。初读书古祠，见画壁有周公辅成王像，期以此见志。国亡不仕，词多感叹之语。

倪元镇曰：鹿公高节，偶尔寄情倚声，而曲折尽变，有无限感慨淋漓处。

○欧阳修六一词

《名臣录》曰：仁宗景中，欧阳为馆阁校理。两宫之隙，奏事帘前，复主濮议，举朝倚重。後知贡举，为下第刘辉等所忌，以醉蓬莱、望江南诬之。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欧阳永叔中岁居颍日，自以集古一千卷，藏书一万卷，瑟一张，棋一局，酒一壶，公以一翁老於五物间，称六一居士，有《六一词》。

罗泌序曰：公常致意於诗，温柔敦厚，诗教也，所得多矣。吟咏之馀，溢为词章，平山堂集盛传於世。公所作在三上者，枕上，马上，厕上也。

《尧山堂外纪》曰：钱惟演宴客後园，一官妓与永叔後至，妓对以失钗故。钱曰，乞得欧阳推官一词，当即偿汝。永叔即席云：“柳外轻阴池上雨，雨声滴碎荷声。小楼西角断虹明。阑干倚遍，留待月华生。燕子飞来栖画栋，玉钩垂下帘旌。凉波不动簟文平。水晶双枕，旁有堕钗横。”清绮自好，非不作艳词者。

《西清诗话》曰：欧阳词之浅近者，谓是刘辉伪作。又云：元丰中，催公度跋冯正中阳春录，其间有入六一词者。今柳三变词，亦有杂入平山堂集者，则浮艳者皆非公作也。

○钱惟演拥麾集

钱惟演字希圣，吴越王亓之子。归宋後，为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坐擅议宗庙，且与后通婚，落为崇信军节度使。意小词，卒谥思，有拥麾集。其越江吟、浣溪沙，不愧唐人也。

《侍儿小名录》曰：钱思公谪汉东日，撰玉楼春曰：“城上风光莺语乱。城下烟波春拍岸。绿杨芳草几时休，泪眼愁肠先已断。情怀渐觉成衰晚。鸾镜朱颜惊暗换。昔年多病厌芳尊，今日芳尊惟恐浅。”酒阑歌之，必泣下。後阁有白发歌姬，乃旧日邓王舞鬟惊鸿也，据言先王将薨，预戒挽铎中，歌木兰花引缚为送，今相公其将危乎。果卒。

○寇准巴东集

名臣录曰：寇准为真宗朝宰相，封莱公。为丁谓所构，乾兴初，贬雷州司户，有巴东集。

词品曰：莱公小词数首，率皆清丽，如江南春、阳关引、阿那曲，作词不愧唐人。

○石延年扞虱庵词

古今仙鉴曰：石曼卿，真宗朝学士，生平遗落世事。死後有见之者，曰，我今为仙，主鞭蓉城。其扞虱庵长短句，少有流傳者。

尧山堂外纪曰：曼卿通守胸山，遣人以泥封桃李核，弹之岩竹中，嗣後花开满山。又尝携妓石室间，鸣弦为冰车铁马之声。後党竹为词以吊之云：“铁

马冰车断遗响，林花石室自春风。芙蓉城阙五云中。”

○范仲淹文正集

东轩笔录曰：仁宗朝，范希文守边作渔家傲数首，皆以“塞上秋来风景异”为起句，述边镇之苦。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。

○晏殊珠玉词

名臣录曰：晏同叔为仁宗朝宰相，卒谥元献。常兴建学校，为诸生倡，延范仲淹教授生徒，荐为馆阁校理。词名珠玉集，张子野为之序。

刘贡父曰：元献喜冯延巳词，其所作不减延巳。

○晏几道小山词

黄山谷曰：晏叔原乐府，寓以诗人句法，精壮顿挫，能动摇人心。合者高唐、洛神之流，下者不减挑叶、团扇云。晏字叔原，元献幼子，有小山词。

晁无咎曰：叔原不蹈袭人语，风度闲雅，自是一家。如“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罢桃花扇底风”，乃知此人，必不生於三家村中者。

程叔彻曰：伊川闻诵叔原词“梦魂惯得无拘锁，又逐杨花过谢桥”。乃笑曰：鬼语也。意颇赏之。

陈质斋曰：叔原词在诸名胜中，独可追逼花间，高处或过之。

○王琪谪仙长短句

《苕溪渔隐》曰：王琪字君玉，仁宗朝翰林。晏元献赴杭，道过维扬，憩大明寺，瞑目徐行，使吏诵壁间诗版，戒勿言爵里姓名，终篇者无几。别诵一诗，问之，江都王琪也。召之同游池上，时春晚已有落花，元献曰，得句书壁，或弥年未尝强对，且如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至今未有。王琪应声曰：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何如，元献大喜，由此辟置馆职。

陈辅之曰：君玉有望江南词十首，自谓谪仙。王荆公酷爱其“红绡香润入梅天”句。

○韩琦安阳集

吴虎臣曰：韩稚圭於皇中，镇扬州，撰维扬好四章。所谓“二十四桥千步柳，春风十里上珠帘”者是也。复作安阳好，即望江南也。後罢相，出镇安阳，有安阳集。

○宋祁出麾集

宋子京为天圣中翰林，以赋采侯，中博学宏词科第一。每夕临文，必使丽竖燃椽烛，此张先所称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尚书也。

李端叔曰：宋景文以馀力游戏，而风流闲雅，超出意表，有出麾集。

○孙洙

广陵志曰：孙洙字巨源，元丰中以策论具陈治本，韩琦曰，今之贾谊也。

挟翰林，与太尉李端愿往来尤数。李方纳姬之善琵琶者，会宣召者至其家，踪迹得之。公饮不肯去，而迫於命。有菩萨蛮“上马苦，琵琶曲未终”句。

艺林学山曰：孙巨源死後，其词为叔原所夺。

○王安石临川词王安礼 王安国 王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金陵怀古，诸公寄调於桂枝香者，三十馀家，独介甫为绝唱。东坡见之叹曰：此老乃野狐精也。东坡羨服之语，非引用刘玺遇狐故事。

沈雄曰：介甫弟和甫，名安礼，有潇湘逢故人慢云：“引多少梦魂归，结洞庭雨棹烟蓑。”弟平甫，名安国，有减字木兰花云：“帘里馀香马上闻。”子，字元泽，有心疾。妻独居小楼事佛，介甫怜而嫁之，作眼媚词。或议元泽不能词，及援笔作倦寻芳，“恨被榆钱，买断两眉长皱”，人不能及也。

○张先安陆词

吴兴张先，字子野，天圣中进士，为都官郎中，有安陆集。

《乐府纪闻》：客谓子野曰，人咸目公为“张三中”，心中事，眼中泪，意中人也。子野曰：何不谓之“张三影”，客不喻。子野曰：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、“娇柔懒起，帘压卷花影”、“柳径无人，坠飞絮无影”。此平生得意者。

李端叔曰：子野词，才不足而情有馀。

○苏轼东坡词苏过 苏伯固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东坡知颍州时，月下梅花盛开。王夫人曰：“春月色胜如秋月色，何如召德麟辈，饮于花下。”东坡喜曰：“谁谓夫人不能诗，此真诗家语也。”作减字木兰花以纪之。“轻风薄雾。都是少年行乐处。不似秋光。只共离人照断肠”。

尧山堂外纪曰：东坡备历危险，中秋作水调歌头以怀子由。神宗读至“惟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，乃云：苏轼终是爱君。量移汝州。

《太平乐府》曰：东坡贬惠州归，晁以道见公“海山时遣探芳丛，倒挂绿毛么凤”，便道，此老须得过海，只为古今人不能道及，应罚教去。

陆放翁曰：世言东坡不能歌，故所作乐府或不协。晁以道谓，绍兴初，与东坡别，东坡酒酣，自歌古阳关曲，则公非不能歌者。

晁无咎曰：谓东坡词多不谐声律，但其才横放杰出，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耳。如取东坡的词歌之，终觉天风海雨逼人。

陈无己曰：东坡以诗为词，如教坊雷大使之舞，虽极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

胡致堂曰：词至东坡，一洗绮罗香泽之态，摆脱绸缪宛转之度，使人登高

望远，举首浩歌，超乎尘垢之外。於是花间为皂隶，而柳氏为舆台矣。

词品曰：苏过，字叔党，坡公少子，所著词，人以小坡目之，有斜川集。常以山芋作玉糝羹进公，公喜而为诗。坡公有送伯固兄还吴诗，伯固字养直，其鹧鸪天有“醉眠小坞黄茅店，梦倚高城赤叶楼”，佳句也。其“属玉双飞水满塘”，坡公常语人曰：我家苏养直。

○柳永乐章集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柳永初名三变，景中进士。乐章集中，多增至二百馀调，按宫商为之。

吴虎臣曰：柳三变淫冶曲调，传播四方。常候榜作鹤冲天词云：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”及下第，仁宗曰：“此人风前月下，好去浅斟低唱，且填词去。”三变由此自称奉旨填词。

叶少蕴曰：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：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。

陈质斋曰：柳词格不高，而音律谐缓，词意妥帖，承平气象，形容曲尽，尤工於羁旅行役。

李端叔曰，耆卿词辅叙展衍，备足无馀，较之花间所集，韵终不胜。

○黄庭坚山谷词黄知命 徐俯

黄庭坚，字鲁直，分宁人，元初进士，官起居舍人，有山谷词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鲁直少时，使酒玩世，喜作词。法云秀诚之曰：笔墨劝淫，乃欲堕泥犁中耶。鲁直曰：空中语也。後以桂香无隐，因缘有省，居官一如浮屠法。间作小词，绝不似桃叶、团扇斗妖丽者。

耆旧续闻曰：崇宁四年重九，山谷在宣城郡楼，听边人私语，今当鏖战取封侯耳。因作南乡子，有“花向老人头上笑，羞羞，白发簪花不解愁”，倚阑高歌，若不能堪。是月三十日果不起。有弟知命字元明，有甥徐俯，字师川，俱能词。

○秦观淮海词秦湛 范元实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秦少游登第後，苏轼荐为博士。坐党禁，徽宗放还，卒於藤州，有淮海词。

艺苑雌黄曰：程公辟守会稽，少游客焉。馆之蓬莱阁，席上不能忘情，所谓“多少蓬莱旧事，空回首烟霭纷纷”，极为东坡所赏。

晁无咎曰：比来作者皆不及少游，如“斜阳外，寒鸦数点，流水绕孤村”。虽不识字人，亦知为天生好语也。

冷斋夜话曰：少游既谪方归，尝於梦中作好事近，有云：“醉卧古藤阴下，杳不知南北。”果至藤州，方醉起，以玉盂汲泉，笑视而化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少游有子处度，名湛，亦多好词，山谷极称赏之。如

“藕叶清香胜花气”，一时盛传之句。乐府纪闻曰：范元实常在歌舞之席，端重不言。妓问，公解词否，范笑曰：吾山抹微云婿也。草堂有选其词者。

○张耒宛丘词

张耒字文潜，淮阳人，官起居舍人，苏门四学士之一，有宛丘集。

尧山堂外纪曰：张文潜十七岁作函关赋，从东坡游。元中，秘阁上巳集西池，张耒咏云：“翠浪无声黄纒散动，春风无力采旌垂。”少游云：“帘幕千家锦绣垂。”同人笑曰：又将入小石调也。因文潜作大石调风流子故云。

○毛滂东堂词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毛滂字泽民，为武康县令，更葺廨舍。自言庭院萧然，饶食晏眠无所事，於东堂之上作蓦山溪以见意，有东堂集。

柯寓匏曰：泽民诗“酒浓香入梦，窗破月寻人”，真词家佳境也。初为杭州法曹掾，为东坡延誉，以此得名。

○程垓书舟词

词品曰：程垓，字正伯，眉山人，东坡中表之戚也。其酷相思、四代好、折红英皆佳，故盛以词名。独尚书尤公以为正伯之文过於词。〔（案程垓南宋人，非东坡之中表。）〕

梅墩词话曰：“沉水熨香年似日，薄云垂帐夏如秋”，书舟佳句也。

○陈师道後山集

尧山堂外纪曰：陈师道，字无己，徐州人，苏轼荐为太学博士。一生清苦，每枕上觅句。从上郊祀，天寒，或假以锦裘衣之。问所由来，掷之於地，得寒疾不後山集。

《苕溪渔隐》曰：後山自谓他文未能及人，独於词不减秦七、黄九，其自矜如此。

○王履道初寮集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安中名履道，宣和四年翰林，始为东坡门下士。金人来归，授庆远节度使。郭药师将叛，求召还。绍兴初复附蔡京。有初寮集。

花庵词客曰：王履道词有“椽烛垂珠清漏长。庭留春笋缓飞觞。翠雾萦纒消篆印。箏声恰度秋鸿阵”。知名当世。

○贺铸东山乐府

尧山堂外纪曰：方回少为武弁，以定力寺一绝句，见奇於舒王，知名当世。诗文咸高古可法，不特工於长短句。

张文潜曰：贺铸东山乐府，妙绝一世，盛丽如游金张之堂，妖冶如揽西施之，幽索如屈宋，悲壮如苏李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方回小筑，在吾苏之横塘。作青玉案词，即黄山谷赠以

诗云：“解道江南肠断句，只今惟有贺方回。”其为前辈推重可知。因词中有“梅子黄时雨”，人呼为“贺梅子”。

○晁补之鸡肋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钜野晁无咎，登元进士，通判扬州。名鸡肋词，又称济北词人。晁补之尝自铭其墓，名逃禅词。与鲁直、文潜、少游为苏门四学士。若晁次膺，其十二叔也。无父，其八弟也。〔（按杨无咎有逃禅词）〕

花庵词客曰：无咎自言今代作者，秦七、黄九耳。两公词亦不同，若无咎亦未必多逊也。

○晁端礼闲适词

晁字次膺，崇宁中擢第，宣和间充大晟协律，与万俟雅言按月律进词。

能改斋漫录曰：政和癸巳，大晟乐府告成。蔡元长荐次膺赴阙下，会禁中嘉莲生，进并蒂芙蓉词称善。

○晁冲之具茨集

晁冲之，字叔用，政和间，作汉宫春咏梅，献蔡攸。攸以此词进父京，京曰，今日於乐府中得一人焉。因花庵词客曰：冲之钜野人，其感皇恩二曲最工。

○聂冠卿蕲春集

新安志曰：聂字长孺，庆历中学士，以词著名，率多慢词，有蕲春集。

渔隐丛话曰：聂冠卿於李良定席上，赋绿头鸭，所谓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而外，馀词尽废，惟此称善。

○石孝友金谷遗音

杨慎曰：石孝友字次仲，其作多丽一词，“西湖晚起”句，後人多和之。次仲在宋，不甚著名，而清奇宕逸如此。是则宋之填词，晋之字，唐之诗，不必名家而皆工也。有金谷遗音一卷。

○毛开樵隐词

毛开字平仲，三衢人，尚书毛友之子，有樵隐词一卷。

杨慎曰：毛开小词，惟满江红一首为佳。

○洪适盘洲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洪字景伯，中博学宏词科。其生查子春情、好事近别情，出人意表，时遂有批抹之者。生查子起句：“桃疏蝶惜香，柳困莺衔絮。”真为芜累。其下“日影过帘旌，多少闲愁绪。春色似行人，无意花间住”，人所不及也。盘洲词大率类此。

○王观冠柳集

黄玉林曰：通叟风流楚楚，词林中之佳公子，世谓耆卿，工为浮艳之词

，考之此集，得名冠柳，仇偶然哉。

陈质斋曰：逐客词格不高，以冠柳自名，概可知矣。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观字通叟，官学士。宣仁太后以观应制词近褻，谪之於外，称逐客。其庆清朝慢可歌也。

○王诜

西清诗话曰：都尉王晋卿歌姬，名啜春莺。得罪外谪，姬为密县人所得。晋卿南还，汝阴道中，闻歌声曰，此啜春莺也。访之果然。赋诗云：“佳人已属沙吒利，义士曾无古押衙。”有足成之者云：“回首音尘两沉绝，春莺休啜上林花。”寻劫得之，归于晋卿。晋卿有人月圆、烛影摇红、花发沁园春诸调。

黄鲁直曰：晋卿乐府清丽幽远，工在江南诸贤季孟之间。

○谢逸溪堂词谢

谢逸字无逸，临川进士，有溪堂词。

复斋漫录曰：临川谢无逸，尝过黄州杏花村馆，题江神子於驿壁。过者索笔於馆卒，卒苦之，因以泥涂焉。其为人所赏重可知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无逸弟，字幼，有竹友词。但见赠弈妓宋瑶减字木兰花云：“风篁度曲。倦倚银屏初睡足。清簟疏帘。金鸭香消懒去添。纤纤露玉。风雹纵横飞钿局。频敛双蛾。凝伫无言密意多。”

○万俟雅言大声集

雅言号词隐，崇宁中，充大晟府制撰，与晁次膺按月律进词。大声集五卷，周美成序之。

花庵词客曰：雅言之词，词之圣者也。发妙音於律吕之中，运巧思於斧凿之外，工而平，和而雅，比之刻顺意以求精丽者远矣。

○向子酒边词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临江向伯恭，宋之外戚也，立朝忠节。胡安国、张九成辈极嘉与之。忤桧相意，致仕家居，自号芻林居士。作满庭芳自庆云：“须知道，天教尤物，相伴老江乡。”作减字木兰花绝笔云：“真香妙质。不耐世间风与日。”酒边词四卷。

胡致堂曰：芻林居士，步趋苏堂而诘其者也。

○周美成清真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美成以进汴都赋得官，当徽庙时，提举大晟乐府。每制一词，名流辄为赓和。东楚方千里，乐安杨泽民全和之，或合为三英集行世。

陈无己曰：美成笺奏杂著俱善，惜为词掩。

强焕曰：美成词，抚写物态，曲尽其妙。自题所居曰“顾曲堂”。

陈质斋曰：清真词，多用唐人诗句，隐括入律，浑然天成。其在长调，尤善铺叙。

○曹组箕颖集

松窗录曰：曹元宠六举不第，著铁砚篇自励。宣和中成进士，有宠于徽宗，曾赏其如梦令“风弄一枝花影”句，点绛唇“暮山无数，归雁愁边度”句。徽宗又手书眉峰碧以问之。

词品曰：曹组蓦山溪赋梅云：“竹外一枝斜，想佳人天寒日暮。”用东坡“竹外一枝斜更好”句。时禁苏文，而曹组暗用之。

○吕渭老

杨慎曰：圣求在宋淇著名，而词甚工。词选载有望海潮，与醉蓬莱、扑蝴蝶近、惜分钗、薄倖幸、选冠子、百宜娇、豆叶黄、鼓笛慢，佳处不减少游。即东风第一枝咏梅，不减於东坡之绿毛么凤也。但疑中兴後，不复有此等词。

沈雄曰：渭老秀州人，宣和末朝士，善属词。又散落人间，江神子慢，尽人以为婉丽。西江月慢，有无限稼华消不得也。

黄玉林曰：吕圣求词婉媚深窈，视美成、耆卿伯仲。

○陈克赤城词

耆旧续闻曰：天台陈子高，元丰间名士也。吕安老师建康日，荐入幕府，辟为参议，有赤城词。

卢申之曰：最喜子高菩萨蛮云：“几处簸钱声。绿窗春梦轻。”谒金门云：“檀炷绕窗灯背壁。画檐残雨滴。”我殊觉其香。

陈质斋曰：词格颇高丽，晏、周之流亚也。

○汪藻浮溪文粹

尧山堂外纪曰：汪字彦章，自作玩鸥亭於愚溪口。有词一卷，附浮溪文粹。时禁苏、黄之学，斜川集有混入彦章词者。汪词自有点绛唇“永夜恹恹”，醉落魄“小舟帘隙”词，乃其所著。

○李甲

沈雄曰：华亭李甲字景元，宋之词人也。帝台春一词，旧刻李景为唐元宗所制久矣，近代朱彝尊辈始出而正之。余暇日曾读帝台春数过，今偶得望云涯引而并归之。

○胡浩然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时代氏籍俱未详。选词家俱甚薄其声口，但就其春霁、秋霁、万年欢、东风齐着力、送入我门来，俱以其庸而忽诸。殊不知称帖者，亦有佳处，如满庭芳吉席云：“几幅红罗锦帐，宝妆篆、金鸭焚香。分明是、芙蓉浪里，一对浴鸳鸯。”如传言玉女元夕云：“艳妆初试，把珠帘半揭。

娇羞向人，手玉梅低说，相逢长是上元佳节。”其情致人所不到，亦何庸过斥之也。

○仲殊挥宝月词

承天寺僧挥，字仲殊，本安州进士。妻曾以药毒之，故为僧。时食蜜以解毒，东坡呼之曰蜜殊。仲殊於每岁禁烟时，置酒果以待来宾，谓之看花局。後居杭之宝月寺，词七卷，名宝月集。

花庵词客曰：仲殊词多矣，小令为最。小令中之诉衷情又为最，不减唐人风味。

○觉范洪文字禅

石门文字禅，载觉范有“青杏欲尝先齿软，海棠开遍待新晴。分疏积雨调莺舌，拗束东风倩柳条”句。曾作渔家傲公布古，以和宝宁勇禅师。

冷斋夜话，洪禅师曾留南昌，登秋屏阁望西山而有归志，赋浪淘沙。

许彦周曰：上人善作小词，情思婉约似少游，而仲殊、参寥皆不能及。

○正平可东溪集

词综曰：僧祖可字正平，丹阳人，苏伯固字子。住庐山，与陈师道、徐俯、谢逸与江西诗社。小重山词意最工。

吴虎臣曰：正平工诗，长短句尤佳，何世徒称其诗也。

○李清照漱玉集

李别号易安居士，适赵明诚。明诚在太学，朔望出质衣，取半千钱市原先文果实归，相对玩味吟和过日。李有漱玉集。

○魏夫人

端伯雅编曰：魏夫人，曾子宣丞相内子，有江城子、卷珠帘诸曲。

○朱淑真断肠词

女红志馀曰：钱塘朱淑真自以所适非偶，词多幽怨。每到春时下帙跌坐。人询之，则云，我不忍见春光也。宛陵魏端礼为辑其词曰断肠集。

○孙道绚

曾氏雅编曰：孙夫人名道绚，城黄铢字子厚之母夫人也，为秀州郑文室。词甚富而失於火，求得之，仅清平乐令数首，绍兴三年二月日事。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郑文上舍久寓行都，孙为制忆秦娥。其南乡子风中柳，皆寄外词。兰皋集误刻明人。

○吴淑姬阳春白雪

花庵词客曰：吴淑姬词五卷，名阳春白雪，此女流中之黠慧者，佳处不减李易安也。

○康与之顺庵乐府

花庵词客曰：建炎中，康伯可上中兴十策。渡江初有声乐府，受知秦申王，待诏金门。凡粉饰治具，及慈宁归养，两宫欢集，必假其应制。有顺庵乐府。

王性之曰：伯可乐章，非近世所可及，今有晏叔原，亦有不得独擅云。

○陈与义无住词

花庵词客曰：简斋被高宗眷注，参大政。无住词语意超绝，可摩坡公之垒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去非佳句“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”，“吟诗日日待春风。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”。胡元任、张叔夏俱评其自然而然者。

○李邴居士词

李邴字汉老，任城人，崇宁中进士。伯昭圯，元名士。邴固世其家学者，後受一禅师授记，为云龕居士词。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政和中归朝，举国无与共谈者，方怅怅无计。时王辅为首揆，招之出家姬数辈，酒半，唱其汉宫春曲。数日遂有馆阁之命，扈从至南渡。

○叶梦得石林词

花庵词客曰：少蕴妙龄有文名，早受知於蔡京。擢第後，终崇信节度使。时以词章品鹭自命，有石林集。关注曰：公以文章经术为大儒，歌词妙天下。元符中，尚为丹徒尉，得其小词为多，是时妙龄豪气未除。晚岁落其实而华之，能於简淡处，时出雄杰，不减靖节、东坡云。

○曾觐海野词

花庵词客曰：曾海野，东都故老，及见中兴之盛者。尝侍宴上苑应制，进阮郎归赋燕，柳梢青赋柳，一时推重。其奉使旧京作上西平，重到临安作感皇恩，感慨淋漓，甚得大体，人所不及也。淳熙中咏月云：“金瓯千古无缺。”高宗喜，谓从来未有道之者。有海野集。

○吕本中东莱词

吕本中字居仁，绍兴中进士，除右史，多论国事得失，见宋纲目。常集江西宗派诗。其所咏“春尽茅詹低着燕，日高田水故飞鸥”，见紫薇集。杜伯高、仲高出其门，为集东莱词。

○朱敦儒樵歌

花庵词客曰：希真为东都名士，天资旷逸，擅词名。从驾南渡。西江月二首，可以警世之役役於非望之福者。

张正夫曰：希真赋月词：“插天翠柳，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。”赋梅词：“横枝销瘦一如无，但空里疏花数点。”词意奇绝，似不食烟火人语。

○张元芦川词

沈雄曰：绍兴戊午，元以送胡铨及寄李纲词坐罪贬谪，皆金缕曲也。元以此得名。三山人，仲宗其字也，有芦川词。如“溪边翠靄藏春树，小艇风斜沙嘴路”与“帘旌翠波，飒窗影残红一线”，杨慎词品极叹赏之。

○刘子屏山集

刘字彦冲，朱晦庵之师，有屏山集行世。蓦山溪九日，满庭芳咏桂入选。

○赵鼎得全居士词

花庵词客曰：元镇词章婉媚，不减花间，名得全居士词。

杨慎曰：丁未九月南渡，泊真州作满江红最佳。

江尚质曰：赵忠简，中兴名相也。点绛唇云：“梦回鸳帐馀香嫩。更无人问。一枕江南恨。”醉桃源云：“青春不与花为主。花正开时春暮。只有一尊芳醕。留得青春住。”较花间更饶情思。

○王庭卢溪词

沈雄曰：王民瞻送胡铨远谪，有云：“痴不了公家事，男子要为天下奇。”亦贬辰州。其留别感皇恩云：“醉中暂住。离歌几许。听不能终泪如雨。无情江水，断送扁舟何处。”其感旧点绛唇云：“白发相逢，犹唱当时曲。”皆可歌也。

○张抡

张材甫，南渡故老，及见太平之盛者。集中多应制词，如蝶恋花、朝中措、霜天晓角，杰作也。

○张孝祥紫薇词

花庵词客曰：于湖紫薇词，汤衡叙之曰：平昔为词，未尝着稿，但笔酣兴健即成，却无一字无来处。如歌头诸曲，寓以诗人句法者也。

沈雄曰：安国在建康留守魏公席上，赋六州歌头，感愤淋漓。魏公为之罢饮而入，则其词之足以动人者也。

○杜

陈同甫曰：叶正则有“杜子五兄弟，才名不相下”之语。伯高早登吕东莱之门，其词如乘风逸足而鸣以和銮者也。仲高丽句，如“半落半开花有恨，一晴一雨春无力”，令人眼动。叔高戈矛森立。季高、幼高匪独一门之盛，可谓一时之豪。

○周文璞

沈雄曰：周文璞，字晋仙，淳熙时人。义因郭璞，故字晋仙，非晋之仙人也。唐词纪收为韩文璞更误。诸选止有浪淘沙、南乡子二首。绝妙好词内有一剪梅一首，流传於世，因其题壁，讹为仙家耳。

○杨万里

杨万里，号诚斋，以道德风节，昭映一世，为四朝耆老。著作词五要。其闲居辟三三径，有“日长睡起无情思，闲看童捉柳花”句。小词亦一二见也。

王迈人曰：念奴娇，先生上章乞休词也，“从此螺江门外路，吟诗日日醉春风”。恰适其意。

○范成大石湖词游次公

范成大，字致能，作吴江三高亭记，争传颂之。曾为独帅，所著有石湖集。时游次公参内幕，倡和有西池集。

○陆游剑南词

山阴陆务观，母梦少游而生，故名其字而字其名。初官临安，有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，传入禁中，称赏知名。韩平原招致之，作南园、阅古二记。时虽称颂而寓劝勉意，得不及於祸，便倚酒自放，号放翁词。

花庵词客曰：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，雄快处似东坡。鹊桥仙感旧一词，英爽可掬，流浪亦可惜矣。

○张玉照堂词

花庵词客曰：杨万里极称功甫之诗。玉照堂词以种梅得名，如“光摇动，一川银浪，九霄霄珂月”是也。周密曰：张功甫，西秦人，月洗高梧一阕，乃咏物之入神者。此白石论邦卿词而及之。

○胡仔

胡仔字仲任，苕溪人，尝编渔隐丛话。

沈雄曰：感皇恩为警悟之词，所得多矣。

○张震无隐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蜀人张震字东父，孝宗朝谏官也。花庵录其词为富贵人语。

○辛弃疾稼轩词

蔡光北陷，辛幼安以所业谒之。蔡曰，诗则未也，他日当以词名。有稼轩词四卷。

李濂曰：稼轩与晦庵、同甫、改之交善。晦庵曰：若朝廷赏罚明，此等人尽可用。同甫答辛启曰：“经纶事业，股肱王室之心。游戏文章，脍炙士林之口。”改之气雄一世，寄辛词曰：“古岂无人，可以似我稼轩者谁。”观同时之所推奖，则稼轩概可知矣。稼轩卒，家无馀财，仅遗著述数帙。

沈雄曰：稼轩词亦有不堪者，“一松一壑真朋友，山鸟山花好弟兄”是也。

○京镗松坡诗

宋史载，京字仲远，豫章人。光尧之丧，以京为报谢使，金赐咽汴亭，京与郊劳使康元弼言，请免宴，不许。请撤乐，不许。促入席，甲士露刃闭门，京排之而出。有诗支：“假令耳与笙镛未，只愿身靡鼎镬中。”後为宁宗朝宰相，立春前一日，为赋汉宫春。有松坡词。

○姚宽西溪集

姚字令威，其居擅西溪之胜，号西溪。亦以名词。其闺词云：“酒面扑春风，泪眼零秋词。”秋思云：“采菱渡口日将沉，飞鸿楼上人空立。”足以见其概矣。

○吴礼之顺受老人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吴礼之，字子和，钱塘人。有顺受老人词，久著名，郑国辅为之序。其雨中花慢长调云：“酝造一生清瘦，能消几个黄昏。断肠时候，帘垂深院，人掩重门。”丑奴长调云：“眼前景物只供愁。寂寥情绪，也恨分浅，也海风流。”能以极寻常语言，为极透脱文字。

○郑域

郑域，字中卿，宁宗朝，尝随张贵谟使北，著燕谷剽闻。词亦清醒可喜。沈雄曰：草窗之选，刻作陆姓。又云，世本误作郑，未知孰是。其词自佳，所重不在此也。

○谢懋乐章集

沈雄曰：勉仲自号静寄居士。乐章二卷，吴坦为之序，称其片言只字，戛玉铿金，蕴藉风流，为世所贵。其惜别武陵春、行乐风流子，又其词之含情无限者。草窗所选蓦山溪、风入松，更推清丽。

○赵蕃

花庵词客曰：赵蕃号章泉，负天下重望，屡召不起。刘後村所谓“一生官职监南岳，四海诗名仰玉山”者。曾作小重山一阙，以寄刘叔通，云：“间留建城，衔杯之际，可令歌以酹我否。”

○陈亮龙川词

陈同甫，擅文名，负气节，寻擢光宗朝第一。未遇时，遂与辛幼安交，每好谈天下事。龙川词疏宕可喜。

词品曰：同甫水龙吟一阙：“闹花深处层楼，画帘半卷东风软。”可诵也。

○李石

花庵词客曰：李号方舟，蜀人。有续博物志，词亦风致。草堂选其夏夜，有“烟林疏疏人悄悄”。赠妓有“瘦玉倚香愁黛翠”句。

○危稹巽斋词

危字逢吉，淳熙中进士，有选斋词。

词品曰：其词咏箜篌，有渔家傲入选，危巽斋之词为善。

○刘光祖鹤林集

刘光祖字德修，蜀之名士，有鹤林集，词亦庄重而出之者。

○刘过龙洲词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刘改之厄於韦布，放浪吴楚间。辛幼安守京口，改之敝衣曳屣而来。幼安命之赋雪，则云：“功名有分平吴易，贫贱无交访戴难。”命赋多景楼，则云：“江流千古英雄泪，山掩诸公富贵羞。”幼安帅越日，赠以千缗，为求田资。其词多壮语而学幼安者也。

陶南村曰：改之造词贍逸有思致，沁园春二首，极纤丽可爱。

○刘仙伦招山词

花庵词客曰：庐陵人刘仙伦，乐章为人所脍炙。吉州刊本多遗落，刘复以家藏本行世，纸贵一时。周草窗曰：菩萨蛮别词，词鄙意浓。

○严仁清江词

严次山词，极能道闺帏之趣，名清江词，杜月渚为之序。族人严羽、严参，时称邵武三严，见花庵选。柳塘词话曰：近代选家，无有不知次山词者，玉楼春春思，鹧鸪天别情是也。甚则多丽之记恨，金缕曲之送春，有不能释卷者。独“粘云江影伤千古，流不去断魂处”。是才人创句，而亦削之，为咄咄怪事。

○马庄父古洲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马古洲建安人，好经纶，填词其余事也。如月华清云：“怅望月中仙桂。问窃乐佳人，与谁同岁。”贺圣朝云：“游人拾翠不知返。被子规呼转。”阮郎归云：“三三两两叫船。人归春也归。”俱有旨趣。

○姜夔白石词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鄱阳姜尧章流寓吴兴，常过金阊，有“行人怅望苏台柳，曾为吴王扫落花”，杨诚斋极喜诵之。萧东父万爱其词，以其兄之子妻焉。

范石湖曰：白石有裁云缝月之妙手，敲金戛玉之奇声。

花庵词客曰：尧章中兴名流，善吹箫，自度曲。初则率意为长短句，其後协以音律，不减清真乐府。

赵子固曰：白石，词家之申韩也。

沈伯时曰：白石清劲知音，未免有生硬处。

张叔夏曰：姜词如野云孤飞，去留无迹。

○史达祖梅溪词

彭孙曰：南宋白石、竹屋诸公，当以梅溪为第一。昔人谓其分镞清真，平

方睨方回，纷纷三变行辈，不足比数，非虚言也。

沈雄曰：姜尧章谓梅溪词仅百馀首。张序之曰：生词织绡泉底，去尘眼中。有警迈闲婉之长，而无诡荡污淫之失。盖能融情景於一家，会句意於两得者。尧章亦当时名手，而服之如此。若双双燕之咏春燕，绮罗香之咏春雨，万为尧章拈出者。

○刘克庄别调

张叔夏曰：潜夫负一代时名，别调一卷，大约直致近俗，效稼轩而不及者

。

沈雄曰：“贪与萧郎眉语，不知舞错伊州”，“除是无身方了，有身常有闲愁”，此後村悟语也。杨慎谓为壮语，足以立懦，信然。

○刘褒

刘褒字伯宠，武夷人。其满庭芳别情，善於言情者。水调歌头，亦不减於东坡也。

○刘镇随如百咏

刘潜夫曰：随如乐府，丽不至褻，新不犯陈。周、柳、辛、陆之能事，庶乎兼之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秦定中，进士刘叔安，有“随如百咏”，富贵蕴藉，不屑为无意味句者。其词皆时令物情之什。

○戴复古石屏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戴式之，天台诗人，江湖四灵之一。方虚谷常议其胸中无百字成诵者。词品曰：惟满江约赋赤壁怀古为佳，游江西後，人尽谓其有才无行，为世所薄，有石屏词。

○卢祖皋蒲江词

花庵词客曰：州卢祖皋，宁申之，蒲江乐府甚工，字字可入律吕。

松陵集曰：庆元中，彭传师吴江作三高祠，盖擅渔人之窟宅以供诗境也。卢约赵子野同作金缕曲以记之。

○张辑绮语债

花庵词客曰：东泽为鄱阳名下士，绮语债皆以篇末之语而立新名者，作词韵衍文。

朱湛卢曰：东泽得诗法於姜尧章，世谓谪仙复作，不知其又能词也。词二卷。

○宋自逊渔樵笛谱

花庵词客曰：宋字谦父，南昌人。其词名渔樵笛谱，率真而不事矫饰者也

。

梅墩词话曰：每阅谦父蓦山溪词意，知其性情之所近。

○周紫芝竹坡词

沈雄曰：周紫芝字少隐，宣城人。举进士，守兴国，有竹坡词三卷。余家有未刻稿。

高邮孙竞序曰：竹坡乐章，清丽婉曲，非苦心刻意为之。

○李俊明文溪集

李俊明字公昂，宝庆进士，资州人，有文溪词。其送郡守“有脚阳春难驻”，知名於时，盖送王子文词也。

○吴潜履斋诗余

吴潜字履斋，嘉定中第一人。其声声慢和梦窗赋梅，其贺新郎赠妓，见词品。後为贾似道所陷。

○王迈

词品曰：王迈字实之，莆阳人。刘後村赠以词云：“天壤王郎，数人物方今第一。”其重之如此。盖进则忠鲠，退则豪侠，太白、元龙一流人也，可以补史氏之遗。词一卷，端重有法。

○方千里和清真词

花庵词客曰：方千里，三衢人，尽是和周美成词。

沈雄曰：方千里词，见汲古阁新刻六十家。过秦楼、风流子是和词之出一头地者。

○刘子寰《篁栗词》

花庵词客曰：刘圻父早登朱文公之门，刘後村尝序其诗，其词更上一层者。

江尚质曰：“静坐时看松鼠饮，醉眼不碍山禽浴”，是咏山泉之极肖者。草窗词又选其霜天晓角。

○赵汝{卅光}《霞山集》

沈雄曰：赵汝{卅光}字参晦，绝妙好词载其词为多，而语意为人所重。弁阳老人有十拟词，直与花翁、梦窗并列于前，且作醉落魄以咏之。及读其梅花引、汉宫春，有不虚一时之所奖借者。

○岳珂玉楮集

岳字肃之，号倦翁，飞之孙，历官户部侍郎，有玉楮集。

江尚质曰：倦翁登北固亭，寄调於祝英台近，忠愤感慨。於稼轩永遇乐词千古江山相伯仲。

○吴文英梦窗词

花庵词客曰：四明吴君特，从履斋诸君游。尹焕为序其词曰：求词於吾宋

者，前有清真，後有梦窗，此非焕之言，四海之公言也。

沈伯时曰：梦窗深得清真之妙，但用事下语太晦处，人不易知。

○冯艾子云月词冯取洽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延平冯取洽，字双溪。其与黄玉林互相标榜，有词韵等书。其子艾子，精於律吕，词多自制腔。云月词殊有北宋秦、晁风味，比之南宋教督气，酸馅味，不侔矣。

沈雄曰：冯伟寿，小名艾子，非误用其名也。余以寿玉林沁园春考之，中有云：“更携阿艾，同寿灵椿。”可证。

○洪茶空同词

洪字叔，自号空同词客。其词多赋别情，稔悉人意，可歌也。空同集见汲古阁六十家。

○黄散花庵词

胡德方序曰：玉林早弃制科，雅意歌咏。阁学游受斋称赏其诗，为晴空冰柱。闽帅楼秋房，闻其与魏菊庄为友，以泉石清士目之。其人如此，其才可知。

○孙惟信

绝妙好词云：孙惟信号花翁，有昼锦堂、夜合花诸调。沈伯时云，花翁有好词，亦善运意，但雅正中亦有一二市井语。

沈雄曰：昼锦堂一阙，如“柳裁云剪腰支小，凤盘鸦耸髻鬟偏”与“杏梢空闹相思眼，燕翎难系断肠笺”，周摅纤艳，已为极则。但卒章云：“银屏下，争信有人，真个病也天天。”情至之语，又开一种俳调也，奈何。

○莫仑两山词

杨慎曰：莫仑词未全睹，但传其“听春教燕顰莺诉”山鬼谣一曲可歌也。

○楼采

沈雄曰：楼君亮词，见於草窗所选者，瑞鹤仙、玉漏迟、二郎神、法曲献仙音、好事近、玉楼春诸阙，词意具足，而又工力悉敌者也。

○施岳梅川词

沈雄曰：弁阳选仲山之词，多至数解之外。独其步月咏茉莉一阙，情致周悉。弁阳云，茉莉岭表所产，古今咏者无多，文公曾咏二绝句，道卿曾题此调，独仲山“小莲冰洁”之句，状茉莉最佳。

○李彭老李莱老

沈雄曰：李彭老，字商隐，有房词。李莱老，字周隐，有秋岩词。两人为一时翹楚，但俱是寄和草窗者。篇章亦甚富而少馀蕴耳。

○赵闻礼钓月轩词

沈雄曰：闻礼字立之，於南宋播迁之後，而词章饶有北宋风味。在诸选中亦一二仅见者。千秋岁、风入松、与水龙吟之咏水仙、贺新郎之咏萤火，犹可被诸管弦也。

○杨缵

沈雄曰：杨字继翁，又号守斋。词品载其一枝春咏除夕者。今复见绝妙好词中，有八六子咏牡丹，乃次白云之韵者。又见其被花恼自度一腔，亦皆情真而语悉者也。

○张炎玉田词

词综曰：西秦人，字叔夏，曾著乐府指迷，玉田集三卷，郑思肖为之序。

仇山村曰：叔夏词，意度超远，律吕协洽，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。

○周密草窗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公谨济南人，著齐东野语。居吴兴，又著癸辛杂识。词二卷，别名洲渔笛谱。其送王圣与还越，赋三姝媚。送陈君衡被召，赋高阳台。送赵元父过吴，赋庆春宫。与莫两山话旧，赋踏莎行。又有十拟词，此一时氏有弁阳老人耳。故寄调以题词者亦多

梅墩词话曰：“彩扇旧题烟雨外，玉箫新谱燕莺中”，此李房题其词，为互相标榜者也。

○王沂孙碧山乐府

词综曰：王圣与，又号碧山。碧山乐府，又名花外集。词皆春水、秋声、新月、落叶、物情之句。往来止有赠方秋崖、周公谨数阙，而曼声为多。

○陈允平日湖渔唱

明州陈允平，字君衡，又号西麓，有日湖渔唱。

张叔夏云：词欲雅而正，志之所至，一为物所役，则失其雅正之音。近代陈西麓所作，亦有佳者。

○汪莘方壶稿

词综曰：嘉定中求直言，汪莘三上书不报，为杨慈湖、朱晦庵、真西山所叹服。筑室柳塘，自号方壶。

孙山甫曰：汪字叔耕，长短句似坡翁，不受音律束缚者。

○文天祥《文山集》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德初，诏集勤王师，文山结诸路豪俊，发溪洞酋长以应之，有议其猖狂者。有“山河破碎水漂絮，身世浮沉风打萍。诸葛未亡犹是汉，伯夷虽死不从周”句。死年四十七，一时庐陵诸公俱不仕。其词有和王昭仪满江红、南楼令，别有吟啸集，亦不多见也。

○蒋捷《竹山词》

蒋字竹山，义兴人，宋亡不仕，有竹山集。其词章之刻入纤艳，非游戏余力为之者，乃有时故作狡狴耳。

○刘会孟《须溪集》（将孙）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按会孟字辰翁，庐陵人，宋亡不仕。张孟浩赠诗，直以孤竹，彭泽比之。自题宝鼎现词云，丁酉时大德元年，亦只书甲子之意，有须溪词。其子将孙，字尚友，同赵青山结社亦不仕，有词行世。

○白玉蟾《海词》

玉壶遐览曰：白玉蟾，本姓葛，字长庚，有海子集。咏燕云：“秋千节後重相见，被褻人归有所思。”不愧词家。

《涌幢小品》曰：白玉蟾，琼州人，自言世间有字之书，无不过目，足迹半天下。常为朱晦作像赞，乃三台令也。其自题云：“千古蓬头跣足，一生服气餐霞。笑指武夷山下，白云深处吾家。”嘉定中被徵，封明道真人，寻别众，於鹤林羽化。

●词评下卷

◎金 元 明 清

○完颜《如庵小稿》

金史曰：字子瑜，完颜宗室明昌诸王，禁不得与外交，故得穷日力於书。越王薨，文士亦时至其门，藏书与中秘等。其临江仙、青玉案，可歌也，见如庵小稿

蔡正甫曰：密公子瑜，宗室中第一流人物。小词可歌，非比南宋之有侬气。

○吴激《东山乐府》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吴激字彦高，故相子。一日，赴张总侍御家集，出侍侑觞，意状摧抑。询之，为故宋宣和殿宫姬也。时宇文叔通赋念奴娇先成，惟彦高作人月圆。又在会宁府遇老姬，善琵琶，自言梨园旧籍。因有感而制春从天上来。後三山郑中卿，从张贵谟使北日，闻有歌之者。当时人尽称之曰：吴郎以乐府高天下，号为吴蔡体。

○蔡松年萧闲公集

词品曰：伯坚丞相乐府，与彦高东山乐府，多人选者。即名吴蔡体者是也。独推其“银屏小语，私分麝月，春心一点”，乃伯坚尉迟杯也。

○党怀英竹词

中州乐府曰：党怀英，文似欧阳，不为奇险语。诗如陶、谢，奄有魏晋风。少同辛 幼安师事蔡伯坚，为其所识拔，筮仕决以著辛得离，南归，党得坎，留事金。有竹词。

○王予可

中州乐府曰：予可字南云，本军校子。南渡後平郾城，麻九畴知几，张伯玉，与之游甚狎。年三十，病馀能作诗文，与之纸辄书数百言，散漫无首尾，遇宋讳亦亦时时避之。询以故实，其应如响，稍有条贯，以诞幻语惑之。有见其赋射虎云：“风色偃貂裘。”宫词云：“翠雀啄晴苔。”醉後句云：“一壶天地醒眠。”小乐府句云：“吐尖绒舌淡红甜。”时李子迁赠云：“石鼎夜聊春笔健，布囊春醉酒残粗。”壬辰为顺天军校所获，寻卒，有见之淮上者。词故隽上，无尘俗气，或曰忠义神仙也。

○王特起

尧山堂外纪曰：正之喜迁莺，为别妾作也。有云：“玉楼欢宴。记遗簪绮席，题诗纨扇。月枕双欹，云窗同梦，相伴小花深院。”又云：“红泪洗妆，雨湿梨花面。雁底关河，马头星角，西去一程程远。”凄惋曲尽。其题郝仙女祠、贺人生第三子，俱有可存者。

○刘仲尹龙山词

《词统》曰：仲尹字致君，少擢第，终节度副使。龙山词，盖参涪翁而得法者。草堂中与刘迎词同入选。迎字无党，为记室，皆金昌词人也。

○高宪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王庭筠读书黄华山寺，大定中登第，曾赋谒金门、梅花引。其甥高仲常好读书，泰和中成进士。自言於世味无所好，惟生死文字间耳。以梅花引改名贫也乐。

○元好问锦机集

金源言行录曰：遗山从郝天挺游，六年学成。闲闲公以书招之，为延誉公是。及登第，出公之门。正大甲申，诸公坐政府，有从外至者，诵元子作秦王破窦建德降王世充露布。公顾左右曰：人言我党元子，诚党之耶。有锦机集，其三奠子、小圣乐、松液凝空，皆自制曲也。

锦机集曰：正大中，狂僧李菩萨，於十月洒酒作花，竟开牡丹二株。遗山为赋满庭芳，一时传诵。

○冯子振海粟词

尧山堂外纪曰：海粟临文时，命侍史二三人润笔，以俟酒酣，援纸疾书，随数多寡，顷刻而毕。有踏莎行以赠珠帘绣。

○段克己段成己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河东段克己，字复之，著T斋乐府。弟成己，字诚之，著菊轩乐府。两人登第，入元俱不仕。时人目为儒林标榜。

○许衡鲁斋词

元儒考略曰：元史书集贤大学士许衡卒，仕元之臣书卒者，原其心也。衡常语其子曰：我平生为虚名所累，不能辞官以至於此。死後勿立碑，勿请谥，但书许某之墓足矣。朝野哀之，有鲁斋词。

○王恽秋涧词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王恽字仲谋，汲县人，官翰林承旨。仕元日，亦效吴彦高，赋故宫人春从天上来，词不引用故实，而淡宕可喜。小词甚多，若平湖乐，即无人所为曲调也。

○刘秉忠

杨慎曰：元太保刘秉忠，有乾荷叶曲，以咏本意。又制一首以吊宋高宗云：“吴山依旧酒旗风。两度江南梦。”盖秉忠助元凶宋，而其词之凭吊感慨，亦其势之有不容已者然。

○陈孚

尧山堂外纪曰：天台陈刚中，曾为僧以避世变。泊至元中，又献大一统赋，得官後奉使安南，诗云：“老母越南垂白发，病妻塞北倚黄昏。蛮烟瘴雨交州客，三处相思一梦魂。”其词亦有志风上之异者，太常引一阙，泪渍青衫不少。

○王国器

《词统》曰：王德珪，赵待制子昂之婿。其学识颇饜众望，万长於今乐府。延中，曾制踏莎行八阙，志香奁韵事，以贻杨廉夫。廉夫使侍歌之，又梓行之。以见王孙门中，虽阅丧乱而风雅犹存也。

○赵雍

沈雄曰：赵雍字仲穆，子昂之子。延八年，作木兰花慢，别书乐府成卷，以就正於王德珪，盖魏公长倩王国器也，长於今乐府，杨铁崖亟称之者。明正德己卯，文徵明题其後云，赵待制风流习尚，不减魏公，见於卷轴者，未有若此之富也。许初曰：所书凡三十五首，而艳词特多，凭阑干、水调歌头二阙，颇以孤忠自许，纷华是薄，而兴亡骨肉之感，默寓其中。意其父子之仕，当时亦实有所不得已者，良可悲也。

○姚燧

《词品》曰：牧庵，燧字也，一代文章钜公。醉高歌一曲，高古不减东坡、稼轩。柳城人，元翰林承旨。

○滕宾玉霄集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杨慎词品云：元人工於小令者，玉霄集中，不减宋人之工。按宾字玉霄，睢阳人，官江西提举。後弃家入天台为道士，称涵虚字。其鹊桥仙、齐天乐二阙，共推清绮。

○乔吉《惺惺乐府》

《尧山堂外纪》曰：乔梦符有和黄子常卖花声本意者，亦常自言作乐府有法，凤头、猪肚、豹尾声是也。有惺惺老人乐府。

○陶宗仪南村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辍耕录缘起於天台陶宗仪，九成其字也。崎岖离乱日，每以笔墨自随，时时休息於树阴。有闻见辄摘叶书之，贮破盎埋树根下。积数十日，尽发其藏作书曰辍耕录。嗣有南村集，有宋颁韵序一篇。

○虞集道园集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蜀人虞集伯生，虞允文五世孙也，仕元为翰林。元文宗御奎章阁，伯生侍从，日以讨论论法书、名画为事。柯敬仲退居吴下，伯生赋风入松寄之：“报道先生先生归也，可花春雨江南。”又云翰墨兼善，机坊以此织成帕焉，几如法锦。後张仲举於柯敬仲席上，为作摸鱼子记之，卒章云：“楚芳玉润吴兰媚，一曲夕阳西下。试问人生，谁是无情者。先生归也。但留意江南，杏花春雨，和泪在罗帕”。

○仇远《山村集》

《元儒考略》曰：仇远号山村，钱塘人。一时名公钜卿，都与之词章往来。游其门者，张雨、张乾，俱知名当世。

○张翥《蜕庵乐府》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晋宁张仲举，至正初学士，与同是时韩伯清、钱舜举、姚子章为友。有蜕庵乐府。常集西湖为赋绿头鸭，俱以“晚山青”为起句。

○倪瓒《清阁词》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倪字元镇，慕吴仲圭之为人，而从事於画法。仲圭渔父词“红叶村西日影馀。黄芦滩畔月痕初。”为の溪沈处士作也。元镇绘之为图，词亦淡洁。

○顾阿瑛玉山璞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昆山顾阿瑛，一名德辉，好游。年五十，预定寿藏，自志其生平成立状。每出，以其文随身，往来九峰T浦，书经于九里寺，自称金粟後身。有玉山璞词。

○张野《古山乐府》

《词综》曰：张野古山乐府所载夺锦标、石州慢、念奴娇、水龙吟诸词，其十六字令所云“开帘放燕”者，是其所制也，邯鄲人。

○邵亨贞《蛾术词》

沈雄曰：邵亨贞字清溪，曾有沁园春二首。一赋美人眉，一赋美人目，新艳入情，世所传诵。其单调凭人云：“谁写江南一段秋。妆点钱塘苏小楼。楼

中多少人愁。楚山无限愁。”仅此四句，为创调，气竭於直，而情亦不贍。

○杨维桢

沈雄曰：廉夫於元季，有风雅宗盟之望，每识拔後进，如杨基、瞿佑等。年未七十休官，游淞泖间，有称其为江山风月福人者。其为古文词好高古，末世恐为人所嫉致祸，故不至濫於笔墨焉。

○刘基《文成集》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刘文成少习天官兵法家言。揭傒斯一见奇之，曰王佐才也。及见太祖，命赋竹箸诗，有“汉家四百年天下，只在张良一借间”句。恨相见晚。後以佐命勋，封诚意伯。其词虽婉丽而有感慨之句。

杨守醇曰：子房不见词章，玄龄仅办符檄，文成熏业烂然，可谓千古人杰。小词亦见一斑，有文成集。

○凌云翰柘轩词

《古今词话》曰：凌彦领至正乡荐，洪武初，辟为成都人。尝作霜天晓角梅词，柳梢青柳词，有梅柳争春集。後退居吴兴，与杨复初筑室南山，俱号避俗翁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柘轩词格爽逸，非俚玉骈金者比，无俗念咏月云：“正面相看君记取，全体本来无缺。空里非空，梦中是梦，莫向痴人说”。为悟後人语。

○王行半轩词

沈雄曰：王止仲国初遗老，有赋迎春乐，用夹钟商调。赋解语花，用林钟羽调。前辈之按律填词如此。

○高启青邱乐府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季迪十宫词，思深致远，不仅典贍见长也。即如长门怨云：“君明犹不察，妒极是情深。”可以想见其情思。青邱乐府，大致以疏旷见长，而石州慢又缠绵之极，绿杨芳草，年少抛人，晏元献何必不作妇人语。

○杨基眉庵集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孟载少时见杨廉夫，命赋铁笛歌成。廉夫喜曰，吾意诗径荒矣，今当让子一头地。有老杨、小杨之称。眉庵词，饶有新致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孟载诗如西湖柳枝，绰约近人。春草诗：“六朝旧恨斜阳外，南浦新愁细雨中。”落花诗，“无人摇动秋千索，黄鸟飞来架上啼。”绝妙好词也。其情致不及格者，“才弃醉望愁醒，愁因醉转增”，菩萨蛮调也。“尚短柳如新折後，已残花似未开时”，浣溪沙调也。

○瞿佑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宗吉少为杨廉夫所知，父士衡以鞋杯行酒令，赋沁园春

称善，廉夫为延誉於四方。永乐中，以诗祸谪戍保安。尝居西湖富清楼，制摸鱼子十首，曰西湖十景，梅深张子成，赋应天长，草窗周公谨，赋木兰花慢，皆晚宋名家。惜工夫有馀而气韵不足，故每篇未必寓以伤感焉。

○史鉴《西村集》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吴江史鉴，字明古。相传建文逊国後，潜幸其家阅鉴。其父方生明古，请於建文命之名，赐曰鉴。小词数首见西村集。

○聂大年《东轩词》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聂字寿卿，与马洪齐名。聂赋卜算子，盖自况也。为武陵训导，天顺初，被徵修史。投诗於王抑庵冢宰云：“镜中白发难饶我，湖上青山欲待谁。千里故人分橐少，百年公论盖棺迟。”抑庵为之泣下曰，欲我铭其墓耳。其东轩集中，有“玉楼人醉东风晚，高卷红帘看杏花”，真词笔也。

○马洪《花影集》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仁和马鹤窗与聂东轩倡和，有词集。马自叙云，四十馀年，仅得百篇，名花影集。

《尧山堂外纪》曰：徐伯龄言马鹤窗、陆清溪俱出菊庄之门。陆得诗律，马得词调。杨用修词品，谓其皓首韦布，而含英咀华，俨若贵介。故四十馀年，仅得百篇也。

○吴宽赵宽

耆旧续闻曰：吴宽，字原博，有匏庵词。“繁花落尽留红药，新笋丛生带绿苔”，名句也。赵宽子栗夫，受知於匏庵。匏庵曰，不遇吴宽，争得赵宽。两人俱登进士第一，而赵为吴所本皆得名。吴有词曰匏庵集，赵有词曰半江集。

○顾

吴郡顾华玉，弘正间大司寇，为当时风雅主盟，负知人之鉴，称东桥先生。识拔张江陵於童子时。其诗有“君王自信图中貌，静女虚迎梦里车”。词亦近是。

○商辂

曹溶曰：先正弘载诸公，负荷鼎辅重望，即其见於文情诗思，亦不愿以庸滥争长。故其为小词也，明净简练，亦复沾沾自喜。至今读其旅情、春暮、秋月、退食篇什，不堕时趋，自有殊致。

○杨慎

成都杨用修，正德辛未第一人。因辨礼谪戍泸州，号为淹博。所辑词品、百明珠、词林万选诸种，亦词家功臣也。所作极典贍而少生动，正李于鳞所云铜山金埒之句，雕绘满前者也。夫人黄氏，亦有寄外巫山一段云、旅思满庭芳

数阙，流诵於世。〔（案杨慎谪戍永昌）〕

○夏言《桂洲集》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文愍少时，侍父於临清宦邸，出外渔色，为人所困。每爱名姬一块玉者，禁之不止。登第後，嘉靖中以议礼骤擢，犹寄情於小词，大拜日不废也。踏莎行等词，故嫁名於无名氏，又见桂洲集中。涌幢小品曰：世庙因正月降雪，命夏言等作时玉赋。石塘曾铎与夏为内戚，夏遂信为河套可复，缘作渔家傲属和之。黄泰泉有“千金不买陈平计”句，盖讥之也。

○王世贞《州词》（王世懋）

尧山堂外纪曰：州少好读书，骆行简奇之曰，他日以文章鸣世。汪道昆曰，诗如孙武、韩信用兵，宫嫔市人，无不可阵。词则沾沾自喜，亦出人一头地。李于鳞曰，惟某敢与狎主齐盟，而小词弗逮也。词四十九首。

沈雄曰：弟麟洲，人尽呼为小美，奉常集所列词，不过数首。自谓游江西後，颇觉有进。

○吴子孝《海峰集》

沈雄曰：子孝字纯叔，吴文端公一鹏之子。海峰词集，大约近於质实者，满庭芳四阙，独有新艳之句。

○高濂

沈词隐曰：高深甫词，独出清裁，不附会於庸俗者。

○文徵明

《太平清话》曰：衡山极熟胜国遗事，能口述其故实里居。性介洁，太宰乔白岩、司空林见素，为延誉於朝，授翰林待诏。即乞归，往来姚山 T 浦。小词散布，隶书尤工，常勒一原先於报恩村寺。为演教子削去，众惜之。

○陈淳《白阳集》

《太平清话》曰：道复又善绘事，一草一木，无不毕肖。故白阳集所得句，极是潇洒而又明切者。

○徐渭

兰皋集曰：文长每下第时，作谐谑语、谜语，引经据古，聪颖绝伦。名一夕话。其文逊徵仲之雅驯，而才思总不犹人也，故词多刻入一种。

明诗纪事曰：徐文长与沈明臣为胡少保幕客。倭寇既靖，咽将士於烂柯山，徐作饶歌云：“接得羽书知破贼，烂柯山上正围棋。帐下共推擒虎将，江南只数义乌兵。”少保命勒石。其词止菩萨蛮、鹊踏花翻入选。

○沈

《明诗纪事》曰：沈成进士後，善音律，好游戏。一日，将泛西湖，途中自按红牙度曲，逻卒疑其有异，置之狱。时诸昆咸历显秩，号为五凤齐鸣者。

共诣钱塘狱，问起居，冠盖络绎，县令待罪去。进士号词隐先生，著九宫谱，定古今词谱，故近代之曲律词调，必以松陵沈氏为宗云。

○俞彦《近体乐府》

《词衷》曰：少卿刻意填词，工於小令。持论极严，且以刻烛赓唱为奇，不无率露语。至其备审源委，不趋佻险，而遵雅淡，独见典型。

○沈林《贞隐词》

徐曰：贞隐先生学深於易，与白阳山人往还，洵是嘉隆人物，有古风。故其小词数阙，无一浮靡之句。

○张纆延

沈雄曰：维扬张世文为图谱，绝不似啸馀谱、词体明辨之有舛错，而为之规规矩矩，亦填词家之一助也。乃其自制鹊踏枝有云：“紫燕双飞深院静。宝枕纱厨，睡起娇如病。一线碧烟萦藻井。小鬟茶进龙香饼。”又“斜日高楼明锦幕。楼上佳人，痴倚阑干角。心事不知缘底恶。对花珠泪双双落。”更自新蕴藉，振起一时者。

○汤显祖《玉茗堂词》

沈雄曰：义仍精思异彩，见於传奇。出其馀绪以为填词。後人犹咏其回文，必指为义仍杰作也。

○张杞和《花间集》

《词统》曰：西蜀南唐而下，独开北宋之垒，又转为南宋之派，花间致语，几於尽矣。黄陂张迂公，得起而全和之，使人不流於庸滥之句，谓非其大力与。

○刘荣嗣《简斋集》

沈雄曰：刘司空忠而被谤，三年请室，故生平多牢落僚语，有简斋集。人谓其中秋踏莎行，花明而月白者，如其人也。昔人谓陈简斋无住词，语意超绝，可摩坡仙之垒。吾於刘简斋亦云然。

○茅维《十赍堂词》

沈雄曰：盛明以帖括之馀，而涉为诗词者，十不一工。孝若独浸淫於古，而才情又横放杰出，故一时艳称之，有十赍堂词。

○程〈香孚〉《石交堂词》

沈雄曰：休宁程墨仙，不为金粉遮，闺と铺张之语。至情之句，妙合至理，而又毫不可动。如玉楼春之密怨，蝶恋花之忆别，推闺情第一，要不数严次山也。余尝有云：生居古人之後，而犹多创获之词，非才倍古人者弗能。今幸得於石交堂一刻也。

○黄承圣《萝窗词》

汪森曰：娄江黄奉倩小词数首，名萝窗词，亦自有远神好句者。吴江周永年为之序。

○吴鼎芳《览集》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传称吴凝父好游，每在莫、缥缈两峰间，数十日仅得一二绝句。先辈风流，应不似时人浪费笔墨也。词止小令三十首，极浓艳而又刻入，载览集。

江尚质曰：吴凝父有春游曲云：“雨馀芳草绿新齐。亭榭无人丝幕低。忽慢好风传语笑，流莺飞过杏花西。”则诗亦词也。

○董斯张静啸斋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浔上董遐周与周永年、茅维为词友。周有怀响斋词，茅有十赍堂词，而遐周词并不随人口吻。陈黄门大樽谓其风流调笑，情事如见者也。

○李元鼎文江唱和

沈雄曰：李司马风神玉立，如阆苑蓬岛中人，更得远山夫人，佳丽唱讌州，足传千秋佳话。文江集出，余师钱牧斋为之序，迄今脍炙人口。

○范文光内江游草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邹程村语余云：范仲文先辈续花间集，皆画舫青楼之词。自作小叙原非不及情者，今得博采之以志前代风流，且以当东京梦华录也。余答之曰，内江备兵明时，既为僧，复殉节。云水为致小词二十阕於余，故得述之。

○陈继儒《晚香堂词》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眉公早岁，隐於九峰，工书画，与董宗伯其昌善，为延誉公卿间。每得眉公片楮，辄作天际真人想，但传其居余山，只吟咏过日，不知弘景当年，松风庭院中作何生活。其小词潇洒，不作艳语，见晚香堂集。

○卓人月

王庭曰：蕊渊於词家独辟生面，但於宋人蕴藉处，不无快意欲尽之病。然词统一书，为之规规而矩矩，亦词家一大功臣也。余见其与徐士俊栖水倡和，有晤歌诸篇什。迄今倚声之学遍天下，盖得风气之先者。

○沈闻华

兰皋集曰：闻华中翰之词最工香奁，玉楼春数阕，此其零膏剩粉，座间犹留三日香者也。其伯仲如君服善诗，一生不作酬应语。君庸善曲，如鞭歌妓、灞亭秋诸剧，盛传人口，皆妙绝尘表。若中翰之慷慨殉国，又不可以柔情艳语测之耳。

○陈大樽《湘真集》

兰皋集曰：有赞大樽，文高两汉，诗轶三唐，苍劲之色，与节义相符者。乃湘真一集，风流婉丽如此。传称河南亮节，作字不胜绮罗，广平铁心，梅赋偏工清艳，吾於大樽益信。

○吴惕庵《北征小草》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明季惕庵西郊较射，便读其东湖杂感云：“深宫醉舞夜，敌国卧薪时。“想见其有心斯世。惕庵服上刑，武林僧名敬然者，乞遗骸於张抚军，葬菜园中，为位哭之，岁时供以麦饭。犹传其浪淘沙绝命词，成败论英雄，史笔朦胧云云。

○徐白《笑庵词》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山人遘变後，足迹不入城市。筑室於万笏山前，馆娃宫左，写幅青山，以易白粲而已。好慕毛滂、谢逸之为词，尚有吟咏馀意，小令差有可观也。

○叶绍袁迁聊词

江尚质曰：叶天寥水部词，偶见其浣溪沙云：“银粉画云乾蝶梦，绣针抛雨湿鹃愁，冶笑博开双脸白，春愁不上小眉青。”先辈遂有此新艳过人之句。其词三十三首，名迁聊集。

○周永年怀响斋词

沈雄曰：安期师，以博洽著名，冢宰白川之孙，固世其家学者。虞山钱牧斋师所撰列朝诗选，从中补辑亦多。所著词规未竟，无後而废。剩有怀响斋词，如“宿雨揩磨新月色，晚风抬举好花枝”。新艳如是。

○汤传楹《湘中草》

沈雄曰：汤字卿谋，多才早矢，著贫病秋笺。卿谋死，其友尤悔庵为文哭之，情至之语，亦数千言，在他人不能下一字。别为之刻湘中草，小词特多秀发之句，而藻思总不由人者。

○钱继章《菊农长短句》

沈雄曰：魏里钱尔斐，五十三年填词手也。曾贻我菊农长短句，见其编以岁月，感慨系之，其词亦整而有法。

○王《二槐堂词》

王迈人曰：余兄介人专习词，集必备诸调，调复备诸体。二槐堂稿，遂以千计。迨遭盗，尽沉之江，身亡无有存者。余援闻鹿城何太初有选本，求得之，乃十之二三也。陈大樽序之，余梓之，以俟世之阅者。

○易震吉《佳哉轩词》

沈雄曰：顾庵学士，贻我佳哉轩词，盖易月槎稿也，流寓金陵所得。词总不拾人牙後慧，而饶有别致。

○夏存古《玉樊堂词》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夏存古玉樊堂词，向得之曹顾庵五集中。见其词致，慷慨淋漓，不须易水悲歌，一时凄感，闻者不能为怀。留此数阙，以当东京梦华录也。

○徐士俊雁楼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野君与余论诗，如康庄九逵，车驱马骤，易为假步。词如深岩曲径，丛条幽花，源几折而始流，桥独木而方渡，非具骚情赋骨者，未易染指。其言正为吾辈长价。

○吴伟业《梅村词》

熊雪堂曰：情语不嫌其尽，终不露英雄女本色，则尤服其无一字欺人处。

王阮亭曰：娄东吴祭酒长短句，能驱使南北史为体中独创。小词流丽稳贴，不徒直逼幼安也。

沈雄曰：有以梅村比吴彦高者曰，吴郎近以乐府高天下。余读其“十八年来如梦，万事凄凉”，几使唾壶欲碎。

江尚质曰：祭酒神於使事，又得一唱三叹之旨。若其艳情动色，岂真效樊川风致，所谓“正是客心愁绝处，见人红袖倚高楼”，亦复未能免此。

○熊文举雪棠集

倚声集曰：新建词，不矜奇斗丽，犹有晏氏父子之风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少宰夫人，为广陵内君杜猗兰。丙戌南归，为远山夫人作词叙，以酬南乡子之赠。所云，庆易水之生还，羨鉴湖之得请，良有以也。雪堂可谓不孤矣。

○龚鼎孳香严斋词

倚声集曰：南宋诸词以进奉故，未免浅俗取妍。香严一集，如此雕搜采致，仍归生色真香，所谓妙音难文，未易为浅人索解。

徐车九曰：古人蕴藉生动，一唱三叹，以不尽为嘉。清真以短调行长调，滔滔潏潏，如唐初四杰作七古，嫌其不能尽变。至姜、史、蒋、吴融炼字句，法无不备，兼擅其胜者，惟芝麓尚书矣。

○曹溶寓言集

陈素庵曰：秋岳词，从无一蹈袭之语，正不必拟之以周、秦，周、秦合让一头地。

龚芝麓曰：君词如晏小山，合情景之胜，以取径於风华者，所云“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罢桃花扇底风”，庶乎。

○单恂竹香庵词

沈雄曰：曾见菴僧与同学论，所尚当行者，选旨遥深，含情丽楚，纵复

弦中防露，衿里回文，要不失三百篇与骚赋古乐府之遗意。故其竹香庵词工於言情，而藻思丽句，复不犹人也。

○陈世祥散木词

沈雄曰：善百老於填词，曾贻我半豹吟、虫馀集。数年以来，情词婉至，诸家必以散木为金荃、兰畹之比，故咸快其流传。自以散木名其词。

○梁清标棠村词

梁冶湄曰：叔父家法，自理学经济诸书外，稗官野史，不许子弟流览。然使其涉猎诗词者，所以发其兴观群怨，使知古来美人芳草，皆有寄托也。故得从间窃观蕉林集，凡乐章小令，必一一从纨素间志之。

○宋徵舆幽兰草

倚声集曰：幽兰诸词，不及湘真，於新警中，仍留蕴藉。以才情论，则辕文居胜。

彭羨门曰：词於云间称盛，然能作景语，不能作情语。尝从素Ψ见宋宗丞长相思十六阙，力仿沈休文六忆诸体。言情之作，刻划无馀，斯为优矣。

○宋琬二乡亭词

沈雄曰：闻荔裳观察，只闭户两月，而竟为填词老手。余最服其赋情之真挚，用语之苍古，是以夙学之淹贯，而溢为声歌，故不难也。

○李纲兰草

曹顾庵曰：云间诸子填词，必不肯入姜之琢语，亦不屑为柳七俳调。舒章舍人，是欧秦入手处。

邹程村曰：舒章作小重山除夕，全不学村夫子面目。

○贺裳红牙词

王阮亭曰：红牙咏燕词，“斜日拖花，微风扑絮”，不独措语之工，正如柳塘花坞之诗，读之便觉春光骀宕。

彭羨门曰：红牙一集，其刻划迷离处，西陵松柏，北里菖蒲，履遗纓绝，宛然在目。

邹程村曰：余过金阊，贺拓庵为余言，黄公少时，风流倜傥，在青樱桃叶间，大有佳语。此醉花阴即事，入之北里志中，犹令读者想十四楼风味也。

○董以宁国仪集

曹掌公曰：董文友，殆仿毛文锡之赞成功而不及者也，颖异居然第一。

沈偶僧曰：毛驰黄评杨升庵词，有沐兰浴芳，吐雪含英之妙，将无词有别肠乎。以余读文友词极其儇巧，恰合屯田待制得意处。国仪一集，几四百首，又巩其以喁喁女语、渐沦落於渔樵问答也，故欲力为芟而存之。

○王庭秋闲草

沈雄曰：王阮亭推服方百五言，逼真韦左司，故其词且淡泊而不嫌於俚，刻入而不伤於率。学道人固无一事荒唐，无一语欺人处。

○曹尔堪南溪词

吴梅村曰：顾庵诸词，有渭南之萧散，无後村之粗豪，南宋当家之技。

邹程村曰：南溪诸词，能取眼前景物，随手位置，所制自成胜寄。如晏小山善写杯酒间一时意中事，当使莲鸿、云别按红牙以歌之。

○宋萃枫香词

曹秋岳曰：汤潜庵称牧仲诗为萧闲澹远，於山水文章有深情者。枫香小词，亦浸淫於乐府，流溢而为法曲，不作儇巧，是一大家。

沈雄曰：我友甫草、其年辈，数游京洛，归即艳称宋公为风雅宗盟。今读枫香一刻，固集周、柳、辛、陆诸家而为大成，翩翩材藻，正不屑争雄於下中李、蔡也。

○王士祿《炊闻卮语》

邹程村曰：西樵考功、无题诸诗，丽情逸致，已见一斑。所撰然脂百馀卷，朱鸟轶事数帙，大为彤管纪胜。而炊闻卮语，亦复新艳自矜。尤悔庵为之叙，更为赏识不倦也。

○丁澎扶荔词

沈雄曰：药园祠部於拂意时，不作儻侻语，偏工旖旎愁肠。故扶荔词，曲尽纤艳之思。其友亦有以词柬之者，“劝君莫负赏花时，幸归矣，长嘘复奚为。黄须笑援凭红肌，论英雄如此足矣。”其中调行香子、两同心诸作，犹有酒悲馀绪。

○尤侗百末词

倚声集曰：展成所作，字字隽脱，有瑶天笙鹤之致。西堂杂俎诸刻，自尔欣艳宸衷也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晦庵人文压倒一世。每为填词家作小序，不用树颠苦思，亦更层次有致，落笔便有隽上殊胜之想。

○韩纯玉凤晨堂词

徐瞿庵曰：子蘧为吴兴人文之望，间赋小词，必措语鲜绽，谋篇清圆，不为透露，亦非沉刻，填词上乘也。

○沈廉东江别业

沈雄曰：家去矜诸词，率从屯田、待制浸淫而出，言情最为浓挚，又必欲据秦、黄之垒以鸣得意，所以来宋歇浦之论词书也。

○余怀秋雪词

吴梅村曰：澹心词，大要本於放翁，而点染藻艳，出脱轻俊，又得诸金荃

、兰畹。此由学富而才俊，无所不诣其胜耳。

龚芝麓曰：澹心余子，惊才绝艳，吐气若兰。而搦管题词，直搴淮海之旗，夺小山之簪者。

○吴绮《艺香词》

王阮亭曰：吴园次太守，工为小赋，隽逼庾、鲍。词亦哀江南之流。

吴谦庵曰：吴兴有艺香山，为西施种兰处。家园次适守是邦，取以名词者也。其深丽绵密，集周、秦诸家而为大成。海内操觚家，堪语此者且少。

○王士禛衍波词

词衷曰：衍波一集，体备唐宋，目不给赏。如扬子江上之“风高雁断”，蜀岗眺望之“乱柳栖鸦”，非坡公之吊古乎。咏镜之“一泓秋水碧於烟”，赠雁之“水碧沙明，参横月落，还向潇湘去”，非梅溪、白石之赋物乎。“楚簟凉生，孤睡何曾着。借锦水桃花笺色，合蛟泪和入俞糜，小字重封”，非清真、淮海之言情乎。要其工致而绮靡者，花间之致语也。其婉恋而流转者，草堂之丽字也。填词於是无憾矣。

汪蛟门曰：阮亭尝称易安、幼安俱济南人物，各擅词家之胜。衍波一集，既和漱玉，复仿稼轩，千古风流，遂欲一身兼并耶。

○黄永溪南词

沈雄曰：溪南词，不趋新斗险，整摄自馀情致。余偕其年读溪南词金缕曲云：“说年来家同鸥泛，门央鹤守。细注农家新月令，乐事吾生尽有。茅檐下，乌乌罨画戴溪都不恶，好风光只落闲人手。”得想见其生趣。

○宗元鼎芙蓉集

曹顾庵曰：梅岑称小香居士，芙蓉集缘情绮丽，不减西昆、丁卯。而诗馀特出清绮。南晋仙谓花间一书，只有“丝雨湿流光”五字，使读梅岑“半湿斜阳暮”，又如何叹赏耶。

○吴骥芝田集

沈去矜曰：日千词专工小令，读之不纤不诡，不浅不深，生色真香，在离即之间。晚唐人用叠字多不见佳，易安声声慢连下十四叠字，不嫌其复。日千亦连下十二叠字，此等语自宜於填词家耳。

○张渊懿雒鹃草

倚声集曰：其词不过数阙，而筋节成就处，入北宋堂奥，非时流湊泊所能及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，张砚铭雒鹃草，独能删削靡曼之词，咸归雅洁，而出以工致。徐瞿庵向曾为余言之，此真选声第一功臣也。

○秦松龄微云词

沈雄曰：对岩以庾、鲍隽才，燕、许大手，得心古学，海内推之。八越联吟，已窥半豹，而微云一帙，绝无俗恶字句，犹可想见“花影乱，莺声碎”於当年。

○李天馥容斋词

沈雄曰：容斋词深于意态，如“香阶小立不知还。徘徊久，端为出来难”，小重山之艳情也，岂逊南唐。“极目香尘旧板桥。路迢迢。不见归鞍见柳条”，忆王孙之春望也，逼真北宋。乃若“倩魂不隔枕函边，化作彩云飞去远”，更有馀情矣。

○邹氏谟《丽农词》

邹程村自叙曰：阮亭衍波，羨门延露，彭王齐名，良云不忝。近复以仆丽农词列为三家者，窃有子鱼龙尾之愆矣。

沈偶僧曰：士少有邹董之目，多拈僻调。後来曲折尽变，而时出新警之句。

○彭孙延露词

词衷曰：彭十是艳词家。王阮亭曰：每当十郎，辄自觉侏父。沈去矜、宗梅岑诸子亦云，夫一字之工，能生百媚，即欲拂然不受，其可得耶。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延露词绰然有生趣，而又耐人长想。如“旧社酒徒零乱。添得红襟燕。落花一夜嫁东风，无情蜂蝶轻相许”，词家所谓无理而入妙，非深情者不办。

○毛际可映竹轩词

沈雄曰：余於同人辈，稔知会侯工填词。其古文已读之久矣，然未见其映竹轩全集也。曾有邮寄蝶恋花一阙云：“桂魄清凉寒玉宇。顾影无聊，影也添凄楚。为月不眠情更苦。来宵愿下廉纤雨。待欲浇愁斟绿醕。酒尽愁生，毕竟愁为主。天上寄愁愁可去。天孙正别银河渚。”似此曲折情致，岂可与颓唐弄笔者比数哉。

○董元恺苍梧词

潘眉曰：舜民卜筑苍梧别业，有偕隐终焉之志。其所游历燕、赵、秦、晋、齐、鲁、魏、宋、越、楚，以及三江、五湖、七闽、百粤诸名胜，尽入奚囊。故小词亦以苍梧名之，殊有山川郁葱之概。

○董俞玉岛词

张砚铭曰：宋尚木为词家老手，推重董樗亭，津津不置。近复见潮阳所寄赫蹠云，每日荒陬无事，辄焚香咏玉帛乐府，其虚怀折服如此。

汪晋贤曰：樗亭婉丽之什，源於清商诸曲，遂与子夜、欢闻竞爽。若矫健疏宕处，则又歌行佳境，非学步辛、陆者也。

○陈玉基映山堂词

沈雄曰：映山堂词不喜浮艳，自有沉挚之力。“梦里和愁，愁时如梦，情似越梅酸”，此咏闺情也。“纵舞遍天涯，休教忘了，绣阁斜阳里”，此咏落花也。一如湘真之深於意态者。

○汪懋麟锦瑟词

徐电发曰：宋词俱被管弦，故设大晟应制。金元院本一出，不复管弦旧词。蛟门以锦瑟名词，亦欲如柳郎中争胜於歌头尾犯之下与。相传令狐楚丞相家青衣名锦瑟者，李义山素受知於令狐楚，又为王茂元、郑亚所辟，义山托为锦瑟诸咏，以冀其感动。岂蛟门亦有所托与。要之温情昵语，宜弹拨於弦雁柱之中，非仅酒边花下已也。

○曹贞吉《珂雪词》

沈雄曰：实庵词，久从南溪读其一二，恨未窥其全豹。珂雪新笺，欲想见其丰采而未可得。兹览陈检讨题词云：“爱佳词一编珂雪，雄深苍稳，笄蝶板莺簧不准。多少词场谈文藻，向豪苏腻柳寻蓝本。吾大笑，比蛙龟。”君词更出其望外。

○江皋《染香词》

沈雄曰：词如菊英兰畹，生色堪把，匪直如古人构唱，抒写厥里已也，要与矜虫斗鹤者异耳。

吴樞曰：旨取温柔词归蕴藉，所谓匿而闺帏，勿浸而巷曲，细而幽折，勿堕而庸套者是也。

○孙枝蔚溉堂词

尤悔庵曰：豹人老矣，元龙湖海之气未除。而有时寄托闲情，作喁喁女语者，犹之东坡令朝云唱“花褪残红”，稼轩“倩盈盈翠袖，英雄泪”。老子於此，兴复不浅。每读其“小妾不嫌白发，先生共坐朱帘”句可见。

○高士奇蔬香词

汪枚曰：学士朝朝染翰者，皆黼黻太平景象，有谓欢愉之词难工者谬也。邗上夏之禹邮寄蔬香词，得捧读之，如“惟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，无异坡公之爱君也。

○陈维崧《检讨词钞》

蒋景祁曰：其年词刻於倚声者，辄弃云。因厉志为乌丝词集，已刻而未竟也。复伤邹董谢世，以向所失意，及平生所诵习，一一於词见之，如是者十年，名曰迦陵词。取裁非一体，造就非一诣，豪情艳趣，触绪纷起，要皆含咀酝酿而出。向使其年於词，墨守专家，若沈雄荡激则目为伧父，柔声曼节或鄙为妇人，即极力为幽情妙绪，昔人已有能之者。其能开疆辟宇，旷古绝今，一至

此耶。此余与同学急索其词，而谋梓之，凡千八百篇。既芟而复存之曰词钞者，志其缺也。

○朱彝尊《江湖载酒集》

李容斋曰：锡鬯集唐句为词，曰蕃锦集，不惟调协声和，又复文心妙合，真杰构也。

沈雄曰：汪晋贤盛称竹新词，贻我一卷。读之如梦窗之丽情幽思，不可梯接，但下语用事处，浅人固不易知。

江尚质曰：竹检讨每拈一调，务为情警，奇思妙句，总不犹人。良由夙昔之博洽曲籍，以暨平生之周览山川，复得胜情如此。载酒一集，亦尚有未尽者。

○毛奇龄当楼集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文如异锦斑斓，情至之语，使人色飞魂动。近与竹、迦陵辈，纂修之暇，不废吟咏，颖异亦当前队。如“小姑不解断人肠。看花落，又看浴鸳鸯”，“眼底分明暗着人，故逐旁人语”，“落花原有早和迟，空自晓风吹了晚风吹”，妙丽胜人百倍。

○严绳孙秋水词

《柳塘词话》曰：余於秋水词中，见荪友所制娟娟静好，行役寄情如此，亦词品之最上乘也。

○徐鉉九菊庄词

李容斋曰：菊庄词藻则远取诸古，而情思则近得乎真，故无摭摭粉饰之迹。

○郭士眉枢词

桑雪芎曰：清则云轻柳弱，怨则月堕烟沉，隔花啼鸟，当路游丝，有其丽情。调雨为酥，催冰做水，有其神思。以至一川烟草，三径风梅，眉枢好句，兼而有之。

○顾贞观弹指词

顾茂伦曰：梁汾舍人，吾家之司马散骑也。翩翩风采，久不作等夷观矣。其词亦为世所竞赏。

沈偶僧曰：余同吴季子北游，与梁汾缔交於芙蓉江上，此三十年事也。伯劳飞燕，已成白首。兹读弹指词，妙丽胜人，及寄季子金缕曲，叹其多情，於词亦无欲尽之病。

○陆次雪玉山词

宋实颖曰：余读云士所题三异人祠壁，一往情深，至其倚声，便请以三先生句还赠之，如忠愍之“野树含烟迷寺迥，寒山被雪倚窗明”。忠肃之“暗香

直入蛟龙窟，绝胜飘零点翠苔”。正学之“能采风雅无穷意，始是乾坤绝妙词。”以拟玉山之风格，其谁曰不可。

沈雄曰：陆令君风雅家，蕴藉处正是其生动处。

○迺尔景月团词

朱竹曰：月团词绮而不伤雕绘，艳而不伤醇雅。逼真南宋风格，安得不叹其工。

○万树香胆词

沈雄曰：读红友词，已见细心微诣。近得词律一书，留情倚声，服其上下千载，有功词学，固当以公瑾望之。

○沈丰垣《兰思词》

洪思曰：兰思词多天然妙语，如“独怜春草不成花，看尽晚云都做水”，为徐野君拈出。“怪底窥人莺不语，绿杨枝上微微雨”，为沈去矜拈出。余尤赏其“画屏飞去潇湘月，一床夜月吹羌笛”，直臻神境而在不可解不必解之间。

○汪森《月河词》

沈雄曰：晋贤与竹搜辑宋元未见词章，刻为词综三十卷以广见闻，俾倚声者之有所宗，大有功於词者。月河一刻不下百篇，而整洁自好，亦自成家，故其人亦如之。余访之於梧桐乡，赠答百字令，信知名下无虚也。

○周稚廉《云居堂词》

钱葆<香分>曰：冰持词，艳而不纤，利而不滑，刻入而无雕琢之痕，奇警而无突兀之病。可与仿佛者，溧阳彭爰琴、秀水朱竹耳。

○蒋景祁《罨溪词》

宋牧仲曰：罨溪词，清苍似片玉，流丽似草窗，并不作意标新，而词情自浮动楮墨间。逐影寻声之徒，正未足以语此也。

聂晋人曰：京少擅潘江陆海之奇，而工晓风残月之句，便有才大於人自不羁之势，故曼词不让其年。

○张轸《邀笛词》

沈雄曰：城张具区词，对偶最工，如江南好曰：“秋白果香诗岫紫，冬青子熟酒槽红。”又曰：“万寿亭边争渡急，千人石上春情。”诸句清新俊逸备之矣。其七夕词有云：“偏是侬家欢会，人间只管喧传。”此语千古未经人道破者。